

目錄

會長的話	◎ 林文政	1
◆ 論述		
2011 年台美文藝感言	◎ 楊遠薰	2
台美文藝 2011	◎ 秦雪華	3
《台美文藝》新書發表感想	◎ 黃哲陽	4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路有多遠？	◎ 杜國清	12
水稻文化與麥田文化	◎ 朱耀源	13
思理的詩路	◎ 思理整理	15
美國「茶會運動」及台灣的公民運動	◎ 劉國鈞	20
台灣文學的發展	◎ 黃娟	23
讀 Thornberry 牧師著作 “Fireproof Moth”	◎ 葉思雅	29
◆ 小說		
尋根	◎ 亞蘭	35
母與女	◎ 賴慧娜	45
姓	◎ 清風	52
跟梢者	◎ 南芷	73
夏日的午餐	◎ 楊遠薰	88
誰的責任	◎ 黃健造	98
春芽與落葉的故事	◎ 葉紋	128
殘燈	◎ 賴慧娜	141
圓夢	◎ 陳東榮	149
兒子的婚禮	◎ 徐璧	159
分財產	◎ 海樹	164
愛的考驗	◎ 楊遠薰	168
運命	◎ 鄭炳全	192

重生	◎清風	203
美國夢	◎黃哲陽	221
雞啼破曉天	◎黃樹人	227
領「養」、領「羊」	◎李彥禎	242
貴賓	◎如蓮	255
安眠的代價	◎黃娟	292
陌生的熟人	◎黃娟	297
阿吉仔	◎桃城虎	304
一個神秘的午餐	◎噶瑪蘭	316
依琳的心事	◎阿政	322

◆ 散文

做最快樂的人	◎朴仔脚人	326
教子無方	◎朴仔脚人	329
回首來時路——初來美國	◎陳春帆	333
猴囡仔	◎吳明美	336
好狗命	◎吳明美	340
心事誰人知	◎李月英	344
瑞鳳園	◎阿咪悅	349
如是我聞	◎阿土	355
信手撿人生	◎和弦	359
麻里沫之歌	◎陳國洸	364
急診記	◎李彥輝	366
緣面大溪地	◎李淑櫻	371
被遺忘的台灣文化	◎趙珠蘭	376
國殤紀念日的省思	◎思理	379
捉賊記	◎秋林	385
女瘋子	◎秋林	387
回憶	◎秋林	389
媽媽的故事	◎楊平猷	390

空襲近在咫尺·····	◎王泰澤	404
我的和平天使·····	◎林芸	407
時間的碎片·····	◎鄭炳全	415
每人頭上皆有一片天·····	◎林資深	420
M and P ·····	◎謝慶雲	422

◆詩

心郊·····	◎劉白	424
夢·····	◎劉白	425
心畫組曲(二) ·····	◎劉白	426
遲·····	◎思理	427
另一種國殤·····	◎思理	428
唱不出口的國歌·····	◎思理	429
稻子即將成熟時·····	◎思理	430
初戀情·····	◎陳國洸	431
出外遠行·····	◎陳國洸	432
期盼·····	◎陳國洸	433
從勤耕與鼓舞中建立·····	◎楊平猷	434
綠色的悻悻·····	◎楊平猷	435
起·····	◎楊平猷	436
早晨的路易絲湖·····	◎錦兒	438
晚鏡·····	◎錦兒	439
無言的對白·····	◎錦兒	440
Ayers Rock 的獨白 ·····	◎何康隆	441
夜宿隱者客棧·····	◎何康隆	443
雨中看企鵝回家·····	◎何康隆	444
一個永遠的等待·····	◎噶瑪蘭	445
一葉扁舟·····	◎林芸	446
感謝(捐款名單) ·····		447

會長的話

2011-2012 年是台美人筆會豐收的一年。

在這期間，我們曾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諸如台灣文學講座（與賴和文教基金會及 UC Santa Barbara 的 Center for Taiwan Studies 合辦）、江寶釵教授、王文隆博士、王泰澤博士、杜國清教授等學者、作家的演講會，欣賞電影「環島」及辦座談會聽吳念真開講。2012 年 5 月台美人傳統週，我們在洛杉磯辦了首屆「台美人創作展」，展出台美人筆會會員部分的作品。2011-2012 期間，我們的會員人數也由 50 位增加到 60 位。新加入的會員來自首都 Washington DC、芝加哥、密西根州及俄亥俄州等地區。「2012 台美文藝」有將近百分之八十五的會員發表他們的作品，不論是詩、散文、小說及論述，都能代表台美人筆會會員創作的特色：北美生活悲歡歲月和台灣記憶所交織成的故事。

「2012 台美文藝」能順利出版，全賴各位筆會會員，在經費樂捐、寫稿、編輯上的付出，會員賴東成、鄭炳全、秦雪華細心的校對，黃樹人精心的編排，以及太平洋時報游小惠小姐在打字上的支援。在此致上深深的感謝。

林敏

台美人筆會 會長

2011 年台美文藝感言

◎ 楊遠薰

收到 2011 年《台美文藝》時，看到厚厚的書一本，編印精美，每個人都寫得那麼用心，真的非常高興。

要出版一本書，著實不易。不僅費時費錢，而且從聯絡、編輯、校對…，到付梓、出版、郵寄，瑣瑣碎碎的事真多。在此，由衷感謝所有為出版《台美文藝》在幕後默默奉獻的人。

我喜歡寫故事，不過年輕時因為文字工作待遇微薄，還得轉行從事其他行業。如今總算可以窩在家裡寫自己的東西，卻發現願意刊登台美人作品的刊物相當有限，尤其稍長一點的文藝作品，簡直不知該往哪兒送？所以現在看到《台美文藝》問世，內心由衷歡喜。也因此聽到明年還要出版《台美文藝》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趕快寫，但願這回能寫出比上回更好的故事！」

台美人作家經常覺得寂寞，因為市場小、發表的地方少、掌聲更少。如今感謝一些有心人，願意出錢出力，編輯出版《台美文藝》，提供一個發表台美人作品的園地。真希望我們這些對台美文藝有共同愛好的人能把握機會，互相鼓勵，也更加努力創造出更好的作品來。

台美文藝 2011

◎ 秦雪華

雖然在“台美文藝 2011”裏，我沒有發表文章，可是在我幫忙校稿、仔細閱讀之時，我更肯定了台美文藝的創作表現我們這群台美作家對於台灣文化的傳承和生命意義的探討有著由衷的熱誠，這也就是我們追求真、善、美的執著。

本書中“逐鹿”以及其他許多詩篇和散文，引人步入寶島台灣的怡人美景；“角頭”“我的軍營生活”等等作品刻畫台灣不同層面的社會真實情況；“古戰場憑弔”則激發人們對生命意義的省思以及對“善”的追求。

我們希望台美文藝不僅帶給讀者閱讀的愉悅，更重要的是為海內外所有的台灣人表達對台灣的摯愛和永遠的緬懷。

《台美文藝》新書發表感想

◎ 黃哲陽

我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少年時期曾經對文藝發生極大的興趣，但是在升學主義壓力之下中斷了，自從進入醫學院以及以後在醫界服務，大半生的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醫學領域，與一向喜愛的文藝的距離漸行漸遠，更與台美文藝根本扯不上一點關係。

我一直到五年多前由醫界退休之後，才終於有機會實踐我一生嚮往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美夢，就是平時在家喜歡坐擁書城讀閒書，這閒書指的大都是小說和散文。有時出外遊山玩水、尋幽覽勝，回來之後，隨興寫些遊記寄給太平洋時報，從此認識了林文政社長。林社長對於推動台美人文化不遺餘力，他遇到任何人都會鼓勵人寫文章，加入筆會，我也在他推介之下變成台美人筆會會員。這筆會每月開一次會，每次月會的主要節目，不是邀請名作家來演講，就是由會員提出新作品來討論，大家互相切磋琢磨，這些活動都使我受益匪淺。

《台美文藝》是台美人筆會出版的年刊，因為我是台美人筆會會員，所以有幸能夠貢獻兩篇文章登在本期的《台美文藝》，令我敝帚自珍、喜不自勝，感覺無上榮耀。這本書是我們第一代在各行各業的台美人（包括藥師、醫師、工程師、藝術家、科學家、商人、家庭主婦、少數專業作家等）共同寫出來的，其中的文體不論是評論、小說、詩歌、散文都代表融合台灣和美國文化所變成的一種獨樹一幟的台美人文化。

看完了《台美文藝》令我想起了我最近讀過的俄國大文豪契柯夫的短篇小說集，他的小說短小精幹又簡練，大都描寫一些小人物以及他們雞毛蒜皮的小故事，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

們還能從他的小說中欣賞他以諷刺、幽默的筆調，作情節生動的描述，也能栩栩如生地看出當時俄國的社會文化，這是它價值之所在。契柯夫短篇小說中的「胖與瘦子」、「變色龍」、「小公務員之死」犀利地批評沙皇時代官員的作威作福、阿諛奉承，低級社會窮苦人民的痛苦、悲哀。我們的台美文藝中的文章「天涯海角神女淚」和「角頭」所寫國民黨幹部跟流氓的嘴臉，以及妓女和離婚女人的無奈，與契柯夫筆下沙皇時代的高層官員和貧民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認為其他所有這些《台美文藝》的短篇文章，也同樣俱有極高的可讀性，雖然它的藝術價值不能與契柯夫的小說相比，但它將來留給我們的後代作為台美人的文化遺產的價值是不能衡量的。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路有多遠？

◎ 杜國清

台灣文學要走向世界，這應該是無可爭議的。問題是：應該怎麼走？過去怎麼走，今後要怎麼走？到底，這條路還有多遠，台灣文學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肯定？

對於台灣文學英譯工作，我一向非常關心，過去也寫了幾篇文章，表達種種看法，包括「台灣文學形象及其國際研究空間——從英日翻譯的取向談起」（2000）、「從《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到台灣文學英譯展望」（2003）、「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傳統、歷史、與古典作品」（2004）、「超越中國？翻譯台灣！」（2005）、「從李喬作品探討台灣文學外譯問題」（2007）、「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傳統、與翻譯」（2010）等。

在這篇短文中，我想對台灣文學英譯工作，提出三個基本看法：1）翻譯作品的選擇標準；2）外語能力與文化了解；3）文學翻譯與學術研究。

關於第一點，翻譯作品的選擇標準，這是台灣文學翻成外文先決條件。為什麼要翻譯？當然是希望透過翻譯，讓外國讀者了解和欣賞台灣文學。什麼樣的作品才是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文學，翻譯以後，才能名符其實讓外國讀者增加對台灣的認識？關於台灣文學的定義，看法見仁見智。我認為，台灣文學就是表現台灣及其人民、社會、歷史、文化的文學作品。一般而言，文學作品的四個要素中，語言、作者、讀者只是充分條件，作品的內涵才是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台灣文學作品的內涵（所謂境界或世界）必須與台灣有關，至於作者和讀者與台灣的關係，乃至創作的語言是母語、方言、中文、日文、或英文等，並非決定性的要素。事實上，日治時期台灣作家使用日

文寫作，而新加坡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其官方語言包括英語、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美國是一個多族裔、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在美國文學研究方面，近年來出現了「多語文的美國文學」（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的觀點。

什麼是台灣文學？其實是對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認同問題。回顧上世紀六七〇年代，在現代主義潮流的影響下，引發現代詩爭論的原因，就在於當時出版的幾本台灣現代詩選集，一味追求「世界性」、「超現實性」、「純粹性」、「國際性」的結果，陷入「形式主義」、「虛無主義」等失去時空、看不見台灣社會現實的「困境」和「幻境」，而導致 1970 年代主張反映現實、擁抱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到外國旅行的人，只要你說是來自台灣，外國人莫不把你當作台灣人，不管你是台灣本地人還是外省人，也不論你個人對台灣與中國的立場怎樣。認同是一種選擇，是對主體性的確認，也是在國際場合的自我定位。因此，將台灣文學的作品翻譯成英文時，如果沒有台灣的主體性，這樣的作品沒有社會和文化的屬性，無法讓外國讀者感到特殊的個性和文化價值。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必須具有令人感動的藝術價值，才能引起外國讀者的共鳴。在這全球化的時代，文學作品如果同時具有普遍藝術價值和地方文化特色，越有可能在國際上獲得青睞。同樣的道理，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作家和作品，能夠反映出台灣這個地方及其人民、社會、歷史和文化特色，才能在國際上以其特殊屬性獲得肯定和賞識。

關於第二點，外語能力與文化了解，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翻譯不只是外語能力的顯示，也是對異國文化了解程度的展現。台灣文學的作品翻譯成英文，除了優越的英文表達能力，對英美文化和西洋文學傳統也必須具有相當的學養。譯者同時

具有一樣優越的中英文造詣和文化素養，應是最理想的翻譯條件；具有東西文化學養的兩位 native speaker 譯者的合作，也是接近理想的組合。

文學作品不只是語言的表達，其中包含社會、歷史、民族、文化等各種意涵，翻譯者必須具有通盤的了解，才能得心應手，複製出文字與內涵相得益彰的翻譯。除了遣詞用字、人物刻畫、情節構思等表現技巧之外，譯者必須面對的挑戰，尤其是長篇的大河小說，還有作品所涉及的龐大而複雜的歷史背景、社會情況、文化傳統、多語言或多方言的對話、不同族群的風俗習慣等，這些外在因素都必須能夠充分掌握。歸根結底，文學作品離不開語言和文化，因此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只是語言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而且是跨文化的問題。

台灣文學的翻譯者，必須具有台灣文學、外語能力、和文化研究三方面的知識和訓練。台灣已有不少中文和台文系所，在積極培養台灣文學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一些翻譯與文化研究所，在培養各種方式的翻譯人才。如何整合台灣文學系所和翻譯與文化研究所，該是台灣的學術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關於第三點，文學翻譯與學術研究，這兩者也必須相輔相成，才能產生一定水準的翻譯作品。文學作品的翻譯，不是語詞一對一機械般的對換操作、也不是懂得兩種語言的人就能完全勝任的。翻譯者必須具有文學的知識，以及將翻譯當作研究課題的治學態度。研究的課題，包括作者人生觀、世界觀、文學觀、作品的表現技巧、語法習慣、語言風格等，以及作品所涉及的土地、人民、社會、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等。翻譯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學問。以作學問的態度從事翻譯，本著學術的良心，尊重原作者的意思，遇有疑難之處不致隨意增刪、

或出於不負責任的猜測。理想的文學翻譯者，應有創作的感受性和治學的研究態度，對原作的文學特徵、表現技巧、藝術風貌等有確實的了解之後，翻譯起來才能得心應手。

以上對翻譯的看法，是我過去從事台灣文學英譯的基本信念和態度，十多年來支持著我與英文編輯 Robert Backus 教授繼續編輯《台灣文學英譯叢刊》。這是美國學術界唯一定期出版的半年刊，創刊於 1996 年，過去十三年在文建會的贊助下，到 2010 年一月共出版了二十六集。台灣的主體性是這一刊物選譯作品的基本觀點，一如出版宗旨所說明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出版的宗旨，是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亦即台灣本地的作家和研究者對台灣文學本身的看法，介紹給英語的讀者，以期促進國際間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和動向能有比較切實的認識，進而加強從國際的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

《叢刊》每集設定一個主題，內容分爲五類：評論、小說、散文、詩和研究。每集設定一個主題，包括「台灣文學研究的國際視野」、「台灣原住民文學」、「文學與社會關懷」、「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旅遊與還鄉」、「台灣文學與自然・環境」、「台灣民間文學」、「台灣兒童文學」、「台灣女性文學」、「台灣文學與歷史」、「台灣文學與民俗」、「台灣文學與客家文化」、「台灣文學與海洋」、「台灣文學與山林」、「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與懷鄉」、「台灣文學與童年」、「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與 228」、「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葉石濤專輯」、「楊熾昌專輯」、「翁鬧與巫永福專輯」等。

《叢刊》二十七集所選譯的作品，共有評論 40 篇、散文 87 篇、小說 134 篇、詩 265 篇、研究 46 篇。這數量爲教授台灣

文學提供了相當的英語教材，包括台灣文學史上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賴和的「一桿『稱仔』」、西川滿的「採硫記」、吳濁流的「先生媽」、呂赫若的「牛車」、楊逵的「送報伙」、王昶雄的「奔流」、翁鬧的「殘雪」、巫永福的「首與體」、「黑龍」、「慾」、朱點人的「秋信」、陳虛谷的「榮歸」、楊守愚的「瑞生」、蔡秋桐的「興兄」、「保正伯」、葉石濤的「賺食世家」、「葫蘆巷春夢」等。預定今年七月出版的「龍瑛宗專輯」，將推出他的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翻譯名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陶忘機(John Balcom)、黃瑛姿(Yingtsih Hwang)、羅德仁(Terence Russell)、古芃(Bert Scruggs)、Lili Selden、林鎮山(Jack Jenn-shann Lin)、林理彰(Richard Lynn)、賴威廉(William Lyell)、拔苦子(Robert Backus)等，自創刊以來都竭力幫忙，成為這個《叢刊》翻譯陣容的重要支柱。我們目前把譯介的重點放在日治時期，作為整理台灣文學史的初步工作，等告一段落之後，再選譯戰後時期，從五〇年代到當代，以展現台灣文學發展的系譜。

這十多年來，我為台灣文學英文翻譯出版付出的心血，讓我深切地感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需要長遠的努力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益。台灣文學的英譯工作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程，必須有長遠的計畫和永續經營的決心，才能逐漸完成。因此，在過去建立起來的翻譯人脈和實際經驗的基礎上，去年一月在美國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的台灣文學基金會(US-Taiwan Literature Foundation)，以便長遠推動台灣文學的英譯工作，讓這項工程能夠隨著台灣文學的永續發展，世世代代，永遠持續下去。

「美國台灣文學基金會」是正式向加州政府註冊立案、並獲美國國稅局認可具有接受捐款免稅資格(tax-exempt)

status)、列為公益事業的非營利法人(nonprofit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基金會的宗旨,以推動台灣文學的研究、英文翻譯和出版,以及透過文化和教育活動,向公立圖書館和學校提供閱讀作品和教材,以增進對台灣文學的了解和知識為目的。作為出版台灣文學英文翻譯的專業機構,除了繼續出版《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之外,我希望能夠逐步出版台灣文學的英譯系列,包括台灣文學選集、台灣作家叢書、以及漢英對照台灣文學名著讀本等。另一方面,為推廣台灣文學的國際空間,也希望定期舉辦有關台灣文學的學術活動,包括邀請台灣作家到美國大學和華人社區短期訪問、演講、座談、參加研討會等。我相信,「美國台灣文學基金會」如果能夠有效運作、有計劃地在國際間推動對台灣文學的英譯、教學、研究,有一天能為台灣文學走向世界、為台灣研究國際化做出貢獻。

我們都知道,台灣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如果沒有足夠的英文翻譯,談論諾貝爾獎都是不切實際的。創刊於1972年的英文《中華民國筆會季刊》(Chinese P.E.N., 1975年英文名改為Taipei Chinese P.E.N.),至今仍在繼續出版,對譯介台灣文學的貢獻,有目共睹。過去文建會的中書外譯計劃,不能說沒有一定的成績,但是,整個說來,只有個別作品或作家的零星翻譯,缺少有計劃的推動和有系統的出版。日本文學的英文翻譯為數不少,而成名的日本作家在國際間爭相翻譯,令人羨慕。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文學要走向世界,除了必須在質和量上有足夠的英文或其他外文的翻譯之外,如何在國際上推廣翻譯出版的作品,也是一大問題。這必須有專業的機構或出版社積極發行和推銷才有可能。成立「美國台灣文學基金會」的目的,希望能為台灣文學英譯工程奠定永續經營的基礎,而有一天成為這樣的一個專

業機構，有效運作，有計劃地在國際間推展對台灣文學的認識、了解和研究。但願這不只是夢想。爲了實現這一願景，希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襄盛舉，也希望能有長久的合作對象和固定的經費，更希望關心台灣文學發展和國際化的有力人士，給予贊助和支持。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是一條必須走下去的路，而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只是鋪路的工作。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要讓台灣的優秀文學作品，透過英文翻譯走上世界舞台，不論這條路有多遠，必須一步一腳印地走下去。我相信，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總有一天會達到《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創刊的宗旨：將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的讀者，以期促進國際間對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動向能有比較切實的認識，進而加強從國際的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和欣賞。（05-15-2011）（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東亞系）

水稻文化與麥田文化

◎ 朱耀源

通常西方文化被稱為動物性文化，東方文化被稱為植物性文化。因為前者原本以狩獵與畜牧為本，然後進化到移民與搶奪，養成積極、攻擊和獵殺的性格，更發明了各種殺死動物的武器，以及控管動物的方法。基於此，這些族群具有靈活，跑快，強壯的性狀，而以遷徙流動為生活的基本型態。

反之，東方文化原本以採集植物果實為本，然後進化到就地開墾，種植作物，因此養成保守，緩慢，求安定的性狀。進而發明了耕種機械，穀類精製及貯藏的技術。基於此，這些族群具有耐力，負重力，而以定點為生活基礎，吃素的習慣也由此而生。

以上動植物文化的相異性，由人類的誕生一直延續到數百年前。由於人口的增加，野生動物逐漸減少，畜牧也因環境條件逐漸縮小，因此西方族群不得不兼行農耕。由於他們的農耕由旱地開始，因此以旱田作物為主，如大麥，小麥，燕麥，玉米，高粱等。這些作物耐乾，它與東方主作物水稻相比，單位面積的產量與經濟價值較低，每年通常亦只生產一次。

相對的稻類雖有陸稻，但大部份為水稻。它的成長期間八成在水裡。而且生產程序繁雜嚴密，例如需經過播種，養苗，插秧，整田都需要精密的計算及操作。最特殊的是各塊水田為了維持水平線，面積小，而且必需輪流用水。這輪流在很多時候必需包括多數他家的田。因此與大家保持良好關係，在適當時期獲得需要的水是絕對必要的生存條件。

長年以來動物及植物性狀，以及種麥及種稻的生活相異性一直延續到今日，也造成必然的文化差異，而反應在各種不同的

層面和價值觀。

以國家而言，今日在外國駐軍的國家只有美，英，法與蘇俄。對於很多國家而言，不管基於任何理由，或接受當地任何單位的邀請，就是不應該派兵到任何一個國家長駐下來。因為基本上會被認為那是侵略與佔領，侵犯當地的民主及主權。但對美，英，法，俄而言，這是主持公道正義，保護弱者的英雄行爲，甚致被認為是身爲文明先進國家的基本責任及應盡義務。同樣一件事就因爲文化差異而產生相反的道理與價值觀。這種例子取之不盡。

其實在不同東西文化的狹縫間，最難爲的就是我們台美人。試想在充滿積極性，競爭性，甚至侵略性的生活及工作環境中，要抱著滿身保守性，合作性，睦鄰性的文化背景要生存發展，談何容易。但至少我們活過來了。其實更棘手的難題還在後頭。第一代的台美人需要自我改造還罷了，但如何教導孩子第二代，甚至孫子第三代呢？以我本身的經歷而言，在過去對子女幾乎沒有經過什麼家庭教育，只因我本身壯年時期太忙，自顧而不暇，只好讓子女在學校與外界放牛吃草，自我成長，反而沒看到就不煩惱。等到當了阿公阿媽就不一樣了，有的是時間，又充滿對孫子的愛心，因此看到所有的細節。這下不同文化的差異就出現了。有一位阿公帶四歲的孫子到公園玩，沒多久玩具被別的孩子拿去玩，這位阿公朋友問我到底要教孫子「沒關係，玩具一起玩」或是「那是你的玩具，應該拿回來」。

沒想到文化背景差異的真正問題竟然在我們與第三代之間才明顯呈現。這是我沒預料到的。你呢？

思理的詩路

◎ 思理整理

四月在美國是詩歌月，位於密西根州里沃尼亞（Livonia）市的斯庫克拉夫特學院（Schoolcraft College），特於4月10日上午在花園市（Garden City）的分校舉辦慶祝活動，由英文系兩位教授擔綱與兩個部門共同籌劃“我的詩路”（My Path To Poetry），邀請在該校圖書館任職的思理出席，接受訪談並且朗誦三首她寫的詩。

首先由負責訪問的緒擘特（Faye Schuett）教授簡單介紹思理：在台灣生長受教育

，目前已發表五百五十多篇散文、短篇小說、極短篇小說、詩，1993年出版《思理極短篇》，詩作曾收編2008、2009、2011台灣年度詩選。1998年開始英文詩寫作後，陸續在全國性和地方性詩刊上發表詩作，2005年出版第一本英文詩集《One



思理朗讀”They Return”，左為訪談時負責提問的Faye Schuett教授

Tenth of a Rainbow by the Setting Sun》，2009年出版第二本英文詩集《They Return》，第三本英文詩集《Duck Prints in the April Snow》即將出版。

訪談內容如下：

一·

問：

如何開始寫詩？

答：

在寫作早期，深深欽羨詩

人能表達文字的美，便決定自己也要嘗試這款的寫作。只是，當時並沒認真寫詩，因為那時更熱衷於散文和小說的寫作。此後的二十五年當中，除了寫散文和小說，並且開始寫極短篇。可是，寫詩這個念頭，一直都縈繞在腦海裏，自己也知道有一天一定會再回去寫詩。

1998年3月15日傍晚，跟兩個女兒一起看X-File電視影集時，忽然有了一個念頭：我何不寫首“家庭主婦的晨間檔案”的詩呢？次日，3月16日，我寫了四分之一世紀後的第一首詩，也是第一首英文詩。此後我便一直寫英文詩跟中文詩。

這聽起來好像很偶然也有點可笑，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我已經在找一個可以跟極短篇告別的最好的方式。從1990年開始寫的極短篇，到1998年的時候，我已經到了一個瓶頸點，再也無法寫出更好的極短篇，這時候，寫



訪談朗讀時舞台上的投影

詩便成了一個最好的出路。

這就好像爬山多時，忽然發現一座隱秘的山谷。這座山谷自己曾駐足過卻未曾停留。現在，我決定停歇下來，好好地欣賞只有這座山谷可能給予的美和寧靜。

二·

問：

何時在公開場合朗讀自己的詩？

答：

我在2000年3月14日開始在公開場合朗讀自己的英文詩。那天傍晚，我參加在Barnes & Noble書店（斯庫克拉夫特學院校本部對面）舉行的詩歌朗誦會。那天的主

題詩人就是您！您精彩的朗誦之後就是“自由朗讀時間”（Open Mic），我雖然登記了要讀自己的作品，但卻臨時怯場，鄰座一位女士問我：“你不是登記了要朗讀嗎？”經她這麼一催促，我鼓起勇氣站起來走到講台前面對觀眾，讀了兩首我初期的詩。那時離我開始寫第一首英文詩才將滿兩年，實在有夠大膽，很有出生之犢不怕虎的氣魄。也就是在這次的公開朗讀，我認識了幾位“你的詩社”（Your Poetry Group）的詩友，從那時起便開始定期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下午，在普利茅斯（Plymouth）圖書館唸詩。

三

問：

用何種語言說，用何種書寫？用第二國語言寫詩的感覺如何？

答：

我說台語、中文、英語，也用這三種寫作。剛開始寫



會後與主辦的 Elzbieta Rybicka 教授合影

英文詩的時候，電腦旁擺滿了字典；中英字典、英漢字典、英文字典，每天都忙著在字典裏尋找那最恰當的字詞。最近比較常用谷歌的“譯者”。寫了十四年英文詩，我仍然常常找不到那最恰當的字。

寫英文詩以來，常常將完成的詩改寫成中文詩，然後再從中文詩改回去英文詩，這種過程往往使英文詩更完美。我想這是用兩種語言寫詩的最大好處。

四

問：

你持續寫作是否有一定的

程序？是否每天寫作？

答：

我想我一直不時在尋找寫作的題材，所以盡可能在腦子裏的檔案匣、電腦裏的那個檔案匣，或一些紙片上儲備影像。

我試著每天都撥出時間寫作，大多是早上屋裏很安靜的時候。去年四月，一整個月裏，我每天寫一首英文詩，今年也如此，這可以算是我給我自己定的一項功課。

去年春天，諾貝爾獎評委會委員 Kjell Espmark 先生來底特律近郊 Grosse Pointe 參加他的新書發表會。在朗讀 Lend Me Your Voice 書中的詩以後，回答觀眾的提問時，曾經說他每天寫十五首短詩。我想“每日十五詩”也許應該是我日後努力的目標。

當我面對所謂的“作家的困境”（writer's block）的時候，我常常將寫詩置之一旁，回去寫散文或者短篇

小說，或者乾脆什麼都不寫，給“寫作”放個假，直到再也不能忍受寫作曠職的罪惡感，而且也能重新執筆的時候，便再開始寫作。

五．

問：

你的詩很多樣而且都有很美的韻律感，有一種很細心重複的節拍，你是否喜歡音樂？或者說，你喜愛字和詞發出的聲調？

答：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自己的詩有您所謂的“美麗的韻律感”，就像有人常問我，你這首詩是不是有這個涵義，我常常很驚訝一樣，因為我不知道。我深信音樂長駐在你我的心裏。我聽過的歌，我唱過的歌，旋律節奏都一直跟著我，所以，當我寫詩的時候，我也許就下意識地跟著某一節拍某一節奏遣詞驅字。

剛開始寫英文詩的時候，常常把自己的詩跟自己喜愛

的詩人的詩並排在一起，先大聲朗讀詩人的作品，再讀自己的。這一讀，馬上發現自己的詩需要極大的改進，因為實在慘不忍“讀”。現在已經養成一個習慣，每完成一首詩，一定大聲讀出來，一直要到字詞運轉都流暢時才作罷。

六．
問：

最近去世的女詩人 Adrienne Rich 有一首詩“Diving in to the Wreck”，她希望她的讀者帶“一把刀，一部照相機，一本充滿神秘的書”跟她一起深潛探殘骸。你的詩也邀請讀者去尋幽探實，那麼，你希望他們帶什麼工具跟你一起深潛呢？

答：

這真是個既美麗又刺激的問題，謝謝。我建議我的讀

者帶三樣東西：氧氣筒、防水的手電筒、防水的智慧型手機。氧氣筒，以免窒息。手電筒，渾濁中才看得見，我的詩有很多很渾濁。智慧型的手機，可以求救；可以發簡訊或電郵給朋友，報告深潛的進度；可以聽音樂；可以拍照；可以嘖到臉書上；並且有一個可以把他們安全帶回家的衛星定位系統。

當日出席的除了花園市分校的院長、主任、教授，還有特地從校本部兼程趕來的校長、副校長、多位院長、主任和教授。喜愛詩歌的學生們也前來參加，其中兩位並且在節目的後半段朗讀她們的作品。

與會人士均稱這是一場很有收獲的詩歌節慶，深具啓發性和教育性。（圖 張連彰攝）

美國「茶會運動」及台灣的公民運動

◎ 劉國鈞

2010年，美國的 tea party movement 如火如荼地風行全國各地，在華府的聚會就有二十萬以上群眾參加，在加州聖地牙哥有萬餘人聚會，都展示對基本人權理念的堅持，進而很顯然地影響到 2010 年共和黨國會議員初選。

阿拉斯加、肯塔基、猶他、佛羅里達、紐約、德拉瓦等州，茶會支援的候選人都擊敗了共和黨的主流候選人。正如在德拉瓦州，原本沒有人看好的「茶會」支援的歐康娜，在初選勝利後說「永遠不要低估『我們人民』的力量」。可見「茶會運動」的舉足輕重對政局的影響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眾所週知，兩三百年前，就有著名的「波斯頓茶會」（Boston Tea Party）運動，造就了美國獨立的史蹟。最近一次的類似運動，是 2009 年 2 月 19 日由 CNBC 電視駐芝加哥財經記者 Rick Santelli 所發起的。

Rick Santelli 當時發動一個「Chicago Tea Party」，呼籲將所有的「變相的有價証券」（derivative securities），意即取消房貸抵押的贖回權（mortgage foreclosure）以及歐巴馬總統的幫助減少月支付款，統統都拋到密西根湖去。

他建議用「網路公投」（internet referendum）來決定是否真的補助房貸的月付款，或者補償「喝水者」而非「提水者」。幾天後，一群噴怒的網友成功地從網路上開始組成所謂的茶會運動。

它本身正如網路一樣來自各方群眾，沒有中心，祇有人民，每個人都可上網路參與，沒有會長和組織幹部，有許多政治人物如 Sara Palin（前副總統候選人）就想參與，實際上，這

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草根團體，沒有確定的策略和哲學。

「Chicago Tea Party」的主張比共和黨還右，堅持改變國家的性格和方向。如強壯的國防、減稅、反對大政府、削減赤字、維護人權和自由經濟。它的缺點正如網路一樣，無從管理，沒有人對其所為負責。許多美國人關心茶會運動，不但對2010年國會議員的選舉，有助長共和黨的勝選，而且對2012年總統大選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在共和黨內，贊成它的，認為其群眾草根運動助長當年雷根總統的當選。而反對者認為它會像1964年高華德慘敗於民主黨的強森總統一樣，助長於右派得勢而不利於總統人選。在民主黨方面，則唯恐避之不及，深怕此運動延伸至其內部而影響大局。

綜觀現今世界形勢，體制內獨立建國的可行性顯然大於體制外，而自由民主化的選舉更是體制內獨立建國主要表現之工具；最近大部分的民意調查都顯示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這兩年來，馬政權的「唯中是首，終極統一」，漸漸將台灣帶到不歸的亡國路上。

唯有用這種「茶會運動」方式來推動民主選舉，打倒「流亡政權」，才是當務之急；誠然，目前台灣的局面和環境是急需有這種本土草根性運動來配合台灣普羅大眾的意願，由於它們的本質內涵是一樣的，因此，以「台灣共和國」及「一邊一國」為台灣茶會運動的主軸，也必然可以成為共同終極追求的願景。

這運動沒有中心組織和主腦，是用網路連在一起行動和訴求。每個人都可追加自己的意願到網路上。由下而上，沒有會費和公司團體的捐獻，祇有大眾心願的奉獻。同時將散沙似的各社團聯合起來，顯現出團結的力量，成為庶民的共同利益。

這種茶會的群眾運動，正是台灣目前迫切需要加強的精神力量和改革政治的推動力。尤其未來立委和縣市長選舉，乃至於2016年的總統大選，都需要藉由這種茶會運動的伸延和擴張至全台灣，透過本土草根的心聲和訴求，凝聚民眾的力量，不但要影響選舉取向，而且可以助長獨立建國的前程；美國人做得到，台灣人沒有理由不能做或是做不到的。



台灣文學的發展

◎ 黃娟

很高興各位來聽有關「文學」的演講。今天的講題是〈台灣文學的發展〉，在進入主題以前，我想先給「台灣文學」下定義。各位都知道台灣是與眾不同的地方，「台灣」兩個字到底是指地名還是國名，到今天都無法理清楚。

那麼「台灣文學」是什麼？自然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下定義。

譬如說：「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這是最簡明的說法。可是台灣人是什麼？單指福佬人嗎？當然不是，應該包括客家人和原住民。那麼外省人呢？他們之中有許多自認不是台灣人。甚至於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有不認同台灣，而熱心討好統治集團或中國的也就是說：台灣人也不是全部認同台灣。

因此我們不得不強調作品的內涵，所以「台灣文學」的定義就是：「以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人的經驗，透過台灣人的情結來記下台灣社會的人與事。」

如果從「台灣文學」發展的艱難歷程（受盡了統治者的打壓）來說，台灣文學也可以說是「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現在我們從「戰前」與「戰後」的兩個階段來敘述台灣文學



的發展：

一、戰前的台灣文學（即日治時期）

爲了方便說明，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時期：

1. 奠基期：1921年留日學生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等人在台北創立「台灣文化協會」，奠定了台灣文學的基礎。

這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史家稱「大正民主」的時代，自由的風氣蔚成社會思想主流。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和平宣言」主張「民族自決」而促成的世界潮流。

2. 開花期：1926年到1937年

「台灣文化協會」本以「巡迴講座」等方式從事民眾的啓蒙運動，後來積極展開「新文學運動」，希望以文學的力量喚醒台灣民眾的台灣意識，逐步建立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台灣社會，暗地裡則鼓吹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

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作家，最早發表小說的賴和，被尊稱爲「台灣新文學之父」，第一部小說〈鬥鬧熱〉批評台灣社會械鬥的不良風俗，第二部〈一桿秤仔〉則提出小民對惡劣日警的強烈抗議，作品的特質就是「批判」和「抗議」的精神。此外楊逵的《送報夫》是日本有名雜誌「文學評論」入選的得獎作品（第二名）。呂赫若的〈牛車〉和龍瑛宗的〈有木瓜樹的小鎮〉也都因爲入選日本文學雜誌而名噪一時。

3. 停頓期：1937年到1945年：

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嚇然展開侵華戰爭，在台灣島內除了禁止漢文，也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加強戰時體制，對思想的箝制自然不在話下。使用漢文寫作的作家，更是失去了發表的園地。在這種無法暢所欲言，執筆甚多障礙時，台灣文學的發展自然停頓下來。

二、戰後的台灣文學：

爲了敘述方便，擬以十年爲期，說明各階段的特色，從終戰的1945年8月15日算起：

1. 1940年代：斷層期

戰爭以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台灣由盟軍委託來台受降的中國國民政府接收，展開對台灣的實質統治。在「換朝代」的紛亂中，日治時期已成名的台灣作家立刻消聲匿跡，或爲生活奔波，或爲避免惹禍（二二八事變的影響），不再有文學活動。一般台灣人也不知道台灣文人的文學成果，形成了斷層期。

2. 1950年代：語文轉換的時期

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不到一年即禁止日文，但是台灣知識份子都是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長大，必須重新學習中文，學習過程十分艱難，許多人都採取先用日文思考，再翻譯成中文的方式來寫作，不但費時，也很難寫得流利。但是愛好文學的青年還是勇往直前，可以說是台灣文學斷層後的拓荒者，開路先鋒。

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是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於1952年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三獎，第二年又有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再獲長篇小說第二獎（首獎從缺）。

3. 1960年代：在「反共文學」與「懷鄉文學」的夾縫中掙扎的時期

政府自1940年代末期頒佈戒嚴令，實施鐵腕政策，強壓異議人士，形成所謂的「白色恐怖」時代。寫作除了「主題」正確、用字、造詞、也必須小心，避免引起當局的誤會，這是「文字獄」盛行的時代。

這個階段的特色是：1930年代出生，戰後接受中文教育的新生一代已長大成人，俱備了運用中文從事文學創作的能力，

作家人數倍增，成績不凡。

吳濁流於1964年創辦「台灣文藝」，為台灣作家提供園地培養新秀。

鍾肇政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於1965年（終戰二十年）出版、展現台灣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績。

以上兩件事可謂1960年代台灣文學史上的大事。

1. 1970年代：鄉土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的時期

長期霸佔文壇的「反共文學」，已引起人們的厭倦，落入窠臼的八股文章，也叫人反彈。國民政府偏偏在1970年代初期被逐出聯合國，這件外交上的失敗，弱化了政府對社會文化的控制力，促成了「鄉土文學」的抬頭，繼而誘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在文學方面，回歸鄉土即重視本土之意，正是延續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的心向台灣、認同台灣的精神。

這種主張自然不是政府樂見的，引起「論戰」的原因就是代表政府的攻方、斥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即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學），反擊的一方為「鄉土派」。不幸鄉土派中，又可分為認同本土與否的歧異，埋下了日後統獨之爭。

2. 1980年代：政治文學的抬頭及文學的多元化的時期

1970年代以美麗島事件落幕，1980年代以美麗島軍法大審揭開了序幕，這兩件事除了普遍促進人民意識的高漲之外，有助於民氣之大幅提升，對文學風氣也造成了莫大影響。尤其是林家血案，更使不少血性的年青作家、詩人血脈噴張，憤怒之聲四起，以嚴厲的譴責、控訴、批判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也大批出籠，成為1980年代文學的一個特色。

曾經被認為禁忌、必惹出禍端的政治題材如（二二八）已堂

堂進入小說裡，更有為社會底層受歧視和壓迫的小民發聲的作品，因而形成了旗幟鮮明的多元文學。

如漁民文學、工人文學、農民文學、原住民文學、女性文學等等……

3. 1990 年代：台灣文學堂堂登場的時期

雖然台灣作家在語文轉換的 1950 年代，即成功地推出作品，但是「台灣文學」這四個字，一直到了 1990 年代才正式出現。

統治者一直忌諱台灣人使用「台灣」兩個字，因此台灣人必須自稱或被稱為「本省人」。1965 年出版的《台灣作家作品選集》，必須以「本省」兩個字替代「台灣」才得以出版。而《台灣青年作家叢書》則被迫加了一個「省」字。

矮化「台灣」，迫使「台灣」兩個字消失，是外來統治者企圖消滅「台灣意識」的手段。

好在 1990 年代出現了「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他執政期間排開黨內強大的保守勢力，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路線，成功地為台灣轉型，完成了「寧靜革命」。

從此台灣人的文學，台灣本土的文學，才得以大聲喊出「台灣文學」這四個字。

4. 2000 年之後：消費文化、網路文化掩沒了文學

台灣人本來就不關心文學，也不重視文學，但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們，深知要對抗外來統治者，必須深耕文化，利用文學作品來喚醒民眾，教育同胞。

2000 年，台灣終於完成了政黨輪替，由本土政黨掌握了政權。長期支持本土文化事業的有心人士（如報紙、雜誌、出版等等），不禁放鬆了心情，不約而同地降低了支持的熱度，滿以為從此以後政府會負起培植文化事業的責任來。不幸執政的本土政權，不知去扶植長年靠民間力量勉強維持的文化事業，

任其因經費短絀而關門歇業（政黨輪替之後停刊的有自立報系的早報和晚報、南部的台灣日報、1964年創刊的台灣文藝雜誌等等），叫人感歎「文學」的力道，不進反退。

於是 e 世代，我們看到了消費文化迷惑人心的無奈，也嚐到了台灣文學沒落的滋味。（2011年12月5日華府台美人長樂會演講文）（2012年3月14日）



讀 Thornberry 牧師著作 “Fireproof Moth”

◎ 葉思雅

記得四十多年前，當我的妻舅張信一在台灣神學院上課時，常常提起一位美國教授的名字，Rev. Milo Thornberry（唐培禮牧師），是他的導師。唐牧師對神學院的學生很體貼照顧，尤其對當時台灣人的處境很關心。1971年3月初，我們在 Los Angeles Times 看到一段新聞報導，說唐牧師因對台灣國民政府有不利行爲，被逮捕，強制驅逐出境。當時我們立刻將這消息通知信一，他說他對這事件不感驚奇，因為唐牧師對台灣人太好了。他很傷心，因為這是戰後台灣第一位外國傳教師被逮捕驅逐出境的。可是當時台灣的新聞封鎖很嚴，沒有再聽到唐牧師的消息。

2011年9月1日我們收到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賴慧娜會長的 e-mail 說10月8日（禮拜六）晚上唐牧師將要在 Irvine 的 Atrium Hotel 演講，這是由 FAPA 三個南加州分會合辦的（柑縣分會主辦，洛杉磯與聖地牙哥分會協辦）。唐培禮牧師夫婦於1970年前後在台灣曾經幫助彭明敏教授逃離台灣，後來被國民政府誣告為「恐怖份子」強迫出境回美國之後，美國政府拒發護照給他，結果20多年無法出國。2011年3月他出版了一本書，描寫當時他們在台灣所經驗的白色恐怖，與他如何策劃幫助彭教授逃脫的經過，書名是“Fireproof Moth -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不怕火的飛蛾：一位傳教師在台灣經驗的白色恐怖）。我立刻回信向賴會長訂票，而且打進 amazon.com 網站

訂書。當時我也查看其他讀者的書評，發現大家都給五星（最高分）。他們（都是美國人）說這本書寫得很好，而且內容故事緊張，一開始讀就不能罷手。他們又說看過全書後才瞭解台灣人民在蔣家政權下如何受苦，而且他們覺得當時美國政府與教會團體對台灣人爭求民主奮鬥的冷淡態度很失望。

二天後我們接到了這本書。本來想開始看，可是由於趕緊準備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年會的演講，只好留到機上閱讀。9月22日雖然一早四點起床趕八點的飛機，到機上未完全清醒，可是一打開這本書後就不能停下來，結果看了一半，回程把全書看完。我完全同意那些讀者所說的評語，而且身為台灣人感觸更深，所以將我的感想寫出來與讀者分享。

從這本書的題目我們可猜出內容，因為俗語說「飛蛾撲火」指晚上看到的那些飛蛾往火焰飛，結果都被燒死。唐牧師所寫「不怕火的飛蛾」是指彭教授以及一些在台灣不怕死為了台灣民主運動奮鬥的人士而講；同時也描寫一些與台灣沒有血統關係的外國人，冒生命的危險幫助台灣人追求民主自治。從書上知道唐牧師去台灣一年前還完全不瞭解台灣。他志願進神學院，當傳教師，本來計劃去中國傳教，所以開始學習北京話。可是由於蘇州神學院遷來台灣，所以改變來台灣傳教，開始研究台灣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等。他是屬於衛理公會 (Methodist Church)，所以一切都是衛理公會安排的。蔣介石受宋美齡影響在衛理公會受洗，逃難來台灣之後，台灣的衛理公會成爲外省人基督徒聚會的教會。唐牧師來到台灣之後，很快的發現政治不平衡的問題，島上大多數的台灣人受極少數的外省人用專權控制。在台灣的教會界爲台灣人民發言的只有長老會。他在衛理公會傳教師協會提出意見，結果被上司

訓話，說傳教師只管傳教就好，不可介入台灣的政治。他在台灣的語文學校學習北京話時，開始與長老會和其他教派的人士相識，正好本來計劃作的衛理公會事工停頓，臨時申請去台灣神學院（屬於台灣長老教會）教課。有一天認識了美國長老會派往台灣的 Don Wilson 牧師，Wilson 牧師精通台灣話，而且對台灣的文化背景認識很清楚，從他學習有關台灣的一切。在 Wilson 牧師受調回美之前，介紹彭明敏教授與他認識，並希望他可繼續關照彭教授所作的一切事工。

從認識彭教授之後，又認識他的二位高材生：謝聰敏與魏廷朝。與他們經常來往，完全瞭解台灣的政治問題。國民黨逃避共產黨來台灣之後，用極權與戒嚴令控制全島，開始白色恐怖。當時彭教授與學生印了「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計劃分發給台灣人，可惜在分發之前被密告，三人被國民黨逮捕，當政治犯入獄。後來彭教授被假釋，可是仍然在特務監視下行動不自由。當時彭教授用盡心機找機會來探望唐牧師。後來時機越來越緊迫，在唐牧師主腦計劃下，讓彭教授偷離台灣避開國民黨控制的魔掌。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彭教授逃離台灣的詳情。關於這經過，過去有很多傳說，有人說彭教授坐捕魚船偷渡台灣海峽，也有人說是美國 CIA 幕後幫助而成的。欲知真相請大家閱讀 Fireproof Moth 這本書。

彭教授離台後，國民黨完全不知道內情，開始懷疑唐牧師與台灣民主運動有關連，可是找不出把柄，結果利用日本人送他一盒餅，內藏製造炸彈的原料，誣告他有反政府的行為，逮捕他們夫婦，強制驅逐出境，而且向美國國務院報導說他們是危險的恐怖份子，煽動台灣人用暴力對抗國民黨政府，且準備用炸彈毀壞政府機構。因此他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二十多年來不發護照，不能出國。後來由幾位參議員出面解除他的冤

枉，台灣戒嚴令解除後他們夫婦被邀請回台灣接受表彰。

從這本書我學到了一些當時國際界與教會界的真面目。在美國基督教各教派和天主教都有國際傳教組織，派傳教師去外國傳教，可是他們傳教的目的是大部分只限於福音傳導，對其他國家人民社會政治等完全不理，這也是百年來台灣基督教徒不增加的原因之一。唐牧師在出發往台灣之前，受了一位老師的開導：「到台灣之後，盡量與教會之外的人士來往，才可真正瞭解當地人民」。他來台之後，立刻發覺台灣政治不平等，教會機關不准他談政治。唐牧師在他的書中特別寫了一章「耶穌如何做 (What would Jesus do) ?」他引用名學者的著作來說如果只顧傳聖經上的福音而不管人民的受苦是不對的，因為耶穌在世時，不但傳教，而且為受苦的向羅馬政府抗議。

很多人過去以為美國當老大哥很關心台灣，事實上當時的美國只有支持蔣家政府，對台灣人真正的需要與面臨問題完全不管。所以當唐牧師回美國後，美國完全相信國民黨的謠言，把他當恐怖份子看待，尤其有一些教會界高高在上的人士反而譴責唐牧師不應該幫助台灣人民運動。他在書上寫了一件事，當謝聰敏被關時，寫了一封信，托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的人員帶去美國，結果美國海軍把那封信交給國民黨安全人員，害得謝聰敏在獄內受更慘酷的苦刑。唐牧師說美國海軍在台灣除了巡邏台灣海峽之外，是在幫助蔣介石執行戒嚴令！

他也提到 1970 年代 Nixon 總統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真正原因。當時美國為了越戰，花費了很多資源，損失很多生命，美國各地有反戰示威遊行，美國也開始失去國際上的地位。為了挽回危機，國務卿 Kissinger 想出與中國建交的主意，一方面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另一方面想轉移國際間對越戰反感的注意力。當黃文雄在紐約向蔣經國開槍時，本來是世

界各國認識台灣人須要民主的最好機會，可惜幾天後美國警察在 Ohio 州 Kent State 大學開槍打死示威學生，全世界注意力轉移到這件事，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願望被忽略了。

唐牧師在書上提起台灣長老會被迫退出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普世教會協會) 的事故。本來台灣長老會是 WCC 的會員，後來中共加入成為會員。蔣介石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原則，想強迫台灣長老會退出 WCC。當時長老會有幾位牧師是國民黨的走狗，向總會提出議案。總會在台南神學院召開，開會當天台南市被警察與軍隊包圍，計劃採取行動。參會的牧師們怕得不敢出聲，幾乎要順從蔣家的要求。忽然間有一位牧師站起來，用短短的言語說出不應該退出的理由，結果全場氣氛改變，一致通過反對退出 WCC。這位發言人就是我的岳父張逢昌牧師。從此以後他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他的郵件全部被檢查，而且常常有安全人員來家訪問，他的禮拜日講道也有人偷錄音供給安全局。甚至當彭教授逃離台灣後，他也被安全局調去審問。

唐牧師在這本書詳細說明如何計劃彭教授逃離台灣，同時也提到他爲了台灣的政治犯所作的事情。謝聰敏與魏廷朝在監獄內，與其他政治犯暗中聯絡，把所有的名單與他們在監獄中所受苦刑的經過送出來，然後唐牧師將這些資料送去 Amnesty International 處理，對國民政府增加很大壓力。另外唐牧師聯絡美國的朋友捐款，由香港轉手進入台灣，分發給被關禁政治犯的家屬作生活費用。我們台灣人應該向這位「不怕火的美國飛蛾」致謝。在他短短的幾年中，不知幫助了多少心愛台灣的同胞，他在台灣民主奮鬥史上加上了幾頁光榮的事跡。

讀了這本書後，我的心感慨萬分。一位剛剛瞭解台灣的美國人，居然冒生命的危險，願意爲台灣的民主運動費了那麼多精

力，我們如果不關心台灣或寧願當國民黨的走狗，心裡不感到慚愧麼？

註一：Fireproof Moth 漢文版已於 2011 年底在台灣出版



尋根

◎ 亞蘭

九月底的台北天空，絲毫沒有表現出秋高氣爽的意願。從美國來的人，不習慣打傘，只帶著一頂運動帽，和正中午的太陽對抗。

「前面菜市場的中間，就可以看到 XX 路。」計程車司機不肯進入這條擁擠的街道，在路口讓她下來，隨便的往前指指。

她已經從捷運換了公車，又走了一段路，猜測應該離手上的住址不遠，但是，爲了確保能夠在一般人的午餐時間之前到達，決定還是把運氣交給計程車司機。卻沒想到，兩分鐘之後，就被放了鴿子。

如果不是和人家約好了，她一定很樂意在菜市場裏逛逛，那是每年回台省親中的例行公事，因爲台灣的傳統市場，有一種美國超市所缺少的溫情與活力。“老師啊，這魚是早上捕的，要不要幫你選一條？”“老師啊，明天禁屠，豬肉今天要買喔！”“老師啊，今天的筍不嫩，帶一把蒜阿吧，是正港宜蘭蒜阿！”出國前常陪母親上市場，跟在後面幫忙提菜，母親是職業婦女，又有一個大家庭，過日子總是像和時間在賽跑，買菜當然也是速戰速決，從來不精挑細選、討價還價，卻反而與賣菜的攤販成了互相信賴的朋友。

而這個市場，其實只是街道兩旁的地攤。接近正午時分，買賣似乎也逐漸被日頭蒸發，有些菜販已經在準備收攤，倒是滿載衣服雜貨的三輪發財車，開始駛了進來。下午這裡必定有另一番風情，入夜或許更是香味撲鼻的小吃夜市。

但是，此時此刻她不能想得那麼多，需要趕緊辦完與人約定的事情。

「前方那間廟的旁邊有一條小巷。從那里穿過去比較快，你就可以看到 XX 路。」走了幾步，她趕緊問路，在台北市中心之外的地方找路，她完全沒有把握。那個蹲著的菜販看她一副愣愣沒頭沒腦的樣子，站了起來舉起手往右前方指，「看到廟前那個燒金紙的塔沒有？就是從它後面走進去。」

她沒立即反應過來，因為頓時內心產生了短暫的時空錯亂感，這是甚麼年代，在這樣熱鬧的商業區，居然還有還有一間廟？！自從二十幾年前，父親把家從萬華搬到東區之後，她就逐漸淡忘了，廟宇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緊密關係。

記得童年時候，古厝的巷子口，就有一間不知名的廟。那並非甚麼特別的建築，屋內正中央終年端坐的神明，就像一位守望相助的鄰居；廟口常常有男人圍著在下棋、小孩子們在嘻戲。外婆家的街上也有一間媽祖宮，是那小城的中心地標，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動，都環繞在媽祖宮的四周；廟前廣場五毛錢一碗的米粉羹或九層炊，更是她每天不可缺少的點心。

廟與拜拜，在成長的歲月中，真是一段神秘又難忘的經驗，不論流浪到天涯海角，那烙印在腦海中的印象，沉澱著她對故鄉纏綿不盡的情感，就像肚臍一樣永遠連接著母親的脈動。

從剛懂事的年紀開始，她就知道，阿嬤每天天未亮之前，就到廟裡做清掃義工，風雨無阻假日無休。阿嬤是個嚴肅沉默的人，平日總是一副愁苦的樣子，但是去廟裡幹活時，卻能精神奕奕病痛全消；雖然沒讀過書不識半個字，但唸起佛經來，居然字字精確通順無礙。

父親每日早晚必在家裡的神桌前上香，每月的初一、十五，則帶著一點供品，如餅乾水果等，去廟裡燒香；當家裡發生大小事情，不論是壞事或好事，就更要到廟裡去求神問卜。聯考前後當然不會忘記帶她去跪拜智慧之神，考前尋求庇佑，考後

表達感恩；不論神明是否靈驗，相信冥冥中有保佑，總是一種穩定心情的辦法。

一年之中，家裡會有許多次的大拜拜，不只過年過節要拜神祭祖，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冬至等等，還有許多神明的生日，如天公生、佛祖生等，以及祖宗三代的忌日，都要準備滿桌的食物拜拜。大拜拜的規矩很多，有時得備三牲、有時只能用素菜鮮果；有時需要先拜過神明後才能拜祖先、有時神明和祖先可以同享一桌菜肴。大約在第三柱香即將燒完之時，擲筊經過神明或祖先同意後，這場饗宴可以宣告結束，但還得燒些金紙，在灰燼上澆點酒，才算大功告成。

最難忘的拜拜，是農曆新年的一大清早，跟著父親到附近的大小廟宇去進香。第一站必定是龍山寺，然後是祖師廟、青山宮，還有一些街角或小巷中的不知名小廟。那是比太陽還要早起的時刻，街道還靜悄悄黑壓壓的，但廟宇內外卻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洋溢著那種一年覆始萬象更新的喜悅。拿著香、看著表情從來不改變的神明，她覺得似乎真的有另外一個世界，也真的有一種超越言語的溝通。大約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把走得動的香爐都插過香之後，父親會帶著他們回到龍山寺附近吃早點，在嚴冬的寒風中，那一碗入口即化的熱花生湯，至今仍是最令人懷念的美味。

* * * * *

她依照菜販指示的方向走過去，巷子很短就到了底，看不到有大路，而是碰到一個封閉的小空間，有幾個小孩子在玩耍。怎麼辦呢？她心裡嘀咕著，有氣無力的托著沉重的步伐往回走，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該找什麼樣的人問路才好。失望中，她瞄到廟口有一位郵差，正要跨上送信的腳踏車，她立即快步趕過去。

「這小巷子到底的右前方，還有一條更狹窄的通道，大約只有一個人寬，穿過去才會看到大路，」郵差說，「到了大路，看到一間藥店，那就是 XX 路 79 號，我常送信去，你要找的 84 號應該就在附近。」

郵差的話一定錯不了，她想，運氣還算沒有太壞，可能這廟的神明有靈，暗中幫忙了。她不禁笑自己迷信亂想。

果然如郵差所言，她來到了大路，看到了藥店，高興地快步跨過馬路，認定雙號必定在對面；卻沒想到，迎面高掛的門牌號碼是 368 號。同一條路兩邊的號碼相差這麼多，真是怪事處處有、此地特別多。她比較了一下 368 號兩旁樓房的門牌，就不加思索的往號碼較小的那個方向走去。

還好有走廊，雖然這種難以忍受的濕度，早就令她汗流浹背，但能躲一躲太陽的直接熱情，對身體內外不斷產生的火氣，不無有點壓抑。

走廊中不只有摩肩擦背的行人、流動的攤販、一排排停放的機車，甚至有商家把店裏的貨物、桌椅及工作空間，延伸到走廊來，於是，走起路來只能順著人潮，不能快馬加鞭。她既心急又感到有些飢渴，開始東張西望，看看是否能買點什麼零食，如紅豆餅或胡椒餅之類的，可以帶著一路走一路吃。卻沒料到，零食還沒找到，就看到一條中間有安全島的大馬路。

她抬頭尋找門牌號碼，街角的那棟樓才 302 號，路怎麼就沒了？再仔細瞧那號碼上方的小字，居然寫的不是 XX 路，而是中山路的 17 巷。她完全摸不著頭腦，自己明明沒有轉彎，是順著藥店所在的路一直走來，怎麼會變成另外一條路？

看了看手錶，十一點三刻，不如打個電話取消約會吧，她想。在氣餒的時候，那退縮的念頭總喜歡跳出來挑撥事端。但是，已經花了一整個早上的時間，眼看終點就要到了，如此放

棄實在不甘心，因為，赴這一趟約會，是需要飄洋過海才能達成，不是隨時想來就能來的。

該怎麼辦呢？她覺自己真是自找麻煩，這輩子還沒做過這樣魯莽輕率的事情。說實在的，這是個奇怪的約會，不只自己與對方從未謀過面，還連個共同認識的朋友都沒有，卻約在對方的家裡，或許自己是有那根筋壞了，老天爺在警告她，用點理性吧。

* * * * *

事情發生在一年前，也是回台省親之時，她無意中買到一本表皮有點磨損，而書名及內容都極怪異的書，與她幾年來尋遍台北各大書局，想要尋找的資料有點相關。幾年來，一位老美朋友經常向她挑釁，說是古中國的哲學，如老子、孔子等，來自古非洲。爲了證明這位自認爲博學的朋友荒誕，她有機會到台灣時，就努力逛書店，但幾年下來都空手而回。雖然詮釋古中國哲學的書很多，但對其來歷與形成經過的說明，卻非常蒼白。

那是一個濕濕冷冷的晚秋，她一早就把行李打包好，等候夜間 11 點的飛機飛越太平洋。閒著無事則心血來潮，打個電話約朋友到 Sogo 百貨吃午餐。飯後朋友回去上班，她也打算回家睡午覺，卻不知怎麼的，搭錯了捷運線。

那就將錯就錯吧，她記得朋友告訴她，在這條捷運線上，也有一家書店，在一所明星國中對面。

她原本興趣缺缺，國中附近的書店，會有甚麼看頭？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何況老天爺愈來愈傷心，剛踏入書店，就稀裡嘩啦大哭起來。

無頭神的逛了好一陣子，外面的秋風秋雨似乎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正當她拍拍屁股，從地板上站起來時，一本怪異的書名

勾住了她的眼光 -- 「法老書（老子道德經），五千年前埃及的原始佛法・神學」。

* * * * *

她想起當初怎樣地訝異，連書都沒讀，就迫不及待的打電話給作者。而這位作者也特別怪異，居然把家裡的電話印在書的底頁，而且還很親切的接了這不知道來歷的電話。聊了幾分鐘，她禮貌性的約定，下次回台灣時再面對面受教。

就是如此這般，造成了現在在大太陽底下，像隻無頭蒼蠅的結果。想著、想著，她不知不覺又走回到那家門牌 XX 路 79 號的藥店。

「84 號在對面。」「不是那一頭，你要往左手邊那一頭走。看到斜對面那條巷子沒有，從巷口分界，往右那一頭是中山路 17 巷，往左那一頭才是 XX 路。」

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按了門鈴，只是沒想到，這位高人居然臥虎藏龍在如此謙卑的市井之中。令她更意外的是，爬上四樓之後，開門相迎的，不是年少輕佻的門徒，也不是道貌岸然的老學究，而是一位儒雅和善、眼光清澈的中年人，流露著修行人特有的圓融銳智的氣質。

「你怎麼能確定道德經就是古埃及神學？」一坐下來，她就用那種美式對話的口吻，沒大沒小、自以為平等，把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道理，歸納為醬缸文化。

「我研究了三十年，寫了二十多本書。」他沒有慍色，也沒有表現出對一個無知者的鄙視，反倒侃侃而談了起來：「河洛文化原本是古埃及的文化，閩南語，或者咱現在說的台語，並非沒有文字。閩南語的文字寫在金字塔，以及許多廟宇的建築與法器上，那些都是古埃及神學。東南亞以及中國閩粵的沿海一帶，有很多廟宇，在印度佛教傳入之前就有…神學哲學文化

很強的周朝，與古埃及文化有密切關係……

其實，論語、詩經、易經、老子…等，皆是外來的譯本。是卦中宇宙論的宗廟神學，源自古埃及與其同源的蘇美文化，是可用今“閩南話”來導讀的……

從古經與寺廟兩大線索來尋根，今閩南人、客家人皆來自於“古埃及亡國後”東移殘存的子民，並在唐宋時漢化。現今的埃及人是公元 641 年，伊朗大將所率族移民。並與少數未逃走的古埃及人混血。」

這些話令她非常震驚，遠遠超越她想得到的資料。這位老兄如果不是狂人說瞎話，就是前無古人的天才。既然她不是來辯論的，就姑且聽之吧，她想，況且他說的台語，是那麼的腔正字雅，令她無法不聯想到，古老西周朝的宮廷上，那些斯文好禮的王公大夫。

「你怎麼會想研究古埃及神學？」雖然內心有疑，但她的歷史哲學知識，尚不足夠與人家高談擴論，更不用說有能力斷定真偽，還不如多花時間瞭解對方。

「我生長於一個基督教家庭，父母都做神職工作，所以從小就唸聖經，對神學有特別的興趣。後來又漸漸研究其它宗教的經典，包括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瑪雅文明等等，當我追溯這些經典的來源時，發覺它們都源自于古埃及神學……」

這位老兄越說越驚世駭俗，但她在心中點頭如搗蒜。在非主流的英文著作中，這種論述不難看到；但是，在習慣墨守成規的儒家社會中，發表這種鶴立雞群、叛逆正統的言論，他可能是今古第一人。

「可是你怎麼理解古埃及神學的？」她又問。古埃及亡國已經兩千年了，沒有人知道古埃及人下落何處，更沒有人真正看

得懂古埃及的象形圖文，這點常識她知道。

「我會唸古埃及象形圖文，」大師居然又大言不慚，毫不遲疑的解釋，「現在宣稱懂得古埃及象形圖文的人，都學自同一個系統，也就是從十九世紀一位法國學者，翻譯羅塞塔石板（作者註：Rosetta Stone）而來，那會有很大的出入，因為他們不是研究神學的…」

她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西方學者很容易以優越的心態、膚淺的理解，來詮釋非白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只會使用拼音文字的頭腦，想要理解抽象的象形文義，必定很難勝任，或者根本不可能。

「那，你怎麼學會看懂古埃及象形圖文的？」

「我用台語去讀。十年前，在一次連續幾天的打坐中，突然有個靈感，閩南話可能就是古埃及語。於是，我試著用閩南語去讀，結果非常順利。我寫了一本書，還有兩張CD，你可以拿去聽聽。我也開課教學生，一星期一天在台北，兩天在新竹，有興趣你可以來參加。」

有人上他的課，聽這些艱澀、不賺錢、不實際的知識？她既驚訝又興奮，今天的台灣社會真是變得不一樣了，不再是一窩蜂的喊政治口號或唸股票經，而有非常多元化的視野。

「下次回來必定拜師。這次，我是來買書的，在書店我只看到你的一本書。」她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可能會鴨子聽雷。

「書店不再賣我的書。我已經幫妳準備好了。」他起身走進房間，搬出一堆有半個人高的書，「我重新幫你捆成兩堆，比較好拿。」

她不好意思說只想買一本，因為去年買的那本書還沒看完，這位大師的寫法太深奧，也太違反常規，當然也是她的漢學及神學程度都太差了。

* * * * *

五年後。

她不只沒有後悔把那堆書搬回美國，還幸慶那場約會沒有半途而廢，更感謝老天爺冥冥中安排，讓那本奇書出現在她眼前。

她無法解釋，一個理工專科出身、受美式教育的人，為甚麼會開始對古埃及發生極大興趣，甚至有一種中了魔咒似地無法自拔。從企圖反駁那位老美朋友的妄語，到懷疑“三禪大師”（作者註：林明華先生的筆名，上述的高人）所言的真實性，她不自覺的掉入一個陷阱，或者，更正確的說，是一個令她目眩神怡的絢麗寶藏。

她一本又一本的仔細閱讀 Dr Muata Ashby 的著作，那是一位有獨立見解的神學家，寫了數十本有關古埃及宗教思想的書。她也用偵探式的閱讀方式，收集其他主流古埃及學者的資料，把歷史眼光往前延伸了數千年。

當古希臘哲學還在襁褓期，古埃及已經有數千年輝煌的文化，不只有宏偉的廟宇及金字塔，還有大量的宗教、哲學、科技文獻，當然更有精美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古希臘人所學習到的，只是古埃及文化最表層的部份，亦即感官層次所能涉及的辯證與分析。

而古埃及文化真正的精髓，是對宇宙意識與生命變化的精闢感悟，也就是對存在的發生與過程，有全盤透徹的理解。而這艱深的形而上學，大多被古老的東方文化所吸收，而西方則只有一個籠統不知所云的字 -- “mysticism”。

真正令她張大眼睛，把書一頁又一頁翻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從西方學者的猜測與客觀描述中，她看到小時候習以為常的風俗，居然也發生在古埃及社會。許許多多的生活細節與

傳統觀念，相似得令人難以置信，譬如廟宇系統、神明類別、祭拜方式、喪葬禮儀、與祖先的關係、對生死的看法等等。更奇妙的是，古埃及有一套非常完美的宇宙創始哲學，幾乎與太極、陰陽、以及老子的“道”相互輝映，原來玄之又玄的古老觀念背後，本有嚴密的理論基礎。

她開始以另一種眼光看待傳統文化，尋找那些表面看似迷信、無知的習俗背後，所潛藏的高層次智慧。不知不覺的，她幾十年來漂泊於西方社會的空虛心靈，奇跡似地塵埃落定了下來，就像半空中起伏不定、迷失方向的風箏，驟然感受到一股穩定的牽引——那，或許就是三禪大師所說的，河洛人的古聖先賢，數千年前所累積的雲端意識。



【周書康語】：封！汝念哉
封，是指打坐之時。密封鏡照。周南習俗的：密封廟門而「建醮（見照）做照（醮）」。能將一年一時的所學所得封存入骨髓基因內所圈選的命譜，生成來日器皿的殊勝特性、天賦。
（內文分三行，用閩南話、由右向左讀）
一、「密封入↓我、奠內」：羽藏、封存、落入、承苗，先祖變業、德也
吟、吟、運落、字、條（附著）；
二、「密封入↓我、奠內」：進入、立、貼、吟、條（多數）、立、設、圈選的命譜、茲（雌、慈）、航、貼、知（哉）也；
三、「密封入↓我、奠內」：應用、精華、反窮、落入、適是、文、慧、知（哉）貼、圈選的命譜。

封(密封) 內的「我」

母與女

◎ 賴慧娜

二月天的華府，天空老是陰霾，茹玉細眯著眼，身子稍微傾向方向盤，注意著公路旁的指示牌。她的拋棄式隱形眼鏡，早過了該拋棄的時限，爲了省錢，她總是超期使用，有時會戴歪。

後頭的車一部部超越她，有一部還不耐煩地在超越她時，劃下長長一聲喇吧。

車子滑進都拉斯機場接客層，她細眯著眼看航站名，連眉頭也不覺糾結起來。滑到第三航站，穿著皮靴、皮夾克的美琪，亭亭地站在廊下，茹玉停下車，開門繞到車後打開車廂，美琪已拖著行李箱來到她身邊。

「嗨，媽，旅途好嗎？」茹玉禮貌地招呼，把行李箱放進後車箱。

「很好。」美琪上下打量茹玉，茹玉穿著一身牛仔裝，磨損的牛仔褲還沾有油彩的痕跡，茹玉微皺的眉頭，有些散亂的頭髮，不施脂粉的臉龐，與美琪的時髦打扮相比下，看不出是一對母女。

在車上，茹玉專心開車，美琪卻一疊連聲發問。

「Baby 幾磅了！」

「六磅七！」

「John 的頭路還好嗎？」

「還好。」

「畫賣得怎麼樣？」

「還好。」其實 John 已經半年沒有賣出一張畫了。

「妳的工作呢？上次是不是說在一個醫生的診所工作。」

「還好。」其實是試用了兩個月就被解僱了。

「你們兩人的收入養小孩可以吧！」美琪的問題越來越讓茹玉受不了。

茹玉咬嘴下唇，細眯著眼，盡量集中精神開車。

美琪自顧自的繼續說：「妳表妹安妮明年大學才畢業，谷歌已經跟她簽了年薪十二萬。得蕾莎的女兒上個星期過兩歲生日，開了派隊，請了一百多人，排場這麼大，等結婚時豈不請上千人。」

安妮、得蕾莎都是茹玉小時候的玩伴，現在已經完全陌生了。茹玉在這群表兄弟姊妹中間，好像一個異端，中學以後，女玩伴們開始熱中看時裝雜誌，用化妝品，她還是穿寬寬的卡其褲、寬寬的T恤。高中時她的朋友們開始為申請大學做準備，所有學校的選課，課外活動，社區服務等都針對申請大學，同學間變得明爭暗鬥，只有她我行我素。美琪拿她沒辦法，好勝的美琪，在栽培茹玉上下的功夫一點也不輸給別人，偏偏茹玉就是與眾不同。

雖然在美琪的虎媽鐵腕下，茹玉也擠入東部長春藤學校，讓美琪在姊妹淘中總算沒漏氣，可是離家上大學後，就如飛出去的鳥，讓美琪鞭長莫及，原來計劃是要茹玉唸醫學院的，因為茹玉自小不似她的表兄弟姊妹一樣能言善道，察言觀色，胸存大志，美琪勸茹玉唸醫學院，當醫生最合適。美琪自己是做房地產的。

美琪知道時代不同了，妻以夫為貴的時代過去了，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當初上個新娘學院，憑自己活潑的個性，長得也還不錯，嫁個留學博士建明教授，以為來美國過著不必侍奉公婆的好日子，只生了個女兒就此打住。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推著嬰兒車出去散步，沒想到建明還不到六十歲就被裁員，美琪考了房地代理執照，逢上房地產景氣好時，打出一片天。茹玉

個性像父親。

「到了。」茹玉停下車，開了車門到後車箱把美琪的行李拿下。

美琪站在人行道，環視四週，公寓社區是有些老舊，是專供藝術家「租」的Loft。

茹玉拖著行李箱走在前面，美琪娉娉婷婷地走在後面。進了前門上電梯，茹玉沒講話，美琪四顧打量女兒居住的環境。電梯裡是沈悶的安靜。出了電梯，茹玉住的樓層散發著老公寓特有的微霉味。

茹玉開了公寓門，一腳踢到一只空啤酒罐。John 的聲音由浴室傳來。「甜心，是你嗎？我正在替貝比換尿布，馬上來。」

好像在回應似的隨著 John 的聲音才落下，傳來貝比稚嫩的咿唔，茹玉的臉容此刻才舒展開來。

美琪在門口微微遲疑一下才踏進門，隨手在背後把門關上。

不一會，John 抱著貝比走出來，「嗨，姜太太。」向美琪打招呼。

「嗨，John，How are you?」美琪客氣地回應。

茹玉由 John 懷中接過貝比，抱到美琪面前「貝比，叫Grandma。」

美琪湊近端詳被包得結結實實的女嬰，讚道：「好可愛。」並沒有伸手去抱，卻由手提袋取出一個紅包，塞在貝比襁褓中道，「這是阿媽的見面禮。」

「謝謝 grandma。」茹玉替嬰孩說，一面讓路給美琪走進屋。

美琪看看，這顯然刻意收拾過的房間。客廳靠牆有張嬰兒床，床上堆著不少布娃娃、布動物，牆上貼滿賀卡，看來茹玉和 John 朋友不少。美琪走近嬰兒床，驚見一堆毛茸茸的東西窩在嬰兒床裡，不覺叫出來「啊！」那東西抬起頭，原來是一

隻貓，一對綠眼骨碌碌地盯著她身軀一動也不動。

美琪皺起眉斥責道：「貓怎麼這麼沒款，睡到貝比床上。」

John 站在一旁，若無其事地道：「沒關係，他叫梵谷，貝比要睡，他會讓出來。」

茹玉在另一房門口對美琪道：「媽媽，這是您的房間。」

美琪一面移步，一面耿耿於懷叨叨唸：「貓人不分，成何體統。」

茹玉一面輕搖懷中的貝比，一面問「媽，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什麼？」

美琪道：「不用了，我先洗個澡吧！」

這是個兩房一浴的公寓，浴室有些亂亂。美琪草草洗了澡，用洗潔霜把臉的脂粉洗下，再塗上保養霜，身著絲質睡袍走出浴室。

John 與茹玉兩夫妻窩在沙發椅奶貝比，看起來兩人的全副精神都在貝比身上。John 看到滿臉保養霜的美琪走出來有些愕然，這是他第一次與丈母娘近距離相處，因為兩人的結婚，美琪不怎麼認可，唯一的女兒不唸醫學院，而讀美術史，已經讓她不高興了，竟然嫁個畫畫的白人，讓她著實傷心了一陣子。婚禮也沒鋪張，讓她長久計劃要為女兒辦個轟轟烈烈婚禮的夢想泡湯，她自己的婚禮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根本自己做不了主，新娘新郎像二仙人偶，任人擺佈，連那套新娘禮服也是婆家未徵她同意，自行訂來的。好在後來兩人遠走高飛，不然這麼專斷的婆家也很不好相處。

好在人生這些缺陷總算讓她在事業上得到彌補，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不成教授夫人，當上百萬經紀人。

美琪打開行李箱，拿出兩瓶台灣米酒，一瓶黑芝麻油，一包薑，兩盒生化湯，一一擺在桌上，一面說：「如果妳在洛杉磯，

我就送妳到坐月子中心。人家照顧得很專業，生過小孩，調理很重要。」

亭亭又道：「我生妳時，沒什麼調理，也沒人教，痔瘡帶著一輩子。」她說得像背書一樣，「妳爸爸是個書呆子……」

茹玉覺得腦子一下漲起來，美琪這些陳年舊帳又要開始重複，她幾乎可以背起來。好像毛線衣一個線頭鬆開，為防拉解開整件毛線，她當機立斷打斷美琪的話，把貝比遞過來說「媽，要不要抱抱貝比，她吃飽了，不會吵。」

美琪把貝比抱在懷裡，再次端詳，由於早產貝比還不及她的前手臂長，軟綿綿地窩在她臂彎裡，二十年前懷抱茹玉的感覺漸漸回來。

茹玉怕美琪話匣子一開，再提到她的兩位嫁得很成功的姨媽，她們賺很多錢的丈夫，讀私校的孩子，尤其最怕她千篇一律的結論：「如果妳爸爸也賺大錢，她們就不會對我講話這麼不客氣。」

茹玉一直為爸爸打抱不平，她懷念小時候媽媽去逛街時，爸爸帶她去圖書館，介紹她看很多書。爸爸教她怎麼欣賞歌劇，她七歲時的生日禮物爸爸買給她 Phantom of Opera 的錄音帶，她六歲開始學鋼琴，美琪逼得很緊，但美琪並不懂她彈的是什麼曲子，爸爸不逼她練琴，但會講每首曲子的典故給她聽，還有音樂家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爸爸好像信手拈來就有。

她的人生很多決定都是先告訴爸爸，她要選讀藝術史，她要與 John 結婚。爸爸說：妳想好了就勇敢去做，妳是大人了，做自己可以承擔的決定，承擔自己所做的決定。

美琪看著臂彎的貝比，心中漸漸有溫柔的感覺，突然覺得身邊有毛絨絨的東西靠過來，回頭一看又是梵谷。梵谷剛好蹲坐

在貝比的毯子上。

美琪皺起眉道：「這貓太放肆了吧！」美琪想起每次問茹玉要不要回家過節，茹玉拒絕的理由都是梵谷沒人照顧，頓時對這梵谷就沒好感。

看到美琪明顯露出對梵谷的厭惡，茹玉把梵谷抱在懷中。她從小想要有自己的寵物，以解獨生女的寂寞，可是美琪常說自己的父母生了三女才得一男，除了性別的差別待遇外，三個姊妹還得在弟弟享受剩下的資源中去爭寵，童年在競爭中度過，很辛苦，她要茹玉得到全部。

美琪不喜歡養寵物，她要家中窗明几淨，茹玉有次哭鬧得很厲害，爸爸拿一本國家地理雜誌給她看，建議她認養一隻南美洲絕種的變色蜥蜴。

茹玉進入高中後參加保育團體當義工，常常在街頭向人募款，這件工作她做得很愉快，不像其他的同學，做義工只是爲了讓大學申請表好看。

梵谷是隻棄貓，她在大學畢業後找工作到處碰壁時撿回來做伴，陪她渡過黯淡寂寞、失意的日子。

她的失業一直瞞著美琪，因爲自從她進大學美琪就常說：「我們移民來美國，英語講不好，也沒有人際關係，我今天能爭到百萬經紀，你們在這兒長大的美國孩子，成就一定要比父母高，你們不必經歷我們找工作碰壁，職場被歧視的困難。」

茹玉沒有工作時，對自己失去信心，很鬱卒，爸爸安慰她道：「妳可以選擇妳要做的事，選擇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美琪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手飾盒，打開，裡面是明晃晃的一套嬰孩金飾，有一條精緻的小項鍊，帶著可愛的葫蘆鑿子，一對小手鐲，兩隻小戒指，美琪慎重說：「這是妳出生時，我的媽媽，妳外婆打給妳的，現在交給妳，替貝比好好保存，等她長

大，結婚，有貝比，她會再給她的貝比……」

茹玉最後一次看到外婆是決定與 John 結婚，兩人到台灣。八十二歲的外婆已住在老人院，有輕微失智，看了她老半天才不好意思地道：「啊，是阿茹，美琪的女兒嗎？」

茹玉所知道的外婆與母親形容的不太一樣。美琪的故事：「我們小時候，我的母親是冷漠的，她的所有心思都花在如何生個兒子，好把家產傳下去，娶個媳婦來服侍兩老。」

美琪講的時候難掩怨懟，有時講到外公外婆與媳婦的關係時，美琪會不屑地冒一句：「看別人肚生的較贏自己肚生的。」

結果外公、外婆還是住到養老院去，她看到的外婆是安靜的，彷彿與生命角力之後接受了現實的認命，就她所知，舅媽與外婆處得也不是很融洽。

美琪三姊妹從小是競爭慣了，到現在還不時互相較量，只有談到這個平白繼承他們父親的家產的弟妹時，大家敵愾同仇。

茹玉記得這套金飾，藏在美琪的珠寶箱底層，因為反正美琪的那些東西很多，比這套金飾華麗燦爛的很多，茹玉不愛戴叮叮噹噹的東西，看也沒放心中。

金子的光澤三十多年沒有改變，茹玉想到外婆的時代，外婆用她的價值觀與方式來愛媽媽，媽媽也用自己的價值觀與方式來愛她。

她把金飾盒合起來，依向美琪一起端祥臂彎裡甜睡的貝比。

姓

◎ 清風

明依顫抖著雙手，整理衣櫃的衣服，望著窗外悠閒的漁船，輕滑過哈德遜河畔，襯托在繽紛絢麗的楓紅，特別的肅穆，安寧。

她快速吸了一口大氣，此刻她的心境，非常紊亂，整理了半天，好像也沒有什麼次序。腦子裡，一再浮現的，是她的丈夫大衛和那個叫姍蒂的女助理眉來眼去，頻頻勾搭，輕佻傳情的動作。他們的放縱，行之已久，甚至公然在公司其他同事間，也都不忌諱，惹得身旁許多知心的好友，姐妹淘，不知和她提過多少次。

明依是婦產科醫生，由於是女醫師，她的醫務所，相當忙碌。但這不減少她對病患的親切，關心。有好幾次，白人的病患由於朋友的推薦，也會來找她，但第一次會診時，多半會嚇一跳，

“魯賓生醫生！我以為……”

她多會笑一笑，簡潔地說，

“哦，魯賓生是我先生的姓！！”

“哦！”

雖然病患會有點不自在，但明依專業沈穩的態度，加上她細心、體貼，多半很快就贏得了患者的信任。

大衛·魯賓生是默和醫藥公司的市場開發部的總經理，壯碩俊偉，能言善道，約翰霍金斯大學畢業後來這家美國東海岸的大藥廠，公司本來聘他做研究，看能否研發出什麼有前瞻的產品，不想，研究是要靠真本領、正實力的，大衛的口才儘管一流，但是一陣子下來，上頭發現他人緣的確極佳，但研究卻

是一籌莫展。

就在十字路口時，市場開發部急需要人，於是轉調該部。這樣他就如魚得水，一路爬上去了。

就在一個酒會中，他認識了行醫不久的明依。

明依是小學時來美國的，中英文都會，爸媽都忙著在實驗室作研究，因此，和阿嬤相處的機會很多，台灣話相當會講。明依個子不高，一頭清純亮麗的赫本頭，慧詰洞悉心事的眼睛，溫和又隨時微笑的雙唇。處事果決，話不多，卻是一針見血，喜歡唱歌，也常和好友去聽一些伴有男女聲樂的音樂會。

也不知去那裡打聽到明依的喜好，當大衛聽到享譽世界的法國女高音克蕾斯邦要來卡內基大廳演唱時，大衛竟然漏夜去排隊買票；爲了討明依歡心，竟也註冊去學中文，因爲蠻有語言天才，沒兩下，也能依呀幾句。

明依踏實穩健，起初沒在意，但看這個一雙綠眼，含情脈脈地瞧著她的美國男孩，明依心中的好奇，著實多過男女的愛。見他排除萬難，掙扎著舉箸吃蚵仔煎，然後，會悄悄地告訴她，“這個蚵仔煎比生的好吃一百倍！！”

明依調皮的笑了。

有時，她會故意找一些高難度的食品，像肉粽，四神豬腸湯之類的，肉粽他照吃，祇是不會再要第二個。豬腸呢？

知道底細之後，一邊吃，他竟然含著淚水，哀傷的說，

“你們也真可憐，連這個也吃！”

明依以爲時間會彌補、跨越文化的差異，也會考驗一個男人的真心，她讓大衛足足等了七年。這七年當中，他表現得非常有耐心、溫柔，明依面前，展現出十足忠厚，踏實，美國人傳統的性格，讓明依警戒緊繃的心緒漸漸鬆懈下來。

然而，明依會毅然下決心嫁給他，主要還是由一件醫療糾紛

的結果。而糾紛的起源，竟然是明依用她單純的愛心引起的。

在成為醫生的宣誓中，她矢志不論種族、膚色、貴賤，在任何緊急紛亂中，盡她最大的能力，為眾生服務。這項宣誓她始終謹記。她的診所總是大擺長龍，患者中白人、華人、西班牙人、和黑人都有，常常王醫師，王醫師地叫著。

行醫初期，長輩教她仔細的看，不要急，不必被一些特殊患者的情緒操控。

一個夏夜，看診表上，只剩下兩個病人。最後的患者，竟排到七點之後。明依有點奇怪，那晚，早和大衛約好，去聽音樂會。早已交待護士，七點前要結束所有看診。為什麼，會多出一個這樣的安排呢？

最後插隊進來那個，是個完全陌生的中國產婦，已經循月快生了。瘦弱蒼白，全身卻很不勻稱的腫脹，丈夫站旁邊，很緊張焦躁的樣子。助理無奈的告訴明依，

“我已經盡所能的勸他們改日再來，但先生千拜託，萬拜託，叫我擠一個，他們等多久都無所謂。”

看著兩人無依、純真的神情，明依竟然破例接受這個陌生產婦。

接下來，令她驚訝的是，這個產婦，雖是頭胎，但懷孕以來，竟然沒看過醫生。為的是，先生仍在進修讀書，怕花錢。

內診後顯示，胎位不正，而且，腫脹的體態和一般產婦大大有異，明依警告他們一定要去找大醫院，有什麼併發症也較有轉寰的餘地。

年輕夫妻臨行時，一直重覆說，他們一定會去找大醫院，今天王醫師破例看她，將來一定報答。

望著年輕夫婦的背影，明依深深吸了一口氣，音樂會已經開始，大衛也一定氣得七竅生煙，但是，她心中卻有無限的平安。

反正，大衛對古典樂一知半解，純粹是要討她歡心而已。

幾天後，半夜裡醫院急診處的一通電話，竟是她一生中最慘烈的命運的開始。

那對年輕夫婦，並沒有去大型醫院就診。那天，天寒地凍，產婦在雪地滑倒，導致早產，緊急無援中，丈夫把王明依醫師的名字，告訴了急診處。

明依接到電話，心中五味雜陳，她還是冒著大雪趕去。半夜裡，並沒什麼車輛，但因為除雪車隊剛剛清完前一波雪，另一波又急速落下，實在很大，很深。雖說是鄰近醫院，明依還是開了好一陣子才到。

一衝進急診室，祇見急診處的值班醫師，開刀房護士亂成一團，在急救那位已經沒有氣息的產婦。急救了半天，嬰孩生出來，全身發紫，護士猛拍，並沒發出任何哭聲，再沒多久，也就斷氣。這產婦早產外又兼有子癲前症，急診輪班醫生是新手，沒法急緊處理，又不確定主治醫師何人，導致這個悲劇。

明依是第一次經歷，心裡很複雜，只見那位先生愣在一旁，面無表情，不發一語，低頭落淚。她持憐憫的心，走過去，溫和地拍肩安慰他。在感傷無奈中，明依也就告辭了。

幾天後，社區最喜歡挑撥是非，對事情的本末不求證的太陽報，把這件事，以頭條報導，明依的診所、那間醫院及急診醫生的名字，全部被公佈，並武斷的說出庸醫誤診的經過。

明依覺得自己的善意被濫用，就打電話給那位剛喪妻，喪子的毛先生，祇聽他幽幽嘆說，“你那晚為什麼來得那麼慢？”

明依趕緊解釋“雪太大，完全沒辦法的。而且，我一直以為你們有特定的醫師的。”

毛先生無奈地說，

“其實是朋友教我的，他們說，不告白不告，兩條人命

呢？”

“什麼？告我？”

“反正，你們醫生總有醫療糾紛的保險吧！！”

頓時，那張看來年輕，無辜的臉孔，變得邪惡、無恥。

儘管祖先來自同一塊土地，四百年的分隔，整個思想、教育，人民的心態，有天淵之別。

茫然中，她想起了阿拉丁神燈的故事。那位安份的漁夫，無意中，打開深藏海底數百年的寶瓶，釋放出受困已久的巨人，他所面臨的報償，竟然是，死！！

幸好，漁夫情急智生，把巨人用計哄回瓶中，把瓶口封住，讓邪惡的巨人，永遠沈返海底。

接下來，明依的診所變得門可羅雀，病人紛紛取消門診。

一日去在超市買菜，兩個白人婦女悄悄地對話，

“那個中國女醫畢竟太年輕，他們的蒙古職照太容易拿，才會發生這種事了。”

明依心頭一緊，低著頭，趕緊奔出去，她又能怎麼辯論？她是在美國本土受教育，辛苦學成的！

心緒跌到谷底，一段時期明依覺得病懨懨的，大衛提議乾脆去夏威夷渡假，明依被此事打擾甚深，這次她爽快的答應了。

夏威夷輕鬆怡然的氣氛中，所有的煩惱漸漸消散了。

終於，在絢麗的晚霞下，明依答應了大衛的求婚。他高興的大喊，

“你一和我結婚，馬上變魯賓生太太，再改名魯賓生醫生，這件夢魘，就會無影無蹤了！”

明依笑笑，大衛欣喜若狂的言論，倒也有幾分道理！

改名為魯賓生醫生後，那段困擾多時的耳語，就不再纏擾她了。官司方面，儘管那位毛先生的律師很勤奮，拚命想尋隙縫

求賠償，但，證據不足，拖了很久。爸媽從小所教導的愛心，仁慈，這次，讓她覺得真正踢到鐵板！

畢竟，那事件，她並沒有刑責。

大衛不平也不以為然，支持她繼續告下去。然而和另一位律師朋友聊天之後，她毅然改變要再告下去的意念。儘管冤屈，明依的工作不允許她在官司上耗，後來，聽資深醫生朋友的建議，花點錢，庭外和解了。

作為醫生的她，公眾的形象，是無比脆弱的，脆弱得沒法禁得起短時間的打擊。事過境遷，患者漸漸懂得魯賓生醫師 其實是優秀，良善的醫生。

婚後初期，明依覺得幸福安定，大衛體貼、週到。甚至覺得比爸對媽更深情。

過去明依沒真正深交過男友，曾有一位台灣來的醫學院的同學，對明依有意思，約會數次後，聽到對方閃爍地說，父母正在替他作親事，是某大企業老闆的女兒，將來開設診所的一切費用，對方會埋單。明依聽著那無奈又小心翼翼的說辭，她會意了，馬上就和他分開。

在台灣，很多醫生的父母，對兒媳的嫁妝，都有某一程度的期待。祇是普通上班族的父母，不能和這種傳統的期待相符合，雖然，她也是醫生。明依想大衛是外國人，大概比較沒有這種觀念吧。

就在一切似乎都很圓滿的時刻，一天，好友麗娟突然打電話邀她吃午餐。麗娟是她高中同學，兩人感情很好。雖然，大學之後科系不同聯絡少些，但彼此之間感情蠻融洽，話不必多，稍稍一點就靈犀相通。

麗娟一見面，立刻拉著她的手，雖像寒暄，但握力十足，不是普通的客套，明依露出明潔皓齒，優雅的笑著。

“明依，有一件事，很難開口，但是，我一定要講，爲了這事，我已失眠好幾天，怕自己看錯，你知道嗎？大衛交了一個女朋友，那天，一起去一家高級餐廳吃晚飯，被我親眼看見了。”

明依從容地應說，

“應該是和客戶吃飯啦！”

“那有客戶這麼親熱，打情罵俏的？”麗娟反駁。

“噫！別著急，大衛的個性，妳又不是不知，不會啦！”

半安慰好友，心底卻不禁的疑惑，難道那個姍蒂竟然這麼囂張？

“啊，那個中國女人長得很世故，打扮得入時，一身的妝扮會花掉我好幾個月的薪水。明依，要小心點！”

那頓飯吃得有點不是滋味，姍蒂之外又另外有人？而且是中國女人！

明依的心底升起一陣寒意，改名之前那一段煎熬的心緒，又一波波湧回來了。

那對涉世未深的中國年輕的夫妻，確實傷害她很深。但是這個大衛，原以爲經過這麼多年千錘百鍊的試探，應可以跨過東西文化的鴻溝，不想，自己還是太天真了！

婚前，爸爸媽媽曾多次提醒她，異國聯婚能白首偕老的少之又少。

爸爸嘆氣說，”馬沙娶那個德國某，到他癌症末期，根本連理都不理。”

她記得馬沙阿伯，是爸爸實驗室的大老闆，也是台灣人。年輕時意氣風發，帥氣十足，研究做得很棒，很多台灣來的女孩都對他很有意思，但是，終究還是給金髮碧眼的德國女生給擄了去，結了婚。

雖然也一起生了兩個男孩，但據說，不甚融洽。馬沙常常藉口研究，長時間呆在實驗室。因為薪水很高，生活過得蠻優渥。

然而，一向滑雪自如的馬沙，在一次滑雪中竟連跌數次，才認真去體檢，檢查結果一出來，竟然是腦癌！

明依記得和爸媽曾去拜訪他一次，偌大的房子，癌症末期的馬沙伯，被他那個有潔癖的德國太太，放在房頂的小閣樓。化療後禿頭的他，正拿著湯匙吃力的舀飯，小桌子上放著一碗澆了醬油的白飯，飯粒撒了滿桌，這就是他的正頓。原來，結婚多年的德國某，以為，他愛吃的就是白飯澆醬油！！

那天出來之後，媽媽一路哭回家，傷心地哀嘆，”怎麼會這麼歹命？”

在論及婚嫁的年紀，明依沒機會社交，認識大衛是剛好，沒刻意安排的。

見過大衛後，爸媽祇輕描淡寫的說，”辛苦把你帶來外國，如果硬叫你只能嫁台灣人，是有點殘忍的。我們已經儘所能栽培你，會信任你的眼光及判斷。”

語氣堅決、冷靜。

明依做事一向乾脆俐落，但嫁給大衛這件事，是想了又想，看了又看，遲遲不敢定奪的。也是天意吧，那件”告訴”促使她在心靈最脆弱的時候，點頭答應這婚事。

婚後一年的生活是愉悅的，大衛體貼百般，甚至會在她看診遲歸的日子下廚做幾道法國菜，陪她聽音樂會。雖然，他會安靜地打瞌睡，也會警覺的在該鼓掌的時候醒來拍手，甚至叫安可。

接著，他開始加班，並會和同事去看球賽，去酒吧喝酒，兩個人一起去聽音樂會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

明依想反正他一進去歌劇院，就像是被催眠似的，白白花

錢，也就不再勉強。大衛曾試探性地要她陪去看球賽，拳擊賽之類，她也曾跟著去，但那種血淋淋，橫衝直撞的鬥爭，她看完之後心中常會鬱卒好久。

大衛笑她，”傻瓜，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難道你沒讀過嗎？”

“可是，這種遊戲，不是生存必須的，難道沒有文明一點的嗎？那些挨揍的人難道沒有親人子女嗎？難道他們的皮肉就比我們堅韌嗎？”明依嘆息著。

“反正，你們台灣人都是膽小，貪小便宜，對喜歡的事都不敢全力以赴，對沒公義的事也敢怒不敢言！對吧！”大衛一向以他的觀察力自豪。

“請你不要轉移話題！”明依由不得他放肆，但心中像被針刺了一下。

之後，明依就乾脆和麗娟去聽音樂會，大衛則繼續和他的同事去看球賽。漸漸的，看完球賽又去喝兩杯，有時會凌晨兩三點才醉醺醺的晃回來，身上還有時會飄著香水味，但他一副大男孩夜遊歸來的架式，明依也不能怎麼樣。

默和藥廠近年發明了很多良藥，賺很多錢。但是，卻礙著董事會的壓力，硬要賺更多。於是挾持著電腦的更新，對開發部大幅裁員。

身為開發部總經理的大衛，馬上面臨極大的威脅，他要精簡人事，聘用年輕經驗少，野心大，電腦運用自如，薪水又可以壓低的，至於資深點、薪水高點的中老年僱員就不保了。

一晚，大衛喝得爛醉，回到家還沒站穩，又再去倒一杯灌下去，口齒不清地唸著，

”我把老陳解雇了！”

老陳是大衛手下最得力的職員，在公司已經超過廿多年，家

裡孩子眾多，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大學那兩個成績不錯，有獎學金。

老陳曾說，”如果再熬個四、五年，幾個孩子都畢業獨立找事之後，擔子會輕點。”

老陳的努力盡責，公司上下有目共睹，連這樣忠實的老僱員都裁掉了，大衛的工作，不也危在旦夕？明依的心開始往下沈……，公司仍然很賺錢，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個禮拜之後，當她要替大衛把襯衫拿去乾洗時，一張名片掉出來，是紐澤西一個赫赫有名的經紀，名叫溫嘉麗。照片中的中年女人，長得明艷、專業。明依不太明白，大衛何必和地產經紀打交道？印得很精緻的名片背後，很特別的，卻有一組用手寫的電話號碼。

隱約中，她嗅到大衛襯衫的領圍處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這種很特殊的香味，她曾在某個百貨公司嗅過樣品，印象很深，但沒買。第一，太昂貴，他們的家教，從沒鼓勵奢華。第二，她的職業叫她尊重對香水過敏的患者。

疑惑中，明依彷彿看到一個有品味，野心勃勃，很會行銷自己的女人了。

由於大衛的長相，從來就是很有女人緣，主動投懷送抱的如過江之鯽。但他過去表現得堅定不移，讓明依很有安全感，全然相信他。但近來頻頻夜歸，又有越來越多的蜘蛛馬跡，讓她起疑。終於在一個醉歸的夜晚，明依忍不住，幽幽的說了一句，

“你實在太過分了！”

“什麼，我過份？你們台灣人才過份，”說著說著腳步不穩，手左右揮了兩下。

“爲甚麼，你們輕而易舉就可當醫生？”手向上一揮，腳步顛跛不穩。

“你們從來不必在乎上司的臉色，即使講起英語結結巴巴，也不怎麼樣！”

他的綠眼渾沌不清，濃濃的鼻音將一字一句拖出來。

“好像所有鑑定醫師資格的人都和你們串通一氣似的，小小一個沒鼻屎大的島，出了那麼多的醫生、工程師。” 大衛即使醉茫茫，他講話仍流利，快速、尖銳。

“是我，救你脫離那個困境的……. 如果沒有我，你就仍然姓那個狗母畜牲的爛名字……什麼王…….” 他的手揮一揮，腳步已經錯亂了。

“你們的民族，就是那麼賤，連大腸那麼髒的東西都敢吃！” “嘔！” 作出想吐的手勢，結果真的吐了一地。

明依含著眼淚，過去和他開誠佈公，想深入了解的試驗，竟然變成踐踏自己文化的藉口，他是真醉了，還是下意識的歧視？

“我們的祖先過去貧窮一點，但人民聰明，懂得從困乏中創新意，我一點也不認為有什麼可恥！那像你們……”

這又是什麼邏輯？明依想到蝸牛，法國蝸牛是珍饈，四神豬腸湯是國恥？

“我們怎麼樣？” 大衛瞪大眼睛，雙手幌了幾幌。

“天天一樣，祇會吃漢堡，牛排，炸雞，薯條，千篇一律！” 明伊應回去。

“那才是文明人的食物，你們的東西都混雜炒在一起，太亂了，祇有野蠻人才這麼混，根本不知道在吃什麼，恐怕連狗屎都吃下。太可怕了！” 接著，轟一聲，倒在地上。

明依不容易被激怒，但今晚大衛藉酒裝瘋，讓她聯想到平日他在酒吧和那夥酒友不知是怎麼批評的，特別是，她所熟悉的台灣人。

她一把把他從地上抓起來，”溫嘉麗，又是怎麼一回事？”

“哦，你怎麼知道？”大衛手揮一揮，抓抓頭髮，接著拍拍胸，閉上眼，一副幸福的表情。

“反正，你知道也是遲早的事，她，體貼善解人意，和她一起，服服貼貼，我像個國王，那像你，在公司嘔氣，回來還要聽你的爛英語說教！”

明依優異的英文能力，曾代表全校參加全國辯論得過獎，現在，也被亂批，今晚，大衛像是有什麼沈穩的靠山，話鋒犀利像刀劍，過去明依所珍惜美滿的生活，就在這瞬間一揮而盡。

明依的專業，讓她不隨情緒起舞。否則，天天聽著產婦生產時的哀嚎，豈不會阻撓她的判斷及醫術？

她深知，當一個人要侮辱你，會拿你自認為完美可貴的優點來踐踏你，讓人措手不及。雖然她年輕，但是，她總是對自己有自信，別人越是惡毒的批評，越是沒法理解的邏輯或舉動，她越不輕易動怒，因為她知道，是那個人心理有問題。

但是，現在面對的，是她最親密的伴侶，背叛她，和別的女人胡搞，而這個女人，照大衛的說法，是會讓他認真的，個性興趣與他更接近的溫嘉麗。

這個女人，交遊廣闊，手頭寬裕海派。鼎鼎有名，單單一個商業單位的買賣的佣金就已經相當於大衛一年的薪水了。明依嗅到，麻煩已纏繞他們的婚姻了！

麗娟鄭重的要明依去和溫嘉麗談判，明依有點躊躇，一來診所太忙，二來怕去了會不會自取其辱。悶了幾天，終於湊足勇氣，預備約她出來談談。不料，卻看到下個病患的名字竟是溫嘉麗！

溫嘉麗笑盈盈的愧了進來，開門見山就說，

“妳一定也在找我對不對？我也順便來婦科檢查好了！”

多年來，明依第一次在患者的面前，手腳冰冷發抖。

明依手抖著，努力作她天天在做的例行工作，心中暗忖，這個女人，實在不簡單！

“大衛稱讚你聰慧、耐心、又忠實，祇是啊！男人比較喜歡女人多尊重他，多給他點自由發揮的空間。”

溫嘉麗不愧是商場老將，說話的時間及分寸拿捏準確，一口漂亮的上海英語，用字遣詞完全美式。

“請把身體往下挪一點，深呼吸，我會用儀器作抹片檢查，會像蜂螫一下。”

明依故意不和她談大衛的事，純粹就她的專業說明。

溫嘉麗仍不放棄，繼續說，

“自從大衛離開默和來我們公司上班之後，我們合作無間，非常融洽。”

她嫵媚的在融洽兩字加上重音。

“什麼？大衛離開默和？”

明依感到空前的驚愕，血液直往臉上冒！

“唷！這個大衛也真調皮，連這天大的事也沒向愛妻說。”

溫嘉麗爲自己能招引明依進入話題而欣喜。

“才加入一個月，就已經有不得了的表現，這個人行銷一流，前途無量，在默和那麼多年真有點暴殄天物呢？”

明依哀傷之餘有點屈辱，也帶點罪咎。自己爲醫務所的事整天忙碌，已經很久沒打大衛公司的電話，也沒透過祕書小姐和他說話，都是用手機。

而大衛也像是很忙的樣子，多半是透過愛帕 iPad 和她溝通，自己也沒刻意去留意，究竟和他喝酒看球賽的是何許人也？不想，一個多月就發生這麼大的變數，更何況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傳遞這麼重大的訊息。

之後，大衛像是故意規避她似的，天天凌晨才醉歸，漸漸的，連家也不回來了。手機關閉，整個人像斷了線的風箏，再也沒法聯絡上。

明依想，也許他心情煩悶，多給他點自由的空間，事情會有所改變也說不定，祇是下意識裡，卻覺得有說不出的，很不吉祥的兆頭。

就這樣蹉跎了六個多月，突然，在某一個深夜，明依接到一通粗魯的催繳電話。一向準時付貸款，卡債的她覺得困惑。過去，他們的信用良好，銀行巴不得借多點給他們，但明依始終堅持支出與收入要平衡，不可超貸。

細聽之下，才知大衛在完全沒告知的情況下，竟把他們共有的房子抵押作次貸。過去，多半由大衛跑銀行，與銀行很熟，貸款經裡也在完全沒預警的情況下，以巨額貸款給他們夫婦，並特准大衛帶申請書回去讓明依簽，大衛竟然冒用她的簽字，所以，沒兩下就借到錢了。

沒想到，大衛和溫嘉麗信誓旦旦一定會爆漲的房價，因金融風暴，狂瀉不止，不但跌到谷底，同時，也因失業人眾多，整片區域，完全賣不出去，整個資金的週轉發生巨大的困難，按月繳交的付款就交不出來了。這麼凶悍的催繳電話，一定也不知欠交多少次了。

一夜無眠之後，明依立刻去找銀行經理，這個年輕的銀行經理從沒見過明依，態度傲慢，明依解釋丈夫沒經她同意，擅自簽字，經理示出借貸同意書，明依嚇了一大跳，大衛冒用她的簽名，簽得簡直像她自己的一模一樣。

經理冷冷的說，”魯賓生醫師，如果，妳認為這不是妳的簽字，那麼就去找律師去印證一下，之後我們再開始來辦，好嗎？“

拖著沈重的腳步，明依回到了診所。不料，前腳才剛踏入，助理馬上又傳給她另一個訊息，是信用卡公司打來的，叫她“立刻”回電。

明依心中有底，知道大約會是什麼事，她仍鼓起勇氣回電。果然，爲了彌補債務，大衛已把能借到的信用卡額度完全調用。她的心開始抽搐，害怕，也許這祇是冰山一角而已。果然，之後證明，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各種信用卡、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等的額度完全刷爆。

一般信用卡很容易申請，但如有欠額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結清，那利息是很可觀的。平時每個月祇要按時交最低額應付，那麼，個人的信用可衝得很高，每家公司都願意給卡。但祇要財務一發生狀況，每月交最低額來應付各個卡的能力一消失，平日笑盈盈，千方百計在爭取你的公司，會一下子變臉冷酷無情，甚至，敢三更半夜來騷擾的閻羅王了！

顯然，大衛受了溫嘉麗的鼓勵，投資多項超出他能負擔的產業，又爲了撐面子，他沒讓溫嘉麗知道自己真正的積蓄，甚至，用高利息的卡額來賭，起初，他以爲撐一撐，房地產馬上回春。殊不知這一波風暴，非比尋常，這裡頭，有太多小投資者的貪婪，更有銀行、投資公司等大機構的腐化，大衛撐了六個多月，他所有的資源銷蝕殆盡。

明依平日對金錢並沒什麼概念，因爲從小到大，一直由父母呵護著，加上受教育工作都很平順，祇是上次庭外和解一事，她才儼然領悟出金錢的威力。

爸媽有恬淡的人生觀，他們對錢的概念是：錢是中性的東西，運用得當，很有意義，會美化生活，然而，過分貪愛也會讓它變得猙獰可怕。

沒想到，婚姻觸礁的節骨眼，錢財的壓力會扮演這麼重的角

色，自己被這股龐大的卡債及借貸的浪潮整個淹沒，沒半點喘息的餘地。

父母疼她，辛苦一輩子上班，除了他們自己一車一房，並幫她付房子及診所的頭款之外，再也沒有餘錢可幫她。明依很愧疚，爸媽給予自己那麼多年的培育，她竟然沒法仔細辨識人，也驚訝自己審慎的觀察、試探，仍抵不過女色，及貪婪的誘惑。

麗娟和她無所不談，但是，這件事，她整個人封閉起來，沒向爸媽啓齒，更不敢向麗娟提半個字。

然而，就在固定吃中飯的約會中，麗娟起疑了。

“喂！你是不是懷孕了？怎麼這麼蒼白纖弱！”

好友的一句溫語，逗得明依潸然落淚，她招了一切。

麗娟倒是出乎意外的平靜，分析地說，

“其實，現在這種情形很多，妳一定不是第一個，何必這麼愁苦；找個時間，我陪妳去銀行問看看，看有什麼折衷的辦法？”

麗娟自己有兩個幼兒，也全時間在會計師事務所上班，明依有點遲疑，說，

“謝謝你的好意，我自己去就好了。”

但一想起上次那個經理的臉色，就有點不寒而慄。

“明依，此事非同小可，妳一定要想辦法和銀行溝通，不能再拖，溝通是所有做事的要點，銀行總會尊重你的專業吧！我陪妳去吧！”

麗娟堅持著，她是一個冷靜傑出的談判者。

不知是麗娟的陪伴，還是銀行經理終於弄清楚明依的職業及過去銀行往來的好記錄，這次的語氣完全軟化下來。

看著律師證明她的簽字的宣誓書，再把過去大衛所一手包辦的貸款申請書的簽名倒過來，比對之後，用和緩的語氣說，

“魯賓生醫師，我完全了解妳的困境，既然妳已提出宣誓書，”

他頓了一下，

“如果，妳能證明妳完全沒有受益於這些貸款，那麼，也許，我們能商榷出一個較合理的數字，甚至，妳可以分期付款，這樣，信用局就不致於把你的信用降級。”他一口氣把這些術語唸完。

“可是，她完全不知情，根本也沒受益，她半毛錢都不應付。”麗娟堅持著。

“好，妳仍住這住址吧？”明依點點頭。

“妳總不能否認我們每個月寄出去的明細表，妳都沒收到吧？”明依倒抽一口冷氣，過去她太尊重、信任大衛，銀行的事，都由他包辦，甚至，明細表也都是由大衛收件及歸檔。

最後，總算商定，從那日之後的貸款數額就凍結不可再動用，截至面前為止，

這筆次貸的全額，明依須繳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由銀行再和大衛協調。

走出銀行，明依的心緒很哀傷，雖然，這筆較大的債務有得到暫時的解決，但是，其他的大大小的債務，又要怎麼辦呢？

“明依，我是就事論事，妳想大衛與妳之間還可能復合嗎？”明依的頭垂下不語。

“他多久沒回來了？”麗娟問，明依的眼淚突然不聽話的迸出來，

“我無意介入妳的婚姻，明依，但，作為一個好友，我不忍心妳再煎熬下去。”

”煎熬”這個詞很傳神，當妳的心為焦慮所折磨時，就是像

煮東西般地在煎、在熬。

“其實，祇要你們婚姻關係仍存在，要每次證明妳沒受益於大衛所借的債務，是蠻棘手的。”麗娟的專業，讓她處理事情很實際。

“但是，大衛現在走頭無路，生活困頓，即使，我們夫妻的情份已盡，在這個節骨眼，我不忍心離開。”明依從小的家教，叫她要做有情有義的人。

“也未必如此。再說一次，我無意介入妳的婚姻，也無意叫妳苛薄。但，妳要有心理準備，我看太多了，大衛欠這麼多錢，是有備而來的。”

麗娟太了解明依了，書讀了一牛車，對病人噓寒問暖，開起刀來俐落敏捷，對自己的婚姻卻是優柔寡斷。

一個月後，明依的弟弟，明達，突然，出現在明依診所。他尚未婚，長得英俊魁梧，愛打足球，常和一群球友去酒吧看球賽喝酒。明依，欣喜地偕他共用晚餐。

“姊，那天，去酒吧看球賽喝酒時，遠遠的看到姐夫，”

明達頓了頓，想用較適切的措詞，從小和他玩大，明依知道他難以啓齒的事。

“他和一群球友喝得醉醺醺的，話講得很大聲，沒看到我。揚言要請所有在場的人，他心情似乎非常愉快，後來，有一些客人耳語說，他賺了一大票。”

“聽說，趁這個次貸危機，許多房價跌到谷底時，特別是拉斯維加斯，房價跌到剩下四分之一，有華人一口氣買了一百間，你猜猜看，是誰做仲介的？姊夫！”

“難道他生意做那麼遠？去內華達州！”

明依有點困惑，她突然記起一個很特殊的廣告，就是有些較高級的房產仲介，用私人飛機，載客戶去拉斯維加斯買房產。

接著，她豁然開朗，這樣，大衛那些債務的償還，終於有眉目了。

“我才不管他生意做多大、多遠，祇要他不歧視，待你平等、尊重你，我都沒話說，但是，他那晚的口氣，把我氣炸了！”

“他說，他家裡的台灣醫生太太雖很聰明，但要替他還債；外面這個中國的女人，野心勃勃，也乖乖地替他牽線賺大錢。”

“他又說，台灣人沒什麼文化，如果有，也都不懂得表現，珍惜。每天關心的，都是錢，或是好好讀書，找個好工作，終究目的還是多賺點錢。中國人也是，又髒又亂，都挺會賺錢，但，我想，他們賺那麼多，有啥屁用？還不是給老子用掉！”

明達氣得滿臉通紅。明依知道，如果不是明達氣不過，他是不會這樣急著來找她的談話的。

“姐，算了，姐夫已經不值得尊重，也不必去憐憫他了，他對我們的看法如此，縱使，將來有一天，他回頭了，這種跨文化的死結，也很難打開的，他還是會看扁你，也會繼續歧視我們家人的，虧他還受過高等教育，真是的！”

明依了解明達的心境，過去，她一直為自己的不善表達而愧疚。婚後，爸媽對大衛視如己出，對他的關心尊重並不亞於對明達的。

現在大衛以為他們良善可欺，公開貶損，明依的頭突然開始劇烈地抽痛起來。

日子霧濛濛的過了，明依仍然悶悶不樂，大衛是完全不回家了。

一天清晨，爸打電話來說，

“阿嬤病危！快到和興醫院！”

明依從小和阿嬤相依，阿嬤疼她的情懷濃郁，她顧不得一切

的趕到醫院。

阿嬤滿身管子，氧氣筒、導尿管、點滴器，沒法說話，卻有知覺，明依觸摸她的手時，她看阿嬤的小指頭，想動的樣子，明依說，

“阿嬤，來，我們勾勾手指！”

接著就伸出了小指，勾向阿嬤的小指，不想，臨終阿嬤的小指，竟然，有了強烈的反應！明依哽咽著，

“阿嬤，我明白妳的意思，請妳放心！”

阿嬤的眼睛合起，嘴角動一下。明依的眼淚再也沒法控制了。

從小，如果，在外面受到什麼委屈，阿嬤都會細心聽她講，然後會鼓勵她，不要懊惱，對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別人講什麼，都不會改變妳的本質，然後，她會拿一顆橘子，切給她吃。

“看，這個橘子就是橘子，不會因為我說它是檸檬一千遍，就變成檸檬，看，它榨出來還是橘子汁。”

在明依喝完橘子汁後，她會和明依勾勾小指頭，又再三叮嚀，

“一定要堅強，要有信心，別人的頭腦在想什麼，嘴巴要說什麼，我們沒辦法去阻止，但是，祇要你信心夠，就沒什麼能擋住你了！”

也許，這就是明依能排除萬難，成功管理情緒而從小成績優異的秘方。勾勾小指頭是她們嬤孫信心的契約。

阿嬤，就像那個時代大部分的婦女，沒受高深的教育。然而她艱困的一生，塑造出她堅毅、聰慧的性格，明依的困境，她多少耳聞，即使在孱弱彌留之際，她仍記掛著小孫女，並強調信心。

幾天後，阿嬤平靜恬適地過往。也就在那天，明依也收到大

衛透過律師寄來要求離婚的信件。

辦完喪禮，明依照時去到律師樓，恍如隔世，大衛仍然衣飾光鮮、英挺風趣，卻多了一份浮躁。

儘管明依的父母，之前承擔了一切他們住家房屋及醫務所的前款，那個之前完全沒積蓄，也沒出半分錢的大衛，竟然要求瓜分所有資產的一半。

之前所協調償清的款項雖終結，但其他卡債催繳單仍如雪片飛來，已經又再積欠數萬元了。明依看到明細表，不敢再掉以輕心，立刻去見經理。

聽完明依的陳述之後，經理表示可協商，另一方面，也很有禮貌的暗示，

“我無意干涉你的婚姻，但是，你仍姓他的姓，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不明就理的第三者，永遠會把你和魯賓生聯想一起的，你好好考慮吧！”

經理的話像唱片跳針般，一遍又一遍的在耳邊響起，思考再三，明依終於鼓起勇氣，回到娘家。

她告訴爸爸媽媽，婚姻的路途上，她判斷錯誤，吃虧無數，雖也曾盡力挽救這段婚姻。不過，大衛已經利令智昏了。現在，她要作一件她從小至今都在努力的事，恢復自信！

她要離開那個時刻貶損、苛待她的婚姻，同時，也要改回自己的原姓。姓王，不但不可恥，而且，是很值得驕傲的事。魯賓生，像是炫麗的雲彩，她可以揮揮手，不帶走一片。

跟梢者

◎ 南芷

【一】

敏芳剛來到賓州這所「兒童醫院」當營養師一個月，她很喜歡這裡，上自醫生下至工友，還有許多義工，爲了幫助這些患病的孩子們，大家打成一片，像個大團隊、大家庭。有一天她照例走進那個患了末期血癌的小男孩－ David 的房間，看到一位光頭的東方人男士在和 David 下西洋棋，那個人看到她，微笑著起身自我介紹：

「我叫 Mike，很高興見到妳，我從台灣來。」

能在異域碰到故鄉人，她很興奮：「我也是從台灣來的，叫敏芳，David 是你的 ??----，」

「喔，我是義工，我和同事三人，輪流來和 David 作伴，他最近在作『化療』，頭髮全掉光了，非常傷心。」

David 搶著插進來說：「我現在不傷心了，Mike，Jerry 和 Tom 他們都陪我剃了光頭，和我一樣。光頭也很好看哩，妳說是不是呢？」聽得她幾乎淌出眼淚來。

Mike 轉了一個話題：「聽說你剛搬來這裡？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儘管跟我喊一聲，我在這裡已經住了五年，我是機械工程師，我的名字叫『葉世煌』。」他隨手抄了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給她。敏芳照例問 David 關於他的飲食狀況後，向葉世煌道謝，就走出了房間。

一星期後，她又在 David 的房間碰到葉世煌，他正在灌氣球，用氣球做猴子、長頸鹿給 David 玩，看她進來，叫她稍等：

「我來做一隻 Lady Bug 給妳！」

只見他把紅、黑不同形狀，不同尺寸的氣球迅速靈巧地扭轉

纏結，最後在上勾畫了幾點小黑點，居然做出了一隻維妙維肖的 Lady Bug 來，它那頭上的觸鬚 (Antenna) 不停地在顫動，可愛極了，她很驚喜：

「太漂亮了，我要來放在我的辦公室！你真是多才多藝。」

「我以前唸大學時，常和教會的『暑期青年團』，去山地服務原住民，學了許多這些玩藝兒，他們都叫我『孩子王』哩！對了，這個月底，醫院要舉辦每年一度的募款遊園會，我需要人來幫我灌氣球，妳能幫我忙嗎？」

「我？----- 我笨手笨腳，恐怕會把你氣死。」

他哈哈大笑：「我命很硬，不會那麼容易被氣死的，但是我很怕被罵死，一假如不能讓每個小孩拿到氣球，我會被人家罵死的。」她只好勉強答應。

遊園會那天，敏芳一大早就來到場地，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擺攤子，忙著準備節目，她遍找葉世煌卻沒有看到他，敏芳走到一個畫臉的攤位和主人閒聊，主人很熱情，堅持要跟她畫臉，請她選擇圖樣，她拿著圖樣簿，不知要選擇那一項才好，後面走來了一個小丑說：

「這位女士，妳看起來好像一隻蝴蝶，蝴蝶圖樣最適合妳了。」

她也喜歡蝴蝶，覺得這是一個好選擇，笑著坐下來讓主人給她在臉上畫蝴蝶，那位小丑也在旁看得很起勁，畫完了，她起身要再去尋找葉世煌，小丑走到她身邊問她：

「現在妳能不能幫我灌氣球了？」

她定睛一看，終於認出來那對溫柔的眼睛，原來這位小丑就是葉世煌！

「我找你找了好久，怎麼這樣子戲弄我！」她嬌嗔地用手搥他。

他們的氣球攤很受歡迎，整天都有很多人在排長龍，葉世煌從敏芳手上接過氣球，把它們捏捏轉轉做成一個個不同形狀的動物肢體，再結上也是氣球做的尾巴，加上氣球翅膀、觸鬚或一對大眼珠，成了一隻隻可愛的小動物，精采絕倫。他也用氣球做各色各樣的花，栩栩如生，把大人小孩看得嘖嘖稱奇。兩人忙得喘不過氣來，過了下午三點，還沒有時間吃午飯，饑腸轆轆，敏芳停下工作問葉世煌：

「我去買午餐，你要吃什麼？」

「Cheese 漢堡和可口可樂！」

「不行！這些食物膽固醇太高，對身體不好，那個『可口可樂』更要命！」

葉世煌頑皮地看著她：「妳真像我的母親，喜歡管我！」

「不要忘了，我是正牌的營養師，快快改選其他的種類！」

「那麼，我的蝴蝶仙子，你替我決定好了！」

「你真是慧眼識英雄，我的選擇包你活得萬壽無疆，天荒地老，只有你不老！」

那天他們一共做了三百多個氣球花和氣球動物，葉世煌很高興，高舉著雙手歡呼：

「今天沒有被氣死，沒有被罵死 -----」

然後瞥了敏芳一眼，輕輕說：「但是差點兒被管死了！」敏芳不禁笑出來。

有一天敏芳下班回家，她一邊開車，一邊欣賞著四周起伏的山嶺，層山在夕陽餘暉裏披著神祕的紅紗，像極了故鄉的景色，不禁勾起她無限的鄉愁，啊，那裏有疼愛我的父母和親愛的弟妹，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回去了，雖然常有書信來往，吐訴孺慕之情，但她還是希望能依偎在他們身邊，她的眼睛逐漸濕熱起來，唉，若不是發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 -----，她的

腦海裡又浮現出七、八年前那些讓她驚魂失魄、痛苦不堪的可怕鏡頭來-----，突然，一隻巨大的公鹿從路旁樹叢中闖出來，敏芳來不及煞車，撞上了公鹿，它的身體飛衝到前面車蓋，砸碎了前窗玻璃，公鹿血流滿身，痛苦呻吟，敏芳嚇得昏了過去。

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裏，頭上包著層層的繃帶，右腿打了石膏，懸吊在半空中，護士正好走進來：

「好極了，妳終於醒過來了！告訴我，妳有覺得頭痛或其他地方痛嗎？妳的右腿有骨折現象，不過我們最擔心的是妳的頭部，恐怕有『腦震盪』，等一下還要去照CT Scan！」

護士又問：「妳有親人在這裏嗎？我們需要和他們聯絡，討論妳的情況，辦理住院手續，向保險公司求償-----」

她搖頭，

「那麼有可靠的朋友嗎？」

「她們都住在加州！」她又搖頭，

「同事呢？」

敏芳想起了那位對她很好的Jennifer，她可以打電話去拜託她，但找不到自己的手提包，——她的電話簿在那手提包裏，「我的手提包在那裡？」她心慌了，護士告訴她，警察局的人等下會拿來，叫她不要擔心。

她躺在床上，那種「舉目無親」的感覺，使她很心酸，她覺得很孤獨，當初應該聽加州朋友們的勸告，留在那裡才對。敏芳在加州大學拿到「營養碩士」後，告訴他們，自己決定來賓州工作，他們都很驚異：「那裡冬天下雪很冷，又是個不方便的鄉下，東方人不多，難道妳要去那裡修行作尼姑？」

「賓州地方寬廣，四季分明，有很老很濃的美國文化和歷史，我早就很嚮往，我不會後悔的！」她毅然告別那個四季如

春的加州。

「看，現在我躺在這兒，腦震盪、骨折，孤家寡人一個！還有，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回去工作？」敏芳不禁憂傷起來。過了一陣子，有人在敲門，大概是警察局的人拿手提包來還給她了，她高興大喊：「請進！」可是，進來的人竟是葉世煌！他急急奔到床邊握著她的手，焦急地問：「妳不要緊吧？我早應該告訴妳，這裡野鹿很多，開車要小心-----，」她說不出話來，不斷地用手去擦眼淚，葉世煌趕緊遞過手紙給她。

「你怎麼來了？這個時間你不是要上班嗎？」她小聲責備他，

「不要緊的，」葉世煌拍著她的肩膀，溫柔地安慰她。

護士走進來，看到葉很高興：「喔，這位就是妳的同事嗎？我們有很多事須要請你來辦。」

敏芳急急搖頭：「不要麻煩他！」

但是葉世煌堅決地向護士說：「是的，關於她的事，我會全權負責。I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隔天，他帶來許多書籍，以及古典音樂、台灣民謠和聖詩的錄音帶給她，「等妳出院後，我要帶妳去附近看那位寫『大地』，得到諾貝爾獎的賽珍珠故居，還有，寫 Sayonara 和 Centennial 的多產作家－James Michener 的紀念藝術館。賓州出了很多有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Franklin－那位天才科學家及政治家也是賓州出身，這裡真是人傑地靈哩，這也是我搬來賓州的原因。」

她沒有「腦震盪」，但因右腿的骨折，醫生要她再住院三、四個星期，她的老闆也叫她放心療養，不要擔心工作。

葉世煌每天下班後來陪她，有時累得在椅子上睡著了，使她很不忍心。她從來沒有和男人這樣子接近過，敏芳雖然很感激

葉的善意，但她幾年來就爲自己劃下了一條界線，不准任何男人跨越這條界線，「善意可以，愛情不行！」，她看著疲睡的他，在心裏悄悄說：「對不起，葉世煌，要不是幾年前在故鄉發生了那件不幸的憾事-----，」

她出院那天，葉世煌煮了一頓「萬壽無疆」的菜來爲她慶祝，「少油，沒有味精，原始風味，低膽固醇，一切合乎妳的健康標準！」他拍胸脯保證。

她實在非常感激，忍不住好奇地衝出了一句話：「你這麼熱誠體貼，有人緣，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女朋友？」

「這正是我想要問妳的哩！妳這麼美麗有信心，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男朋友？」這真刺到了她的痛，她沉默不語。

「好了，先說我自己，我在過去幾年每星期都要出差，大部分時間在外，以飛機場爲家，誰敢作我的女朋友？不過今年我被公司升爲 Senior Engineer，只參與重大決策和主要會議，已不必再那麼常跑了。你呢？不想講也沒有關係。」

她想想，還是講清楚了比較乾脆：「我以前被一個人強逼去愛他不成，後來竟嚴重地毀了他，我是個該受詛咒的人，再也沒有資格和能力去愛人或被愛。」

葉世煌沉默了一會兒，他畢竟是一個體貼的人，沒有再多說，只輕輕地問她：「可是，我們還可以繼續作普通朋友吧？」她悲傷地點點頭。

【二】

敏芳從小就對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向著竿標努力以赴，心無旁騖，總能到達她的目的地，尤其是在學業方面，她總是名列前茅，考上省女初中，再晉升高中，對她來說，是那麼自然、理所當然的事。鎮裏大部分的女孩子在初中畢業後，有的沒有再繼續升學，有的去外地上師範或護

理學校，有的通車到鄰近T市去上商職或家職，以謀求一技之長。像她這樣繼續讀省女高中的不多，除非是家裡經濟情況很好的，或是有極開明的父母的，她是屬於後者，她的父母從來不重男輕女，他們很疼愛她：「只要她能唸，當然要繼續栽培，上大學也應該，錢可以張羅。」

她的省女學校也在T市，每天坐客運汽車通學，和其他省中、商職、工職和家職的學生們擠在車上。有時看到那些職業學校的男女生在車上打情罵俏，爭風吃醋，她覺得很不舒服，她告訴自己：「他們不必再考大學，沒有壓力，可以任所欲為，我必需再拚大學，而且要拚第一流的大學，我絕對不能分心，浪費時間。」

有一次，她捧著好不容易才完成的，勞作課要交的日本布娃娃上車，那個家裡是大地主，在商職留級了兩年的陳朋飛靠過來她的座位，想盡辦法要逗她笑，大聲說：

「唉，我的心肝，我的蝴蝶夫人，妳好嗎？不要切腹自殺呀，妳看我這個美國愛人來接妳了，我沒有變心！我們來跳一個舞好嗎，碰恰恰，碰恰恰，碰恰恰-----」他拉著布娃娃的手唱起歌來，使她哭笑不得，

四周的人開始偷笑，緊張好奇地等待著她的反應，她才不上他的圈套哩！她盡量去想其他令她憂慮和不愉快、悲哀的事，好像：明天的考試，最近與莊秀英競選「模範生」，被對方抹黑的事，林投姐被壞人謀財害命的悲劇，那個「不如歸」電影裏被惡毒婆婆迫害的可憐小媳婦-----，幸虧用這個方法，使她得以一直保持「不苟言笑」，最後陳朋飛只好自討沒趣，停止調戲她。下車時有一個同車的中年婦人跑來對敏芳說：「妳真了不起，小小年紀就有這種定力，去應付那個小太保！」。

有些唸省中的男生也對她有興趣，有一次，敏芳搭最早班車上學，車上人比較少，她才坐下來，座位後面有人開始輕輕吹起口哨來，悄悄地對她私語：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是一個唸省中的高個兒男生。

還有一個胖胖的男生，每次碰到她站在、或坐在他附近，便用他的胖身體在座位上和他的狗朋狐黨們顛來翻去，笑鬧作怪，千方百計想要得到她的注意。有人甚至寄情書到她的家裡和學校去，害得敏芳被教官叫去約談過好幾回。

「我真討厭男生們來攪擾！」有一次她向同車好友美蓉抱怨，

美蓉說：「誰叫妳長得這麼漂亮，人家不被妳迷倒也不行哩！」

「那我只好把臉矇起來了！」敏芳真的很羨慕那些阿拉伯女人有面巾可圍。她盡量把臉裝得很嚴肅冷峻，希望那些男生們退卻止步，對她敬而遠之。

有一天美蓉交給她一封信，說是有一個男生拜託她的堂弟，請美蓉轉交的情書，敏芳不接受，要美蓉還給寫信的人，

「怎麼這樣子無情！連看都不看，人家可能花了幾天幾夜寫的，也要可憐一下-----」美蓉心地很軟，

但她立意甚堅，美蓉只好拿回去了。過了幾天，美蓉又把信塞過來：

「我堂弟說他受人之託，一定要達成任務，妳還是把它收下來吧。妳應該知道這個人的，他叫『李建基』，高妳一屆，唸省中的。外面已經在傳風聲說『妳是他的』！」

是的，敏芳知道這個人，但是她完全沒有意願和他或任何男生交往，雖然她現在只唸「高一」，但是兩年多後要考大

學，現在不好好準備，扎好基礎，到時就太遲了。她絕對不能心有旁騖，她把這封情書丟進了垃圾桶——連開也沒有開。

一個星期後的大清早，敏芳背著書包，急急走在通往車站的街道上，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從她後面追趕過來：

「喂，，陳敏芳，請妳等一下，我有話要和妳說-----」

她轉過頭去看，是那個「李建基」，她很生氣，什麼「我是他的」，真嘔心！她瞞著臉，一語不發，自顧大步前行，把他甩在後面。好了，他現在應該知道我對他沒有意思，死了這條心吧，不要再來打攪我了。

但是這個「李建基」並沒有放棄，以後好幾天，他每早必定等著和她同坐一班車，雖然車上還有許多空位，他總是來站在敏芳的座位旁邊，兩眼痴痴地盯著她，那種眼光使她覺得渾身很不舒服，使她無法專心看書，無法和旁座的人輕鬆談話，她只好用手貼在額頭，遮蓋半個臉，假裝在小睡。下午放學，她來到車站搭車回家，李建基早已在車站等著她，緊跟她同上一班車，又緊緊挨近她，兩眼不停地向她逼視過來，「好個討厭、骯髒的眼光，-----」她嚇得全身發抖，車上有那麼多人，她沒有勇氣去罵他，又沒有地方可以逃脫，她覺得自己快要生病了。

她盼望著週末快快來臨，就不會這樣子每天受折磨，但是，週末到了，李建基白天在她家門前徘徊，晚上在她家對面路燈下看書，還到她的鄰居家找他們也在唸省中的兒子玩，嚇得她不敢出門，他真是無所不在！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她很恐慌。最後，她真的病倒了，一個星期沒有去上學，也沒有出門，她把房裏的窗簾整天合攏起來，不敢探頭去看外面，深恐又會看到李建基的影子。

敏芳再回去上學的時候，李建基又來了，他無時無刻緊釘

著她，如影隨形，同在一起通車的學生們也注意到了，有人稱讚他的「痴情、鍥而不捨」，有人罵她「無情、冷血」，他們倆的事情成了通學生們之間的熱門話題，敏芳再也忍受不了，她拜託美蓉，請美蓉的堂弟去向李建基傳話說：她再也忍受不了這樣子的釘眸苦纏，她實在對李建基沒有一點兒感情，請李建基打退堂鼓，放了她吧 -----，但是沒有效。

她想，也許坐最早班車可以避開李建基，他大概不會那麼早起吧，果然頭幾天沒有被釘上，總算擺脫了他，可以鬆一口氣了。但是過了幾天，李建基也來坐這最早班車了，他好像非常生氣，她的這一計失敗了！

有一次在被他跟上車後，她實在受不了，趁著車子還沒開動，她趕緊又跑下車，想再改搭下一班，不料，李建基也跟著她下車，從後面追上來了，她氣得差點兒哭出來。

最可怕的是，在一個颱風天裏，放學後，她和美蓉穿著雨衣在滂沱大雨中向車站前行，要搭車回家，她轉身去抖掉過多的雨水，赫然看見李建基正跟隨在她們後面，她驚駭不已，拔腿狂奔，李建基也在後窮追不捨，一直追她到車站，上了車，她全身濕冷，眼淚摻著雨水滴滴流下，只看到李建基站在她身旁，臉上露出勝利、猙獰的笑容，那個時刻，她真希望自己不如死掉算了。

有一天母親從菜市場回來，急急把她叫到一旁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外面在傳說妳對那個電器行的兒子很殘忍，把人家消毒掉，害得他無心唸書 -----，他們是忠厚的老實人呢！何必那麼硬邦邦，有事好好講，不要得罪人。」

她覺得滿腹委屈：「我怎麼能夠跟他好好講？是他不時來糾纏我，驚嚇我，害得我無法專心唸書的 -----，」

她把最近半年來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向母親投訴，眼淚漱漱流下：「我再也受不了，我想轉學到台北一女中，大姑不是住在台北嗎？」

母親終於瞭解她，但母親面有難色：「大姑每天要上班，沒有時間照顧妳。再忍耐個一年多吧，那時候他就會畢業離開了。也許，他會知難而退，或去找另外的女孩，他的條件不錯，一定會有其他女孩喜歡他的。」

她真的束手無策，走投無路，心裏很悲哀，「難道我要在這裏坐以待斃？」最後，敏芳生氣了！她終於覺悟出，「逃」不是辦法，我有我的日子要過，絕不能讓任何人來迫害我！「我要勇敢去應付那個可惡的李建基，我不再作弱者！」敏芳咬緊牙關，下定決心。

自那以後，每當他色迷迷地向她盯過來時，她馬上兇巴巴地對他瞪回去，她不再遮頭掩臉，在車上，她平靜地看她的書，大方自然地和車上的朋友寒暄說話，好像無視於李建基就站在她的身邊！雖然，她心頭總是存在著一股隱憂：「他會不會有一天採取不智的行動，對我做出肢體傷害？-----」敏芳還是很緊張的。

一年多後，李建基終於畢業離開了，敏芳得以重拾失去的輕鬆和自由，專心學業，全力準備大學聯考。隔年，敏芳順利地考上了理想的台大。

【三】

大一學期剛結束，敏芳迫不及待地，馬上從台北趕回家過暑假，她下了火車，再轉搭客運汽車，已經很晚很累，敏芳挑了車上最後一排座位，把笨重行李放下，想要小睡一會兒，但是她前座兩個年輕男人的談話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個在問：「你們國小這一屆，有幾個考進大學？」

另一個回答：「沒幾個，我們這屆的女生比男生強，考進大學的大多是女生。我們的上一屆也一樣，只有一個男生考進大學，其他都是女生，時代不同了！」

「那個男生一定是『李建基』吧？我雖然早他一屆，但記得他是非常聰明優秀的。」

「唉，不是他，他被那個冷血的女孩子毀了，他連續考了兩次大學都沒有考上，打擊太大，現在有點神經不正常，我最近才去看他。」

「怎麼可能？那麼聰明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聽者很驚奇，

「他高二時愛上一個小他一屆的省女女生，那個冷血的女孩，不理他，折磨他，絕情絕義，使他成了我們通學生的笑料，這個傻瓜又不肯放棄。常年被排斥、被奚落，你還可能剩下多少信心？那是他沒有考進大學，現在神經不正常的主要原因。那個冷血的，自己卻進入了大學，老天真是不公平！我想即使她知道了『李建基』的現況，也不會『良心不安』的，唉，那種人！」

「真可惜！真可惜！」

敏芳坐在後面，有如坐針氈，她比那個聽者更驚駭，我「這個冷血的」，竟然毀了「李建基」的一生！我竟然犯了這麼一個可怕的滔天大罪！她感到天旋地轉，緊緊抓住車把，恐怕掉了下去。

母親大概也早就風聞『李建基』神經不正常的消息，她在菜市場上也一定遭人白眼，身後被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吧？但是她沒有顯示出來，也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女兒吧？母親從來不曾對她提到這件事情。

沒有宗教信仰的母親，竟鼓勵她這個暑假去鎮上一所教會

參加他們的合唱團：「妳的音色很好，以前只顧唸書，現在應該要好好接觸音樂了，而且教會的人比較有素養和愛心。」

她覺得母親說的有理，開始每天晚上去教會唱歌，她尤其喜歡唱聖詩，發現有一些過去在學校音樂課裏唱的歌曲，原來是從聖詩裏借調過去的，她唱聖詩，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平安和喜樂，這是她以前所不曾經驗過的。

有一天，敏芳在客廳裏幫唸初一的小弟溫習功課，有人推門進到她家前院，她探頭出去看，全身凍僵住了，

是那個「李建基」！他兩眼發紅，直直盯著她，正要跨進玄關，敏芳尖聲大叫，拖著小弟逃到後面，猛敲著父母的房門哭叫：

「爸爸！媽媽！救命！救命！----」

父親跑出房門，一眼看到李建基，迅速地把他抓起，使勁摔在地上，拖了出去：「以後再敢來，我會打斷你的骨頭！」

母親緊緊摟著她和小弟，嚇得驚魂失魄，淚如雨下。隔天，她父親特地去電器行和「李建基」的父親說話，回家告訴母親和她：

「他們說要僱一個人整天守住他，以後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爲了小心起見，母親叫敏芳晚上不要再出門，她很遺憾再也沒有機會去教會唱聖詩了。隔幾天，母親流著淚，悄悄打發敏芳回台北去避險，——母親還是不敢信任李家，又因父親作生意，經常不在家，事發那天，實在很幸運，碰巧父親回來，才得以保護一家人。從此以後，她除了偷偷回家過一年一度的舊曆年外，不敢再回故鄉，她成了一隻孤鳥，一個流浪異鄉的遊子。後來，她出國了，更無法回家。

【四】

樂觀的 David 在和癌症勇敢爭戰了半年之後，不幸過世。葬禮過後幾天，葉世煌來到敏芳住處，呼吸裏夾著一點酒味：

「看，人生這樣難料！妳還在自我摧殘？妳怎麼這樣殘忍，處罰妳自己，還在處罰我？妳真是一個愚蠢的女孩，這樣做，能彌補事情嗎？人生還有幾年？告訴我，我能幫助妳嗎？」

她哀怨地望著他：「沒有人能幫助我，這是宿命。」

葉世煌哭了，他用強壯的手臂猛力抱住她，在她耳邊說：「那麼，我還是要繼續等著妳，直到妳不再詛咒自己，直到妳能原諒自己，我不放棄-----，」

敏芳別過臉去，窗外一輪明月好像在可憐她，或是在笑她，----- 爲什麼，爲什麼，我自己的悲劇還要再拖累另一個無辜的人？她很激動，在那一剎那間，想要伸手去回抱葉世煌，但潛意識裏的恐懼，使她警覺地打住了，她輕輕推開葉世煌，突然一股暖流悄悄地進入她全身，使她心顫不已，難道這就是「愛」嗎？我這個人真的可以去愛人，可以去被愛了嗎？

一年過去了，他們仍然繼續交往，葉世煌的頭髮已經蓄長回來，濃密黝黑，他確實是一個很英俊的美男子。她的心境已不再那麼時常充滿悲涼，有時葉世煌出差，幾天不見，她也會很想他。

入秋了，賓州的楓葉滿山滿谷，紅黃連天，她喜歡啜著熱熱的綠茶，倚在陽台欄杆欣賞這淒美的秋景。有一天，接到妹妹從家鄉寄來的信，她坐在暖陽沐浴的陽台階上，高興地打開信來讀，妹妹說：

「我們大家要告訴妳一個好消息，那個『李建基』最近結婚了，聽說他經過幾年的精神治療，已經恢復正常。他們夫妻兩人現在都在看顧電器行，很親蜜，很快樂的樣子。-----

妳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了，大家都很思念妳，母親最近心臟不好，可能要開刀，----- 快快回家吧！我們都在等著妳。」

她怔住了，雙手直直在發抖，把熱茶灑了一滿地！----- 多年的詛咒，多年的枷鎖，上帝終於在這個時刻把它移掉了！----- 多少流逝的青春，多少潛沉的悲情，多年的自我放逐，自我懲罰，啊！這一切的一切-----，她的感情像決堤的河水，猛烈奔流，再也無法控制。

是的，我要回家，我要回故鄉，— 那是我成長的地方，雖然在這土地上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我還是要回去，而且我還要帶著心愛的人回去，讓他認識我的故鄉，— 那個會包容、治療人傷痛的故鄉，它也一定會歡迎、治癒我這個受傷、避走他鄉的女兒。

夏日的午餐

◎ 楊遠薰

1

晴朗的七月天，空氣中帶著青草味，和風輕輕地吹，吹過如茵的草坪，掠過蒼翠的樹梢。樹上的知更鳥吱喳叫個不停，樹下的我們靜靜地等著女孩，等她一道出去午餐。

她坐著輪椅，出現在她的房門口，停了一下後，輕輕盈盈地滑至我的面前，優雅地打住。

「嗨，妳好嗎？」她問著。

「我很好，妳呢？」

「Very good!」很美式的問候與回答。

和煦的陽光下，女孩有一張光滑白皙的臉，讓我想起年輕時的我也曾有過那樣的臉龐。

「好一件漂亮的針織衫！」她仰著頭，讚美道。

「謝謝。」我微笑地回答。我第一次看清楚她的臉。她的五官端正，鵝蛋形的臉略帶點圓，想必是缺乏運動的緣故。

「妳的項鍊也很好看，是碧玉嗎？」她繼續讚美著。

「是的。」我依舊微笑，心裡訝異她對美的感受如此敏銳。

「妳以前到過我家一次，對不對？」

「對，」我說：「妳的記憶力真好。」

兩年前的夏天，我來拜訪她的父母。臨走前，他們帶我到主屋後面的她的房間。她當時正坐在電腦機前工作，我站在她身後約二十尺的地方，靜靜地看她用嘴咬著管子操作電腦，不一會兒便告辭了。

時光飛逝，兩年一晃即過。這次，我有事到紐澤西，順道再拜訪她的父母，結果在客廳裡聊過了晌午，她的母親催促我

們起身到外頭吃飯，然後說了聲：「我去問阿慧，要不要一起去？」便走向屋後。

不久，女孩帶著一臉的歡愉，如此輕快地出現在我眼前。

「該上車了。」媽媽說。

爸爸啓動一部超大型的旅行車，俄國籍的看護打開側面的車門，一座機械式的斜坡緩緩地降落。女孩奇妙地用下頷操作一個黑色的海綿球，迅速地將輪椅滑至車門前。然後，看護推著輪椅上車，再熟練地固定四個輪子。

大家就座後，爸爸開車，她怡然欣賞窗外的景色。車子經過一片村莊式的商店區，我迷惑地問：「這是什麼地方？是華倫鎮嗎？」

我曾在這附近的橋水鎮住過多年，大致認得路，但此刻對眼前的景物感到陌生。

「沒錯。這一帶以前全是原野，現在都蓋了房子。」她是第一個回答我的人。接著，她問：「妳現在住哪兒？」

「巴爾的摩。」

「喔，我到過那裡。我們曾參觀內港的水族館，也在港邊的餐廳吃蟹肉餅。」

「蟹肉餅是當地的特產，巴爾的摩的水族館也很有名，裡面有海豚表演。是爸媽帶妳去的嗎？」我說。

「對。」她也許想點頭，但沒有動作。她一直眼望前方，和坐在後座的我一問一答。這種交談方式有點奇怪，但我知道她無法回頭，因為她自頸部以下的部位完全癱瘓。多年前的一場車禍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

2

她爸爸把車停在一處鄉村式的餐廳區，隨後發現他們慣常造訪的日本餐館和越南餐館都在週日中午休業。於是，她媽媽和

坐著輪椅的她走在前頭，商討著該上哪家館子？我和她爸爸走在後面，聊著天。

「她看來腦子完全正常。」

「這是僅有的祝福。」她父親回答。

「她操作輪椅的技術真神奇！」我嘆道。我見過殘障的人用雙手滑著輪椅，但這倒第一次目睹有人用下頷操作輪椅。

「她這樣子已經二十一年了。」她父親傷感地說：「她的人生正好一半的歲月是健康的，一半的歲月是癱瘓的。」

「所以，她遭遇車禍那年是二十一歲？」

「沒錯，是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她那時在賓州大學唸傳播系，已經拿到 CNN 電視台的實習機會了，但很不幸地在一個黑色的星期五，匆忙穿過校園旁的馬路時，被一部急駛的車子軋了過去，當場昏迷不醒。」

二十一歲，黃金般的年華。二十一歲的我在做什麼？對了，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我擔任幼獅通訊社的學生記者，報導海上戰鬥營的消息，搭乘著軍艦，來回地在台灣海峽與太平洋航行。那時的我常站在甲板上，眺望浩瀚的汪洋與無垠的藍空，一顆心像漲滿的風帆，有種欲飛的感覺。是的，想飛，唸新聞的孩子都有一顆想飛的心，欲飛向遙遠的世界、遼闊的天空。

喔，女孩，妳是否也曾想要飛過？我望著她的輪椅背影，心裡想著。

她父親繼續說：「我接到車禍的消息，匆忙趕至費城的醫院。醫生神情凝重地告訴我：『沒希望』。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接下來幾天，院方一直逼我作決定。所謂決定，就是放棄。我怎可能放棄她的生命呢？於是痛苦地回答：『沒有決定，真的沒有決定！』」

「幾天後，她居然有了反應，慢慢甦醒，逐漸恢復神智。」
她父親繼續說：「但是頸部以下的部位從此沒有知覺。」

我沉默半晌，方問：「她醒來後，如何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

「有半年的時間，她經常哭鬧，怨我們為什麼要讓她活？全家都很折騰。等她的心境慢慢沉澱後，她告訴我們，她要回賓大，完成最後一年的大學。」

「這可是個嚴峻的挑戰呢！」我心想：一個癱軟在床上、脖子以下完全無法動彈的人，如何走得出去，開創自己的世界？

「我們也覺得不可能，但她的決心很強，只好順著她，幫著她。」她父親感嘆地說。

3

女孩的母親在前方約兩百尺的地方朝我們招手。我們迎了上去，在一家叫〈絲路〉的阿富汗餐館前駐足。

「阿慧說這家館子的菜不錯。」媽媽說：「餐館的人已經在調整座位，以便輪椅進出。」

「你們常來這兒？」我瞥了一眼餐廳裡帶著中東色彩的裝飾，問道。

「沒有，我第一次來。」媽媽說。

「我來過幾次了。」女孩道：「媽媽每次載我來之後，放下我，就趕回家煮ㄇㄨㄟ（粥）給爸爸吃。」

「妳會講台灣話？」我覺得她講「ㄇㄨㄟ」的模樣很可愛，便問道。

「一絲啊。」她調皮地用台語回答。

「嗯，不錯。還有呢？」我逗著她

「還有啊，呷～飯！沒了。」

我笑了，那腔調跟我的孩子講台灣話一模一樣。

「妳媽媽放下妳就走，那妳跟誰一起吃飯？」

「朋友啊，我的 Honey。」她得意地答。

「哇。」我笑叫著。

事實上，方才在她家的客廳裡，她的父母已經說了一些她的故事，提到她有一個知心的男朋友，讓我感到驚訝，也替她高興。

她父親說，車禍發生一年後，她由看護陪著回賓州大學，住在學校的宿舍，每天風雨無阻地上下學。賓大是美國長春藤盟校之一，非常照顧學生，特別在她住的宿舍與上課的大樓加鋪斜坡路，讓她能滑著輪椅進出。上課時，教授與同學都會自動地協助她。

她學英國著名的癱瘓物理學家 Stephen Hawking，用嘴咬著一根管子操作電腦，然後完成一篇篇的報告，也通過一門門的考試，終於在一年後拿到賓大傳播系的大學文憑。

畢業後，她回紐澤西家裡，明白自己無法從事動態十足的新聞事業，又下定決心，改唸心理學。這回，她申請進離家較近的紐澤西羅格斯州立大學心理系，從大學部的課程唸起。此後九年，她坐著輪椅，穿梭在羅大校園，迎著朝曦，也送著夕陽。天雨或下雪，都阻止不了她上學，惟有生了病，才被父母留在家裡。

「她因為長年癱瘓，免疫力很差，很容易感染疾病。」她爸爸說：「一旦生了病，便被迫躺在床上休養。可是稍微好一點，她又繼續在校園的苦練與修行。」

就這樣，她修完大學部的心理課程，繼續唸研究所，然後作研究、寫論文、拿博士學位。

「她的指導教授告訴我，她的博士論文非常地好，實在難以

置信。」她爸爸又說：「結果那篇論文在心理學術期刊發表後，連續三年，獲得三個不同的學術榮譽獎。」

在羅大研習九年，她終於披上博士袍，光榮地成為「Dr. Hwang」，並且找到合適的工作，成為一個學術機構裡的研究員，亦准許在自家的工作室工作。

「從此，她不但從事心理學研究，逐一撰寫論文，並且自美國聯邦的國科會申請到研究經費，論文一篇篇地發表，不出數年，就在學術上建立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她父親說。

「哇，真令人佩服！」我讚道。

「更想不到的是她還交了一個男朋友。」她媽媽笑著說：「真是無獨有偶，那個青年從前也唸賓大，後來因為罹患肌肉萎縮症在家療養。兩人惺惺相惜，好得就像一對情侶，隨時經由網路，卿卿我我地談心。男孩還會在家人的載送下，坐著輪椅來看她。我就載他們到餐廳吃飯，讓他們約會、談情。」

「哇，好樁姻緣！」我彷彿在聽一齣現代的天方夜譚，覺得不可思議，卻又十分美妙，只得連聲讚著。

4

一個穿回服的經理請我們入座，女孩與俄羅斯看護就坐我對面。接著，紮頭巾的阿富汗少女笑盈盈地遞上菜單本。金髮的看護把一本大大的菜單本子捧在女孩眼前，還幫她翻著菜單頁。

我們各自埋頭研究菜單，半晌，她的媽媽問：「阿慧，點什麼菜比較好？」

「第五號的小羊排套餐很不錯。」

「這家館子的羊肉腥嗎？」我問。我怕羊騷味，但又覺得做得好的小羊排味道鮮美，不想錯過。

「我覺得還好。他們的沙拉也挺不錯。」她說。

「有沒有煮熟的青菜？」她媽媽又問。

「那妳點波菜好了。」她答。

結果，我和她的父母都點了雞、牛和羊肉合串一起的綜合串燒，加上波菜飯或雪舫飯。她與看護則共享一份小羊排套餐。

「妳住在巴爾的摩城裡嗎？」女侍收了菜單本後，女孩問我。

「大概在郊區吧。」她的父親代答。

「我住在巴爾的摩城北邊一個叫『獵谷』的地方，風景挺美的，因為到處可見到青翠的牧場。」我說。

「那我們哪天去拜訪妳，好嗎？」她認真地說。

我心想：好一個愛玩的孩子，若不是那場車禍，怕不早已走遍萬水千山？

她媽媽委婉地說：「阿慧，一般人家的家裡都有幾層台階，妳上不了的。」

「那我就在屋後的陽台坐一坐嘛。」她說。

「就是屋後的陽台，也得爬幾層階梯。」我知道她的父親特地請人在她家車道通往她的房間與後院的陽台都築上木造的斜坡路，但我家沒有這種設備，因此實話告訴她。

她沒答腔，似乎有點失望。

忽然間，我的腦子浮起一張熟悉的阿扁抱阿珍的照片鏡頭，便對她爸爸說：「或許你可以抱她上幾層台階吧？」

「沒辦法。」她父親回答：「一張輪椅重三百五十磅，沒人抱得動。」

就那麼一瞬間，我恍然悟到阿扁之所以抱得起阿珍，是因為阿珍的上半身還有知覺，她的雙臂可以勾住阿扁的脖子，但這女孩自頸部以下完全癱軟，無從抱起，唯有仰賴輪椅的支撐。

我靜靜地望著她，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

大眼睛的阿富汗女侍陸續送來沙拉與主食。沙拉是拌著醬醋的切丁蕃茄、黃瓜與西洋芹，清爽可口，燒烤的羊肉也頗鮮嫩。正如女孩所說，這家館子的菜有幾分特色。

用餐時，我瞥見看護用調羹送食物到女孩嘴裡，她緩緩地嚼著。她看來歡喜美食，但吃得不多。事實上，她的腦子與感官包括視覺、聽覺、味覺與嗅覺都還很敏銳。

我找著話題，問道：「這個夏天，有沒有上哪兒玩？」

「有，我們去了一趟 New Hope。」女孩的反應很快，有問必答。

「喔，我去過那裡，一個很有藝術氣息的老鎮。」

「是啊，長長的街道，藝品店林立，琳瑯的擺飾，看來挺有趣的。」

「我們去了一趟加州，」她爸爸說：「去看兒子、媳婦和小孫女，但是阿慧突然生病，又趕了回來。」

「妳常生病？」我問她。

「嗯。」她輕哼一聲，大概想聳聳肩，但無法動作。

「她的身體很虛弱，」她媽媽說：「會突然昏迷，得緊急就醫，所以我們總是走不開。」

餐桌上又是一片沉靜。

我想逗她說：「談談妳的 Honey，好嗎？」但有些猶豫，因為她的情況特殊，什麼話可說，什麼話不能講？很難拿捏。

假如我是在網路上認識她，情況就比較簡單。我會視她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心理學家，問她一些專業上的問題。譬如：「Dr. Hwang，能否請您就 Terri Schiavo 的個案，發表一下您對選擇死亡的看法？」或「請問 Dr. Hwang，我如何幫助感情受傷的親人跨過挫折的陰影？」…等等，她也會以豐富的詞彙，敏銳精準地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而現在，我坐在她面前，看到她最軟弱的一面，況且我又是她父母的朋友。

她的父親是一個事業成功的高科技企業家，她的母親是位個性溫婉、身材窈窕的美麗女人。他們盡其所能，提供一切，讓她在癱瘓二十一年後，依舊追求知識與愛情，繼續過著的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沒有她的父母，這些都將成爲不可能。而在她的父母心中，她始終停留在二十一歲、甚至更幼的年紀。

5

出了餐廳，中庭的陽光灑得一地燦爛。我提議大家一起拍張照片，女孩顯得有些猶豫。她想了一下，方說聲：「OK。」

俄羅斯看護幫我們按了相機的快門。陽光下，每個人都露出愉快的笑容。

我們照原來的方式上車，也循原路回到她家。午後的庭院裡，橡樹拖著斜斜的樹影，風仍然徐徐地吹，知更鳥依舊吱吱地低語。一隻有著朱紅羽毛的雀鳥自樹影下的草地「啪」地一聲躍起，在半空中優美地翱翔兩圈後，再飛向遠方的樹梢。

我心中想著：喔，女孩，妳愛跳舞嗎？若不是那場車禍，妳或許如那亮麗的雀鳥，穿著五彩的夏日洋裝，赤足在翠綠的草地上飛奔。妳或許優雅地旋轉兩圈，再伸展雙臂，迎向前來探望的男友，然後牽著愛人的手，跳躍地進入屋內，高聲宣稱：

「爸，媽，這是我的 Honey。」

結果，一場意外的車禍像把無情的刷子，刷換了整個畫面。如今是一對各自坐在輪椅的愛人，含情脈脈地凝視對方。想來有些悲哀，但這又何嘗不是不美好中的美好？

我向她的父母告別，然後走到女孩身畔，擁抱她，對她說再見。她睜睜地望著我，沒有反應，因爲她作不出任何回應。

我感到一陣悸動，再度趨前擁抱她，親她的臉，耳語對她說：

「妳要好好照顧自己！」

當我轉過身，驀然見到金髮的俄羅斯看護張開兩臂，迎向我，環抱著我說：「You are so sweet! 妳得再來看我們哦！」

我進了我的車，搖下車窗，望見風中的女孩調整了輪椅的方向，條地上了木板的斜坡路，轉兩個彎，就到了她的房門口。她停了一下，隨即進屋去。

我踩了油門，一路開向高速公路。風在車窗外呼嘯，女孩的臉在眼前晃動。好一個夏日的午餐，一個難忘的經歷，目睹了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也體會到一對父母對子女無盡的愛。喔，風中的女孩，來去像陣風，卻留給我揮之不去的感觸與傷懷。

(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誰的責任

◎ 黃健造

前言：本篇是刊登在台美文藝 2011 的短篇小說誤會的連續篇。女主角珍妮，年輕白人銀行員與她的丈夫大年輕白人大衛環保工程師，與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退休夫婦丁乙和美玉，因對愛護動物的看法不同而產生誤會，大衛認為丁乙是不愛護動物的壞人。

今天珍妮提早從銀行下班，她從車輛往來繁忙的 101 高速公路的西湖村大道出口後，駛約到二哩的道路時，車輛已很稀少，再轉彎進她住家附近路上，她幾乎都看不到車影人影，寧靜的住宅區好像這世間沒有什麼事發生，很平靜單純，但是珍妮的心情不安寧複雜，因為上午與美玉談動物實驗示威的事情，及跟律師談大衛姑父的遺產問題，都令她煩惱。她把汽車停好在車庫後，到屋前的信箱取信時，遇到鄰居朱麗也來拿信件，她們就聊天起來。

她們兩人近來少見面，所以好像有不少的話題，朱麗告訴珍妮，她下個月要搬到父親家住，因為他需要人照顧，所以她暫時不買新房屋，珍妮請朱麗提供新屋資訊，因為她想要生孩子準備買新蓋獨院房屋，不是像現在住的公寓，她們談一陣子社區消息。

珍妮走進屋換衣服，坐在桌邊一面看信件一面喝咖啡吃梨子，把賬單放左邊，把一堆廣告放右邊時，看到印刷十分精美的文圖並茂的新屋廣告，就眼睛亮著注意看，覺得房屋大小設計地點都頗適合，另外價格也在她預算範圍內，因此可考慮週末與大衛去參觀。

接著珍妮看到全能愛護動物團體的通訊，她讀到大衛被捕的報導後表情沉重起來，這文章指責警察抓大衛是過度反應，他們應該要考慮是誰的責任會使大衛衝破警衛線，是那些做動物實驗者舉行示威，才會引起大衛的激烈行爲，該是那些人的錯誤責任，所以這篇文章讚揚大衛的行爲，是爲動物弱者請命的英雄，然而對她而言是很麻煩的，因爲有鼓勵大衛做違規的事，雖然她愛護動物反對動物試驗，但是不要大衛做犯法的事，所以這文章說不負責任的話令她煩惱，她擔心會鼓勵大衛再犯法，因此等大衛讀完後要與他好好討論這問題。

然後珍妮休息片刻就去準備晚飯，清洗綠色的蔬菜蘆筍、菠菜，紫色的甘藍、紅色的蕃茄、胡蘿蔔，白色的洋蔥、花椰菜、蕪菁等，再切成合適大小放在盤碗內，等大衛回到家後才開始煮，他們是素食者要多吃蔬菜，在她洗切這些蔬菜時又想到大衛被捕的事，她想不出爲什麼大衛會變成激烈的反對動物實驗者，於是回憶過去的種種，而想到第一次遇到他的情形。

那是三年多前的事，珍妮去社區學院修課，在圖書館大門口石階上休息時，看到一位走路的中年女子牽著一隻黃狗，前面有二隻小狗跑來跑去，而後面有一隻瘦灰色老狗慢慢跟著走一陣後，牠的右後腳好像痛的樣子，不敢踏在地上沒有力量拖地走，接著左後腳也沒有力量，所以變成用前兩腳拖地走，而牠主人那中年女子自顧向前走，這令人們心酸的情景，珍妮就感嘆說爲什麼沒有人去告訴這女子呢！

這時剛好有位男人就是大衛走過珍妮身邊的，就停下來看她再看那隻狗，也說應該要去提醒那女子，就走去告訴那女子，然後他就走回頭，他們就這樣交談起來，他跟她上同一大學，來社區學院修課情況相似，很自然就開始交往。她想到這裡心情開朗，臉上有些笑容，這時她把切好的蔬菜排放在盤上，形

成五顏六色的圖案，更令她心情愉快，想到從初次認識到最近一切都順利，工作稱心、金錢充足、性生活也都相互滿足的，因此似乎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現在菜已洗切好，她看牆上時鐘，知道大衛約一小時後才下班回到家，就躺在沙發上休息，又想到上午律師的話。

律師要通知大衛有關繼承大衛姑父的財產問題，但找不到大衛只好打電話告訴珍妮，律師要警告大衛有可能得不到全部的姑父遺產，所以要少期待這筆錢，雖然這不是好消息，但是珍妮沒有感到很大困擾，因為白手起家當醫師的大衛祖父已留下不少財產，可讓他們有一輩子的生活費，另外大衛可繼承姑母的遺產，因為她沒有子女，他的祖父認為他的父母是遊手好閒，他們大學畢業後不務正業，所以把部份財產信託基金方式留給大衛及他姐姐，但是姐姐單身時車禍死亡，因此大衛就得全部信託基金了，不過要等到大衛滿二十九歲又二十九天才可動用，他祖父怕大衛在二十九歲生日，大事慶祝可動用信託基金而樂得禍來，規定要過二十九日才可使用，大衛也沒有辜負祖父的苦心，在前幾天可動用基金時也沒有亂用錢慶祝，

珍妮雖然沒有見過這老人家，她想他一定是對大衛父母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反感，其實她與大衛父母的接觸經驗是愉快的，熱心於公益的活動，曾居住在千年的巨大紅樹上十幾天，為保護紅樹不被木材公司砍伐的抗爭，也參與保護環境公園綠地運動，她感到可惜他們在一年前去到非洲做救災工作生病去世。珍妮想到這裡對大衛有些悲淒感覺，因為在這世間大衛已沒有親人，他需要有自己的骨肉，她就在這樣思考，她將來要生兩男兩女，女兒的名是大衛的姑母及姐姐的名字，男兒要命名什麼呢？在想著想著中睡覺了。

電話鈴響，珍妮才睡二十多分鐘被吵醒，還有睡意的接電

話。

“喂！”珍妮說。

“親愛的，是我！”大衛答。

“你在那裡？”

“在路上，塞車。”

“要小心開車。”

“嗯，有什麼事嗎？”

“律師上午打電話給我，因為他找不到你。”

“我緊急去工地，下午二點才回到辦公室，”大衛問：“有什麼事？”

“你有可能得不到全部的姑父遺產！”

“喔！為什麼？”大衛有些驚異說。

“你回到家才詳細說，注意開車。”

“大概要一小時才會到家。”

“好呀，等你。”

已沒有睡意的珍妮就去走踏步機，她把斜度及速度調高，增加她要做的運動難度，消耗更多的身體內熱量，她一邊走一邊聽音樂，但是她的頭腦線路不知何故轉到大衛被補的事，大概她怕大衛會再犯法，特別是有信託基金的錢可使用，將來很可能不必上班工作，尤其是繼承姑父遺產的情況下，更有充分的金錢做愛護動物的活動，因此有這筆錢是福是禍實在難說，不過她想她有責任監督大衛不可走激烈的行動，所以她要思考避免的方法，於是她停下來擦掉身上的汗再喝水，然後把踏步機的音樂關掉把速度調慢，她踏步走又集中精神想出，引起大衛激情地反對動物實驗的原因，丁乙大概不是引起的原因，因為大衛早已與另一位贊成動物實驗者有強烈爭論過，她要回想在那時之前有什麼事發生，就在想著走著的時候大衛回到家。

大衛從後門進入屋內，看到廚房及連接的起居室都沒有珍妮身影。

“親愛的！”他大聲地喊叫。

“你回來了！”珍妮答。

“妳在那裏？”他邊說邊走到放踏步機的房間。

“你累吧！”

“還好，就是塞車感到頭痛。”

“嗯，我們買新房子時，要考慮比較不會塞車的地方。”

“對，律師上午告訴妳什麼？”

“姑父的遠親提告，他們有繼承姑父甚至姑母遺產的權利。”

“什麼？”大衛臉露出怒氣的表情說：“這些人真不知恥。”

“律師說姑母的遺產絕對是我們的，姑父的部份要費時間才知道結果。”

“這些人對姑父在平時或病危時都未曾露面關心，只想要錢，連狗都不如。”

“我們就讓律師去處理。”

“這些人真是他媽的！”

“好了！”珍妮說：“我還要走十五分鐘，你可先去煮菜嗎？”

“可以。”他說著走到廚房脫下外套，從冰箱拿一罐啤酒喝，又同時穿上圍裙開始煮珍妮洗切好的蔬菜。

珍妮走完踏步機，全身流汗就去洗澡，來到廚房看到桌上有：清炒綠油油的菠菜，清蒸蘆荀胡蘿蔔，濃濃的西豆湯，紫色甘藍白豆絲沙拉等等，胃口大開心情愉快，就向正在排刀叉的大衛吻一下又嬌聲說：

“謝謝！”

“哇！好有女人味！”大衛看到珍妮呼之欲出的豐滿乳房興奮地說，接著吻她同時一手摸她的軟有彈性的屁股。

“好呀！”她俏皮笑地說：“吃飽來玩個痛快！”他們微笑面對面坐下吃飯。

“這湯很甘，你加什麼配料！”

“前些日子朱麗給我們的配料，說是她父親配製的。”

“你比我會想花樣，加這真好吃，”珍妮甜笑著說：“對，下午我遇到朱麗，她說要搬家到她父親家，因他跌倒後要人照顧。”

“喔，那不好，這樣她們不買新房子了！”

“是，我請她告訴有關新房子的資料，這週末我們可去看。”

“好，我們要加快找房子。”

“對了，我要提醒你，這星期五下午起到晚上，我要去幫母親準備聚餐會，你得自己煮飯吃。”

“沒問題。”他說著吃一根蘆荀。

“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通訊那篇寫你的報導嗎？”珍妮一邊吃麵包一邊問到。

“有，報導寫的很好。”大衛滿意地說。

“我想報導對你沒有好處。”珍妮瞄他一眼說。

“爲什麼？”他有些驚異。

“愛護動物的人們，認爲你是英雄，但是對治安單位的人，你是問題人物，以後對你注意，來找麻煩。”

“不過總要有人站出來替動物講不平呀！”

“這個人不是你大衛。”珍妮看大衛堅定地說：“另外，說的方法也不好。”

“那用什麼方式？”

“不是被治安人員抓去的方法。”

“這種方法才會成新聞，人們才會注意。”

“我是支持你做愛護動物活動，如果也支持你做犯法的事，我們都被抓去時，要分開關在監獄，我們就不能一起生活了。”

“嗯！”他賭氣地看她。

“假如你被抓去，而我在家，我們也不能一起，這有什麼好呢？我要做活寡婦嗎？”她繼續說，伸手握著他的手：“我們要想更好的方法。”

“嗯……”他看她片刻後視線移到盤上。

“今早在銀行遇到美玉，”珍妮說：“她們去大學醫院看完病後，偶然地看到示威，假如知道我們也在那裡，就找我們去吃一家好的素食飯館，很可惜。”

“亂講，”大衛愠怒地說。

“我想他們不必騙我。”

“我不想聽他們的事。”

“好，我不講，只是丁乙也對你不錯，讓你成爲英雄人物。”她諷刺地說。

“妳頭腦有問題！”他嘲笑地說。

“算了！不談這，吃飯吧！”她就自顧自地吃飯，都不看他一眼，他們好像已結婚多年的老夫妻沒什麼話可說，默默地吃飯，珍妮內心在想除了爲保護她自己外，她是否有責任勸告大衛呢？

二

平常大衛下班回到家時，都看到珍妮在廚房準備晚飯，因此他進入屋內沒有珍妮時覺得怪怪，才想到今晚她去幫助岳母，他要自己做晚飯，就打開冰箱看有什麼食物可吃，順手拿一瓶啤酒喝，又拿花生米吃，靜靜的單獨一個人好像回到單身的日

子，感到過去時光有些懷念，不過與珍妮結婚生活是滿意的，她好像知道他要什麼，也會給他或使他改變成不想要，只是近來對愛護動物的運動上，她總是與他不太合作，有時令他懊惱，他喝完啤酒，打開櫃子想要找酒喝時，電話響了。

“親愛的，是我。”珍妮嬌聲地說。

“喔，妳很忙嗎？”

“還好，客人們還沒到，大致準備好了。”她問：“今晚要吃什麼？”

“正在想。”

“上館子吃，最簡單。”

“說的也是，不過沒有妳感到奇怪。”

“忍耐一點！”她又急著說：“客人來了！得走了！”

“好再談！”

大衛掛上電話，從櫃子內拿出一瓶黑標威士忌酒及杏仁豆，走到起居室坐在沙發上喝一點酒，想到剛才珍妮說上館子吃，就決定不要做晚飯，看看今天來的信件，沒有什麼特別要緊的都是廣告，就開車去飯館。

飯館的一邊對著高速公路，他選在可看公路的座位吃飯，店內還沒有很多客人，有點冷清清，使他的心情因沒有珍妮在身邊更感到寂寞，在等他點的素食漢堡及花茶湯時，看到道路上來來往往的高速汽車，不知這些人要往何處去，好像無頭蒼蠅亂飛失去方向，令他不禁茫然，這時有一男一女靜靜地坐到他對面的座位，他驚異的看一眼時，他們才打招呼。

“怎麼珍妮沒來？”尼文以同情心的語氣說“吵架嗎？”其實這句話有刺激到大衛的內心，因為他與珍妮曾在爭論被捕的事。

“喂，不要亂講話。”大衛皺眉地說：“她去幫母親忙。”

尼文是大衛在波斯學院讀大一時認識的，曾經住同寢室兩個學期，一同計劃向生物教授做惡作劇，而差一點被開除，他是中等身材，眼珠突出，鼻細尖，嘴及下巴也尖，看來好像整個臉要向前去的樣子，家境與大衛一樣富裕，後來去英國讀書，他的妻子南施嬌小可愛，他們是半年多前搬到南加州，因老友又同是參加愛護動物活動，他與大衛視如兄弟常在一起了。

“呀，對不起，”尼文笑著說：“我們進來看你一個人，動也不動看外面好像有什麼心事，又看到桌上只有一杯飲料，一定你是單獨。”

“好先生，爲什麼也不去幫忙呢？”南施調侃地說。

“都是老婦女，格格不入，越幫越忙。”大衛說：“我以爲你們還在紐約，不然就約你們來吃飯。”

“我們提早回來。”尼文說：“對，我讀到我們的通訊，你是英雄人物了！”

“沒什麼！”

“說真的，我們應該要對那些做動物實驗的人恐嚇，他們才會覺悟停止，”尼文舉起右手有些激動地說：“也應該對贊成動物實驗的人施壓。”

“尼文，講小聲些！”南施一手拉著尼文說。

“我同意對贊成者施壓。”大衛舉拳頭接觸尼文的拳頭說：“這樣更有效果。”

“對！要施壓。”

南施再警告小心說話，又吩咐尼文點食物後就離席去化粧室，之後侍者拿大衛的食物來，同時請尼文點食物，他點與大衛相同食物。

“贊成的人很多，要找一個對象不容易。”尼文等待者走去後說。

“嗯，上次反示威時，我特別生氣，就是看到一對我認識的亞裔老夫婦，贊成動物實驗，也來示威，我們可以向他們恐嚇。”大衛一面說一面看四周，有沒有人聽到他說的話。

“好啊！要怎樣做？”

“破壞他的汽車，寄恐嚇信。”大衛小聲說。

“那我可以幫忙。”

“很好，但是你不可以讓南施知道。”

“爲什麼！”

“我也不要珍尼知道，她會反對，”大衛擔心地說：“盡量保密。”

“好！我會，什麼時候做？”

“嗯，”大衛看著桌上想片刻說：“我要先查到丁乙地址及汽車牌照號碼後，再告訴你。”他說著向四周看，這時看到南施從大門那邊走來。

“記住，不要告訴任何人包括南施，只有你我知道。”大衛說著喝起湯來。

南施走到他們坐位時，大衛剛好吃一口漢堡，因此她察覺不出大衛與尼文的表情，只問到：

“好吃嗎？”

“不錯！”大衛笑著說：“湯也可口。”

“我也點同樣的東西。”尼文對南施說。

“好，”南施說：“再加甜點。”

“等待者拿我們點的食物來的時候，再點甜點。”尼文說。

他們接著談到共通朋友的事，不久食物都送來，就多吃少說，大衛思考如何找丁乙的地址，即刻想到上次丁乙寄給珍尼的感謝及禮券的信，那信封一定有丁乙的地址，而且珍尼是會保存信封的，因此他吃完飯想要即刻回家，在珍妮還沒回到家

前找到那信封，他們吃飽，談一陣子後，大衛就先辭別回家。

大衛回到家就直衝到書房，珍妮的書桌靠在書房一邊牆壁，桌上整理得井井有條，有兩本如何買新房屋的書，大衛打開抽屜就看到信件檔案，找到丁乙寄來的信封上貼著有鑲金邊的丁乙地址，大衛得意地笑著從桌上取貼紙一張，把丁乙地址抄下，看信上有珍妮寫的電話號碼也抄下，他想一定是丁乙的電話，然後小心的把信封放回原位，看不出有人打開檔案，然後他安心地坐在自己書桌前，書桌有些零亂，前天收到那愛護動物的通訊還放在桌上一角，半打開的地圖佔去一部份的桌面，他就在地圖上查丁乙地址位置，發現離他住的地方不遠，心喜這一下頗容易來騷擾丁乙，給他吃一個苦頭。

大衛高興地去起居室，打開電視看，等珍妮回來，但是想到明天找房屋時，可利用看房屋的機會去了解丁乙住宅地方情況，就不會引起珍妮的懷疑，於是在電腦網頁上找，在丁乙家附近的舊屋出售的資料，以便明天去看。

三

星期六晴朗的早上，離大衛家約十哩的住它區有一地段上，插一排高高的紅黃彩色鮮艷的旗幟，迎風飄動非常顯眼，珍妮在遠遠路上看到這旗子，就告訴身邊駕車的大衛說：

“出售新房屋的地方到了！”

“是，”大衛好像還沒睡醒地回答。

“這地段的位置不錯，”她望窗外地說：“離高速道路才二哩，出入方便，又比較接近你上班的地方。”

“嗯，”

“假如房屋設計品質好的話，環境也不錯時，可以考慮。”

她看著大衛說。

“對，”

“價格多少？”大衛好像醒來的問。

“在我們預定的範圍內。”

他們說著說著，車子已駛到出售新屋的辦公室前，因還早沒有人來看房屋，售屋的小姐很親切，給他們說明書，介紹新屋的款式、內部、價格等等，請他們去看樣品屋，珍妮要四臥房三洗手間三車庫的房屋，就特別仔細查看這種樣品屋，覺得頗符合他們所想要的，就去看還在施工的這種樣式房屋，位置在斜坡上，前後都有視野，他們頗滿意，問問房價，校區小學的情形後，他們決定看附近的生活環境，就駕車在附近的道路觀察，發現離這房屋半哩有公園、小學，而中學、商店購物中心在一哩內，頗方便。他們看到快中午，就在購物中心找有素食的飯館吃飯，他們坐在靠窗戶的坐位，看到來往的人們幾乎都是白皮膚的人。

“我看這房屋適合我們。”珍妮喝一口茶後說。

“我同意妳說的，”大衛說：“下次去看時，要更詳細看品質。”

“我們要求改品質就要加錢。”

“錢沒問題，”大衛看著珍妮自信地說：“我們是買房子，住舒服不是奢侈。”

“沒有錯，不過你祖父要我們節儉呀！”

“他有點古板，不過很疼我。”大衛的表情好像看到祖父。

“很可惜我沒有見過他。”

“我想他會喜歡妳。”

“真的！”珍妮高興地說：“爲什麼呢？”

“妳有點像他的古板。”大衛手撫摸著她的手掌說。

“喔！是嗎？”她微笑地看他。

“昨晚的聚會有什麼特別嗎？”

“那個講話聲音特大的姨母，問我何時要生孩子。”

“妳怎麼回答？”

“我說快了！妳要準備大禮物！”珍妮開心地說：“姨母哈哈大笑，指我肚子都還沒影子。”

“看到肚子大出來時是幾個月？”

“大約四個月”

“我們四個月內可買到房子嗎？”大衛問。

“看我們如何決定。”珍妮說

這時侍者端來他們的食物來，大衛吃素食漢堡，珍妮吃素食沙拉，想到昨晚大衛上飯館吃飯就問他：

“你的漢堡與昨晚的比較怎樣？”

“這個比較像牛肉味！”大衛答後又問：“妳的沙拉好吃嗎？”

“還好，多加草菇及蘋果醋會更好。”

“假如我們搬到這裡，這家飯館有時可來吃飯。”

“尼文他們好嗎？”

“南施的姑父出葬，儀式簡約所以他們才提早回來。”大衛沒有看她回答，又緊接著咬漢堡吃，好像怕珍妮看出他內心的事。

“喔！”珍妮要再說話時，大衛搶先說：

“她的姑父也是愛護動的，有留不少遺產給南施。”

“喔，你有說我們得到祖父姑媽的遺產嗎？”

“當然沒有，”大衛說：“我們不必宣揚。”

“你說的很對，有錢會引人注意，自找麻煩。”

大衛吃完漢堡後擦擦嘴，拿著可樂要喝時說：

“下午我們去看出售的舊房屋！”然後慢慢地喝。

“爲什麼？”珍妮有些驚異的表情說：“我想買全新的。”

“我們可以參考人家如何佈置房屋。”

“那你知道有什麼舊房屋出售嗎？”

“昨晚我查了幾家。”

“好呀！”珍妮好像有些不可思議的神情。

他們飯後就去參觀丁乙住家附近的出售的舊房屋，珍妮沒有發覺到，因為她不知道丁乙住家在何處。

他們首先看一家十年舊一層樓房屋，四臥房三浴室三車庫，屋內裝潢顏色很和諧柔軟，令人感到溫暖，前後種植花草景觀都有特色，珍妮頗欣賞這間房屋，她告訴大衛，這間房屋可做為他們的新房屋的參考，大衛聽了內心頗愉快，他想珍妮不知道他要參觀舊房屋的真正目的。

在去看第二間房屋的途中，他們來到十字路口，四方來車都必需停車，這時在右邊路口有一輛車，幾乎與他們同時到十字路口，所以他們要先讓那輛車行駛，這時他們驚訝看到那輛車是丁乙駕駛，而他的身邊坐的是美玉，丁乙的車慢慢地右轉駛去，大衛的車接著一直向前駛，因此大衛的車在丁乙的後面，大衛可清楚看到丁乙車的車牌號碼，把它都記在腦裏，大衛很興奮但不敢表示，臉上只露出笑容沒有出聲，這時珍妮訝異地說：

“那不是丁乙與美玉嗎？”她指著那輛車。

“好像是，”

“他們的車是新型的銀色本田和協轎車。”

“嗯，”大衛點頭。

“丁乙駕得太慢，”她說。

“到十字路口，我們向右轉。”大衛說。

他們找到第二間出售屋時，大衛已失去看房屋的心情，就不專心地觀察，心裡頗高興想到要騷擾丁乙的車是可以達到，他

怕忘記丁乙的車牌號碼，就在珍妮不在身邊的片刻把號碼寫在小紙上。

他們看了一整天的房屋，回到家累了躺在沙發上休息，談談心得時，電話來了，是珍妮的好友從紐約打來，告訴珍妮下下星期來洛杉磯開會，順道來訪問她，大衛聽了很高興，那時珍妮忙於接待好友，他可以暗中騷擾丁乙的事，不會被珍妮發覺到，他頗興奮想要趕快告訴尼文，但是怕珍妮知道，要忍住等到星期一上班，才告訴尼文，星期日他們繼續找新房屋。

四

大衛好不容易等到星期一，在上午工作的休息時，即刻走到辦公廳外停車場，沒有人的角落打電話給尼文。

“是我大衛，”他一邊說一邊看四周。

“喔！大衛。”

“有時間談話嗎？”

“有，剛好沒有人來。”

“我已找到了丁乙的地址，看到車牌號碼。”

“很好，我們可進行！”

“告訴你幾號！”

“等一下，我寫下來。”

“你先去仔細看丁乙住家的情況，然後告訴我，我才去看一次，他不認識你，所以如果他碰到你，也不會懷疑，假如是我，他就會想，爲什我會出現在他家周圍。”大衛又說又環視四周看有沒有人聽。

“你說的有理，這樣我每次去時會用不同的車。”

“我們得想用什麼東西。”

“觀察後再想。”

“記得不要讓南施知道！怕她告訴珍妮。”

“知道，我會盡快去。”

“有結果，打到公司找我。”

“好，”尼文問：“你們看房子有什麼結果？”

“在松林泉區的新蓋房屋看來不錯，我們考慮買。”

“喔！好社區。”

“對，我們去看舊屋出售時，在路上遇到丁乙開車，才知道他車牌號碼。”

“哇！你運氣很好！”

“希望我們一切順利。”

“有人來了，再談。”尼文掛斷電話。

大衛講完電話後，好像走在藍天白雲上的心情，輕鬆走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

隔了兩天的上午十點多，尼文駕車到丁乙住宅附近，看到寬的道路邊都沒有車子停著，每家的前院都維護很好，是整潔安靜單獨房屋住宅區，他慢慢地駕車觀察一陣子後，覺得好像有人在窗簾後看他，就趕快離去。

尼文發現丁乙家是一層樓三車庫西班牙式的房屋，前院寬長花草美麗，座落在斜坡上的十字路口一角落，所以房屋的前面及左邊都靠道路，後面及右邊有鄰居，從十字路口往東或往南走都是相當斜的下坡路，可接到要往高速公路的大馬路，因此如果要逃避追蹤的車，要急速駛車下坡時相當危險，尼文有些失望。

次日午後一點多尼文駕駛不同汽車到丁乙住家附近觀察，剛好看到丁乙從車庫走出來到信箱，尼文就快速駛離，因斜度大在彎進入大馬路時，輪胎與地面摩擦出聲音，尼文感到不安。

尼文告訴大衛觀察結果後，次日大衛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去

丁乙住家附近觀察一番，他的感覺與尼文說一樣，不過如駛向南的道路比較緩坡度，他認為是安全的，於是打電話給尼文，約下星期在近他上班的公園會商。

大衛坐在公園內的長椅子上吃中飯，他的背後是空廣的棒球場，右邊及前面較遠處是熱鬧的街道，左邊遠處有小溪圍籬，靠近大衛有數個長椅子，最遠的坐著一對男女互相擁抱著細語，男的亞裔比女的西裔年長，他們好像不在乎大衛的存在，有時撫摸私部，看到尼文向大衛坐的地方走來時，就起身走離去，大衛感到好笑。

“那對男女在你還沒來時，親密大膽擁抱撫摸，”大衛笑著對尼文說：“看你就趕快離開。”

“怕我們威脅他們要繳愛情稅。”

“不是吧！”大衛笑著說：“認為我們是同性戀，來約會。”

“哈哈！”尼文大笑。

“你想怎樣進行？”

“丁乙的車都停在車庫內，因此我們不易破壞他的車。”

“那就寄恐嚇信及放爆炸物在他家前園了。”

“爆炸物不易收集又危險自己。”

“這樣的話，我們就放有象徵殺死他的恐嚇物。”

“什麼東西？”

“刀片！”

“嗯，好東西，還有呢？”

“放火的火柴，要燒他的房子。”

“那我準備恐嚇物，你準備恐嚇信。”大衛向尼文說。

“我們絕對不可留任何痕跡，所以我會從報紙上剪下要用的字來貼成信。”尼文慎重地說：“你用的刀片及火柴是最流通最近的東西才不會被查出。”

“我會，其他信封盒子都一樣，不可追蹤到我們身上。”

“我們要在什麼時候完成呢？”

“下星期五前完成，因為珍妮有好友下下星期來訪問，那時晚上我可能有單獨的時間。”大衛說。

“好呀！”

“記住不可讓我們的珍妮南施知道。”大衛說著看手錶說：“得回去上班。”

他們一邊說一邊談著走去開車回去，大衛在車內一直想如何準備，如何避免珍妮知道，頭腦思緒不斷的湧出，但是他心情有些興奮，好像在十年前他跟尼文一起要向生物教授做惡作劇一樣，只覺得要小心而已。

就在他們準備完成，等珍妮朋友來訪後，大衛有一個晚上沒有珍妮在身邊的機會，可以去騷擾丁乙，可是她的朋友突然因病不能來訪，因此大衛不能按照計劃進行，感到十分失望，與尼文商量如何叫珍妮和南施晚上一起出去玩，可是想不出什麼好藉口。

五

沒預料到的機會來了，珍妮母親的朋友邀請珍妮去參加星期五晚上的婦女會，因為上次在她母親的聚會中，這位朋友對珍妮有很好的印象，大衛非常暗喜，終於可以去騷擾丁乙，不過尼文不能幫助他，因為南施的哥哥要來訪問，大衛就暗中練習從車內拋出東西的動作，準備自己單獨執行。

星期五早上開始有間歇的小雨，到了中午雨下大起來，不過到傍晚雨勢變小到毛毛雨，使寧靜昏暗道路濕濕，路邊的樹枝隨風搖曳，樹葉上的水珠閃閃地反射路燈的光，好像是靈火的飄動，令人感到有些淒涼心寒，這時大衛駕車來到丁乙住家附近感到陰森森的。

因爲尼文不能來幫助大衛，他要自己駕車同時觀察有無人跟蹤，還要投恐嚇物，他才感到相當困難，開始感到有點失去信心害怕，不過他先做深呼吸，然後慢慢駛過丁乙家的右邊道路，看四周沒有人影房屋內外都黑暗，丁乙家只有後面屋內一角落有燈光，接著再駛到丁乙家的前面道路時，四周房屋都沒燈光，路上都沒有人影車影，他就想投恐嚇物到丁乙家的前院子，可惜從駕駛座向右邊投拋有困難，就快速向前駛去一段後，回頭向丁乙家前駛來，快到丁乙家前，他突然把車駛到左邊靠近丁乙家的前院，在他投出恐嚇物後的一瞬間，他看到了丁乙對面鄰居的樓上燈光亮起，又前面遠處來一輛汽車，大衛驚嚇得心慌意亂，趕快把車向左轉，急速的駛在斜度大的下坡路上去，到右轉接高速公路的大馬路時，來了一輛汽車，他不得不緊急剎車，一聲很尖銳輪胎磨擦聲後，車子失去控制轟然一聲撞到路邊的電燈桿，大衛的頭額左眼鼻嘴被撞得流血不停，五官是東移西斜上下合不攏的走樣有如魔鬼的臉，下半身擠壓在坐位與方向盤中，他哀痛要嚎叫時鼻口都是血不能出聲，痛苦呻吟一陣後就失去知覺，救護車趕到時，他幾乎快沒有生命的跡象。

珍妮從婦女會回到家時，發現大衛不在家而感到奇怪，她坐在沙發上打電話找大衛，但是電話不通，她正在想有什麼事發生時，電話來了，是醫院急診處通知她，大衛車禍身危，她聽了幾乎要昏倒，馬上打電話給父母，就趕到醫院。

急診的護士領著驚慌的珍妮到一間治療室，中央放一張輪床上躺著大衛，白色床單蓋滿全身，只有手腳露出，頭臉則蓋上白面巾，許多線路管接到雙手及頭部，還有呼吸管子插在頸部，嗡嗡低沈的聲音從周圍的多種儀器傳來，儀器上的銀幕顯示紅色的數字及線圖，醫師和護士看到珍妮進來，趕快讓她接

近大衛身邊，醫師低聲音地說，又用手指著儀器的銀幕上平坦的線條，告訴珍妮，大衛的腦波幾乎已沒有，大衛無法自己呼吸維持血壓，接近死亡邊緣，珍妮聽了驚慌悲淒昏厥，醫師和護士趕快甦醒珍妮，但是她悲痛不能面對大衛會死亡的事實又昏倒了，護士又忙著救她，這時珍妮父母也趕到，目擊這悲慘的情景，珍妮的母親也幾乎要昏過去，最後在無法救治下大衛歸西天。

尼文週末打兩次電話給大衛，但是電話都沒有人接，而他又忙於南施哥哥來訪，到星期一才打電話到大衛公司查訊，知道大衛星期五晚上發生車禍死亡了，尼文驚嚇又內疚悲傷，他的知己戰友為反對動物實驗而意外的死亡，他認為要負責任，因為沒有幫助大衛才引起車禍，悲痛欲絕對不起大衛珍妮，可是他又不敢向珍妮說出真情，內心十分痛苦，請南施打電話給珍妮問候，珍妮哭訴大衛發生車禍的情形，尼文知道情況後就決定寄恐嚇信到丁乙家，他認為是給大衛報仇。

六

珍妮早已習慣有大衛在身邊的生活，所以突然失去他頓時感到傷心孤獨沒有安全感，就回到父母家，住在從小就住的自己房間，感到有安全，有父母作伴能減輕失去丈夫的苦楚，也想要開始過新的生活。

珍妮把大衛遺體安葬在他祖父母與父母墓園內，想到大衛家族從此消失在這世間，就感到很淒涼，又想到她繼承這家族的所有遺產，她覺得有責任為大衛家族做些事情，這時她想到如果以前有冷凍保存大衛的精子，就可以人工受精，生大衛的孩子，她與父母談論這些想法。

她父母贊成她做記念大衛家族的事，但是對假設人工受精

的事，他們持反對的想法，他們認為要一個孩子出生就沒有父親，失去父親的愛，可是又要負責承傳家族的責任，給這孩子很大的壓力是不公平的，在人類的歷史上，無數的家族血統消失，就如珍妮的叔父，只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伊拉克戰爭白白戰死，而禍不單行，他的唯一的孫兒又溺死，一年後次子要在結婚前一個月飛機失事也死亡，這樣叔父家族在這世間消失了，因此承傳家族血統是沒有很大的意義，可是珍妮不能忘記對大衛家族的感情，對大衛的愛。

就在思考如何記念大衛家族的事，突然珍妮覺得很久沒有月經，她想可能是大衛的去世影響她的生理，不過也可能有懷孕，她就買測試懷孕的試紙來檢查，她看白色試紙變成藍寶石顏色，表示有懷孕時，她十分驚喜，可達到她的心願，繼續大衛家族血統，她即刻拿著有藍寶石顏色試紙給母親看，母親是替她高興也擔心，珍妮很高興這藍寶石顏色，對母親說，將來這孩子長大後買一部藍寶石顏色的車給他或她做紀念，母親微笑地看珍妮有如十年前的青春少女。

珍妮到婦產科診所檢查，醫師實證她已懷孕有兩個月，她非常高興，從今起有大衛的孩子可繼續大衛家族血統，是她夢寐以求的，可是她想到將來如何養育小孩子時，她才感覺到責任極為重大，而且一切都要她負責因為已沒有大衛了，她開始體會到，她的生活要以肚子裡的寶貝為中心，她吃的、穿的、其他的行為活動都先要考慮到是否會影響到胎兒，所以她想向銀行提出只上半天的工作，避免做過多工作而影響到胎兒。

七

自從大衛去世後，珍妮都沒有遇到丁乙美玉，有一天下午她替有急事的同事代班，而延長到下午還在銀行工作時，她看到他們來查保險箱，她很高興想要與他們談話，但是她有顧客，

就等做完事再說。

珍妮看到丁乙和美玉從保險箱的地方向她坐的方向走來，她頗驚訝，他們臉容憔悴神情憂慮，不像以前開朗好像變成不同的性格，更奇怪是彷彿沒有看到她，要一直向大門口走去，或是要避免與她接觸，她想為何會這樣，於是她向他們打招呼。

“你們好！”珍妮笑著說：“很久沒有看到你們了！”

“喔，妳好”美玉苦笑著回答，而丁乙看珍妮一眼就看美玉，不要與珍妮的眼睛接觸的樣子。

“請坐！”

“嗯，”美玉沒有笑容，露出困惑的神情坐下，丁乙沒有出聲跟著坐下，珍妮也有點困惑。

“啊，很久沒看到你們，”珍妮誠懇地說：“看來你們有憂慮的樣子。”丁乙與美玉相互凝視，面有難色片刻。

“我們正在想要不要搬回台灣。”美玉說。

“為什麼？”珍妮吃驚地問。

“嗯，”美玉好像很難開口地說：“有人恐嚇要迫害我們，放火燒我們的家。”

“哇！”珍妮恐懼叫一大聲即刻用手封口，然後問“是誰呢？”

“警察還在查，”美玉無奈地說：“所以我們每天都戰戰兢兢，感到不安。”

“難怪你們滿面愁容，”珍妮同情地說：“希望警察趕快抓到這惡棍。”

“我們來美國住為的是避免被獨裁者殺害的恐懼，現在我們卻受恐怖分子威脅的恐懼，所以我們想搬回到已沒有獨裁者的自由民主的台灣，”丁乙終於開口說：“可是專制的中國不斷地用武力恐嚇要侵佔台灣，要使台灣再失去自由民主，我們也

就不敢決定是否要回台灣，我們被狂熱的恐怖份子逼迫得在這地球上沒有一個安全可住的國家了。”

“啊呀！”珍妮嘆息著同情地看丁乙。

“我們已很習慣住美國，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不知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好的！”美玉悲傷地說。

“但願警察趕快抓到壞人。”珍妮安慰地說。

“好了！”丁乙說著站起來，美玉跟著起來說：“再見！”

珍妮看他們緩慢走的背影感到傷心，他們好像是沒有國家的遊民，珍妮想到自己失去大衛一時的悲傷，眼淚幾乎要掉下來。

八

翌日珍妮收到警察的通知，請她到局裏查問，有關大衛的反對動物試驗活動，她是非常反感，為什麼大衛死了還要調查他的活動，她沒有預料到會有這種事發生，請教律師一同到警察局接受詢問。

珍妮的律師要求警方，不可以把珍妮所言的當作未來控告她的證據，然後才接受訊問，警察拿出一封中型馬尼拉紙做的厚厚信封，上面貼著丁乙的名字，問

珍妮有無看過這封信，她感到莫名奇妙未曾看過這個東西，接著警察打開信封取出裏面的東西，有用報紙上剪下的字，然後摺合貼成的信，表明要放火殺死丁乙！他媽的贊成動物試驗者！有開紙箱的刀片包在似血跡的紙張內，有大的火柴包在油紙內，這是象徵殺人及放火，當然珍妮是從未見過的。

警察說這些東西很可能與大衛有關，律師請警察說明，其理由是一、大衛知道丁乙是贊成動物試驗者，二、大衛在車禍發生時帶手術用手套，三、車禍的發生地點和時間與這封信

的發現有關連，四·大衛知道丁乙地址且住在同城市，珍妮說她未曾告訴任何人，有關銀行客戶的私人資料因為那是違法的，警察又說在信封上找到三個指紋，有一個與大衛相似，因此警察指控是大衛製作和投拋這封信在丁乙家的前園，珍妮聽了面無血色幾乎癱瘓，沒想到她警告及勸告大衛的事發生，真的是他做的嗎？律師向警察抗議，不可亂控告大衛，警察道歉地說是一時口誤。

警察接著又拿出另一封信，這是郵寄到丁乙家的，時間是大衛死後五天才寄出的，他問珍妮有無看過，她回答沒有，完全不知有人做這個恐怖的事，這信封內的東西與前一封相似，要威脅恐嚇丁乙，警察又接著問有關尼文的事，他們已詳細調查尼文，訊問珍妮為的是確認及增加資料，警察告訴珍妮他們不會向大衛做進一步追查，但是要查出是誰在大衛已死亡後，寄第二封信，希望珍妮合作幫助，這是很重要的，珍妮無條件同意後，訊問就結束了。

這個訊問給珍妮的打擊很大，所以律師陪她回家，告訴她父母不要擔心害怕，因為大衛已死，警方不會再追究大衛，她父母問律師要注意什麼事，律師說如果有類似信封內的刀片、火柴、紙張等要通知他處理掉，另外不要與反對動物試驗的人們接觸。

珍妮下午在婦產科診所等待檢查時，想到早上的訊問，就滿面愁容，欲哭無淚，在她的內心已認定是大衛做這恐嚇的事，而且她想丁乙也認為大衛做威脅他們的事，因此丁乙美玉在上次遇到她時，才不要想與她談話，她現在體會到他們的精神折磨，而感到十分對不起他們，更感到羞恥，她恨大衛不聽她的勸告，才有自作自受車禍慘死，還要她負起他犯罪的責任。

傍晚珍妮與她父母到飯館吃飯後回家，坐在起居室聊天時，

珍妮在法國的哥哥打電話來，告訴他們下月底要回美國開稅務會議，順便要回來看他們，他的妻子及兩個女兒也會一道來，他們非常高興因為已快一年沒有全家聚會，在電話談完後，他們就談要如何準備這聚會，在談話中珍妮的父親想到稅務的事。

“今天我看報紙說，明年遺產稅會降低。”他對著珍妮說。

“對妳的繼承大衛的遺產有沒有影響呢？”珍妮的母親問。

“不知道，”珍妮好像心不在焉地說：“我想不繼承大衛遺產。”

“哦！為什麼？”母親驚訝的問。

“當我知道大衛做犯罪的事，我感到羞恥，我不要與他有任何關係。”珍妮氣憤地說。

“沒有證明大衛有犯罪，妳怎麼說有罪呢？”

“我曾懷疑為何他會駕車在那條路上發生車禍？”珍妮站起來，一手插腰憤怒地說：“那附近沒飯館商店，也沒有我知道的他的朋友，爲什他要去那裏呢？是不是有情人呢？那時疑惑一陣子，不過悲傷忙亂中，就忘掉這懷疑，然而今早的警方查訊使我知道我的懷疑是錯的，他是去做愚笨的恐怖事件，”她坐到身邊的高椅子要哭泣似地說：“我曾勸告他不要做這種違法的事，會傷害自己更會傷害別人，但是他不聽我說的，我實在不能原諒他，我不要與他有任何的關係！恨他！”

“警方的推測不一定對，”父親說：“就是對，他也不是真的要殺人放火，他不是爲自己的慾望私心，他是爲動物請命，因此妳不要太看不起他。”

“他是瘋狂，把人類殺害動物的事，由他一個人來負擔，要不是思想太前進的人，所以妳不要對他做的事太嚴肅的看，妳才不會失去理智。”母親勸慰地說。

“大衛不是很愛妳嗎！對妳很好嗎？”父親說著，從沙發站起來走到酒櫃倒兩杯紅酒，一邊喝一邊走到她母親身邊，遞酒杯給她。

“他愛我就應該聽我的勸告！”珍妮憤怒地說。

“不能這樣說，妳要他變成怕妻子的男人嗎？”父親皺眉地說。

“對這種男人可能是好的，”母親對著父親說。

“妳怎麼一下子由愛變成恨他呢？”母親看她用有些責備的口氣說。

“嗯……”她低著頭看地板，嘴唇合成一條線，好像在尋找答案。

“妳應該要有像以前愛他的心，要為他留下血統的愛心。”父親說著把酒杯放在桌上。

“那時我是盲目地愛他，”她說：“我沒有理性的思考血統的事。”她站起來走到冰箱倒一杯冷水喝。

“人都有缺點，要原諒他，才會愛他。”父親說。

“我不能原諒他！”她生氣的說。

“他都死了，還對他生氣，沒有意思。”母親說之後大家沉默一陣。

“現在我在想，”她看著地板悲悽地說：“我肚子裏的孩子因為有大衛的基因血統，他一出世就帶著原罪，雖然是大衛做的錯與他無關，很不幸，很可憐。”

“誰會說孩子有原罪，是妳自己庸人自擾！”母親說。

“我看這孩子就想到大衛，心理就不爽！”她說。

“母親的愛是遠超過原罪感，妳不必擔心。”

“但願妳說的會成事實，”她說：“假如孩子長大後，想要知道他父親的事，我得說謊，我得隱藏他父親做錯的事，這樣

才會使他幸福，然而我自己則受精神上的折磨，我不知道這樣是對或錯？我的一生是不是為孩子呢？我想不通。”

“妳考慮這些問題時，以妳自己的立場來想，但是妳也應該以孩子的立場來思考。”父親說。

“記得以前我說人工受精大衛的精子的事，那時你們認為孩子會承受很大的壓力，所以不是好的想法，這樣的話，在我肚子裏的小生命最好不要出生了。”

“沒有錯，因為那是人工做的，現在是妳和大衛決定自然做的，是不同的。”

“我與大衛一起決定的事，現在我自己一個人要負責，這真是不公平。”

“大衛已上西天了，講公平或不公平是無濟於事。”母親說。

“珍妮是需要與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父親對母親說：“這樣才會釐清她的想法。”

“我是需要你們幫助的。”珍妮說。

“我的寶貝！那當然！”母親慈愛地看她說。

“我想見丁乙這個人，為什麼大衛要找他麻煩？”父親說。

“我想他不要見你，”珍妮說：“上次我在銀行遇到他時，就要避開我，那時我還不知道大衛對他們做壞事，我們在談話時都沒有提到大衛。”

“大衛怎樣知道丁乙是贊成動物試驗者呢？”

“有一天我與大衛在農夫市場買菜時遇丁乙和美玉，我們就一起去喝咖啡聊天時談到動物試驗，丁乙贊成試驗，就這麼偶然的開始。”珍妮後悔地說。

“呀！真是冤家路窄！”母親嘆息說。

“我想告訴丁乙要見他，假如他不肯也沒關係”父親說：“其

實我可以對他說，對不起，可能會使他心情好些。”

“好了，我們已談很久，明天再談。”母親站起來說：“晚安！”各自到寢室睡覺。

珍妮仰臥地躺在床上，閉眼要睡，可是頭腦不斷流出思緒不能入眠，她好像看到第一次與大衛坐船旅行在南加州海上，那時他們站在甲板上，依著欄杆談未來的生活，大衛說他想至少要有年齡相接近的三個子女，這與她想的一致，她很高興，大衛解釋在他小時候沒有年齡接近的兄弟，只有一位大他八歲的姐姐，因此感到寂寞無伴，而希望他的子女有兄弟姐妹，同樣的珍妮也是感到缺乏姐妹的樂趣才希望多生孩子，因為她只有一位大她十五歲的哥哥，那時她看到圓圓的滿月好像貼在黑暗的天幕，月光灑在海面上呈現出如一絲一絲的銀絲，仲夏之夜的清風吹來，大衛的溫馨細語，她與大衛是心心相印，這心情愉快的情景，令她十分懷念。

這時她睜開眼睛看黑暗的臥房，靜靜的只有她單獨一個人感到十分寂寞，突然她想到她肚子還有一個小寶貝時，她想這胎兒將來到人間為的是一要彌補她小時候缺乏姊妹的遺憾嗎？二或者是為承傳大衛家族血統呢？假如是這樣的話，她的孩子來這世間有什麼意義呢？是不是只有為達到她的願望而已呢？假如答案是為她的願望，那麼她要負責她的子女的一生幸福，因為是她要子女來到這世間，然而她又不能確實保證子女的幸福，因為她不是神明，沒有能力做這保證，她思考到這問題內心開始恐慌不安，現在她懷孕是否正確嗎？誰能幫助她得到正確的答案呢？而與這問題最有關係的人，大衛已不在人間不能幫助她，引起她對大衛的不滿。

她嘆息著側臥，看到有一條細細的月光從窗簾的細縫射入到書桌上，這使她想到有一晚大衛睡在這裡她的身邊，如今他不

再回到身邊，而且還要她負起全部的責任，感到她被壓得實在承受不了！那就放棄不想這問題，讓它自然發展，但是這樣的結果就等於是她要孩子來到這世間，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呢？真是頭痛的事！她翻身趴在床上把頭埋在枕頭間，想如果不要孩子來到這世間，就是停止胎兒成長消失在肚子裏，可是還沒有這個方法吧！那麼就要墮胎了！這是道德標準，是誰的責任糾纏不清的問題，是很麻煩可怕的事，例如激烈的反對墮胎者槍殺做墮胎的醫師，放火燒診所，威脅要做墮胎的婦女，這跟激烈反對動物實驗者相似，她感到左右為難，痛苦呻吟，想得頭都要爆炸了！

她起床開燈，看到桌上她與大衛的合照，她一氣之下把合照丟到垃圾桶內，然後走到廚房溫一杯牛奶喝，希望能幫助睡眠，她躺在床上，睜開眼睛一直注視黑暗的天花板，到眼睛疲累得，不得不閉眼，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她夢見，她與大衛站在旅館或醫院的綠草庭園，面對是伸展到海邊的松樹林，他們牽手走到樹林，聽到隱隱的松濤聲，走入林內後一陣一陣海浪沖上沙灘沙沙的聲音傳來，接著穿過樹林後覺得悶熱時，他們驚嚇地發覺是站在懸崖邊上，下面火紅熱滾滾的熔岩冒出灰煙，又不時發出絲絲的熱氣聲，如同地獄，他們怕得驚心膽跳，手腳都軟弱得要跪下去，突然大衛向前傾掉下去，這可怕的火紅的熔岩慢慢地淹蓋大衛，他的衣服皮肉燒焦起煙，好像在熱火炸油內，右手粘在熔岩左手上伸著痛苦悲慘的哀嚎，她眼睜睜地看這恐怖情景，伸手去抓他又大聲喊叫“救人！救命！”

這時已早晨六點多，她的父母正在吃早飯，趕快跑來看她，知道是她做一場噩夢，她全身流冷汗，就在擦完身體時，她突然感到腹部有如被刀刺的尖銳的痛，她叫痛地跑到浴室解便

時，大量流血而幾乎要昏倒，她父母趕緊帶她到急診處救治，快到急診處時，又來好像有人用刀子肚子裡攪動的劇烈絞痛，同時大量流血濕透衣褲到車座，她昏厥了，醫師發現她是流產後，全身的血液將近一半流失而昏迷了，醫師緊急輸血後才救她一命，所以要靜養一段時間。

珍妮側躺在病床上，望窗外時只看到近窗戶的棕櫚樹葉及較遠的胡椒樹，室外風吹得很強，把棕櫚樹吹彎得看不到葉子消失在窗外，胡椒樹枝好像柳樹枝的搖曳，她想到剛才醫師說，只差幾分鐘就沒得救，她的命是撿來的，要好好的愛惜，感謝父母的愛護，給她再一次的生命，在開始過新的生活時，是否要想是誰的責任錯誤呢？是否要寬容別人也要寬容自己呢？現在她要父親盡快去見丁乙和美玉夫婦，讓他們知道人們關心。

春芽與落葉的故事

◎ 葉紋

【一】魚雁起跑

暑假還剩下兩個星期，欣儀開始打點行李，準備回學校，這將是她在師範大學的最後一年，應該要好好兒珍惜，或是像其他同學說的，要好好兒玩。無憂無慮的青春年華，人生的燦爛時期，就在這大學四年，以後出了校園，進入社會，恐怕再也無法像現在這樣自由快樂了，她有點感傷。

母親走進她房裏很不捨地望著她：「回台北後要好好保重哦，再過幾年就要嫁人了，媽再也不能把妳留在身邊，唉！」

聽到「嫁人」這兩字，她不禁臉紅起來：「還早！我覺得自己還像個唸高中的小女孩哩，十年、二十年後我才會結婚。」

母親在她身旁坐下，拉著她的手很嚴肅地說：「妳要開始有心理準備，當有適當的人一出現，要留心看，把握住機會，這位『終身伴侶』對妳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天下父母心都一樣，她才沒有把母親的話放在心頭哩！

回到學校後不久，家裡給她寄來了一大包衣服和她喜歡吃的點心—欣儀不是一個愛漂亮的人，不喜歡追求那些時尚流行，所以總是由母親替她買衣服，逼她不得不穿。包裹內夾有母親的信，她打開來看，一張年輕男人的相片掉了下來，母親寫道：「台南阿嬤要給你介紹這個人，他叫『鄭雁山』，是阿嬤好友春江嬭尾媳婦的弟弟-----，」

欣儀覺得很好笑，之前，爲了這位「鄭雁山」，阿嬤和她們老人會的一些人到處在替他找對象，還拜託教中學的父親留意，看他學校裏有沒有適當的年輕女老師，「他是留美的，一表人才，快要拿到博士學位了----，」母親也在她的朋友群

中散播這個消息，這原本和她完全無關，她還在唸大學，那位快要拿到博士學位的某某人至少比她大了很多歲，難怪沒有人會想到她。怎麼，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大轉彎，大家都回頭注意到她了？

這點母親信中解釋道：「記得妳今年暑假陪阿嬤去看春江嬋嗎？她的尾媳婦好久沒有見到妳，她說想不到當年妳這個黃毛丫頭竟然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覺得妳和她的弟弟很相配。經她這麼一說，我和妳阿嬤也愈想愈同意。他家境貧寒，但人有志氣，從小就很勤奮獨立，能幹又很有責任感-----，」欣儀再看了相片一眼，那剛毅的表情確如母親所說的，但是他身上穿的那襲男傭相禮服使他顯得很老成、很嚴肅，怎麼說我們很相配？其實我們一點也不相配！再說，欣儀不是唸理工科的，想都沒想到要去美國，畢業後她打算到偏僻山地去教書，幫助那些弱勢的人群—她是「史懷哲」的崇拜者。

「也不知道你們彼此會不會喜歡？有沒有緣份？但先通信再說，讓阿嬤高興一下。真的不喜歡了，隨時可以停止。阿嬤已經把妳的地址給了對方，妳不久就會接到他的來信。」欣儀有點不可置信，二十世紀了，還有這種舊式的，沒有見面，沒有約會，男女只靠書信交往的事情！而且對方在美國那麼開放摩登的社會裏生活了好幾年，他真的會接受這種安排嗎？她很好奇-----。

不過，鄭雁山的第一封信還是來了：「不要妳覺得負擔有壓力，我也是被家姐逼得寫這封信的，萬一她們來問妳，請替我交待-----」她會心地笑了，

「但是，因為妳是女仕，我還是要禮貌地先來介紹真正的我自己，不要相信家姐和她們那一堆三姑六婆說的、關於我的話，她們一定吹了很大----」，她同意地點頭，再繼續看下去：

他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唸書、運動、享受生活、不知煩惱，「我就像妳每天在路上碰到、擦身而過的那些人。」最後他又說：「妳要不要跟我回信，隨妳。人要有自由意志，能獨立思考。」

欣儀決定還是給他回信：「我也覺得很滑稽，我本來就是自由，瀟灑的人，寫這封信只是爲了讓阿嬤高興一下，我阿嬤說，我們雖然隔山隔海、距離遙遠，但有一天必定會覺得天涯若比鄰。我不知道『那一天』什麼時候會來到？不過我要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下次用來給女方看的照片，要挑那種輕鬆自然的，如有像『大力水手』的那種—這邊三塊肌、那邊四塊肌的，尤佳！第一印象很重要，你的照片確實有些老氣橫秋。幸好我現在還年少，像春芽，目前並不認真在找對象，才跟你說這些老實話。你知道嗎，以前爲了替你作媒。我阿嬤常麻煩家父，要他留意他學校裡有沒有適當的年輕女老師好配你哩！」

「不知家姐給你看了那一張照片？那種三塊肌、四塊肌的照片我這裏多的是。不過我這個『枯藤、老樹、昏鴉』倒很喜歡了解你們現代年輕人的想法，請繼續指教，或許可以因此幫我尋覓到夢裏的佳人哩！」鄭雁山很快回道。

「媒人錢當然要賺！我這位準老師可以傳授給你更有用的『女人心理學』，知己知彼才有成功的希望，-----」欣儀想不到自己竟然又給他回信：

「首先，女人喜歡被尊重—要像英國紳士那樣彬彬有禮、有風度的；第二，女人喜歡含蓄成熟的男人—但不能太成熟而失去了可愛的稚氣；還有，女人不注重物質，『心投意合』最重要，所以你要努力培養氣質和內涵----，今天上課到此爲止。」

鄭雁山回道：「謝謝指教，衷心銘感。我也想要向妳傳授一

點『男人心理學』。男人喜歡溫柔含蓄的女人，那種口直心快、口無遮攔、隨時隨地愛『教示人』的女人是會把男人嚇走的 ---，」

這真把她氣死了，她不再給他回信。鄭雁山也沒有再寫信過來，「好了，斷了，本來就不應該開始的！」反正兩人都盡力了，可以向長輩們交待了。

一個月以後，唸物理系的室友理珍向她拜託：「我在申請國外獎學金，能不能請妳那位在美國的朋友爲我寫介紹信？他也是唸物理的。」

回頭向鄭雁山求助？欣儀才不做這種事哩！再說，他也許會拒絕。我是個驕傲的人，絕對不容自尊心被踐踏。但是理珍每天纏她，幾乎要哭出來：「十年的寒窗苦讀就是爲了出國，妳不幫忙，我的夢破碎，會無法活下去的。」

軟心的欣儀只好硬著頭皮寫信向鄭雁山拜託：「我母親常說你人能幹、又很有責任感，有一件純公事想打攪您，爲了室友情誼，我放下自尊心，懇請您替我室友寫申請研究所的介紹信好嗎？她的資料如下 -----」信寄出去以後，她實在沒有把握，會不會石沈大海？

但是鄭雁山很快回了：「第一次聽到妳這樣褒獎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再仔細看下去，才知道原來是有事要找我幫忙。先說，有什麼報酬？妳該知道美國人是很現實的。」

欣儀開始在心裏咒罵，憤怒地讀下去，

「不過，幸好這次不是爲了妳自己，是爲了別人，美國人也很有欣賞這種高貴無私的美德，總會樂意幫忙的。告訴我，在介紹信裏要說她和我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很重要的，-----」

最後他加了幾句：「----- 妳還在生我的氣嗎？我最近幾個星期去紐約州、田納西州和德州 Interview，找工作，回來沒

有看到妳的信，我猜妳一定是生氣了或玩瘋了？」

欣儀很感激他的慷慨熱心，但是他還要問「什麼樣的關係？」真是囉嗦，

「就說是你丈母娘的朋友好了，美國人不是對丈母娘又敬又怕嗎？」她回道。

兩個星期後，鄭雁山遵守諾言把介紹信寄來了：「敬愛的丈母娘，奉您的玉旨，在下謹呈上介紹信一封。本人經常為朋友和學生們寫這種信，不過這回因是丈母娘朋友之故，特別下了一番功夫。在感激我之前，想先請教丈母娘，您挑選未來女婿的條件是如何？----- 僅作參考而已，也許可以增加我以後追女朋友成功的機會。」

「條件簡單：1) 人、2) 男人、3) 未婚。」欣儀幾句話就把他應付掉了。

那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像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欣儀也很關心這事，她趁機問鄭雁山：「你覺得尼克森和韓福瑞誰會贏？我們比較喜歡韓福瑞。尼克森像曹操，心計很多，奸詐不誠實。」

「你們的觀察不錯，但許多美國人很欣賞尼克森那不屈不撓、堅毅的個性，會給他一個捲土重來的機會。韓福瑞是位可親可愛的人，常在電視鏡頭裏擁吻太太，兩人鶼鶼情深，但是好人不一定會贏。」

最後他請欣儀談談她自己這個現代大學生的生活：「這次妳要正正經經地寫，否則，下次再拜託我替妳那些女朋友、男朋友幫忙，我是會拒絕的！」

欣儀只好正正經經地寫道：「我，田欣儀，住在一座民家二樓 201 室裏，有三位女室友，本室三面被男生們圍繞，有如眾星拱月、萬綠叢中一點紅。我們的母親倘若知道了這事必定會

很焦慮，但是我們的房東卻很放心，她說我們這四人幫都是唸師大的，自知將來要為人師表，所以很乖，品行端正，不會出事。不像三樓那十幾個夜校女生，她打死也不敢讓她們搬到二樓來。」

「我們現代的大學生有三愛：1) 愛笑、2) 愛吃、3) 愛睡。——我還多了一愛，就是你早知道的『隨時隨地愛教示人』。」

「我們窗外對面，隔著曠地，有一個空中花園，每天清早可見一位中年男仕在陽台上拈花惹草，我們這些學子每日遠眺他的花園，有了平靜的心，得以在窗內這邊專心用功念書，學業突飛猛進，這人可說是社區裏的最大奉獻者。----- 糟糕，怎麼寫起這種芝麻小事來？真是浪費信紙和你的時間，擦掉又可惜，只好請你委屈了。對了，我的室友問要怎麼報答你好？」

「那人一定有個愛嘮叨或愛針鋒相對的妻子，爲了耳根清靜，他不得不逃到屋頂上去寄情花草-----」鄭雁山這樣分析，

「聽說有人要衷心報答我，真高興，麻煩告訴妳室友，最佳的報答方法就是請她好好管教妳，這樣子每日胡言亂語下去，有誰敢娶妳！不要以爲妳現在是春芽，恃齡而驕，有一天也會成了像我一樣的落葉！」鄭雁山提醒她。

「敬愛的落葉，請問你什麼時候回來歸根？」

「這端看『春芽』願不願意等我，假如她不幸長成了綠蔭，子滿枝，那我就不歸根了。」

沒想到他真的開始正經起來，她可還沒有心理準備呢：

「希望你只是在開玩笑而已，你好像要和我作正式男女朋友的樣子。但是我覺得『談戀愛』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舉例如下：

1. 我的同學和她的男友約會看電影，她喜歡看『亂世佳

人』，他堅持要看『歷盡滄桑一美人』，兩人談不攏，最後各人分手去看各自的影片。她差點兒失去了自由！

2. 我是個『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性情中人，但我的另一位室友『每逢佳節必痛哭』，一她和男友過年過節必定吵架，這種折磨人的愛情，我以為不值得！

3. 有一位唸教育系的友人，她的男朋友去年先出國留學，最近給她寄來一封『斷情書』，說是在彼岸另找到新歡，千錯萬錯都是距離太遠，無法在他身邊監視的錯。我過去沒有『失戀』的經驗，這若是臨到我身上，鐵定不堪一擊，粉身碎骨無疑！

4. 結論：所以我們還是保持『筆友』的關係為妙！」

鄭雁山畢竟是個有智慧、有耐心的人，他很客氣地給她回覆：「這點我完全同意，我們前面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跑，有一場艱苦的仗要打，屆時誰贏誰輸、誰笑誰哭，還不知道哩。」

【二】偷襲

一年後，欣儀在嘉義縣鄉下一所中學教書，她和鄭雁山還保持書信來往，她很感激在畢業前後那段徬徨期間，鄭雁山以「過來人」的身分給她很大的支持和指導。他自己現在已經進入紐約州一家大公司做事情，但每個週末還需要開三個小時的車回學校，去處理博士論文，他實在非常忙碌，信也寫得少了。

有一天她剛上完課，秘書梁小姐跑來通知她：「有人找妳，在會客室裏，他長得很帥哩！」那大概是她的二哥了，二哥最近被公司轉調到嘉義市，母親交待他要來探望欣儀。她高興地推門進入會客廳，可是那人不是她的二哥，但很面熟：「我是田老師，請問你是那位同學的家人？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嗎？」

那人忍著笑說：「我姓鄭，鄭成功的鄭，我是『春芽』同學

的朋友，這次順道來問候『春芽』和她的阿嬤 -----」

她差點兒昏了過去：「你，---- 你 --- 你是那個『落葉』？你是『鄭雁山』？我不是在作夢吧？-----」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低頭慌張整理情緒，試圖恢復平靜，但是愈想愈氣，禁不住抬頭罵他：「你來偷襲我，真可惡！也沒有事先通知一聲，我還以為你現在美國上班呢 -----」下意識地用手去掠頭髮，整整衣襟。

鄭雁山不斷地端詳著她，俏皮地說：「妳真會選地方，躲到這個世外桃源來，大概一生再也不會想要出去，所以我只好急急趕來。對了，我還帶來一個見面禮給妳！」，他從提袋裏拿出一個迷你小照相機給她。

「很高興，現在我們終於能面對面，看到真的人了，我也覺得好像在作夢哩。」鄭雁山深情地望著她，笑逐顏開，她羞得別過了臉。她想找話說，然而試了半天卻說不出來，怎麼，以前和他「針鋒相對」的銳氣全都消失了？

最後欣儀終於擠出了一句話：「你一定很失望，我的相片總是比真人好看，我媽常說我有『相緣』哩。」

「我正好和妳相反，妳同不同意？」

世界上竟然這麼不懂謙虛的人！她應該給他一番教誨才是：「不過也不會偏差到那裏去，不好看的人再拍幾百次，也不會拍出好看的照片來！」

「好啦，我口很乾，有沒有可口可樂？喝完再跟妳辯。」

「鄉下沒有這種飲料，要跑三、四公里外去買 -----」

「我也餓了，是妳要請我吃飯，為我洗塵？還是我請妳？不要忘了妳還沒有送我見面禮哩。」

她帶他來到街上一家小吃店，兩人坐下，她問鄭雁山：「你回來台灣幾天了？已經相了多少個親？」

「三天，一共相了三十個親，一天十個！—妳阿嬤不是說我很『勤奮』有為嗎？」

「效果如何？」

「還要繼續相，需要田老師幫忙和指教。」他偷眼窺她，侍者端來菜飯，她夾了一塊肉給他：「恭喜，勇氣可嘉，祝你成功。」

「妳明天有空嗎？我要和妳約會—我們的第一次約會，--- -- 我已經盼望一年了！」

沒想到他竟然這麼直接，欣儀臉紅心跳，不知所措，小聲說：「不行，明天我要帶學生去郊遊，很晚才會回來-----」

「那麼，我就跟你們一起去郊遊好了，這個照相機可以派上用場了。」

她正在擔心，自己一個人怎麼能夠帶四十五個精力旺盛的少年少女去野外出遊，她很想要接受鄭雁山這個適時伸出來的援手，但是要怎麼向學生們解釋她和鄭雁山的關係才好呢？

「可是可以，但要怎麼介紹你這位空降來的人給我學生？」

「男朋友，行嗎？」

「不妥！」

「迷途的旅客？過路的單身漢？外地來的教育考察員？妳的乾哥哥？」

「不妥！不妥！」

「心繫故鄉的美國僑胞，歸根的落葉，想要回來這裡重溫童年的樂趣！」兩人終於同意，就這樣決定了。

初春的公園，花紅柳綠，芳草如茵，小溪清澈見底，學生們個個如出籠的小鳥，活潑蹦跳。鄭雁山帶來足球和男生們在草地上廝殺得起勁，欣儀和女生們在旁吶喊加油、奔奔跳跳，快樂的笑聲驚動了整個公園，他們接下來玩大風吹、比手畫腳猜

成語、火車頭 ----- 等遊戲。不久大家都餓了，開始吃便當，欣儀為鄭雁山多準備了一份便當，學生們紛紛熱情地給他們帶來許多水果和點心，鄭雁山回請每個人一小包美國巧克力糖，他教他們唱英文歌，和男生們較勁手力 -----。那個平日很孤癖、不喜和人交往的李英士同學，竟整天黏在鄭雁山身邊和他有說有笑。「你真有人緣，我很嫉妒哩！」欣儀口裏雖這麼說，但心裏很高興。

郊遊回來，她送鄭雁山去車站，頻頻向他道謝：「因為有你，今天大家才能玩得很愉快，已經有許多同學要我向你預約，下次再來！」

「我可以天天來，只要能夠每日看到他們美麗的田老師。對了，關於我們的第一次約會，什麼時候進行？」

「這個星期六，我要帶你去一間佛教禪寺，去修身養性！」不待他發問，欣儀就把他推上了車。

這間佛寺座落在離她住處有二公里的郊外，客運車在那裡沒有停車站，他們只能騎單車去，她向房東借兩部單車，但是房東的孫兒正巧從城裡回來，騎走了另一部單車，只剩下一部，欣儀有些為難：「我和他絕對不能同乘一部車 -----」

「有什麼好害羞的？放心，他不會把妳吃掉！」房東說，笑著拍拍鄭雁山的肩膀：「你是前頭的騎士，要專心，千萬不要撞到電線桿。」

她只好勉強上座，怯怯地從後抱著鄭雁山的腰，車子很快上路。「我中學六年都是騎單車上下學的，技術一流。不過那時候載書，不載美人，我的書比妳這位美人還要重幾倍哩。」，通往山地的路崎嶇不平，車子一路顛簸，但是他們不以為意。

她介紹路邊的植物和景色給他這位生長在都市的人：「那是剛出頭的竹筍，那是龍眼樹、芒果樹、釋迦園、黃瓜藤 ----- 注

意，不要太靠近竹子林，那裏面有『青竹絲』毒蛇，它們攀在竹枝上，又細又青，像竹葉一樣，很難分辨。」

兩人在半路一塊大岩石邊停下來休息，她忽有所感，告訴鄭雁山：「我滿喜歡今年春假你寄給我的那張立體風景卡，你看這裡像不像那圖中的景色？我每次來這裡就想到那張卡片：青山綠水，兩個少年男女倚在木橋欄杆談心，單車斜靠樹邊，美極了！野餐桌上的籐籃和桌巾真誘人 ----」

他輕輕撫著她的手，說：「那是我這生的夢，希望有一天能夠和心愛的人牽手，一起去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現在美夢已成真，我覺得很幸福。我們要好好彌補過去一年沒有見面，沒有約會的時光。」

他們重新上路，她坐在單車後座，緊緊抱著鄭雁山粗壯的腰，心裏有一股說不出來的甜蜜，她告訴他：

「我們要去的那座寺廟的住持—微恭師，是我二姑的好友，她大哥在二次大戰中被日人調去南洋打戰，她向佛祖許願，若哥哥能從戰爭中平安歸來，一定要出家作尼姑。----- 我因為她的緣故，才決定來這裡教書哩。」

「真可惜！她作了人生這麼大的犧牲。」

「不是犧牲！我常在想，像我這樣口直心快、胡言亂語的人，恐怕會嫁不出去，打算到時來這裡出家作尼姑哩。作尼姑也不錯！」

鄭雁山哈哈大笑：「那我就跟妳來這裡作和尚！」

他們終於抵達寺院，微恭師雙手合掌出來歡迎，她向鄭雁山說：「你要好好照顧我的乾姪女，她們家做了許多善事，積了不少功德，你也可以從她那裏分享到一分福報哩。」

他們在那裡吃了一頓鮮美的「水煮野菜根」和「香菇炒麵」後，欣儀神祕地告訴鄭雁山：「我要帶你去看一處桃花源中的

「桃花源！」她牽著他來到寺院旁邊的小河，河畔兩邊垂柳隨風搖曳，幾隻長腳白鷺鷥大概已吃完它們的午餐，在水中優美地度步。兩人脫下鞋，赤腳潦進涼涼的河水裏，小魚、小蝦在他們足間悠游，河沙中隱約可見黑黑亮亮的蛤蠣，他們用手去撈蝌蚪和小毛蟹，又把它們放生回水裏-----。最後兩人玩累了，坐在水邊那些村人用來洗衣服的大石頭上休息，四周靜悄悄，整個世界好像只剩下他們兩人。鄭雁山看著正在快樂踢河水的欣儀說：

「我二弟四天前結婚，我正好也在上星期完成了博士學位，比較有空，所以特地向公司請假，回來參加他的婚禮。我母親說我這次輸了二弟還可以原諒，下次再輸給三弟就不可救藥了！這只有妳能夠救我----，」

「-----我母親在為二弟訂買結婚喜幛時，也同時多訂了我和妳的名字字聯，她說我反正有了『意中人』，二弟結婚後，她可以馬上把喜幛上新郎和新娘的名字，換成我和妳的，省得她再多跑一趟『書堂』，妳覺得怎麼樣？我們是不是該聽她的話？—不過她說新娘的名字還可以隨時更換。」

欣儀楞住了，雙腳停止了踢水，-----他在講什麼？難道是他在向我求婚？

她覺得有點眩暈，心慌意亂：「我，-----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鄭雁山走過來，在她額頭上輕輕吻了一下：「妳不必現在決定，我可以等。」

他的這一吻使她心顫不已，神不守舍。那夜她失眠了，一切發生得這麼迅速突然，使她來不及應接。

隔天，鄭雁山一大早來到她的門口，好像沒有睡好的樣子：「昨晚我整夜輾轉難眠，一直在想著妳的回覆，這真比通過博

士論文還要緊張。」

她忍不住笑出來，羞答答地在他耳邊悄聲說：「你贏了！我輸了！」

她沒有抗拒，任由鄭雁山把她從地上捧起，在空中旋轉又旋轉-----。

【三】夕陽

四十幾年後，兩個老人坐在加州海濱公園石椅上看海景，自從雁山半年前動過心臟手術後，他們就常來這裡，雁山身體羸弱，容易疲勞。兩人緊緊地握著手，遠眺海的那一端，白鷗優美地在藍天飛翔，很像故鄉的白鷺鷥。啊，太平洋的彼岸，故鄉台灣就在那裡，已經好久沒有回去了，故鄉的呼喚從來沒有停止，愈來愈強烈-----

欣儀陷入了沉思，過了一會兒，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推了身邊的老伴一把：「知道嗎？你回台灣和我結婚那時，我正好傷風感冒，昏昏沉沉，所以才糊裡糊塗嫁給了你-----」

「我也一樣，那時剛從美國回去，時差還沒有恢復，渾渾噩噩。我好像並沒有向妳求婚，是妳自己投懷送抱來的哩。」

「你！----- 鄭雁山！你真可惡！」她丟開了他的手，生氣地站起來，

「小心妳的高血壓！明天再戰-----」雁山縮回那風溼酸痛的右腳，掙扎著想要站起來，卻力不從心，又跌了下去，

欣儀不忍地跑過來把他扶起，老淚縱橫：「看，你又忘記吃藥，你不要我嘮叨，我還是要繼續嘮叨，直到你聽話為止！」

天邊已經出現了幾片彩霞，黃昏近了，家人在等待著他們回去，一起去看今晚大孫女的芭蕾舞表演哩。兩個老人互相扶持，徐徐走入了夕陽餘暉裏。

----- 完 -----

殘燈

◎賴慧娜

她睜開眼，房裡昏暗又寂靜，她一時不知自己到底醒了還是睡著。白天裡因為建築工人出入，操作工具的吵雜聲不斷，讓她感覺到澎湃的生命力，即使是坐在輪椅上，她像騎在馬上的將軍，發號施令，在這屋簷下沒有人敢不聽命於她。

現在一切都靜止了，使得夜晚的靜更深更沉，聲音會擾人，沒有聲音也會擾人，甚至更讓她不安。

她費力地清了清喉嚨，才發出輕咳，睡在隔床的大兒子馬上翻身坐起來探過來問：

「媽媽，要什麼？」

她揮手示意。大兒子趨身到床邊，扶她起來，架著她慢慢往洗手間走，她邊走邊問：「工事做到那兒？」

大兒子恭恭敬敬地回：「今天就要鋪地磚了。」

她緩緩地坐上馬桶道：「叫秀媛好好監工，工人都是會偷懶的。」

「知道。」

她並不是真要解手，坐了一會兒示意大兒子扶她起來，又幫她理了衣褲，慢慢再折回床，慢慢躺下，她緩緩地數算兒子們的年齡。

「成田，你今年六十五了吧！」

「是的，媽。」大兒子又是恭恭敬敬地站在她床邊。那樣像極她的丈夫，那麼躺在床上這具軀體豈不是婆婆？

她的記憶一下子清晰起來，她嫁入夫家的種種，一一浮現，凌厲的婆婆的印象到現在還會讓她不寒而慄。

婆婆是強悍勇健的平埔族婦女，因丈夫在一次械鬥喪生後，

獨自扶養一子一女，並且開墾五分荒地成農田。婆婆曾經爲了與鄰農爭水源，手握鐮刀，左邊是八歲的兒子，右邊是六歲的女兒，三人一列站在田壟上與數戶鄰農對抗。婆婆可以肩挑百斤在田間健步如飛，連男人也趕不上。在農忙人手不夠時，鞭策子女如同牛馬，不容農事誤時。婆婆的女兒也一樣強悍，所以不到十六歲就被有慧眼的農家出豐富聘金娶回去當媳婦。

少了一個幫手，得馬上物色一個替代，婆婆的強悍是村裡出名的，即使是重男輕女的鄉村，也沒有人肯將女兒嫁給她當媳婦，婆婆只好張羅一筆聘金央媒人到鄰鎮去物色人選。

她是佃農的么女，年頭不好，生活本就艱苦，爲省一張吃飯的嘴，父母樂得拿她換點聘金買肥料，嫁出門那天，她頭遭有件新衣穿，雖是廉價布料，總還是沒下過水的，漿挺挺的套在身上，配上她瘦小的臉，也是頭遭施了胭脂的，整個人看起來像紙糊的人形。

她就在這情況下進門，原來婆婆期待她頂替嫁出去的小姑，可是看她的體格，腳力都不如女兒，進門第二天就開始給她操練，婆婆像鷹一樣隨時監視她工作，三更起床煮食，五更出門下田，晌午回來飼豬，捻草、挑水，她也是農家出身，有著一副倔強的性子，不肯讓婆婆看低了。

她的第一胎早產，差點保不住，因爲是在田裡操作時突然陣痛，被幾個同在作田的婦女扶到樹叢裡，生下大兒子的。那時她才十九歲，抱著嬰兒一拐一拐回到家時，婆婆一臉寒霜，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在那樣的環境中，做爲媳婦的並不需要做錯什麼才會被責罵或看臉色。

她連著生三個兒子田成、宅成、富成，一個女兒鳳嬌，也學會如何做媳婦。

她知道婆婆是嚴厲苛儉的，她絕不在婆婆面前現出貪食模樣，每回到雞寮撿雞蛋，若蛋下得多時，她候著蛋一落地就拾起一個剛落地來敲破蛋殼把尚溫的蛋吞下肚，神不知鬼不覺地給自己補充營養。

家裡豬母要生小豬時受的待遇還比她好上十幾倍。每回豬母要生產時，她得負責把豬舍打理乾淨。下田之前三更天就起來煮豬食，攪拌涼，挑到豬舍，還得替豬母按摩，生產時，她通宵候在豬舍接生豬仔，體弱的豬仔要隔離人工餵食，有時忙著餵豬仔，自己的小兒肚餓嚎哭也只好由著他。

她飼養的豬仔存活率最高，賣的價錢也最好。畢竟人丁單薄，五分地不管她與丈夫再怎麼賣力，收成納了肥料、稅金外，所剩不多，要不是靠著她勤跑市集，日子是挺不好過的。

婆婆看她連生三個兒子，打算再買幾分地留子孫，她不要她的孩子繼續留在農村，她看那貧瘠的大地，在乾旱季節時裂開的口就像猙獰貪食的野獸要吸盡她的血汗。

她在農閒時，養雞仔、鴨仔，雞鴨長大了用籠子裝，自己騎二、三小時腳踏車到菜市場賣，她每次由市集回來一定帶回一些東西孝敬婆婆，倒不是完全出自於孝心，而是聰明的她知道，若不把婆婆打點好，家中大小也不容易打點。

在菜市場她看到一個也是騎腳踏車來賣什貨的，他的腳踏車後載著一箱的女人的用品，有胭脂水粉、髮飾，幾乎所有上菜市場的女人都多少光顧一兩個。另外還有一個賣布料的，也是用腳踏車載來。她有次將賣雞的錢多買了幾只水粉和布料，回到村裡，竟然以雙倍價錢賣出去，比下田操作，養雞養鴨更輕鬆，更能賺錢，她就這樣積存私房錢，然後慫恿丈夫到城裡批貨回來賣，他們決定賣布料，她深諳擊敗對方的技巧，而且她是在地人，人面熟，不久就把原來的布販的生意全搶過來。

每回進貨回來，她一定選一塊上好料子，請洋裁做新裝給婆婆，婆婆起初生氣她不下田工作，看到那亮麗的新裝，也就不再叨唸了。

所幸她的婆婆不長壽，為一生的過度操勞付出代價，五十餘歲就過世，死時顏容蒼老有若八十老嫗，這給她極大警惕。

婆婆過世後她與丈夫才有機會大展鴻圖，搬到城裡，把鄉下的薄田賣了，在大街買了個小店面。

她沒有唸過書，但腦子精明，手腕靈活，進出貨，一本帳目全在腦中，教養子女完全秉承婆婆的雷厲風行，但她更懂得恩威並用，所以雖然忙著做生意，三個兒子都教管得服服貼貼。她有眼光，她的三個兒子都上國立大學，田成學醫，宅成學法律，富成學商，女兒鳳嬌雖只唸家職，但天性像她，家中大小還只有鳳嬌敢與她頂嘴。她與丈夫對孩子從小就施以嚴厲的教育，尤其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兒子將來是要討媳婦的，從小就以「兄弟是骨肉，查某是衣服」訓誡他們。對兒子恩威並重，訓練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她知道只有兒子的絕對服從，才能永享她的福蔭。因生意緣故，她也接觸了不少闊太太、名流淑女，也學了生活品味與享受。

她深知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的道理的。台北是首善之都，她要孩子都到台北上大學，孩子上大學後她與丈夫也有機會北上，聽說台北是繁華世界，錢淹腳目，到了大稻埕，果然大開眼界，又鼓勵丈夫北遷，在這眾商雲集之處爭得一席之地開起綢布莊。她的八面玲瓏很快在大稻埕打出名聲，店面也一再擴充，但她不滿足，

聽說美國是世界首富之國，待孩子一進大學，她就叮嚀他們將來要到美國去。

她把三個兒子都送到美國留學，鳳嬌嫁了同條街賣南北貨

的，也在身邊幫忙布莊生意，三個兒子到美國念書都聽命回台灣與她所安排的對象成婚。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她已經打定主意，有一天她要去美國，做美國人。

等三個兒子都成家，也在美國安定下來。布莊交給鳳嬌照顧，她與丈夫也搬到美國來，並在聖瑪利諾買了有七個房間的豪宅，與當醫生的田成同住，當初就考慮到年邁後有人全天候照料，所以早就替田成物色一位家世好，美麗大方又溫順的醫學生秀媛，叫當時在美當實習醫生的田成回台相親，雖是奉父母之命，田成也是一見鍾情。

雙方在談婚嫁時都覺得是門當戶對，天作之合，為配合田成的有限的假期，相親三天之後就公證結婚，女方家雖覺太匆促，她主張在美國舉行盛大婚禮。秀媛的母親是京都女子學院畢業的，氣質高雅，婚禮那天，秀媛的母親，一襲淺藍曳地禮服，配帶珍珠項鍊耳環，似乎勝過她的繡織羅緞與全套翠玉黃金行頭，吸引眾人的眼光。宴會後一對新人與父母親併排送客，一位長輩握著田成的手一疊連聲道：「娶妻看丈母娘，田成你三生有幸。」

這話她聽得刺耳，之後她看秀媛就老不順眼，尤其在秀媛身上看到那親家母的影子，好像時時在提醒她所沒有的東西。

移民來美國後她與丈夫選定與田成住，開始改造秀媛的工程，不准秀媛到醫院上班，不准與娘家來往，也不准秀媛過問家中財務，秀媛被當做為無薪女傭使喚，她商場風雨來風雨去，對金錢有強烈的控制慾，田成懾於自小對父母的服從只有唯唯諾諾，小兩口起初的新婚情苗很快地在父母的干預下枯萎，只是秀媛天真地認為容忍可以改變環境，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二兒子宅成當律師，她替他找個會計師百佳當太太，心中的

如意算盤是「方便管理一生辛苦累積的財富」。富成也與一名學電腦的女留學生訂婚了。她計劃著，三個兒子都住在就近，尊她為一家之主。

沒想到這百佳個性剛烈與秀媛不同，仗著娘家有錢，平時就顯得有些個性。有一天發現宅成的所有銀行帳戶都沒有太太的名字，大發嬌嗔，吵鬧不休，這可犯了她的大忌，同樣的事情秀媛一聲不哼，這百佳竟然興風作浪，為防其他媳婦學樣，她一不做二不休，馬上勒令宅成把太太趕出去，不顧兩個稚齡的孫子的嚎哭，宅成聽從她的命令，逼百佳簽字離婚。這現代版的「孔雀東南飛」在聖馬利諾的華人圈流傳了一陣子，以至富成的未婚妻大生警惕，對富成說，要去銀行保險箱取條珍珠項鍊戴，一到銀行保險箱，將自己的首飾全放入手提袋，佯稱回家試戴。富成不疑有他。過幾天收到未婚妻寄來解除婚約的信函及訂婚戒。為此她大發雷霆，責怪富成不中用讓那妖精把首飾騙回去。富成二十多年來先後與不同女人同居，卻沒有勇氣再結婚。今年該也有五十歲吧。

百佳走後，宅成也漸漸不愛待在家裡，不久在外有了女朋友，生了孩子就更不常回家來，宅成雖搬出去，不久鳳嬌帶著三個孩子來美國念書，當內在美。

她很高興子孫環繞身邊，她所不曾享受的，她的子女、孫子們都享受到了，名車、豪宅、高學歷，每個孫不分男女，都是上最好的私立學校，長春藤大學畢業，一個個青年才俊，子孫是她生命的延續。是的，她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替自己創造了榮華富貴。為了鞏固她的世界，她嚴格令子孫遵行台灣年節規矩，尤其她的生日，沒有一個人可以缺席，由她的三個兒子帶領，依序向她叩頭祝壽，道吉祥，呈獻壽禮，然後她再以大紅包一一賞賜晚輩。在這棟聖瑪利諾市的六百萬豪宅，儼然是另

一個張愛玲的世界。

她的王國興隆，子孝孫賢，直到有一天毫無預警的她的丈夫突然大咯血，在醫院掙扎三天，撒手人寰，喪事時，大家以為他兩夫婦一生情篤，她一定痛不欲生，不料她在靈前燒香，對著老伴的遺相喃喃道：老伙仔，你好走，不要拖我，我在陽間還要替你顧金顧銀，顧子孫。

喪偶之後孩子們對她更服從，她過去像君王，現在在子女眼中簡直像神祀。

她統治著子孫，也營造子孫的世界。受她供養的法師，風水師，不時進進出出，替她獻策，為子孫代代榮華富貴圖謀，看到孫兒女，先後出人頭地，是她的生命無止息的延續，她於是更加注意自己的養生，不惜重金購買各種延年益壽以及養顏的補品。

她今年九十四歲了，背脊挺直，記憶力超強，銀行帳目在腦海中一目了然，雖然不識字，憑著天生對數字的敏感，產業的收支，樣樣也瞞不過她。

她意識到她威權在動搖，是當十二個孫子逐漸自立時，似乎沒有人樂意回到她的六百萬豪宅，除非她以作壽及年節的理由令秀媛叫大家回來。那場合，子孫行禮如儀，紅包照發，但孫子們似乎迫不及待地以種種理由先行離去。

她聽信法師與風水師的話，認為大權旁落是因為死去十年的老伴有埋怨，再加上家中門戶沖煞，於是她為老伴做了隆重的法事，又把豪宅重新改建，大興土木。由於家中大興土木，今年她作壽，孫子們以此為由，未全體到齊，這又使她大發雷霆，對秀媛動員不力而發飆「皇帝換人做了嗎！」她披頭散髮嘶聲大嚷不止。

她躺在寂靜的房間，如同不屈服的守夜人，在與時間角力

中，生命也隨著夜在流瀉……………



圓夢

◎ 陳東榮

四月的溫哥華 (Vancouver)，天空清脆藍色，空氣中充滿著春天的氣息。走進維多利亞公園 (Victoria Park)，迎面而來的，是一陣暖綿綿的春風。那銀色半圓的建築前，一排跳躍玲瓏的水柱，迎風起舞。



溫哥華 (Vancouver) 的維多利亞公園 (Victoria Park)

走入花園，百花競放，垂柳飄逸。伴娘，伴郎們陪著兩位新人，興高彩烈地在拍婚紗照了。

不久，音樂聲起，新娘推著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者，微笑地向已在前方等待的新郎走來。這位老者，滿臉滄桑的皺紋，稀疏的白髮，他的頭，手都不斷地搖顫不停，在來賓席中引起一陣嘆息聲。這位已經是九十八歲的老人，是我一位很特殊的老友。他就是新郎新娘的監護人。

當新郎讀到婚姻誓詞 (Vows) 中的那段，" 不論快樂或痛苦，不論健康或病痛，我都會在您身旁，直到我們因死亡分開"，新郎卻把那最後的一句，說成 " 無論生死不分離。" 我不禁抬頭看他，他也向我眨眼。我恍然大悟，覺得他說得對。不過，我看看周圍，並沒有其他來賓注意到這例行的誓詞中，突然改變的一句話。

接著新郎新娘行了擁吻禮，牧師宣佈他們成了正式的夫婦。這對新人便很高興地，一起把坐在輪椅上的老人推了出來。看著這位已經風中殘燭，重度失智的老人，我實在感慨萬千。這位好友，十幾年來，弄得親人疏離，生活潦頓，就只是為了一個祕密，一個承諾，辛勞撫養了這對新人，終於，他們能夠結為夫妻。可惜的是，已經患了老人癡呆症的他，卻不知道他終於夢想實現了。

在週遭一陣歡呼，笑語吵雜中，賓客陸續地往接待處走去。惟有我還坐在椅子上，往事如煙，湧上心頭。

那年秋天，我們去波士頓，牽手忙著在女兒家照顧孫子們，我既幫不上忙，也就自己開了車，到查爾士河(Charles River)邊的公園去。那天，秋葉正多彩，天晴日暖，正是新英格蘭最美麗的季節。我斜躺在河邊的長木椅上，望著紅磚拱橋下，幾隻悠閒的獨木舟，隨流緩行。心情一悠閒，睡意也乘虛而來。



波士頓的河濱公園

突然，一陣 "Help, Help!!" 從遠處傳來，我驚跳起來，隨聲跑去。原來是一位六、七歲的小男孩喉嚨被噎住了，臉色變紫，驚恐地掙扎著。一位嚇哭的小女孩站在旁邊，還有一位老人，急著在拍著他的背。我急步向前，把小孩拉過來，讓他撲倒在我半彎的大腿上，我在他背部用力壓了幾下，小孩咕嚕一聲，半塊栗子就咳了出來，掉在地上，然後哭了出來。

老者看著小男孩已經正常無恙，又跑到小徑旁去玩了，他激動地一步上前，把我抱住，不斷地說著 "Thank you, thank

you!!"。眼角閃著淚光。

他自我介紹，Edward Smith，是維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退休的歷史教授。搬來波士頓後常常帶著這兩位同是六歲多的一男一女來這公園玩。

他很客氣地邀我在草地裏的木椅上坐下來。他的誠懇及稍帶英國的口音，讓我覺得又親切，又好奇。我也介紹了我自己，一來一往，我們就像多年不見的老友，互相談著一些各自過去的遭遇。

老人非常健談，大約談了半個小時，他突然靜了下來，沈思片刻，抬起頭凝視著我："林先生，我們一見如故，看您也是一位可可靠之士，我有一件從未告人的祕密與承諾。爲了保守這祕密，我一直全心全力地照顧這兩位小孩，我不在乎人家幫

忙，但在精神上，我的壓力很大。一直希望能找到一個人，來幫我透透內心的悶氣。爲了獨自守這個祕密，我好像全身被束綁禁錮，不得動彈。無論這祕密是如何的荒謬，如何的奇怪，希望您能聽了就算，但願爲我保持絕對的祕密，



麻州的 Andover Phillip Academy，寄宿學校

好嗎？"我慎重地點了頭，說："Eddie，無論如何，我會替您保守祕密。儘管說罷!!"

老人如釋重擔，就開始告訴我這段故事：

"那一年，我的大兒子，John 說他想換換環境，要到波士頓

西北部的 Andover Philip Academy 寄宿學校去讀高中。我想，我跟妻也都在初中時就離家出外求學。想想他也很獨立可靠。而且 Andover Phillip Academy 這所學校也頗有聲望，是一座有三百年歷史的寄宿學校，曾經造就了許多美國歷史人物。

兒子開學了一個多月，就是 Andover 的懇親會 (Parents Day)。我在學校的教務很忙，兒子又能幹。他的入學都是自己處理，我與他母親就從未去過 Andover。同樣地，十月的懇親會我們也就沒去了。兒子知趣地不為難我，只說 " 爸，您只要負責把支票開給我就行了！" 這麼一說，我反而覺得過意不去。貼心的兒子才十六歲，實在虧欠了他太多。我終於決定，找一個週末，到學校去看他。他媽媽則要留在家照顧三個小弟妹。

兒子說，他已經在學校校區內的安多福旅舍 (Andover Inn) 幫我訂了一個房間，並且刷了卡，不論多晚到，都保證有房住。就這麼巧合，當天我的班機真的誤點了三個小時。



在機場租了車，還加了 GPS。我在 95 號公路 Andover 出口出來時，已經十一點多了。這時，車燈所及，開始有紛紛飄動的雪花了。風聲也漸漸急了起來。我有點緊張起來。

麻州的 Andover Phillip Academy，寄宿學校

沒想到一離 95 號公路，就是荒郊野外，都是彎彎不分道的鄉間小路。路旁一片黑暗，不見燈光人家。開了大約半個小時，眼睛一亮，前方遠處，竟然有一點閃爍的燈光。

沿著燈光，終於開到一座大穀倉前，打開車門，一陣刺耳

的迪士可音樂傳了出來，這時門前小徑已經雪深過膝。我在寒風凜冽下，拉緊衣領，踉踉蹌蹌地衝開笨重的大木門，進了大廳。這座大穀倉原來是改成了一家迪士可餐廳。在這深夜的寒冬中，竟然還有許多年青人，在此歡樂終宵。也許，這是鄉下這裏唯一的社交場所吧！！

我又冷又餓，馬上找了個角落的桌子坐下來。點了一份我從來沒吃過，但想像不會錯的龍蝦派 (Lobster Pie)。兩隻不小的去殼龍蝦放在一碗熱燙燙的奶油中，果然鮮美潤口。又配上現烤的香熱麵包，我真有苦中得樂的感慨。

付了帳，又趕著上路。靠著 GPS，不久就見到 Andover 學校的大門了。一眼望去，前面有左右兩座大建築。左邊的一座，大門緊閉，台階兩側及門前各有一盞昏黃的燈。右邊的一座則燈光輝煌，還傳出音樂及笑談聲。我走上台階，按了鈴，門開處，一位慈祥的老者，伸出手說："Welcome, come on in!"。我吃了一驚，因為他頭戴像十八世紀華盛頓總統那樣的銀灰色假髮，緊身褲，長馬鞋，就是十八世紀人的服飾。明明 Halloween 萬聖節是在上星期，怎麼現在還扮著裝呢？

我跟著老者進入一大廳，這顯然是一間大廳 Ball room。一群帶著各樣面具，各色服裝的男男女女，正在到處翩翩起舞，或嬉弄追逐，笑聲，叫聲，頻頻落落，非常熱鬧。



安多福旅舍 (Andover Inn)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人，大概在上禮拜的狂歡興有未盡，本週再繼續吧！既然時已半夜，也不能深夜去打擾我家少爺，加上睡意全消，我就在角落找了一個座位，點了一杯 Marnier Grande，自己一個人細細地品酌。

不知不覺間，有一位年青女郎已經站在我旁邊。她並沒有像其他人的節慶盛裝打扮，也沒有面具，只是一個化了淡裝的美麗臉孔，有點蒼白，表情憂鬱，看來楚楚可憐。她穿著一套白色洋裝。我向她友善地笑笑，她也淡然一笑，然後在我旁邊的座位上坐下來。

我還不知怎麼開口，她已經有點緊張的說："不知您能不能幫我個忙？"，"假如我做不到，當然願意。"我說。

她似乎鬆了一口氣，然後告訴我她叫 Sandy，家住在 Andover 附近，曾經在 Andover 寄宿學校當過祕書。她以前有一位男友，叫 Steve，史提。在她認識他之前，史提已經有一位論及嫁娶的女友，Carol。但 Sandy 與史提認識之後，兩人竟一見鍾情，使得 Carol 傷心非常。

後來，Sandy 發現自己得了癌症，不久於世。善良的她覺得自己既無緣與史提白首偕老，就不要連累他，決心要忍痛離開。也希望史提能與他曾經熱愛過的 Carol 重修舊情。

爲了避免讓史提猶豫不決，掙扎痛苦，Sandy 決定故作無情，不告而別。但出乎 Sandy 的意料之外，史提雖然怨嘆 Sandy 的絕情而去，他並沒有因此回到 Carol 的懷抱，反而因對男女誠信的失望，至今單身未娶。

這幾年來，她一直後悔當時的錯誤作法。她請求我去找到她的男友史提，要我告訴他，她永遠愛著他。

她給了我他的名字及住址。聽了她的話，我覺得不可思議，忍不住問她："妳既然知道他的去處，怎麼不親自去告訴他呢？" 她一陣苦笑，悄悄地走開了。之後，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第二天，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窗外的陽光，照在古色古香的書桌及床頭櫃。我是躺在一間旅舍的客房，發覺自己的額頭上蓋著一個溫水袋，身上蓋了不知幾層的毛氈，但我還是冷得

一直打顫。不久，有人敲門，我應了一聲，一位服務員走了進來，他體貼地問我，"Are you OK？" 我說，還可以。不過想喝一杯熱茶。而且我想知道，到底我發生了什麼事？"

他告訴我，在半夜裏，旅舍的那隻拉不拉多 (labrado) 黃狗一直狂吠不止。守門的開門一看，發現我躺在路對面的墳場地上。

他們馬上把我抬了進來，我一直喊冷，不過神智還算清醒，因此就把我安頓在床上，讓我睡一覺。

他提到一些昨晚我說過的話，我卻一點都不記得了。不過，與白衣女郎交談，以及之前的種種，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感謝那隻黃狗，要不是牠，時間一久，我早就凍死了。

回到夏洛特維爾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的家後，又忙於學校的工作，我就把 Andover 的遭遇忘在一邊了，當然更不把夢境中的那位白衣女郎當成一回事了。雖然那晚發生的事很戲劇性，但我認為我一定是在風雪的黑暗，驚恐疲累之中，不支倒地，不過，兩個星期後，我再做了一個夢，那位白衣女郎來問我找到了他的男友沒有？看到她那焦急憂鬱的臉，這次，我在夢中答應了她，我會去找這個人。當我醒來之後，夢境竟然還很清楚。我一向不相信鬼魂的故事，但這次我倒是起了好奇心。決定查看她給我的住址，是否真有這樣的一個人？沒想到，我一直以為這任意湊合的地址及姓名，只是夢中的一個幻覺，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是真有其地，實有其人。我更好奇了。

於是，我找了個週末，開了五個小時車程，去拜訪這住在 Cary, North Carolina, 的史提 (Steve Welsby) 先生。魯莽的我，竟沒有確定他人在家，就老遠地跑到了史提的家。莫名其妙的史提先生聽了我的來意，先是懷疑我的神智與動機。後

來，他告訴我說，"看來您不是心懷惡意，也不是故弄玄虛。我過去確實有一位不辭而別的女友，不過，對不起，我是一位科學家，絕對不相信鬼魂那一套。"他這樣一說，我也自覺無聊。臨走的時候，我告訴他："不辭千里而來，至少希望您能相信她是永遠愛您的，希望您得到平安。"

沒想到，那位白衣女郎從不氣緩，一再在我夢中出現。時間一長，夢的次數一多，我竟漸漸地覺得真實起來，而且事實上，女魂跟我說的一些事，也都得到史提的證實。

根據 Sandy 的說法，我是少數有通靈天賦的人。說來也是，史提就從來不曾夢到過 Sandy。既然以我一個陌生人的身份，能那麼真確地道出他們兩人之間的過去。史提也漸漸地認為這一切都是可能的。他認為，科學是講證據的，已經有這麼多的證據了，他也不能不相信了。

我與史提成了忘年知己。靠著我這電燈泡的傳達，史提與 Sandy 雖天人兩隔，卻是舊情復燃，很明顯的，兩人都沐浴在愛情的春風裏了。不過，史提常常跟我埋怨，這種柏拉圖式，又要經過第三者的愛情，是非常難以忍受的。

有一天，史提邀我到他在加州爾灣 (Irvine, CA) 的基因生技實驗室。他指著一個冰箱大小的培養櫃，放低聲音卻隱不住興奮地說："這就是我圓夢的地方了。"

他說："Eddie，我從沒告訴您，我是一位具高機密身份的基因專家。在獸醫界複製動物已很平常，第一隻複製羊 Dolly 活了六年，最近才去世。至於複製人，技術也已成熟，只不過在法律，宗教，倫理上都有很大的爭論。我自己也一直反對人的複製。不過，自從我與 Sandy 重溫舊情之後，自私，慾望衝激著我，我無以自制。我知道我會犯法，不應該。但是，我已經從 Sandy 的墓中，取到 Sandy 的一小片皮膚，從中取到了她的

DNA，我也已採取了自己的 DNA，現在就在這裏培養，要複製下一代的 Sandy 與我。將來會由泰國的一個祕密實驗室，找到兩位代母 (surrogated mothers) 來生產 Sandy 與我。再過十個月，我們兩人就會像經過時光隧道，由嬰兒從新開始。重過一生。既然這兩個個體與我們兩人完全相同，我相信他們的愛也會像我與 Sandy 的相愛一樣。不過，這次他們都在人世，而不是天人相隔了。也不需要電燈泡，代理人的您了。這樣子，我與 Sandy 也就可以圓夢了。將來，如果我有什麼三長兩短，這兩個 " 小我們 " 就托付給您了。"

五年半後，我接到了泰國的一份通知，說史提自殺了。要我去領養他一男一女的兩位同齡孩子。他的遺書說，他是自殺，因為孩子已長到可托人照顧了，他要趕著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與 Sandy 相依相守了。他還說，人間，陰間終於都有一對相愛不離的史提及 Sandy 了。"

老人說完了他的故事。他再要我守祕密。我點了頭，很慎重地答應了。

那天以後，我每到波斯頓就會與他見面。他後來也把兩個小孩送到 Andover Phillip Academy 去上學。就因為他一心照顧這兩位神祕的小孩，又無法向人解釋，後來他的妻子也搬去跟他兒子 John 一起住了。老人退休收入不多，生活困苦孤單，但他爲了兩位孩子，還是苦撐下去。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兩位孩子終於長大，而且如 Steve 的心願圓滿結婚。老人完成了責任。可惜，太遲了。老人已經無法感受到他的喜悅和滿足了。

我站了起來，向老人走去。拿起一杯酒向他致敬。老人抬頭看著我，一片茫然。我心想，也許只有 Sandy 可以進到他的夢中，向他道謝呢？！

在這次婚禮的兩年後，老人就過世。Cindy(Sandy 的複製人)也得了癌症去世，Stevenson(Steve 的複製人)也失蹤了，至今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記：

如果您想知道與此小說中有關的一些資訊，請到以下的網址上去參攷。

<http://www.andover.edu/mediagallery/PhotoTourOfPA/Pages/Default.aspx>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s_Academy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uel_Phillips._Jr.

<http://www.iptv.org/exploremore/ge/what/clone.cfm>

<http://www.globalchange.com/clonech.htm>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508887/Ethical-storm-scientist-man-clone-HIMSELF.html>

▼多麗 Dolly，第一隻複製羊



兒子的婚禮

◎ 徐璧

兒子與女友 Erica 交往已經五年。當他告訴我說要在某年某日結婚時，我心想：總算等到了。

兒子長的討喜。從高中開始就一直有要好的女朋友，高中時的女朋友是韓裔以及台裔，都很可愛，可惜上大學後都分手。

兒子上大學後，獨立性很強，好像飛出籠的鳥，他自己決定要讀什麼，要做什麼，沒有我們置喙的餘地。大三時，他決定休學去看世界，讓我們很傷心。1999 年時北加州人力市場是事求人，唸比較文學的他結果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工作，待遇足夠他背著背包走遍大半個地球。他曾經在埃及，因碰到毒草，病倒在小客棧，全身紅腫、發高燒，客棧老闆無法可施，只好把他泡在浴缸退燒，等到我由 E mail 上看到他求救的信息，打電話到那客棧時，老闆告訴我，他雙腳站的穩後，已經背著背包又出發了。

伊斯坦堡大地震時，他也躬逢其盛，更在倉皇逃命的旅途中流浪街頭，在約旦時，他結交不少好朋友，以致幾乎不想回來。到柬埔寨旅行後，他決定成為素食者。我從來不知道兒子什麼時候再給我一個驚奇！

有一天我們說要去北加州看他，他告訴我們，他要介紹一個人給我們，這個人是 Erica，一個嬌小的猶太裔女孩。他告訴我們：「前一陣子在找分租公寓的房客，剛好密西根長大的 Erica 在日本工作了三年回來美國，並且到了柏克萊，計劃著下一步的未來，看到招租的廣告而上門詢問。就這樣二房東與房客成為男女朋友。這期間 Erica 也在尋找自己職業的方向，並且曾經搬到聖地牙哥進入加大聖地牙哥分校，兩人分開一陣

子。兒子一面工作，一面再回到學校完成學業。

我自忖這些年輕人那來那麼多青春歲月可消磨？有一天，我的姊姊告訴我：「你知道嗎？這個週末 Luke 要向 Erica 求婚。Luke 的表兄弟姊妹都要去柏克萊替他助陣。」又說：「這是一個驚喜的求婚，Erica 都被蒙在鼓裡。」

這到真是夠驚喜了，連我這做媽媽也被蒙在鼓裡。

事後我故做輕描淡寫地打電話給兒子問：「上週末有什麼事嗎？」

他也同樣輕描淡寫地道：「我與 Erica 訂婚了。」

當然在這之前，Erica 來了洛杉磯幾次也和我們一起回台灣兩次，她流利的日語讓父母很讚賞，父親帶著她遊台灣的名勝，講台灣的歷史，Erica 讓我們不覺得有什麼文化差異。一個樸實、獨立、上進又溫和的孩子，我不知道我除了高興還能挑剔什麼？當然，兒子也到密西根及佛羅里達與 Erica 的父母相處了幾次，似乎也很得他們的歡心及信任。所以接下來只有問：「那什麼時候結婚？」「我們會讓妳和 Dad 知道。」可是兩個孩子都在半工半讀，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有時間籌備婚禮。由宣布婚訊到婚禮，這其中也有四、五個月。

兒子告訴我，他們計劃請一百位賓客，其中男方分到四十個名額。我算算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及兒子的表兄弟姐妹就有三十多位了。

兒子要結婚，雖是個人的事，但畢竟也是家人的大事，平常我也樂於參加友人子女的婚禮與人同樂。等到自己的兒子要結婚，要不要宣布？要不要告訴朋友？要邀請誰？確實費心思，何況路途遙遠。

兒子告訴我，希望婚禮融合猶太人與台灣人的習俗。這期間我打電話問兒子和 Erica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得到的回答是：

「我們都在準備期末考很忙，可是您可以上我們的婚禮網站去看。」

按址尋網，果然有 Luke + Erica 的結婚網站，首先是準新娘與準新郎的介紹，再來是他們如何邂逅。他說了什麼，她說什麼，他如何求婚，竟然圖文並茂，然後是婚禮地點的介紹。這兩個環保運動者，選在 Livermore 一處叫 Camp Arroyo 為殘障兒童經營的退休營地舉辦婚禮，是 Erica 工作過的地方，費用也是他們能力範圍內，果然是一望無垠的綠野起伏的山丘，實驗花園蓊鬱林木，與並列的小木屋，看起來寧靜宜人，如果由我們來選，大概也會選這樣的地方。

「什麼時候寄請帖」我問。

「我們不必寄請帖，那不符合環保原則，我們已經 Email 邀請大家，他們會上網回覆」

「這不符合我們的習俗，我要有正式請帖」我抗議。

兒子讓步，製作了三十份紅色請帖給我，並限制我們的客人不能超過四十人，扣掉近親外，我們只有約十個名額，要請誰？路途遙遠，誰是我們可叨擾而不會見怪的？

網站果真很精彩，由他們怎麼認識的相片與文字，婚禮的時間地點等等。

我的大姑、小姑夫婦收到請帖，馬上定商務艙機票，我的兄弟姊妹在得知婚禮日子後馬上把時間留下來，高齡的母親也由台灣提前一個月前來，親友這麼熱心讓我很感動，兒子的表兄，現已是香港跨國公司瑞信副總裁 Shaw，也專程由香港趕回來。

婚禮的前一天，大家齊聚，Erica 家人也由中、西部趕過來，雖然婚禮的地點偏遠，但還是有一對好朋友由加拿大趕來，兩對朋友開二個多小時車前來。

準媳婦是猶太人，兒子希望婚禮是融合猶太與台灣的習俗，我請教了剛回台灣完婚的朋友，台灣的習俗如何？他 Email 給我一套完整的資料，研究之後自己製作了「請茶」的儀式，並向朋友要來一塊「阿嬤花布」。依西俗，婚禮由女方負責，但婚禮前男方辦一場 reception，讓雙方親戚認識。

「請茶」儀式就排在這場 Reception，並請兒子的表兄弟姊妹參與演出。

婚禮日子到了，載著遠自台灣來的二對姑姑、姑丈北上，到了預訂的旅館，雙方的客人都陸續來到，旅館一片熱鬧氣，原先新人希望大家住進小木屋，享受自然野趣，可惜大家還是偏好旅館的方便。

營地所在的 Livermore 是著名酒鄉，葡萄園處處，這是一場 DIY 的婚禮，營地的佈置由新人及他們的手足及朋友們自己負責，婚禮的前一天年輕人就在營地忙，大人們只好各自尋幽訪勝。

直到回來參加「請茶」，請茶原是新娘入夫家後與新家人見面的儀式，我們將納娶的過程全融入。新郎前去迎娶，新娘的好友設法阻擋，新郎贈以紅包，得到佳人，新娘拜別父母，進入新家，由小童以柑橘迎接，進門後被引見長輩，此時新娘每見一位長輩奉茶時，長輩在茶盤放紅包，兒子的表兄弟分別以台、英語朗誦台灣七句聯祝詞。兒子的小舅拿著錄影機捕捉每個珍貴鏡頭。

新娘跪見婆婆的我時，我將兒子出生時我的母親（兒子的外婆）打給他的一條純金項鍊替她戴上，我告訴她這條項鍊我保存了三十年，沒有人戴過，為的是等待兒子的新娘子出現。

兒子很幸福，當天阿媽也在場，見證了這戴項鍊的儀式，在場的賓客都發出驚嘆聲。妹妹為我提供一套大紅精繡花鳥的禮

服給 Erica 穿，身材嬌小的 Erica 看起來千嬌百媚。由於洋人無送紅包的習俗，我發給在場女方客人一小紅喜封及小卡片以祝詞代之。他們都很高興，覺得很有意義。

婚禮當天由兒子表弟 Renny 的未婚妻 Annie 充任 Wedding Planner，婚禮則遵照猶太人習俗，以 Erica 阿公每天禱告跪用的一張毯子為 Canopy，一對新人在其下交換誓言，Erica 的八十九歲的阿媽見證了這一幕。婚禮露天舉行，在四週綠野環繞，藍天為蓋，微風吹過林梢，兒子的大舅媽為他們彈奏結婚進行曲，女兒 Diane 為新人唱歌劇 Peter Pan 中的「My House」，親友們遠道而來，環座見證。

新人在猶太教的拉比與基督教的長老（剛好是兒子的父親）的證婚下，交換誓詞，並舉行踩破玻璃杯，象徵破碎自己，接納彼此的相許。

晚宴提供素食，當賓客就座後，兒子的兩位表弟 Renny 與 Jay 突然將餐廳的舞台的一道大鐵門「嘩」地拉開，新郎新娘由室外夕陽燦爛餘輝中牽手奔入，全場為這驚喜鼓掌。

原來鐵門正面對著原野美景，鐵門外庭院的樹又綴以小燈炮閃爍著，舞台一直引伸到室外。晚宴時我姊姊、妹妹為新人合唱一首祝歌。大家欣賞著親家為兩人製作的幻燈片，家長上台講祝詞下，隨著夕陽西沉，星月展輝，我與兒子在月光下婆娑起舞。

「媽媽，妳喜歡嗎？」兒子望著我笑問。

「很喜歡，兒子，你快樂嗎？」

「很快樂！」

我們兩人笑著對望，又相擁——月色多麼美好。

分財產

◎ 海樹

明順放下電話，鬆了一口氣。電話中，父親的怒氣比他預先想像的要小些。「爲何不照我的意思，一定要照她的意思？」她就是明順的太太阿香。這次台灣、紐約間的長途電話費花了不少，導火線是阿香的一句話。明順以「阿香和我下星期回台北親自向你謝罪，解釋」，父親才鬆口說「等你們回來再說。」明順在風暴中打了六次電話，父親都不接，最後還是透過三叔緩頰，父親才勉強接明順的電話。

父親最近對阿香印象不好，起先明順也覺得很奇怪，以往在父親心目中，阿香這個二媳婦是模範生。

十年前，父親來美國打算長住，堅持按台灣人傳統須住長子家，明典的大哥明堂娶了一位由香港來的女醫生 Irene 爲妻，大嫂完全美國化，對公婆和他們同住毫不通融，不贊成。但是，明堂強勢堅持下，大嫂讓步，但是對公公婆婆相敬如冰，讓父親受不了，大媳婦是美國土生，不會講台語，她叫父親 Mr. Tai，不叫「爸爸」，父親一開始很生氣，但在明堂的說明下，也就忍了下來。但是媳婦不太願意二個男孩纏他們的阿公，每次阿公、孫子正玩得親熱，媳婦就以學鋼琴爲理由，硬是叫他們分開。父親在人家屋簷下不好發作、生氣，但是，大孫兒六歲生日時，他好意買了一個生日蛋糕，孫子們很高興，吹完蠟燭，大媳婦把蛋糕移走，說這個蛋糕放了太多的糖及脂肪，吃了會胖，硬是放置成爲裝飾品，父親忍不住破口罵，媳婦不理睬，走回她自己的房間，那天晚上電召康乃爾大學的二兒子明順由綺色佳開了六小時的車，來把父母親載回康乃爾大學附近的家。

阿香在公公的心目中是很標準，同樣來自南台灣，腔口相同，風俗習慣也相同，雖然很會讀書，也拿了博士，在附近一家生化公司上班，但家事都是自己來。

明典、明順在父親沒來之前已經商量好，父母來美住明順家比較妥當，但父親堅持和大兒子住才會造成和大媳婦破裂的局面。

阿香不但在下班後親自下廚，作適合公婆胃口的菜，還替他們訂台灣人的報紙，租台語連續劇給他們看，並且還裝有線電視，讓公公能夠看鄭弘儀的節目。週末有時還陪他們出去玩，父親關心台灣政治，每次有台灣名嘴來紐約，明順、阿香二夫婦接力開車，趕去在法拉盛的台灣會館，聽完演講又連夜回康乃爾。阿香個性很好，作事又明快，很奇怪，父親看在眼裡，卻沒有說一句稱讚她的話。阿香不以為意，對這一點，明順十分感謝阿香的賢慧。

後來，父、母親耐不住美國生活的寂寞，回了台灣去。阿香及明順定期打電話回去請安。一直相安無事，一直到三個月前，父親開始向明順抱怨阿香，連明順也不知道何故？

三個月前，父親說自己年紀已大，所以要在去世之前將財產分清楚，以免兄弟姐妹為爭產起爭執。大兒子明堂自己是醫生，太太也是醫生，他們根本不在乎父母的財產。明順夫婦也是。不過，妹妹純德就不一樣了。這位妹妹當年來美國唸書，都是住在明順家，阿香像母親般照顧她，但她自小因父母嬌縱，好勝爭強，在眾哥哥們護著她，她儼然以一家之主自居。但阿香進門後，由於聰慧、賢淑，事公婆至孝，很得全家的歡心，但小妹卻由妒生恨，但凡事以二嫂為競爭的對象。

那天，知道父母分財產，她馬上由波士頓趕回台北，纏著父親，硬是要看財產的分法，爸爸拗不過她，只好依了。不看則

已，一看，小妹氣炸了。她分到的是一些現金，房地產全由二位哥哥繼承。而二嫂是唯一在不動產上有份非林家的女人。

小妹氣回波士頓後，一直想扳倒二嫂。她也向大嫂 Irene 挑撥，卻碰到大嫂一句「I don' t Care」的軟釘子，她只好向父親進攻，不時打電話回台北。首先，小妹向父親說，二嫂沒有冠夫姓，不應算是林家的人，所以不應分有財產。父親聽了，就拿出分配表，將阿香應得的減了一些。小妹又向父親提供資料說明順並不是阿香第一人選，她的人還沒有結婚，現住在紐約，父親半信半疑，但還是修正分配表，又將阿香的分往下移。小妹回美國之後，仍不死心，一天到晚找二嫂的碴，向父親打小報告。父親耳根子軟，被女兒一天到晚所提供的參考資料，對阿香的信任越來越薄弱。阿香卻仍不知覺，每次打電話回去台北請安，父親冷冷的回二三句就將電話掛了。阿香自己也很忙，也沒有太大的注意，有一天，父親突然在清晨打電話給明順，以質問的口氣問：「你家誰是主？你還是那女人？」那女人？明順第一次聽見父親如此見外的稱呼阿香，他直覺地感到事態嚴重。「當然是我！」「那爲什麼，你們決定不拜公媽？」「阿爸，這我仍在和阿香商量之中，仍然沒有定案……」還沒來得及說完，父親已將電話掛上。明順感到奇怪，爸爸怎麼會知正在和阿香商量這件事。

當天晚上，阿香下班回家，明順向她提起阿爸打電話來的事。阿香說「我知道，阿爸對這件事很在意。他已經不願將死後神主牌放在大哥大嫂家，而我們家最近信主，也不可能，陷在兩難之中，阿爸怎會知道我們已受洗，信耶穌？」

明順說，他本來就不想這筆財產，前幾天他向大哥明典商量之後，決定建議父親以所有不動產爲基礎成立文教基金會，建議父母多作社會公益，造福台灣的社會。而且明順、明典也決

定將來他們百年之後火葬，將骨灰放在紐約附近的佛堂內。

明順、阿香出發回台北前夕，妹妹純德突然到綺色佳來，在明順家說要向二位哥哥、嫂嫂宣佈一件重要的事。才坐下來，純德以完全的戰勝者得意的神態，緩緩的說「我昨天才由台北看爸爸回來，爸爸已經將三分之一的財產登記在我名字下，我向爸爸保證，我家的大兒子 John 改姓林，林家的公媽神主牌，由 John 奉拜。」

愛的考驗

◎ 楊遠薰

1.

1995年八月底，一個晴空萬里的上午，徐杏芬開車送女兒珮琪回學校。

車子駛進羅大翠綠的校園後，杏芬減慢車速，把握最後幾分鐘，叮囑女兒道：「都大學最後一年了，也該留意找事，不要一味只顧玩。」

「Yes, mom。」坐在身旁的女兒柔聲應著。

「馬克雖然不錯，但畢竟還年輕，妳自己得當心。萬一出了差錯，吃虧的是妳，知道嗎？」瞥見女兒背起了背包，她趕忙又說。

「我知道，媽。」女兒耐著性子回答。

杏芬還想再說什麼，但車一停，女兒便下了車。她繞到後座，打開車門，一手抓起一個裝滿衣物的大帆布袋，另一手拎起一個裝滿杏芬親手做的一盒盒飯菜的大百貨公司紙袋。

「要我停車，幫妳拿到房間嗎？」杏芬好意地問。

「不用，我拿得動，Bye。」珮琪說著，便逕往宿舍大門走。

眼見女兒將走遠，杏芬搖下車窗，喊著：「珮琪，記得打電話回家哦。」

「Okay, Bye。」女兒回過頭，笑著揮手再見。微風中，她的長髮遮蔽了半邊臉，但那笑靨多嫵媚！

杏芬目不轉睛地望著女兒的背影。她穿著一件超短的白熱褲，露出一雙修長美好的腿，足登平底的白布鞋，上身單件腰際打著結的寬鬆黑恤衫。衣著雖然簡單，但青春就是本錢，何況她天生麗質，難怪那個有著一頭棕色捲髮的馬克死纏不放。

「唉！想當年，老娘也曾年輕美麗過。」杏芬一邊調轉車頭，一邊感慨地想著。

猶記 1969 年，她初到密蘇里大學留學，頭一次台灣同學會的那晚，她披著一頭烏亮的長髮，穿著一襲超迷你的粉紅碎花洋裝，踩著一雙白色的高跟鞋，咯咯地走進大廳時，幾乎所有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她身上。想到此，她的嘴角不禁泛起了一抹微笑。

杏芬的車出了校園，在繁忙的大學城主街走走停停，過了幾個紅綠燈後，漸漸開上高速公路。她要到柏鎮 10 號公路上的一家粵菜館，參加幾個台南女中的老同學聚餐。她因為先生在台灣有些產業，兩地飛來飛去，不免認識的人多，交際也廣，但在所有的飯局裡，她最喜歡與老同學相聚，畢竟大家都熟，聚在一起嘻嘻哈哈，無拘無束。

上了高速公路後，杏芬踩足油門，加速到 75 英哩，銀灰色的朋馳跑得十分平順。杏芬對老公去年送給她的這項五十歲生日禮物頗感滿意，但一想到已年過半百，便有些歲月不饒人的無奈。

「唉！我的青春都耗在生兒育女上了。就我最傻，別人生兩個，我卻生四個，足足比人家多一倍。」她常這樣埋怨。

每回聽她嘟囔，老同學高玉蕙便說：「多子多孫多福氣啊，有幾個人能像妳這般好命？一輩子父母疼、老公好、子女好，再抱怨，天都要打雷了。」

玉蕙其實沒誇張。杏芬從小是家裡惟一的寶貝，要什麼有什麼。雖然爸爸在她十四歲那年去逝，但媽媽是一所私立女中的音樂老師，從來不曾讓她有所欠缺過。

她自小學琴、跟媽媽上教堂、在詩班唱歌、在學校演話劇，儀態落落大方，大學又唸時髦的外文系，什麼流行的衣服都很

快地在她身上出現。初到美國的那兩年才神氣呢！那時的女留學生很少，即使有，也盡是些戴著厚厚眼鏡、穿著及膝長裙的理工科女孩，難得看到幾個如她那般亮麗，所以追求的人多，她也樂得風光。

當時，她的書桌都擺上一瓶鮮艷欲滴的紅玫瑰，一星期換一次，羨煞所有的女同學。當年，大家都是窮學生，租屋、買菜的錢能省則省，哪有人捨得花錢去買花？偏偏她就有這種福氣。

送花的人便是她後來的老公陳旭東。旭東出身台北的望族，用錢自然闊綽些。他長得瘦瘦高高、斯斯文文，在密大唸機械工程，自然很快地在眾多追求者中脫穎而出。

杏芬在密大唸了一年的英國文學後，發覺要跟老美拼英文，實在太辛苦，而且用媽媽的退休金如流水，也著實心疼，因此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找個條件好的人結婚，而旭東正是上帝安排給她的最佳人選。

於是不久，她與旭東結婚，婚後很快地懷了良平，便接媽媽到美國同住。然後每隔三年生一個孩子，十二年生了四個，花樣的青春就這麼揮灑而過。

旭東在婚後的第三年即回台灣繼承家業，此後台、美兩地來來去去。他與杏芬有個默契，在台灣時，旭東是King，在美國時，杏芬是Queen，所以縱使聚少離多，夫妻倒也相安無事。

杏芬在不知不覺中開車下了高速公路，進入柏鎮的主街，走走停停一陣後，轉進一處寬廣的購物中心。她停好車，昂首步入餐館，一眼瞥見陳秀文揮著手招呼她。

今天參加聚餐的一共有五個太太，除她與同班老友高玉蕙外，還有台南女中前後期的林如月與陳秀文，加上一個新來的女士。

秀文見她就座，便說：「杏芬，我給妳介紹，這位是我的表妹鄭麗容，從台灣來看我。她在台北開了一家最讚的珠寶店，歡迎妳這位董事長夫人去光臨。麗容，這位是我們從前府城的美女、台北名企業家夫人徐杏芬。」

大家相互寒暄一番，接著點菜、上菜。待舉箸欲食時，杏芬笑道：「妳們剛才聽清楚沒？秀文說我是從前的美女，不是現在的美媚。我不過婚後每年增加一磅，美麗的頭銜就成了過去世，害得我現在要吃，都得考慮一下。」

「吃啦，吃啦，就是胖，也是美，看來像貴妃。」高玉蕙說：「乾脆我以後叫妳徐貴妃，妳叫我高飛燕好了。」

「那我豈不成了林西施？」林如月抖著上身、捏著嗓門說。眾人笑成一團。

「能如月亮已經夠美了，還要當西施，貪得無厭啊？」秀文消遣道。

「別喝酸醋，妳也可以改名，當陳貂嬋啊，那我們就成了四大美人。」如月應道，大家又笑得前俯後仰。

「妳們在美國很像過得很快樂，」鄭麗容開口了：「跟我在台灣聽的不一樣。」

「妳在台灣聽了什麼？」玉蕙問：「八成說我們在美國的這些人一個個小氣、土氣又洋氣？」

「不是啦，」鄭麗容連忙辯道：「因為我有個顧客，常到店裡來開講。她常提起她老公在美國的前妻如何如何…」

「什麼叫如何如何…，到底怎樣？」玉蕙打破沙鍋問到底。

「她說，她老公在美國留學時，認識了他老婆。」鄭麗容說：

「可是兩人婚後，老婆又兇又懶，尤其生了孩子後，更邋邋遢遢，胖得不像話。她老公受不了，離了婚，才回台灣另娶她。我因為常聽她這麼講，就以爲在國外的太太們都不修邊幅，可

是今天看妳們的樣子，一個個都挺雍容華貴的。」

「妳不要盡信她的話。」林如月說：「台灣有些三十幾歲的熟女，專找五、六十歲有事業基礎的男人，等搞出了身孕，就要求男的離婚，和她結婚。我老公北醫的一個同學後來當了仁愛醫院的外科主任，就是這樣跟他老婆離婚的。」

眾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過了一陣，杏芬轉移話題，問鄭麗容說：「妳的店開在哪？」

「就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台泥大樓旁的巷子裡，挺好找的。」

「真巧，我家也在那附近。」杏芬高興地叫了起來：「下次回台北，我到妳店裡瞧瞧。」

「好啊，歡迎。來，我給妳一張名片。」鄭麗容說著，便往皮包裡掏名片。

「妳看，妳今天來對了。」秀文向麗容邀功說：「在座就有好幾位妳未來的顧客。徐杏芬的夫家是大稻埕的陳家，林如月的婆家是長安東路上的林婦產科醫院……。」

「沒啦，醫院早就關了，我公公已經去世十多年了。」如月說，接著又拉話題回原先的題材，問道：「妳剛才說的那位太太多大年紀？有沒有孩子？」

「看來三十幾歲吧？都有兩個孩子了。」

「妳看，我說得沒錯吧。」如月說：「如果夫妻倆都三十幾歲，又有兩個孩子，兩人都上班，薪水拿來家用，也沒剩幾文，做太太的哪有錢有閒窮逛珠寶店？她這個老公準是釣來的。」

「她是不是釣她老公，或怎麼釣的，我都不清楚。」鄭麗容說：「不過，她老公有事業基礎，倒是真的。」

「她老公做什麼事業的？」杏芬問。

「電子。」鄭麗容答：「聽說在五股鄉有一大片廠房。」

杏芬的一顆心突地往下沉，繼續問道：「妳那位顧客可住在紅寶石餐廳的那條巷子？」

「咦，妳怎知？」鄭麗容驚訝地說：「沒錯，她就住在紅寶石斜對面的那棟大樓裡。」

杏芬的臉色頓時變得蒼白，又問：「妳可知她丈夫叫什麼名字？」

「姓陳。」鄭麗容答：「就是上市的旭隆電子的老闆，叫陳什麼的。對了，叫陳旭東。」

「啊？」一時，餐桌上的女士都張大了嘴巴，卻個個像啞子般，說不出話來。

「妳見過她先生嗎？」杏芬追問：「是不是長得瘦瘦高高，戴著眼鏡，五十多歲，看起來挺斯文的？」

「我，我沒見過她先生。」鄭麗容察覺氣氛不對，言詞開始閃爍。

杏芬忽地伸出白胖的手，按住麗容擱在餐桌上的手背，說：「告訴我，那女人叫什麼名字？長得什麼樣子？兩個孩子是男還是女？幾歲了？」

鄭麗容吃了一驚，吱唔一陣，說：「我向來只喊她陳太太，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她的老大是個女孩，已經唸小學一年級了，老二是個男孩，大約三、四歲。」

杏芬剎時覺得天旋地轉，喃喃說了聲：「我的天！」，便抓了皮包，站了起來，匆匆往門外走去。

「杏芬，杏芬！」玉蕙、如月與秀文全都追了出來。

「對不起，我得先回家。」杏芬甩開朋友的手，以欲泣的聲音道。

「我們知道，但不放心妳這樣開車回去。我送妳回去，好

嗎？」玉蕙焦急地說。

杏芬想了一下說：「妳送我回去，我還得找人載我來拿車。我還是自己開車回去好了。」

「那我陪妳回家。」如月說。

「不要，請妳們讓我走，我需要單獨一下。」

「妳確定妳能開車？」秀文問。

「嗯，再聯絡。」杏芬拋開她們，快速鑽進車內。

「杏芬，妳要冷靜。」玉蕙在她發動車時，攀在車窗說：「有什麼事，要打電話給我們……」

「好，謝謝。」杏芬胡亂點點頭。好強的她實在不願意在朋友面前落淚，便開車揚長而去。

2

事實上，徐杏芬並沒有自己想像的堅強。她一路精神恍惚，在高速公路上差點出了車禍，受到一番驚嚇後，勉強集中精神，才回到家。

進了家門，媽媽玉琴正在房裡休息，唸高二的小兒子季平猶在學校。杏芬衝進自己的房間，帶上房門，抓起電話，撥回台北。

電話鈴響很久，卻沒人接。望望時鐘，下午兩點半，正是台北子夜兩點半，旭東居然不在家，究竟跟那女人睡哪兒？

她連續又撥了兩次電話，都沒人接。

「這個死傢伙！」她忿忿地咒著，將電話重重一擱，人往床上一倒，放聲慟哭起來。

「陳旭東，你真可惡，居然瞞天過海，在台灣金屋藏嬌，還生了兩個孩子，這究竟是什麼天理？想當年，你怎麼追我？我婚後爲你生四個孩子，辛苦持家，哪一點對不起你？……」

她邊哭邊想，繼而又想著：「徐杏芬，妳向來眼高於頂，自

認聰明美麗，這下可鬧了天下第一號大笑話！這麼多年來，妳的丈夫與別的女人生了兩個孩子，妳竟渾然不知，真好笑，哈哈……」

她猛然覺得像被人連攔好幾記耳光，羞辱與悲憤油然而生，不禁握起雙拳，猛槌枕頭，越哭越嚎啕。

或許哭聲與動作皆太大，在另一房間午睡的玉琴被吵醒，過來探個究竟。

杏芬見了媽，立刻像極度受傷的小女孩，帶哭帶喊地訴說丈夫有外遇的事情。

玉琴一聽，臉色大變，一顆心直往下沉。這麼多年來，母女倆一直沉浸在杏芬嫁了個乘龍快婿的美夢中，熟料這竟是一場把頭埋在沙堆裡的駝鳥夢？

她難過地說：「妳看，我多少次叫妳回台灣陪旭東，妳都不聽，任憑這麼條件好的老公隻身在台灣，多大意啊！」

杏芬豁然站起，朝母親吼道：「媽，旭東如此對不起我，妳都沒說他，反倒數落我，妳究竟站哪邊？我有四個孩子，還有妳，全靠我，叫我怎能走得開？嗚……」說著，又哭了起來。

玉琴也察覺自己在不適當的時機說了不適當的話，便抱住女兒，要她安靜，並且說：「妳到底跟旭東談過話、證實這一切沒？」

「沒有。」杏芬沮喪地回答：「剛才打電話回台北家裡，沒人接。」

說罷，自己亦忍不住心想：「媽說得對，自己的確太大意，居然不曾在半夜裡打電話到台北家裡查勤，如今連人在哪兒都不曉得？」

通常旭東會在早上上班前打電話到美國，問家裡好不好？杏芬若有事，就掛個電話到他的辦公室，由秘書傳話，旭東便很

快地回電。

「希望這只是個誤傳。」玉琴說：「但萬一屬實，妳要怎麼辦？」

「我跟他拚了。」杏芬恨恨地說：「我會馬上買一張機票回台灣，跟他與那女人談判。」

「妳在台灣無親無靠，哪會是人家的對手？若旭東喚警衛趕妳出去，妳怎麼辦？」母親憂慮地說。

「難道妳叫我這就認了？」杏芬說：「我才不呢！我就是沒了丈夫，也得爭一筆錢，否則下半輩子怎麼過？」

「那妳還得找個好律師，幫妳爭取。」玉琴說：「杏芬，妳是我唯一的依靠，妳的痛就是我的痛。我現在的心情和你一樣亂。再過兩個多小時就是台灣上午七點半，通常旭東會在那個時間打電話回家。妳得冷靜一下，好好想一想，該怎麼問他、怎麼和他談？不要一味哭鬧，徒然壞事。」

母親年紀雖大，卻十分明智。杏芬無可奈何地躺下來假寐，靜聽母親帶上房門離去的聲音。

然而媽媽一走，她便覺五臟俱焚，心緒紊亂，只好下床，到樓下調杯馬丁尼，咕嚕灌下。頓時，舌辣喉噙，不久便頭昏眼沉，回床倒下。

昏睡一小陣後，她醒來，看看時鐘，上午六點半，按捺不住，起身又撥電話。這回有人應答，正是他。

「Honey，怎麼打電話來？家裡有事嗎？」他一如往昔，叫她 Honey，會像個有多年外遇的男人嗎？

杏芬遲疑一下，說：「我今天上午送珮琪回羅大，然後到柏鎮的新世界與玉蕙等幾個老朋友一起吃中飯。」

「哦，大家都好嗎？」旭東應著，聲音並無異常。

「呀，都好。」杏芬說：「這次聚餐多了一個陳秀文的表妹，

叫鄭麗容，剛從台灣來。她開了一家珠寶店，就在我們家巷口的斜對面。」

「哦。」

「她說，她有一個老顧客是旭隆電子公司董事長的太太，但那個太太不是我。旭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對方沒有回應。

「她說，那個陳太太年約三十多歲，有兩個孩子，女孩都上小學一年級了，男孩大約三、四歲。旭東，告訴我，這是真的嗎？」

對方還是沒有回應。

杏芬的一顆心直往下沉，迫切地想抓根浮木，卻又撈個空。情急之下，她喊道：「喂，喂，旭東，你在聽嗎？」

仍然一片寂靜。

她吼叫了起來：「陳旭東，你這狼心狗肺的傢伙，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你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杏芬，對不起。」對方終於開口了，並且以沙啞的聲音加了句：「I love you」便嘎然停止。

這個死傢伙，這時候還說什麼 I love you？簡直天下第一號大騙徒，王八蛋！杏芬憤怒得把電話往地毯一甩，趴在床上，放聲哭了起來。

她哭得唏哩嘩啦，淚如雨下。玉琴趕來探望，拾起地上的電話，發現對方已掛斷，一時六神無主。

這時候，季平放學回家，聽見媽媽的哭聲，趕緊上樓。他見媽媽哭得肝腸寸斷，嚇了一跳，再聽阿嬈說是爸爸有了外遇，不禁連說：「怎會這樣？」他接著問詳情，卻是一問三不知，便道：「讓我來問爸爸。」

說罷，他打電話到父親的辦公室。秘書說董事長剛進會議室

開會。季平留了話，請爸爸開完會後速回電。

阿嬤見狀，有了主意，對杏芬說：「妳趕緊打電話給良平，要他今晚回家幫妳處理事情。旭東可以不理妳，但絕不會不睬孩子們。妳現在最大的靠山就是妳的四個孩子。」

良平住在紐約，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準備就讀法律學校。他接到媽媽的電話後，發現事態嚴重，立刻說：「我這就回去。」

杏芬接著打電話給兩個女兒。女孩畢竟不若男孩堅強，都分別在電話裡陪媽媽啜泣。

良平回到家後，杏芬向他哭訴之際，電話鈴響了。她抓起聽筒，一聽到對方的聲音，便歇斯底里地喊起來：「陳旭東，你真沒良心，想當年，你是怎麼追我的？…」

良平連忙搶過聽筒，連聲叫道：「爸爸，爸爸，我是良平。對，季平也在這裡。…」

他邊說邊往隔壁的書房走，季平尾隨。

玉琴拉住杏芬，說：「讓他倆與旭東談。孩子會護妳的。」

良平講完電話後，步出書房，神情凝重地對杏芬說：「媽，很不幸，妳所聽到的都是事實。那個女人叫紀美霞，是爸爸從前的秘書。她與兩個孩子就住在我們家的那棟大樓裡…」

「這個死傢伙晚上跟別的女人睡覺，早上打電話給我，你說可不可惡…。」杏芬一聽，又嚷了起來。

「媽，我知道妳心裡恨，但請你讓我說完，好嗎？」良平正色道：「爸爸說，他現在的心情也很亂，請給他幾天的時間考慮，他會作決定的。這意思是說，他不能再同時擁有兩個家庭，必須在妳與紀美霞之間作一個選擇。」

良平繼續說：「媽，妳也要冷靜思考，因為妳同樣會面對究竟要人還是要錢的困難抉擇。我明白妳非常受傷，我與弟弟妹

妹都會支持妳，但同時也請妳瞭解，妳若與爸爸中止關係，並不代表我們將會跟妳一樣，與爸爸切斷情份。」

杏芬愣愣地望著兒子，覺得他講話的口氣像個理性的律師，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良平又說：「媽，發生這種事，固然非常遺憾，但既然已發生了，就得勇敢面對。我明天還要上班，得回去了。答應我，妳要堅強，好嗎？」說著，便給杏芬一個擁抱。

季平也走了過來，抱著杏芬說：「媽，我愛妳。」

杏芬頓覺心頭溫馨，眼淚又不禁地漱漱掉下來。

那夜，杏芬輾轉難眠，腦裡老想著紀美霞。這女孩長得個子嬌小，五官端正，做事仔仔細細的，十分為旭東所器重。她初到公司上班時，年約二十七、八歲。如今想來，她當旭東的秘書不出兩年，兩人就搞上了。

「媽說得對，要怪得怪自己太大意。」杏芬悔恨地想著：「但旭東怎麼可以如此對待我，還說什麼 I love you，這愛實在太諷刺！」

她繼續思索著：自己年輕時還有幾分姿色，但這些年逐漸福泰，看來不見得比紀美霞細緻。若論對旭東事業的幫助，那女人比自己更棋高一著。若論孩子對父親的需要，她的一對稚齡子女更需要旭東的撫養。那麼，旭東會選擇誰，答案豈不一清二楚？

她接下來想：若旭東擺明要離婚，自己該索償多少？旭東在台灣資產究竟值多少？老天，她根本不清楚，因為她壓根兒沒想過離婚這碼事。

想著想著，她開始頭疼，於是悄悄下樓，打開客廳的酒櫃，拿起一瓶伏特加，倒了滿滿一杯，一飲而下。

那辛辣的滋味在她喉內與體內燃燒，她想作嘔，又覺渾身乏

力，只願就此一醉解千愁。

3

兩個多星期後的週末下午，四個孩子都回家探望媽媽。

阿嬤帶著孩子們張羅晚餐。兩個男孩在後院升爐火、烤牛排。兩個女孩在廚房裡幫阿嬤切切煮煮、擺餐杯、餐盤等等。杏芬因為精神不振，半躺在起居室的靠椅上休息。小女兒珮真體貼地沖了一杯她喜愛的拿鐵咖啡，擺在她身旁的茶几上。

珮真才到麻州的安姆赫斯特學院就讀不久，正是逐夢的年紀。她長得沒姐姐漂亮，卻是四個孩子裡功課最好的一個，從小喜歡讀書，高二時即當上校刊的主編，夢想以後當記者與作家。她才在大學裡過了三個多星期的新鮮人，即因家裡的變故奉召回家，一早自麻州搭灰狗車到紐約，再由良平接她回紐澤西。

向來不愛廚房油膩的珮真總挑些如擺餐具的雜碎事做，珮琪則是杏芬在家事上的好幫手。她圍著碎花的圍裙，戴著厚厚的手套，從烤箱裡捧出一盅熱騰騰的焗香菇意大利麵，一張細嫩的臉被白花花的熱氣燻得駝紅。小時候的她長得像個洋娃娃，旭東常抱在懷裡，疼愛異常，也因此要杏芬多生兩個孩子。

杏芬看著珮琪小心翼翼地將熱焗麵食擺在餐桌上，想起從前孩子都在家的時候，她常在週日的晚上多做幾道拿手菜，讓全家大快朵頤。只要看到一家老少吃得津津有味，她便覺得開心。旭東每次回美國時，也常推開週日的應酬，在家與孩子們共享晚餐。

只要想起旭東，杏芬便有說不出的心痛。這人竟然隱瞞她八年，在外另組一個家庭，而且還想繼續瞞下去，真是可惡至極。她自從獲悉實情後，心頭便充滿怨恨與鬱悶，真不知該如何排除？有時真想再醉一場，可是自從那夜酒醉之後，家裡的酒全

都不翼而飛，想必被媽媽藏了起來，真是惱人啊。

杏芬望著在廚房忙碌的媽媽。她都已七十五歲了，頭髮全白，卻仍體態優雅，有一種上了年紀的美麗。媽媽三十九歲時喪夫，那時的心情想必和她現在一樣絕望無助，但她不曾見她呼天喚地的慟哭過，想必是宗教的幫助。

媽媽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每日禱告、讀經，週日上教堂，臉上常帶微笑，也洋溢著安詳。這正是杏芬所缺乏的氣質。杏芬缺乏耐心，也沒媽的修養，常心裡怎麼想，嘴上便怎麼講。尤其這兩個多星期來，因為無法吞忍旭東的背叛與欺騙，任何人只要幫旭東說話，都會惹她發怒。她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頂撞媽媽，也對季平不假辭色。

「唉！」她長嘆一口氣，又覺頭疼起來，便用手去搓揉眼睛與額頭。

「媽，來吃飯。」珮琪輕輕地搖醒她。她一睜眼，見大家都已就座。良平坐在他爸爸的位子上，那體態與神情就像年輕時的旭東。

她緩緩起身，走向她的位子。阿嬤照樣帶大家作感謝禱告，杏芬茫然地跟著說聲「阿門」。

吃飯時，珮琪首先發言：「媽，妳再這樣下去，會生病的，要想辦法振作起來。」

「我就是沒對策，才找你們回來商量。」杏芬無奈地說。她過去在孩子們面前，常展現能幹、強勢的一面，現在卻像隻鬥敗的公雞。

「可是妳根本不聽。」季平說：「我們無論說什麼，妳都聽不下。」

「那是因為你和阿嬤老要我原諒、原諒，原什麼諒？你老爸如此對待我，還要我原諒，真是豈有此理？」杏芬說著，燼火

又來。

「可是，媽，如果爸爸有心要回來，妳最好還是原諒他，才可能重修舊好。」珮真說。

「妳怎知他要回來？我看他八成會選擇那個年輕的女人。老牛愛吃嫩草，沒一個例外。我在他眼中，不過是個惹人嫌的老太婆。」

「媽，妳不要用這樣的語氣講話，從前的妳不是這樣子的。」珮琪說：「事實上，我們都分別跟爸爸談過電話。他希望妳能平靜下來，好好商談事務。」

「對，爸爸說，妳一接到他的電話，就哭泣叫嚷，他實在沒法跟你談。其實，他還是顧家的。」珮真補充道。

「顧家？顧個什麼屁家？」杏芬口不擇言道：「我找你們回來，是希望你們幫我出主意，誰知你們竟一個個都替你老爹說話，對他沒一句譴責，我好失望。」

「媽，我們都替妳譴責過他了。」良平開口了：「爸確實十分後悔。他說，他再過幾年就要退休，回美國陪妳，這幾年請妳再忍耐一下。他還說，如果可能，希望我能到台灣，跟他一起做幾年，瞭解一下他公司的情形。」

「那他跟那女人的事怎麼解決？還有兩個孩子呢！我的天，這個人居然如此欺騙我。良平，你說，你若回台灣，是否也對那女人阿姨長阿姨短地稱呼，還跟你老爸同出一氣地欺騙我？」杏芬不悅地質問。

「媽，妳過去不是常說，妳跟爸兩地分開，是爲了我們孩子的教育嗎？」季平說：「事實上，我再過一年多，就要離家唸大學了，現在也可以跟阿嬤互相照顧。其實只要妳願意，妳現在都可以回台灣，和爸爸在一起。」

「你就說對了一句話：只要妳願意。」杏芬說：「事實上，

我這些日子來，一直在問自己：究竟要人還是要錢？良平，如果我選擇離婚，你會幫媽找一個好律師，爲我爭取權益嗎？」

餐桌上的氣氛一時僵冷了下來，個個悶著頭吃飯。

半晌，良平回答：「若妳非這樣不可，我只好幫妳的忙。」

「杏芬，」一直無言的玉琴喚了女兒一聲，正想說：「不要任性。」卻又想到這句說一出，準遭她回擊，因此欲言又止。

正在這時，電話鈴響了。壁上的時鐘正指著七點半，眾人你看我，我看你。

「我來，可能是爸爸的電話。」良平推開椅子，起身說。

眾人開始靜靜地吃飯，一邊留意良平的對答。

「喂，我是良平。…對，對。喔，大伯，您好。對，…真的？情況怎樣？…現在哪裡？…」

大家用餐的動作都停了，直覺地感到發生了什麼事？

「大伯，我媽就在這裡，您直接和她談，好嗎？」良平說著，把電話交給杏芬。

然後，他轉身對阿嬤與弟妹說：「是大伯的電話，說爸爸突然中風，目前已送到馬偕醫院急救，情況非常危急，希望媽媽立刻回台北。」

「啊？」大家張著嘴，心往下沉。爸爸有外遇，與媽媽的婚姻出現危機，情況已夠糟糕，怎料還有更壞的事情在後頭？

「良平，你能否請假，陪你媽回台灣一趟？」阿嬤抓著良平的手問。

良平沉吟了一下，說：「好，但我得先請示我的老闆。」

聽完電話後的杏芬神情十分恍惚。這兩個多星期來，她把旭東和那女人當作最大的敵人，一方面自憐自己的勢單力薄，另一方面又覺自己非像武裝的刺蝟，全力以赴不可。怎料那個看來堅強如山的人竟未戰即倒，而且極可能不告而別，她頓覺手足

無措，不禁啜泣起來。

珮琪與珮真見狀，立刻去攙扶她，也跟著啜泣。

這時，阿嬤說：「讓我們一起靜下心來禱告，好嗎？」

她要大家一起牽手、低頭禱告，求慈悲大能的主賜予旭東健康，也保守這個暫失方向的家庭。

禱告完畢，阿嬤說：「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在讀哥林多前書 13 章第 4 節的經句，現在要和你們分享，請你們聽我讀。」

她接著一字一句清晰地唸著：「愛是堅忍的、仁慈的；有愛就不妒嫉、不自誇、不驕傲、不做鹵莽的事、不自私、不輕易動怒、不記住別人的過錯、不喜愛不義、只愛真理。愛能包容一切，對一切有信心，對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

剎那間，大家都靜了下來。

「還有一段『赦免過失的人』也很好，我唸給你們聽。」阿嬤翻了幾頁，又開始唸：「哥林多後書第 2 章第 6 節：他受大多數的人的譴責已經夠了。你們應該寬恕他、勸慰他，免得他過分傷心而絕望。所以我要求你們，應該使他們知道你們對他確實有愛心。」

然後，阿嬤說：「我們都是軟弱的人，求主賜我們力量與勇氣，讓我們通過這段愛的考驗。」

杏芬空茫地望著母親，由衷佩服她的愛心與鎮靜，心想這個家若沒有她，真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4

2000 年 11 月，一個碧空如洗的清晨，杏芬一夜無夢地醒來，靜靜地望著室內的陳設，方想起自己剛作完乳癌手術，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她挪動一下紗布纏繞的右手臂，感覺腋下隱隱作痛，因為醫生在兩天前自那裡拿掉一粒直徑約一公分大的癌瘤。

她望著窗外的藍空與浮雲，回想這五年來發生的一切，感覺真像做了一場情境唐突又曲折的夢。

五年前，當她在無意間發現旭東外遇的秘密後，自覺已到了世界的末日，孰料這僅是個開頭，往後更有一連串的挑战在考驗著她的愛心與韌力。

那年九月，當她與良平飛抵台北，趕到馬偕醫院的 IC 病房見到旭東時，他已昏迷三天，猶不省人事。醫生要她在最短的時間內作最困難的決定，就是決定旭東的生與死。

醫生在詳細解釋旭東的病情後，很坦白地對她說：「陳太太，妳必須明白，陳先生即使被救活，也無法回復至正常人的程度。」

「請問醫師，如果他無法完全恢復，那麼你認為他可能恢復到百分之幾十的正常程度？」杏芬問。

「陳太太，我但願能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但很抱歉，我實在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杏芬的心情真有說不出地複雜。僅在這之前的兩三個星期裡，她恨旭東入骨，甚至私下咒他去死，可是真到這一刻，卻又無端地難捨。況且，她也無法接受旭東沒對她做任何交待與解釋即離去，因此直覺地認為要盡量醫治他。

良平亦主張再繼續觀察三、四天，於是他們日夜輪流地守在旭東的病榻旁。然後，在他們抵達後的第三天，旭東竟然有了反應。

他逐漸睜開眼睛，望著身邊的人，臉部出現生命的跡象。

「爸爸，爸爸，我是良平，我和媽媽從美國來看你。」良平見狀，連聲喊著。

「旭東，旭東，我是杏芬，你醒了嗎？」杏芬也興奮地喊著。旭東的嘴角牽動了一下，像在微笑，但顯然地，他醒過來

了。

接下來的日子，旭東一點一滴地恢復意識。他逐一認出身邊的親人，也能用表情表達他的意思，雖然講話含糊，也無法行動，但確實是一個存活的人，財產因此無需處置。然而同時，他也成爲一個需人長期悉心照顧的病人，誰來照顧他？成了眼前的問題。

對陳家的大家族來說，旭東有兩個老婆，理當由老婆們照顧。

對杏芬來說，紀美霞與旭東一起生活了七、八年，且在幕後操控公司的財務與人事，自當照顧旭東。

但是良平不同意。他認爲在法律上，爸爸惟一合法的妻子是媽媽；在感情上，爸爸是他們四個孩子永遠的父親，因此主張將爸爸帶回美國，由全家共同照顧。他的想法獲得其他弟妹們的贊同，而無法言語的旭東聽了，竟也露出欣喜的笑容。

那麼，那個紀美霞又作何想法？精明幹練的她在看到旭東將長期臥病後，竟悄悄地委託律師，向陳家提出一個數字，然後簽下離去的切結書。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驚濤駭浪的外遇糾紛，竟無聲無息地宣告結束。

這完全是個出乎杏芬意外的結局。才不過幾天前，她猶磨刀霍霍，準備披掛上陣，和她強悍的敵人作一場生死的決戰。結果刀未出鞘，對方便已倒的倒、逃的逃，剩她一人孤伶伶地佇立在空曠的戰場，頹然放下戰刀，收拾殘局。

良平在台停留數日，即回紐約上班。杏芬獨自天天在醫院裡陪臥病的丈夫。她在台北的書店裡買了不少小說、雜誌，當旭東休息時，便埋首在久違的中文世界中。旭東對她的照顧與陪伴，常露出感激與欣喜的表情。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旭東的病情趨於穩定。他的神智大抵恢

復，但無法自己行動。杏芬決定依照孩子們的建議，帶旭東回美國療養。旭東對這樣的安排，亦表示欣喜。杏芬因此包租一架醫療小飛機，親自帶他回美國。

四個孩子都到機場接爸爸，也一起搭車回曼特維爾鎮的家。那是個金黃的秋天，鎮上主街兩旁的楓樹呈現一片悽迷燦爛的橙黃。旭東向來喜愛楓樹，尤其愛極豔紅的日本楓。當初買了房子後，他即親手在前後院栽植了幾棵日本楓，如今都已長成傘狀的老樹。

他回家那日，車子駛進家裡的車道時，他看到滿院絢麗的楓紅，竟淚留滿面，同時嘴角不住地牽動，露出欣慰的笑容。

爾後，他與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半。這段期間，四個長大離家的孩子經常回家探望他。他看到季平進入全美素負盛名的賓大商學院就讀，也看到良平完成紐約大學的法學課程，並考取律師執照，成爲一名年輕的律師。稍後，他又參加珮琪與馬克的婚禮，親眼目睹女兒當了美麗的新娘。

最後一年，因爲健康惡化，他經常進出醫院，但情緒一直很穩定。在這一年裡，他見到珮真大學畢業，繼續進研究所深造；也歡喜迎接可愛的小亨利出世，晉級成爲驕傲的阿公。然後，他在家人的環繞下，安詳地長眠。

杏芬辦完了旭東的後事後，覺得這些年來實在虧待媽媽，便帶著母親到佛羅里達，作趟逍遙的加勒比海遊輪航行。在放鬆心情的旅遊中，她竟在自己的右下腋摸出了一塊硬硬的東西。

因此回紐澤西後，她立刻去看醫生，隨後進行一連串的检查，確定罹患了第二期的乳癌。醫生說，這癌瘤其實已在她身上將近五年了。她細數時日，發現得癌的時日正是她發現旭東有外遇的時候。

「唉，這人生真不知該怎麼說？」杏芬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心想那日送珮琪回學校，若直接回家，不去參加那個台南女中的餐會，不會遇到那個開珠寶店的鄭麗容，也無從得知旭東外遇的秘密，就繼續糊里糊塗高高興興地過日子，也不會悶出這場病來。

「有時候，人生能糊塗且糊塗，反倒快樂。台灣不也有一些名人死後才冒出一個個非婚生子女嗎？」她想。

「咚咚！」護士敲了門後，推著檢驗車進來，幫她作檢查，並且讓她服了一粒止痛藥，然後說再過半個小時，醫生會到，若檢查沒事，就讓她出院。

她於是打電話給良平，知道良平已上路，便闔眼小憩。

「咚咚！」又有人敲門。這回，兩個兒子一前一後地走了進來，季平還捧著一束鮮紅的玫瑰花。

杏芬見了，便說：「都要出院了，幹嘛還帶花？你看，房裡不都已有花了？」

「爸說妳最愛玫瑰花。」季平回答：「他交待我們在他走後，要繼續給妳送花。」

「胡說，」杏芬笑道：「你老爸回美國後，都已無法言語，怎麼交待你們？」

「他會作手勢啊。」良平說：「妳不是常說，當年老爸追妳，每星期送妳一打玫瑰花，讓妳好有面子嗎？」

「是啊，那年頭，大家都是窮留學生，有幾個人買得起鮮花啊？」季平學著杏芬一貫的口氣說。

杏芬開心地笑了。心想：方才一個人獨處，心緒還挺落寞的，怎地這下見了寶貝兒子們，便雲開天闊起來？

母子正說笑，醫生進來了。他對杏芬作了檢查，也詳細交代出院後應注意的事項以及即將進行的一系列療程，然後和杏芬握手，恭喜她手術成功，預祝她以後治療順利。

良平去開車，季平推著坐著輪椅的她到醫院門口。兄弟倆把杏芬抱進車裡，再把輪椅上的幾盆花也搬進，三人便一起開車回家。

車子在高速公路奔馳，杏芬見窗外的樹葉皆已變色，在藍天下展現燦爛的橙黃，忍不住說：「好個美麗的秋！」

「是啊，五年前，爸爸回家時，也是這個季節，不是嗎？」良平說。

「對，這些年多虧你們的幫忙。」杏芬由衷感激地說，覺得有兒有女真福氣。

車子停在家裡的車道時，院子裡的日本楓豔紅如火，杏芬想起五年前癱瘓的旭東返抵家門又流淚又微笑的神情，不禁泛起了笑容。

良平把杏芬抱入屋內時，捧著花的季平尾隨在後。

「媽媽，生日快樂！」屋內響起了一陣歡呼聲。杏芬一看，原來媽媽、珮真、珮琪與丈夫馬克，還有七個月大的小亨利全都守在門口歡迎她。

「謝謝，謝謝！」杏芬感動得熱淚盈眶。事實上，今天並不是她的生日，她的生日應在兩個星期之後。

「媽，我們知道妳剛作完手術，需要休息，但爲了給妳打氣，我們提早爲妳慶生。這個生日 party 只有短短十五分鐘，大家給了禮物，便送妳上樓休息，好嗎？」良平代表大家說。

「媽，生日快樂！妳是最美麗的女人！」珮琪首先過來親她，獻上生日禮物。

杏芬打開一看，是件花色柔美的絲質洋裝。這孩子最像她，最會買美麗的衣物。

「謝謝，有妳在，媽不愁沒漂亮的衣服穿。」杏芬高興地說。

「媽，生日快樂！妳是最有智慧的女人！」珮真接著過來擁

抱她、親她，也送給她禮物。

「哇，妳在考我英國文學啊！」杏芬打開一看，是本當年台灣外文系的學生必讀的英國名著《簡愛 (Jane Eyre)》，笑得合不攏嘴。

「媽，生日快樂！妳是最寬容的女人！」季平也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他給的生日禮物是一個數位相簿。

「我已經為妳下載了一百張全家的照片。」季平一邊操作數位相簿給她看，一邊說：「妳看，妳和爸年輕時的照片多漂亮！」

「謝謝，我永遠的 baby。」杏芬說。

「媽，生日快樂！妳是最有愛心的女人！願這音樂帶給妳寧靜的心情。」良平說。他給的禮物是個 iPod，裡面錄了杏芬最喜愛的莫札特樂曲。

「謝謝，謝謝。」杏芬衷心感謝這個像極旭東的兒子這些年給她的幫忙。

「杏芬，生日快樂！媽要給妳我所有的愛。」玉琴巍巍巔巔地走過來，給女兒一個擁抱，遞給她一本她親筆抄錄的聖經金句本子。

「媽，沒有妳，我的人生都不知道要怎麼過。」杏芬把頭埋在母親懷裡，激動地流下眼淚。

「還有我呢！」馬克抱著七個月大的小亨利迸地跳到她面前，代替還不會說話的小亨利說：「Happy birthday, grandma!」。

碧眼白膚的小亨利揮舞著圓滾滾的手臂，咧著小嘴，露出僅有的兩顆門牙，模樣可愛極了，杏芬不禁破涕為笑。

她打開禮盒，抖開一件上面印著粉紅的「You are the most brave girl! (妳是最勇敢的女孩!)」的白色恤衫。這是全

美乳癌防癌協會的恤衫。

「媽，妳要勇敢，接受治療，戰勝癌魔。」珮琪說：「等妳做完所有的療程，我們再幫妳開一個慶祝會。明年十月，我們都會和妳一起參加 Susan Koman 的防癌健行。」

「媽，我們都愛妳，也需要妳！」大家接著齊聲喊著。

杏芬垂下眼，淚水汨汨流下。良平抱著她上樓，讓她在房裡休息，再輕輕帶上房門離去。

杏芬躺在床上，把媽媽親手抄錄的聖經金句本子抱在胸前。這五年來，她確實努力在改善自己，用心學習做一個有愛心的女人。

每當她對旭東失去耐心、對所有的人生氣或埋怨時，她便學著母親，在心裡默背哥林多前書 13 章第 4 節的經句：「愛是堅忍的、仁慈的；有愛就不妒嫉、不自誇、不驕傲、不做鹵莽的事……」。

她的眼前會不自而然地浮起那日聽到旭東倒下、媽媽朗讀這段經句、逐漸平靜眾人紛亂的心的情景。說也奇怪，每當她一遍遍地默誦這段經節，便開始想起媽媽、旭東及四個孩子所給予她的，也細數她所擁有的，便覺得主恩滿滿，心裡信實而喜樂。

這五年來，她以這樣的方式讓焦慮的心情逐漸平靜，也通過一次又一次愛的考驗，贏得週遭的人對她的疼與惜。

「我要勇敢地接受治療，也對未來充滿信心。明年十月，我們全家將一起參加 Susan Koman 的防癌健行。」杏芬閉上眼，安詳微笑地想著。(End)

運命

◎ 鄭炳全

珮芳跪伏在床旁的地氈上，想哭，想好好地大哭一下，爲甚麼上天讓她這麼歹命，不能好好地相夫教子，做一個普普通通幸福的女人？

* * *

房子的消息是月初她去北加州前伊妹兒給傑克的，誰知道才兩星期他就高興地打電話來說房子買到了，過幾天可以簽房契 close escrow 了。珮芳聽了很窩心，傑克終於長成大人了，買房子不用媽媽操心，不像他姐姐 Lily 下班後只顧玩，周末又去佛堂當義工，工作六七年了房子還沒買好，每次叫 Lily 去看房子，都說很忙沒空，這次老媽只好去北加州幫 Lily 看房子。

「傑克，你買的 condo 它本來開價多少？」

「21 萬。」

「你都沒跟賣方還價嗎？開價 21 萬至少可以減一萬，弄個整數不是好算嗎？」

「媽，洛杉磯市中心 condo 的價格好一點的都要 30 幾萬。現時銀行貸款利息低，多一萬我每個月只多付十來元，沒問題。」傑克有點擔心媽媽知道愈多，愈挑剔，房子恐怕買不成了。

「你什麼時候可以搬進去？」

「房子是空的，還得裝潢買家具。」

「天啊！這不像是你娶到沒受教育的女孩，什麼事都得你教她？明天我就回洛杉磯，跟經紀人講老媽要看一下房子，你可以約個時間嗎？」

「媽！這個地點離我上班公司走路才 20 分鐘，就在小東京附近，買東西吃很方便。」

「我也知道地點適中才叫你去看，你也要看臨近環境安不安全，流浪漢多不多，媽也沒叫你看一下就買。現在是求人買房子的時候，你不殺價請賣方替你裝潢總是可以吧。」

「它附有停車位，而且進出有警衛。」

「可是你每個月要交公共設施費 460 元，有草坪花園和 sauna 嗎？包括寬頻 wi-fi 及水費嗎？」

「媽，在市中心怎麼會有草地？路旁有一棵樹就不錯了。媽，您可以讓貸款銀行看我們的存款簿嗎？頭款 20% 我自己有。」

「不行，我得看看房間，我也要問問你的經紀人，怎麼一點都不替你爭取益處？」珮芳聲調提升，簡直是在吼叫。

「好啦，媽媽您別太生氣，我只是不想讓您操心，才快快訂下來，又不是買百萬豪宅，我幫您約個時間，這星期六好嗎？如果這時不買，我付的訂金五千元會被沒收。」

「等我看了再講。」珮芳真的生氣啪地一聲掛上電話。

* * *

說實話，錢不是大問題，珮芳是生氣她自己，這傻孩子是怎麼被教出來的？UCLA 經濟學系畢業四年了，也服務過三家公司，還那樣單純不知變巧。在美國買舊房子跟買舊車一樣，只有笨蛋才不懂殺價，傑克真的是笨嗎？還是我管教太嚴，沒讓他有思維的空間！怎會，他各方面表現出眾，尤其電腦軟體深獲現任的上司器重。可能他認為買 condo 跟買一台電腦一樣，買下硬體後再自己裝配軟體。

珮芳兩年前因腰酸腿痛提早從幼稚園老師退休，比較有時間關心孩子們的事，以前孩子一上大學，像放牛吃草那樣隨他們

去了，兒孫自有兒孫福不是嗎？可是現代的孩子，老大女兒都超過 35 歲了，男友不知交了多少年也不結婚，老媽不催她，這輩子別想抱孫了，催不動只好誘之以利，買間房子給她，條件是結了婚才能搬進去。

老二兒子雖然較不急，但是下班後只知道去健身房和夜總會，看不出他對人生的規劃，只知對老媽體貼，生日帶去濱海豪華餐廳，母親節買最新的 i-pad 電腦送給老媽。

* * *

珮芳出生於台灣中部，父親經商家境富裕，不幸小學六年級時，父親投資經營電影公司失利，使得她考上初中後，自己得課餘四處打工，一直到商專畢業，都沒再向父母伸手要學費或零用錢，她知道平時要節儉儲蓄，開學時才不必擔心註冊費。

在銀行上班的那三年，是她一生中最享受、最自由的日子，每天打扮時髦漂亮，騎一台紅色的 scooter 去上班，星期天常跟朋友們登山，或到海邊玩水吃海鮮。這幾年在洛杉磯偶爾失意、失志，她會私底下從衣櫃裡翻出那一小本結婚前的相簿，一半黑白，一半是有點褪顏色的彩色照片，一張一張小小的，那雙修長的白腿，配上迷你裙，腳踏長筒半高跟馬靴，不知吸引過多少羨慕的眼光。

後來被一位姓洪的工廠小老板盯上了，他常開一部銀色光鮮的跑車，到珮芳家門口接去兜風或吃宵夜，一年後明媒正娶，到新加坡度蜜月回來不久，忽傳美台斷交，台灣一些有錢人家紛紛安排退路。洪家也跟上潮流，老大 60 年代就留學美國獲工程碩士，在大公司任職，美中建交時幫洪家老少都申請綠卡，珮芳成爲洪太太之後也辦妥簽證，1981 年初才和公婆最後一批離開台灣。

初來是到三藩市，在灣區公路旁一家 60 單位的 Motel 落腳，

是洪家在美國的投資，大姑小姑先來半年，已駕輕就熟地擔任經理的職位，靠大馬路附設一間西部粗率擺設，頗有早年淘金牛仔氣氛的餐廳，珮芳第二天穿上女侍的圍裙，開始實習了，她先生被派到廚房幫忙。三兩個月後，乖巧的珮芳已熟稔菜單飲料，隨時撿來的破英語，竟然可招攬新舊顧客，沒薪水，tip 小費（換算成台幣的話）卻也不少。她想趁還沒懷孕，抽時間去讀點英文，提了幾次連她先生都不贊成，像是怕籠中小鳥會飛掉。

磨了將近一年，除了去過三藩市觀光外，因為沒買車，連附近城鎮是圓是扁也沒看過。這時珮芳懷孕了，她一方面想家想台灣，另一方面也不願嬰兒生在 Motel，還好她的大姐早十年前在台中嫁給一位阿督仔美國海軍，現住在夏威夷的 Honolulu，邀請妹妹去玩，珮芳拉一箱行李，挺著微凸的肚子，頭也不回地步出抵達美國的第一站，由她先生送到機場。

飛了五個多小時才到，機場等領行李時見到大姐，喜極而泣地擁抱，夏威夷海島帶濕氣暖洋洋的微風，讓珮芳感覺親像回到台灣。隔天大姐就帶她去成人學校報名，重回教室珮芳真歡喜，在家複習預習，在課堂老師鼓勵同學上台，糾正發音，學期結束前她竟然敢面對同學講三分鐘的旅美經驗談，她烘焙的一道菜也在謝師聚餐中贏得讚賞。

在大姐家附近租一間花園洋房的後屋，屋主是日裔三代很照顧珮芳，沒課時她喜愛騎 scooter 沿海邊，上山坡，大街小巷遊遍整個歐胡島，她幫先生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廚師工作，不久先生也搬來 Honolulu 團聚，在島上的小醫院生下了 Lily，等快周歲才搬去洛杉磯，她雖然將在台灣工作儲蓄的錢美金一萬元也用掉，心中頗爽快因為不必向洪家伸手求助。

有位先生的朋友介紹一家日本 Sushi House 老板想退

休要廉讓，地點是洛杉磯市東北邊靠山的白人市鎮 Sierra Madre，珮芳跟先生專程來看幾天，覺得店面及週圍環境還不錯，到處都聳立有修剪的大樹，日本老板的大女兒也願意留下來幫忙，回夏威夷後跟大姐商量好，就決定搬來洛杉磯創業。

人家說，要使人出名虧本就叫他去辦雜誌或報紙，要讓夫妻吵架離婚只要叫他去開餐廳。珮芳並不看重錢，她想多生一個孩子，這樣才有伴，錢財方面她都交給先生去管，家裡夠用就好，壽司店她一星期帶 Lily 去個兩三次，讓女兒跟爸爸玩一下，吃吃爸爸做的壽司、甜點、豆腐、miso 湯。禮拜一休店，全家會去洛杉磯城中區小東京採買逛逛，或到台灣人比較集中的 Monterey Park 享受家鄉口味。

等 Lily 上小學，傑克可以進半天的托兒所後，珮芳開始到 PCC 社區大學選修幼教的課，想瞭解美國人是怎樣教小孩子。六七年後終於修畢所需課程，並且一次就考上幼教老師的執照，從小到大珮芳有過目不忘的小聰明，不需苦讀就考高分，只是考完後又還給老師了。

餐廳生意相當穩定，兩年後就存夠頭期款可以買房子了，要選那一區呢？當時 1986 年 40 萬可以選好學區中等的，有前後院三房或四房的舊屋，稍為裝修一下即可搬入，經紀人帶去華人首選的 Arcadia, San Marino 學區看過，後來珮芳還是決定買在山腳的 Sierra Madre，考慮先生餐廳收拾打烊都快十點鐘了，就近開車五六分鐘到家最好，白人區治安好，不會像在小台北的餐館老板，有好幾個夜晚被跟蹤到家搶劫，甚至喪命。

傑克上初中 Lily 上高中時，珮芳在一家市政府辦的幼稚園當老師，一圓兒時立志當老師的夢，日子過得舒適安順，時時有幸福的感恩。有一冬天的深夜，都過了十一點還不見頭家良

人歸，正擔心時警察局打來電話，說洪先生倒在停車場車旁，過路人發現馬上通知911，救護車已送他去Huntington醫院急診室，仍昏迷不醒，請珮芳趕快去。她掛好電話，拉著還在忙課業的女兒，穿上大衣，驅車直奔醫院，經腦部掃描急診醫師診斷出是嚴重的腦出血，也就是中風。

怎麼會呢？才46歲，身體一向健壯像條蠻牛，血壓是有點偏高，他每天早上吃一粒低劑量的降血壓藥片，每星期幫他量一兩次血壓，控制得還好，從來沒超過160，這兩年酒也少飲了。怎麼辦？醫生指著腦幹附近的大黑塊說，

「洪太太，妳看，這是比較特殊的腦出血，要救的話，我馬上通知腦神經外科醫生。」珮芳整個人像被閃電擊中，呆了一下，停住哭泣抽噎，接著大聲回答，

「當然要救！拜託叫醫生趕快來！」

「好，我會請駐院外科醫師準備手術，我叫護士拿些表格讓妳填，不過據我的經驗，他的情況手術後有可能癱瘓。」

平時珮芳既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佛教，只相信善有善報，命運是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碰上這種意想不到人命關天，只好信賴現代進步的醫學科技。

腦神經外科醫生顯然是在睡夢中被叫來，端看幾張腦部掃描的片子，打個哈欠又頻頻搖頭，

「洪太太，我知道妳很愛妳先生，他中風的部位開刀很危險，妳簽好同意書了嗎？」旁邊的護士翻開珮芳簽名的同意書給醫生看，

「洪太太，妳不妨帶妳女兒回家休息，順利的話也要四小時才完成手術，我盡力就是了，還好今晚我小睡一下，吸了冷空氣，現在醒了，有精神了。」

「Thank you doctor. I trust you. You save my life.」

在開刀房門外，珮芳望一下躺在開刀床，頭髮已被剃光的先生，忽然有點陌生又擔驚，親像他先生將昇天到另外一個世界，把她跟孩子遺留在地球上的恐慌，萬一他真的走了，以後怎麼辦？轉身抱著 Lily 的肩頭母女又再哭泣起來。

翌晨，送孩子上學了，她趕去醫院，在 ICU 重症病房見到手術後全身連接了好幾條管子的先生，心律和血壓都接近正常，醫生說過一兩天應該會醒過來。

當年餐廳順利接手後，她買了住院險，平時看醫師拿藥就自己付費，這兩年她也幫先生買了 30 萬元的 term 人壽保險。

誰知道良人一倒下去就得腦部手術，復健不知還要多長時間，醫療費用大概是天文數字吧。還好，她服務的幼稚園健康險可以支付大部分的差額，社工員護士叫她不要操心，救命要緊。

珮芳心目中先生是最重要的，孩子們生長在這個世界第一富強的國家，只要能進好的大學，將來他們的日子肯定比我們舒適享受。開刀後一星期過去了，頭家好像有自己呼吸，雙眼仍然緊閉。

珮芳向學校請長假，早晚在醫院陪他，幫他按摩，握他的雙手，親他的臉頰胸前，唱他愛聽的台語歌謠，像望春風，百家春，離別的月台票，青春嶺，四季紅，望你早歸，孤女的願望，相思海，相思雨，思慕的人，月夜愁，舊情綿綿，淡水暮色，雙人枕頭，還有用普通話唱的綠島小夜曲，高山青，我住長江頭，淡淡的三月天，月滿西樓，榕樹下，小城的故事，在那遙遠的地方等等。有時她講童話故事給安睡中的頭家聽，她相信他的耳朵是張開的是可以聽到的，就像他的鼻子是張開的可以呼吸的。

每天下午她去學校接孩子，直接送到醫院病房，叫孩子跟

爸爸講話，替他按摩擦身，她回家準備晚餐便當帶去醫院跟孩子們一起吃，聊天，希望躺在床上的爸爸有一天也會下床來聚餐。晚餐後她載孩子們回家做功課，她再回醫院陪先生。兩星期後，主治醫師跟她說，

「洪太太，中風的人過了兩星期還沒醒來就不要救了，我擔心救醒後可能成為植物人，誰能天天 24 小時照顧他呢？」

「只要他還有一口氣，我會照顧他的。我的女兒 Lily 也會幫我。」

醫師聽了珮芳意志堅定的語氣，搖搖頭嘆口氣，

「If I were him, I don' t want my wife to wake me up.」

由於醫療保險的關係，只好移送普通病房，珮芳仍舊鍥而不捨，因隔床暫時沒患者，她可以觀看電視影片，講給他先生聽，跟他講悄悄話。有天晚上，她幫頭家翻身換尿片，在擦洗時，好奇地用手掌握住他的小弟弟，邊揉弄邊唱情歌，回憶起訂婚那一晚，朦朧月色，在八卦山頂大佛像鄰近的停車場，她首次允許那雙善於調情的手亂摸，隨後她反壓在他胸膛上，可以感受他的小弟弟堅硬如錘，她的舌尖伸進他的唇內攪弄，他緊抱洶湧如海潮，浪蕩圓滾的臀部，叫她再搖再搖，最後他鬆弛下來，相當滿足地讚嘆，褲子都濕到外邊來，珮芳驚訝男人是可以被征服的。

嗨！原本軟綿綿地，卻越摸越大有點硬，她回神過來，差點在病房驚叫起來，這表示什麼？生命的跡象！即使是躺著不能動，他還是愛太太的，他會醒過來的。

果然，隔天他的右手指會動一下，會回握，她馬上跟護士報告。第 21 天，眼皮竟然睜開了，天啊！他醒起來了，他開口要講話了，他復活了。

接下來轉到復健部，頭幾天進步很多，兩星期後可以扶著 walker 走十來步，只是左側癱瘓無力，連喝點水都會流出來，吃東西時容易噎到，話也講得不清楚。思考力還是有問題，現講現忘記，過去的事記憶偶爾會紛亂，張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只認得珮芳一個人，有時連自己女兒和兒子都叫不出，幾分鐘後才叫得出名字。轉到普通病房時洪家的大哥小姑各來探望一次，沒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也沒表示要支援。珮芳把日本料理店廉讓了，還好房子貸款剛付清，在 Alhambra 有一棟六單位的公寓可收房租。Lily 申請大學，不負期望被加大 U.C. Berkeley 接受了。

醫院社工員知道洪先生的醫療保險有限，財產剛夠妻兒生活，所以建議珮芳找律師辦理離婚，讓政府接手，不然療養院每個月要付三千多元，除非珮芳有高收入的工作。可是要離婚？開玩笑，美國人是怎麼想的？帶回家自己照顧總該可以吧。

要退院之前，珮芳先把家裡裝修，方便輪椅進出，洗手間也改裝一些，頭一個暑假 Lily 還沒進大學，白天她可照護，珮芳負責晚上，傑克有時也教爸爸運動走路。

夜裡珮芳和頭家合床共寢，偶爾也噴點香水，塗些口紅，試圖激發他一向充沛的性慾。

初嫁蜜月時早晚各一次都可以，遷入新居後，每晚回洪家大餐桌，享受精藝烹調的山珍海味，還沒上床頭家的手就伸出來要摸要吸吮了。有了二個孩子之後，餐廳工作也相當吃力，回到家倒頭就睡，半夜或天亮時他會想要，每星期至少有兩次，他說這樣才合歐美的規格。可憐，他的欲望中樞一定是因中風而枯萎了，即使她趴在他身上，頭家的手也不會舉上來抱她，甚至乾瞪著眼有點慌張的情樣，怎麼辦呢？他的智力只剩三歲

小男孩的天真無邪，是很乖很安靜，珮芳難免洩氣不知如何教他，吃喝大小便需人照應，甚至連哭笑都不會，這樣活著有意義嗎？我的天啊！

珮芳仔細回想在急診室開刀前和開刀後兩星期醫生們的話，專家的判斷是對的，可是見死不救怎麼忍心？他那麼愛我愛這個家。如果當時心一橫，同意醫生把管子拔掉，給他辦個像樣的葬禮，還可拿到 30 萬元的人壽保險，孩子們要讀大學名校的學雜費都夠了。

家裡有一個殘障者，全家都受罪，兩位孩子也怪可憐地，爸爸的中風，對青少年身心打擊很大，在人生的旅程上難免留下陰影，孩子們眼看媽媽犧牲一切不辭辛勞地照顧爸爸，於心何忍卻也幫不了大忙。Lily 到北加州上大學後，珮芳白天照護又要復健，夜裡就累了睡了，隔天一大早又得送兒子去上學。Home care 家庭照護員每星期來一次，量血壓脈搏，查對復健的進度和藥品的服用，看珮芳累得那樣，認為遲早要送洪先生去療養院。

珮芳只好聽從安排，辦妥離婚手續，送他去鄰近的 Nursing Home 讓政府去照護，她找到一家台灣人辦的幼稚園上班，每星期到療養院看洪先生兩三次，雖說夫妻已無名份，難道廿年夫妻緣抵不上古人的一夜夫妻百日恩？每逢大節日或者是誰的生日，全家四口都常聚餐，一轉眼 15 年過去了，療養院的醫生員工早認當珮芳是一家人，那邊設備齊全人手多，有遠行珮芳不用交代，護理人員也會好好照顧洪先生。

今年初珮芳滿 62 歲，辭去幼教的工作，開始參加一些社區老人的活動，到植物園、博物館或慈濟當義工。有時心煩，乾脆打包回台灣去住，跟妹妹弟弟們親近話家常，也隨興遊覽台灣一些名勝古跡，一兩個月後掛心住在療養院的先生、住家和

兩位孩子，跟台灣說再見，又心甘情願地回來洛杉磯。

孩子都 30 幾了，女兒有固定男友，卻只願同居不想結婚；兒子一個女友影子也沒，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新時代青年要自由要享樂，不要責任不要束縛，老媽管得了嗎？像這次傑克買屋子的傻瓜樣不是會氣死老媽嗎？珮芳也知道要留點空間給孩子，不能逼管太緊。

* * *

每一個人一生中會面臨多次重大的抉擇，每次的選擇多少暫時會影響個人的生活，也間接影響家庭，長遠下來選東或選西卻是利弊參半。老媽還是快樂一點，尋找自己的興味，種蔬果，鍛鍊身體，自求多福了。

夜深，臨睡前，珮芳用英文伊妹兒給傑克，

「我的兒子： 恭喜你買到房子，新的人生即將開始了，媽媽又患老毛病，實在不需要挑戰你的抉擇，等裝潢後再帶老媽去看好了。難得到三藩市一趟，明天跟好友相約騎車到中國城逛一逛吃點心。」

重生

◎清風

舊金山灣的海面出奇的平靜，今晨的海水顯得特別的溫柔，像是不忍再吹撞這個已經破碎的家庭的心靈，和煦的陽光下，海風輕輕地拂著秀玉的年輕又帶著稚氣的臉，凹陷的眼窩一滴眼淚也掉不下來。

她才 40 出頭，她的先生文欽，前個月才因經營多年的珠寶批發店，終於漸有起色，才剛剛去中國、南亞購置了一大批的貨色進口，沒想到，這麼突然就拋下她們走了。

秀玉手捧著文欽的骨灰，心裡麻麻的，茫茫然，決定海葬的事，是很匆促的。以文欽的個性，大概不會介意，他這麼突然地往生，拮据的手頭，逼得她選擇最廉價的方式埋葬。那個穿著休閒裝的船夫，氣宇不凡，他把船開離岸邊一個多小時到海灣中心之後，停下，再輕聲細語問候她，然後，再翻開聖經，引用傳道書“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約翰福音“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等等經節，秀玉心中坦然許多。

秀玉不太確定，文欽是否喜歡這種葬禮，但是，她沒法再忍受過份吵雜唸經超度的道教儀式，或者七七四十九天膜拜的習俗。她不太了解基督教，也不一定了解台灣所普遍流行的祖先崇拜。偶而，在文欽外出時，她會和朋友去教堂，她喜歡那寧靜和平的氣氛，美麗優雅的嵌盜玻璃，有耶穌拿著拐杖抱著一隻羊的好牧者的形象。尤其是，打動她心靈的聖詩，唱著不熟悉的曲調，那些歌詞卻句句道出她的心聲。

文欽也信教，但是，是拜一個還蠻神秘的上師，這個上師据说很會說道理，而且所講的道理都翻譯成多國語言，文欽和其

他越南裔人膜拜如神。

秀玉因要顧店面，從沒和他去過，祇知他很甘心奉獻。上師的道理錄製唱帶，幾乎每集都買，有關的書冊也從不遺漏。秀玉認為，反正宗教都是勸人爲善，而且，這一陣子，文欽生意運轉順遂，她也不特地過問。

直到有一天，在年尾整理大掃除時，她先看到一個裸背回眸含笑長髮披肩的女肖像，她嚇了一跳，怎麼，文欽也外遇了？

接著，她又看到一雙嵌滿亮片珠子的女鞋，旁邊還附一張感謝狀，大意是，謝謝楊文欽先生，爲這個清波禪寺貢獻美金五千元。

五千元？秀玉嘆一口氣，她整天站著顧店，腳都站酸了，那天看到一雙輕軟舒適的鞋子，要價一百五十元，她都想半天，最後還是放棄捨不得買。現在，自己的丈夫，爲了別人穿過的繡花鞋，竟然肯花五千元去買？接著，她又看到一個素妝的女尼打扮的相片，那個臉孔，似曾相識，再一對，咦，那不是那張裸背回眸的女人嗎？秀玉開始認為，事情不太簡單！

她真不知，下來的日子要怎麼走，爲了那批貨，文欽幾乎用盡了他們多年的積蓄，甚至還欠了不少債務。他們的店面，設在舊金山的鬧區，一間蠻醒目的珠寶交易中心。

在珠寶交易中心裡，比起其他的珠寶商，他們賣的，倒不是高檔的真珠寶，是比較次等的摹仿品，平日上班族可以佩戴，節日婚慶可以相送的實用的貨品。生意較忙碌時，須僱用二、三個人手才行，雖然，利潤沒有真貨那麼可觀，倒也忙中有趣，貨品的流轉較快，不會像一些同行的，賣的貨色高等，有時卻一個月賣不到一兩件。

文欽個性靈活外向，豪爽大方，判斷事情很阿莎力，因作生意的緣故，除了台灣來的朋友，他廣交四方，認識到很多東南

亞，特別是越南來的生意人。

因進貨忙進忙出，連續奔波的結果，上個禮拜，文欽回來就一直喊累，想睡一覺再吃飯，結果，那一覺睡去就沒再醒來。

才 53 歲，之前沒什麼癥兆，有時血壓蠻高，走快點會喘，整個身體倒是有好幾個脂肪瘤。因為手工珠寶批發商的生意也很忙，雜事也多，並沒有刻意定期檢查身體，文欽原本就很不喜歡看醫生，花錢是一回事，等候又是一回事，也許，就這樣耽擱了。

他的個性很急，想到的事就要馬上實行，秀玉較仔細，都琢磨一番再定奪，文欽就很受不了，認為秀玉凡事和他作對，很不乾脆，索性就叫秀玉退到後面，買賣的事不用她操心。

就這樣，秀玉就不太管事了，現在事發突然，很多細節她都摸不著頭緒，更不用說訂貨、出貨的節骨眼了。

“老闆娘，這種澳大利亞的水晶項鍊和刻有益智聖經章句的手鐲已經快要沒貨，必須再訂了。”梅香一面點貨，一面向秀玉提醒。

“哦，你知道去那訂嗎？梅香？”梅香，是中國南部來的工人，她已跟隨他們多年，裡裡外外的的工作都要打理，可以說是很稱職的幫手，態度上也是不卑不亢，處處替人著想。

“是兩家，水晶項鍊要去城北，益智手鐲要往南灣”梅香對英文無可奈何，然而，開車認路、辨識方向自有她很特殊的一套。

“那我今天就去訂。”秀玉知道她說的城北、南灣的意思。

“記得要向他們提減價的事、上次退還的部分要扣抵。”

說著，就從檔案櫃拿去前次的退貨證明，迅速有效率，秀玉望著這個老實、忠心耿耿的僱工，英文沒能講幾句，卻是，細膩的，她能耐心將帳單分類，粗重的，她也能扛。秀玉常反省，

如不是梅香的相挺，這份珠寶批發的生意，纖弱的她，是沒法再繼承下去的。

“小玲學校今晚有開家長會，你先回去，這裡我來就好。”梅香記憶特佳，對秀玉的兩個孩子，惠君和小玲，所有學校的活動也很在意，把兩個孩子視同自己人，秀玉在這段灰蒙蒙人生的苦海裡，像抓住了一條活索。

也注該秀玉不能再絕望灰心，十二歲的惠君，照理說，已進入叛逆期，應是焦躁、脆弱、敏感的階段，然而，失去父親的她，卻顯得特別的體貼、能幹。

她能打理三餐簡單的飯菜，也包辦家中的清潔乾淨。因此，儘管秀玉渾身無力，天天要靠抗壓劑來過日子，他們母女三人的生活，卻沒受到特異的影響。

惠君的外型，圓渾、精壯、卻又帶點靈慧，與文欽幾乎是一模一樣。小小的她，站在客戶面前，一點都不羞赧，再佩個甜蜜機伶的口齒，不但推銷才能一流，同時，也懂得退一步替人設想，讓客人驚奇、憐愛萬分，多少會買一點，幾乎，沒人會空手踏出店門。

祇是活潑的她，沒法在書桌前坐太久，功課雖也能應付，但不是特別能專心，大概從小就跟著父母參加商展，生意的場合看很多，接觸的人也廣泛。因此，小小的年紀已經很會包裝自己，很會討人喜歡，舉止行動也是超出年齡的成熟。

她的妹妹小玲，就完全不同了，細聲細語，纖弱稚嫩，怯懦、謹慎，但是聰慧、強記，很多事物過目不忘，學校功課特優。秀玉去家長會多半是聽老師讚美，頂多鼓勵小玲要多一點自信而已。

在秀玉瞬間喪夫這段混沌不明的日子，梅香、惠君、小玲就像三根重要的大柱子，強而有力的撐著她。

看店也好，訂貨也好，孩子的活動也好，她繼續去執行她的任務，祇是，先前文欽在世時那種穩妥的感覺消失了，眼前常常覺得有一層霧，就繞在身旁，孩子的稚聲細語，她常聽不見，有時點頭應好，一轉身卻忘記，到底向孩子答應了什麼？

那天，梅香一直催她先回家，她一回到家，衣櫥一打開，挑一件較合適的穿上，卻發現自己骨瘦如柴，那一件，幾個星期前才買的套裝，文欽和孩子還異口同聲說讚，現在竟鬆垮垮的掛在她身上，一點也不合身了。由於不太吃喝，體重遽減，臉色也蒼白憔悴。

一轉身，壁角那一副巨大的肖像，上師的回首、輕笑，千嬌百媚的雙眼，像有強烈的電磁，勾人魂魄。秀玉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一場，哭著哭著，就昏沈睡去，也不知過了多久，一陣尖銳的手機聲叫醒了她。

“媽，今天小玲在學校有舞蹈表演，你怎麼忘了來？”惠君在手機的另一邊大叫，她一手包辦小玲的舞衣、舞鞋、頭飾和化裝，老早就把小玲打扮漂漂亮亮，也交待梅香要提早讓母親來學校，不想，梅香提早讓她回來準備，反而誤了大事。

“媽！算了，來不及了，小玲一下舞台，看你沒來，就拚命一直哭，我安慰她，媽可看到她的錄影，現在就好多了。”

秀玉聽了，一陣陣的心酸，再加上一份愧疚。她覺得自己真是不配做個好母親，小玲辛辛苦苦練了那麼久，又動用惠君那麼多精神，她只要現身去參加，連這點她也做不到，她到底是怎麼了？眼淚又不聽話的滾了下來！

突然間，又是一陣尖銳的手機聲，不會又是惠君吧！一看，顯示的是月英。

月英是鄰居，也是教會中很熱心的長老，帶她去了教會幾次。文欽生前覺得不要拜那種外來的洋教，堅決反對她去。秀

玉倒覺得，聖經的字句她比較聽得懂，教堂的詩歌也令人感動，會友之間都很友好，加上月英很善良，也特別關心她的生活，尤其在文欽驟逝之後，她更常常打來關心問候。

月英雖虔誠，但從沒要勉強要她上教會，雖住得很近，也蠻有分寸，不敢隨時過來。有時會在電話中勉勵她，常常，都是靜靜聽她傾吐她心中的痛，之後，和她做個短短的禱告。從不指導她要怎麼做，有時見面了，那種誠摯、發自內心的態度，也讓秀玉窩心。

剛剛錯失小玲表演的愧疚感，瞬間，聽到朋友溫柔的問候，秀玉再也忍不住哀嚎出聲，哭得沒法再說下去。

沒幾下，月英立刻出現在她門口，又帶了菜頭粿，滷蛋等來慰問。看到月英焦急的神情，秀玉整個情緒潰堤。

她害怕文欽膜拜的神像，也不太相信那個冶豔的容貌，更驚懼那些“至尊無上”的字句，和厭惡那些冗雜的敬拜方式。她告訴月英，這個巨像纏擾她的情緒，不知教會牧師可否幫幫她解決這個問題？也許像七零年代那個“驅魔師”的作法？

月英馬上打電話請教牧師，牧師告訴她，在中世紀時，教會曾有“驅魔”的案例，但他沒做過，不過，他可來拜訪秀玉，和她祈禱，上帝賜給人“出乎意外的平安”一定可幫助她勝過這一切纏擾。

看著月英誠摯的眼神，和她關心朋友，專心要解決困難的決心，秀玉終於點點頭。但，她不知基督教的規矩是怎樣，從那個舊片“魔法師”的佈局，那個信心十足的天主教神父是被整得很淒慘的。

雖然，這尊佛像看來並沒有兇猛到如同電影中那個附身小女孩的惡魔的可怕，但願，這個牧師，有辦法招架這個時刻叮著她看的上師。

三天後，月英和一位中年牧師來到家中，牧師身穿長袍，手拿聖經，頸邊掛了一條彩色鮮豔的領巾，上邊繡有十字架，鴿子，還有希臘字母“阿爾法”及“奧美迦”。

面貌看似清秀，舉止樸實的牧師，寒暄幾句之後，先和他們全家唸一段聖經，之後，和他們一起禱告，那種虔敬專注的神情，讓秀玉忐忑的心緒，很自然的平靜下來。

接著，牧師再要他們準備一盆清水，用他帶來的棕樹枝，沾著清水，逐個房間，中廊，庭院，揮洒一番。然後再祈禱一次，每次都說，”奉耶穌基督的名，惡物攏出去，賞賜秀玉一家平安！”禮儀完成，正要目送月英及牧師回去時，秀玉突然想到，那堆令她寢食不安的東西。

“月英，不知可否請牧師把這些我先生留下的東西拿走？”

牧師起初並不介意，但是，一到他們的車庫，他倒抽一口冷氣，東西之多，決不是他那輛日本豐田可洛拉載得動的。

“改天我請阿照來搬，他的卡車才夠！”

看著陰暗的車庫，鑲金箔銀的相框，數以百計的錄影帶，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箱子，讓這個斯文的牧師看得傻眼。

在答應會把這些東西移走之後，他第一次看到秀玉燦爛的笑容和兩個孩子如釋重負的神情。彷彿，擁有這些東西像會把他們壓垮似的。

幾天之後，忠實的阿照如約前來，他，專門靠搬運作零工生活。粗壯有力的他，沒兩下就將秀玉的車庫搬得乾淨俐落。但，等那一大卡車的東西一運到，放在教會的停車場的商業用大垃圾箱，牧師這一下，才覺得事態嚴重。

這麼多特殊的，有宗教性的東西，隨便亂丟是會被人非議的。尤其是，這是基督教會的停車場，以基督教的立場來處理，更是非常棘手的，像廿世紀初，公然焚燒異教的舉止，已不能

爲社會包容了。

正在爲這些遺物煩惱時，突然，一天，一個搬運工人來按鈴，

“請問，我可以運走垃圾箱的這些東西嗎？”是個溫和慈善的白人老司機，顯然垃圾箱堆得太醒目了。

“你須要這些東西嗎？”牧師問，

“我是義務爲對面的〈中途之家〉服務的義工，也許這些相框、茶几、架子能夠值點錢，爲〈中途之家〉籌點款項也說不定。”牧師知道，中途之家是專爲單親、遭家暴婦女所設，隨時須要經費的。

“好的，祇要它們能有益於人。”牧師心中鬆了下來一塊重擔，”物有所歸”也是心靈平安的來源。

之後，牧師再去拜訪秀玉好幾次，兩個小孩仍然是童稚活潑，又善解人意。

特別是惠君，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對外的生意上的聯絡，也都由她來處理。第一次看著十二歲的惠君，竟然有這麼大的能力、智慧來因應成人世界的事務。

看著她圓墩的體材，超越她年齡的敏銳，伶俐的口齒，這位人事閱歷甚深的牧者，不禁感嘆造物主的奇妙，宏偉，他真正領悟到，心靈的成熟度和實際的年齡不一定成正比。

然而，幾次和秀玉談話、禱告後，她仍清瘦如昔，沈潛黯淡，目光仍遲滯，反應也不穩定。也許，那些外物帶來的困擾消失之後，真正心靈的深處的混濁、紊亂才剛剛浮現吧！

感恩節過後一個禮拜三，牧師正爲著聖誕節忙得焦頭額爛之際，突然收到惠君歇斯底里的電話，“牧師，請您幫幫忙，媽媽她……，我快受不了了！！”

當牧師趕過去時，看到整個客廳堆滿雜物，桌子佈滿灰塵，

地毯上茶漬、汽水噴滴滿地，馬鈴薯片、玉米片歷歷可見。窗戶灰濛濛的，報紙雜誌亂堆，衣服鞋子滿處放，幾乎沒一條安全的通道可進去而不踩到東西。廚房的蔬果一地，有些已經乾扁，有些甚至腐爛，水槽內碗盤也堆一大疊，牧師心中一驚。

“牧師，我快受不了了，媽媽什麼事都不能做，我，也要上課，也要接妹妹，又要準備三餐，又要幫她處理店裡的事，不然，梅香阿姨做不來，我真是快瘋掉了！”也許是壓力的關係，惠君她原本圓墩的身材又更圓滾了。

“媽媽有沒有照時間吃藥？”牧師問。

他知道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掌握在少數保險公司、藥廠、醫療機制的手中。很多省吃儉用的台灣人，多半保那種，保險費便宜，祇有在急診、非常情況發生時，不必花大把鈔票或開傢伙*(1)的那種。

平時，能不看醫生就不看，因為門診掛號也不便宜，那種保費便宜的保險，幾乎是幾千元之內都要自掏腰包，因此，很多台灣人隔一段時間就返台，順便看醫生、體檢、拿葯。

原來，秀玉的藥吃完後，因為沒法馬上回台拿藥，美國這邊又沒什麼看病記錄，也沒能一下子再去配藥。牧師非常同情她的處境，美國雖是很多人嚮往的天堂，但他在美國牧會多年的經歷，他覺得，這個人間天堂，是健康又有錢的年輕人的，老弱衰殘的人會自然受淘汰，除非，你自甘列為貧戶。

“牧師您來了，哎，我也不知怎麼樣，全身無力。”牧師看著皮包骨的秀玉，心中戚然，他記得，有一次教會辦捐血活動，那次秀玉還很活躍，健康。眼見台灣人對此義舉，並不熱衷，她豪爽的想捐血，結果，因體重太輕，被打回票。

** (1). 開傢伙：指將財產用盡的意思。

“我這病就是為難了惠君！這孩子很能幹，要是沒有她，我

會更慘！”看著牧師憐憫的目光，和惠君焦慮的樣子，秀玉感嘆著。

牧師牽著一大一小的手，做個祈禱，然後，他慎重的說，

“等一會月英姐會過來幫你，她會幫你煮簡餐，也會開車，她女兒也可以和小玲玩。”

月英是教會中一位很熱心和善的姐妹，住附近。不多話，也不會愛出頭，常常默默的為教會做事，她曾告訴牧師，如有需要，她可幫忙。

月英是個會計師，曾上班多年，女兒出生後，幾次的思量，考慮，在生涯及母職之間，幾經徘徊，為了多陪伴這個結婚多年才出生的結晶，她毅然辭去工作。有會計師執照的她，即使將來再回職場也非難事，她珍惜女兒的第一個五年，因為，那是人格形成的最寶貴、也最要緊的階段。

由於月英盡心誠意的協助，牧師再探訪時，他瞧見這個家的改變。惠君的臉上漸漸恢復了青春少女的活力，小玲溫馨有倚的純真再現，然而，秀玉的病情仍然是時好時壞。

“秀玉，你想，我們做朋友這麼久了，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是關乎你一生幸福的事，不知你想法如何？”一天，月英看她的病況，鼓起勇氣說。

“什麼事？我現在這種情況，祇要一天渡過一天就行了，那敢奢望什麼幸福？”秀玉苦苦的笑著，

“如果你願意，做個重頭生的基督徒，讓牧師給你行洗禮，基督會改變你，賜你一生平安！”月英徐徐地勸。

秀玉在商場多年，她見過的人無數，雖然躁鬱症困擾她，但她的判斷仍是相當清楚。月英是個默默無言，誠心誠意為她全面著想的朋友，不是那種凡事想操控的激進派的狂熱信徒。這個牧師，也是經常關心她的生活，溫和地協助，從不會一直規

勸洗禮的傳道者。

雖然，秀玉自己覺得聖經的話，常常生動有力的感動她，但，因為過去文欽拜那個上師拜得那麼深，而現在，他才走沒幾個月，如果一旦改教，不知他地下有知，會如何反應？

但她心底確實有一絲絲期待，覺得這個她比較聽得懂的基督教，凡事以愛心、信實相對待的精神，也許真的能夠改變她的一生也說不定。

和牧師深談了幾次，秀玉覺得，這個宗教真正是強調愛心、超越，有無私、利他，又能尊敬祖先的特質，她就欣然決定要受洗，小玲在旁聽道，也說要陪媽媽受洗。

牧師帶著慈祥的微笑，對她說，“很好！祇是當妳十六歲之後要再受一次*(2)堅信禮。”小玲乖巧地露出燦爛的微笑。

惠君一向很有主見，她很肯定的、又俏皮地說，“我再確定後再洗禮吧！反正再幾年我就十六歲了，而且，我可以幫你們照相。”

洗禮那天，母女打扮一新，像變了個人似的，教堂裡的會友大家都歡欣的接納他們，特別是月英，帶著無比的欣慰，感動的淚水在眼眶打轉。

“希望聖經的話親自感動你們！”月英代表教會送兩本聖經給秀玉母女，一本成人的，另一本給小玲。

“真的，我像是脫胎換骨，完完全全新的一個人了！”秀玉欣然地說，月英緊緊地將秀玉攬住，

“是的，秀玉、小玲願主與你們同在，使你們的生命更新，也更豐盛！”

** (2) 堅信禮：是小孩在孩提時代受基督教洗禮，等成年懂事之後再確認的一種禮典。

之後的兩個月，秀玉真如她自己說的，完完全全變成新的一個人了。

轉眼就是聖誕季節，儘管景氣低迷，其他珠寶同行哎聲嘆氣，但是，秀玉的貨品，卻因價格低，一般民眾較付得起，加上惠君小小的年紀，常常在店裡打工，客人都特別喜歡找她，所以生意出乎意料的好。那一季，秀玉一算，存貨的債務幾乎還了一半。有時忙得忘了吃藥，很稀奇的，她反而精神奕奕，病似乎好了。

“我都不用吃藥了，我好了！”有一次，月英來探訪時，秀玉高興的說。

“醫生說可以不吃了嗎？”

“沒有，反正沒再發，就不用吃了。”

“我看，還是要請教醫生才行，小心點”月英關心地說。

整個聖誕在一片祥和、溫馨的氣氛中度過，秀玉一家歡欣地和教會中兄弟姐妹打成一片，秀玉清瘦的臉，增添了幾許柔和的線條，自從文欽去逝之後，她從沒像現在這樣的自信、幸福、有歸屬感，她真希望時間就凝結在此時此刻。

這一旺季，他們的店的收入幾乎勝過其他三季的總和，孩子們也都剛好放寒假，就歡喜的去價廉物美的夏威夷度假。月英送他們到機場，望著他們輕快離去的腳步，她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恩，虔誠的祝福他們，她認為，秀玉已經克服了那個糾纏已久的病情。

就在他們母女從夏威夷回到家那一天的半夜，月英接到電話，惠君在另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喊叫，半哭半嚎地求她，

“阿姨，妳可不可以過來一下？梅香阿姨趁我們不在，把要再進貨的錢，全部拿走，還運走了一大部分較值錢的存貨，媽整個人軟掉，眼神又跟以前一模一樣，我真怕她又病了!!!”

“好，我馬上來。”看著熟睡的丈夫，和女兒，月英在深黑的暗冥，留了一紙條，告知出門的急事，心中默默禱告，神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在這棵剛剛冒了一點點嫩芽的幼苗，馬上降了這陣大霜雪來摧殘呢？

她擔心，秀玉喪夫後、一肩要挑起生意、又要扶養幼子的重任，加上那麼敏銳脆弱的心靈、隨著錢財的喪失，整個對人、對神的信心都會崩潰。

深深吸了一口空氣，進入楊家。地板上，從夏威夷帶來的花環、花襯衫、行李箱散了一地，瘦小的秀玉，枯縮在牆角，整個臉埋在雙膝中，沒有淚、也沒有話。

“媽媽，我會趕快長大，上班賺錢，你就不必這麼辛苦了！”平日沈默的小玲，突然冒了一句這麼長長的志願。

秀玉的臉，仍埋在彎曲的雙膝中，但是，背部開始抽搐，起初是微微的，接著，她漸漸地哭了出來。

“我真心信任梅香，把她當自己的姊妹的，真想不到！”

“媽媽，我也有錯，其實，梅香阿姨老早就告訴我，她先生很愛賭博，欠人很多錢，我怕你操心，不敢告訴你。她也許是，逼不得已的。”惠君嚶嚶的說，走近秀玉，緊攬著她。

秀玉慢慢地抬起頭，夏威夷陽光親澤過的褐色肌膚，有滿面的淚痕。

“哦，秀玉，請不要灰心，一切都可再重來，至少，你們三人都平安，上帝還是會保守你的。”月英第一次覺得，人類的語言，是這麼的有限，她真的沒什麼話可說，最多，祇能緊緊攬著秀玉。

“哎，也許是上帝要試試我吧！”秀玉凝望著遠處，嘆氣。雖是輕聲，細語，屢次挫敗的她，幾乎，已經完全看不到將來。之後，月英幾乎每天到訪，也順便帶些菜肉蔬果，秀玉則又

回到原點，她完全喪失做普通家事的能力，店裡的事更沒法去處理。幸好，聖誕季節剛過，幾乎沒什麼生意；祇是，季節旺時所補的貨，雖已經被拿走，但是貨款仍得清償。

月英就替她接洽保險公司，看看能否得點賠償，至少應付這個難關。

雖然，在事發當時，秀玉有報警記錄，祇是，因為梅香拿有鎖匙，門沒被強行敲破，現金損失的部分，完全沒法賠償。祇有少許倉庫遭破壞的部分，有象徵性的補償。

月英和先生，是小康家庭，也沒有太多的財力可相挺。正在為秀玉一家傷腦筋時，一個務實又有愛心的姐妹叫明珠的，突然打電話來，

“月英，秀玉最近怎麼都沒來作禮拜？”

月英把這情形相告，明珠一口就答應幫忙，不但財務上，而且願意義務去秀玉店裡幫忙。

明珠曾幫先生做過生意，非常靈敏，英文也流利，他們來美國多年，也積蓄了一些。最可貴的是，他們沒有富豪的架子，很甘心幫忙。

當月英帶著明珠去秀玉家，把這個意願說明白時，秀玉愣住了。

“明珠姐，我，我不知明天會怎麼樣，要是，我生意轉不過來，沒辦法還你錢，怎麼辦？”

“不要想那麼多，你先把事情一次一件的解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當就夠了！”

秀玉含著淚水，感激的謝謝她。

“其實，我這也在幫我自己。”明珠愉悅的笑著，接著說了一個故事，

“30年前來美國時，我和我先生都是窮留學生，有一次，

台灣家裡做生意失敗，沒法匯錢來美，我們生活就變得很拮据，幾乎沒法再唸下去。房東 Mr.Lewinsky 知道之後，不但免費讓我們住一段時間，還給了一筆錢，叫我們安心讀書。

等我們畢業之後，找到工作後，再去找 Mr.Lewinsky, 想把這筆錢還他，結果，你知道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好奇又急性的惠君，在旁緊張忙問。

“他說，這錢你不用還我！下次，你看到有需要的人，就幫忙他，就等於還給我了，如果大家都這麼做，相信這世界就會更美麗！”明珠作了一個結論。

之後，明珠天天來店裡幫忙，因為，她有生意、行銷的經驗，加上她有虔誠的信仰，敏捷的手腳，有她在身邊，秀玉覺得很有信心，不知不覺當中，業務蒸蒸日上。

春去秋來，又到了楓紅時節，根本離聖誕節還遙遠，卻發覺，銀行的結餘，已有去年旺季時的水準，秀玉興奮地抱著明珠大叫，這一陣子，她幾乎忘記躁鬱症是什麼滋味了。

祇是，那天無論打去月英家，或是手機，都一律佔線，正奇怪今天月英怎麼都一直在講電話，忽然，惠君打電話來了，

“媽，我們家附近發生爆炸，聽說是太平洋瓦斯、電力公司的瓦斯管爆破，好大聲！我們學校都聽得到！”

“什麼？”秀玉眼前一黑，幾乎要昏倒。

“你有沒有去接妹妹？”這是惠君每天的例行公事，一下課，就要去附近的小學接妹妹。

“有，她在我旁邊。”

“媽，好可怕！好像炸彈。”小玲沒經過戰爭，她的炸彈經驗，是看電視來的。

秀玉開著車，衝破交通繁忙的層巒疊嶂，終於回到家。她家倒是安然沒事，一進門，見兩姊妹，坐在電視前，努力地聽著，

幾乎每家電視台都在插播這項大事。

“媽媽，月英阿姨家！OhMyGod!” 惠君盯著報導的爆炸地點，歇斯底里的大喊！

秀玉拿著老花眼鏡再確認，的確，是月英家！莫非，就是因為這樣，她的電話才不通？

秀玉牽著兩姊妹，衝去月英家，遠遠的，消防人員已拉起黃線。

“對不起，到此為止，不可再進去了。” 消防人員阻止她們。

“裡面的人有沒怎麼樣？”

“對不起，無可奉告。” 消防人員像背書一樣的回答。

望著焦黑的泥土，月英的家已炸成碎片，秀玉回想著，月英多年來，陪她走過坎坷幽暗的山谷，她卻對這突來的災難，一絲絲都幫不上忙，她仰望著滿天的彩霞，她聲嘶力竭地，扯破心肺的大喊，

“上帝啊！你怎麼允許這樣，你怎麼連這麼好的人都不放過！！” 就昏了過去。

醒來時，祇見明珠和孩子們倚著病床，輕聲說話。

“有沒有月英的消息？” 三個人都搖搖頭。

秀玉閉上眼，眼淚又簌然流下，她再也不敢再接觸電視、報紙，她沒勇氣去再去面對死亡，之後的幾天，明珠就像月英的替身，做一些家事，替她處理店裡的內外。

“秀玉，今天報紙出了一條小小的新聞，也許，還有希望也說不定。” 一天，明珠突然冷靜的說。

“什麼新聞？” 秀玉眼睛亮了起來。

“就是，雖然月英家爆炸，但，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現殘骸。” 明珠勇敢地吐露。

“哎，如果有…也…不也都…* 碎炎炎(3)嗎？” 秀玉掩面

痛哭。

秀玉回到家，店裡生意照做，但，一切又回到原點。秀玉又陷入悲苦的網羅。

她不明白，爲什麼，那麼大的苦難，竟然會發生在像天使般的人身上？

牧師鼓勵她說，人生的苦難，本身就是種奧秘，我們不容易明白，但是苦難的發生，並不一定會代表那人犯罪或做錯。然而，祇要一想到月英，秀玉的眼淚無緣無故又流下來。

還好，明珠在旁打點，撐了好幾天。

兩個禮拜之後，她蹣跚地回到家，一進門，就覺得屋內氣氛不同，走廊上茶几插著鮮花，廚房內，她聞到似曾相識的滷肉味，接著，聽到兩姊妹似乎在和誰對話。

“我們都以爲你已經被上帝接走了呢，”小玲稚嫩的聲音。

“媽媽一提到你就哭，不，應該說，祇要和你有一點關聯的，就哭個不停，哇，真好，月英阿姨！”惠君提高聲調，興高采烈地說。

秀玉以爲自己聽錯，用力捏自己的手臂，

“月英！果然是你！”秀玉丟下外套、皮包，緊緊的攬著月英。接著，埋怨地，

“你去了那裡？怎麼沒說一聲？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情你知道嗎？”

“就是上兩個禮拜的今天，三更半夜，我小叔從紐約打電話來，說婆婆病危，我們全家連夜坐飛機趕去，她已經病很久了，還好，有見到最後一面，沒想到，這樣也救了我們全家三條命！”月英徐徐地說著經過。

秀玉的眼淚再也擋不住了，她嚎啕大哭，然而，她的心中卻是暖烘烘的。

** (3): 碎炎炎：即支離破碎之意。

2010年9月9日北加州聖布魯諾市發生PG&E瓦斯管爆炸事件，有八人意外死亡，多人受傷，卅八民房嚴重受損，謹此記念。



美國夢

◎黃哲陽

早上七點一刻，開刀房的醫師休息室已經熱鬧哄哄，各種外科系統（一般外科、骨科、耳鼻喉科、眼科、婦產科等）的醫師穿著綠色手術衣在等開刀，有人釘著電視機的銀幕看股票跑馬燈，一會兒嘆息，一會兒歡呼。有人在看 LA Times，忍不住時時發表他的評語。有兩人在討論病人的病情，請求諮詢。有人在閉目養神。還有一群人在為昨晚湖人隊籃球賽險勝而得意忘形，談論得口沫橫飛。我已把衣服換成綠色的手術衣，戴上手術帽，穿上鞋套，坐在沙發上一邊啜飲著咖啡，一邊觀察那些老美外科醫師的百相，好整以暇地等待今早安排的子宮切除開刀。

「早安！XX 兄」，我嚇了一跳，在此講英語的碧眼人世界，竟有人稱兄道弟語音有點像台語（台語和韓語有些音很相近）跟我打招呼，抬起頭一看，原來是昨天才認識剛搬來此鎮開業的金醫師，他不只鞠了幾乎九十度的躬，而且笑容可掬地把他的眼睛和鼻子都皺成一團，我們已約好他今早要來幫我一起開刀。

「早安！」，我也反射性地回應著，看他一手端著盛有兩個甜圈餅的紙盤，一手拿著一杯橘子汁。

「這是你的早餐？」我只是隨口為談話而談話。

「是的，我昨晚就已盤算好了，一早就來這裡的值班室洗個熱水澡，然後來吃免費早餐，同時等開刀，如此不只省時間而且也省一些家裡的開銷。」

「你今天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我感覺很興奮，這要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和你一起開刀，

這是我開業的第一個 case，我從小就夢想來美國當醫師，今天終於可以和美國開業醫平起平坐，跟他們一樣做同樣的事，賺同樣的錢，這是我美國夢的開端。」

我一面陪著他吃早餐，一面跟他聊起來。他說他從韓國某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就移民來美國追求美國夢。起先在東部的一個大學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因為受不了那裡冬天冰天雪地的酷寒，所以就搬來南加州開業。同是婦產科醫師，接下來的話題很自然地觸及開業婦產科之甘苦，我說「夙夜匪懈，嬰兒是從」，乃是婦產科醫師的使命。夜半鈴聲響，好夢正酣也得掙扎起床去接生；盛筵難再，美食當前，接生令一來，雖饑腸轆轆也要趕路上產房。生活品質這麼差，常恨此身非我有，我趁機大吐苦水，有點後悔當初為何選擇這一行。

我回憶當初選擇婦產科是因為當實習醫師在各科輪流實習時，感覺內科有太多慢性病沒法根治，外科有驚心動魄的槍殺案件，小兒科哭聲太吵。總之，醫院處處皆愁苦，唯有產房是例外，在這裡可以跟病人分享新生命出生的喜悅，尤其是產婦遇到難產時，開一下刀就可解救母子兩條生命，這種戲劇性的效果更令我嚮往婦產科。金醫師說他不怕辛苦，選擇婦產科是因為他看到先他而來美國當婦產科醫師的姐夫賺了大錢，非常富有，「有為者亦若是」之志勃然而發，所以選了婦產科。

那天和他一起開刀，覺得他專業知識夠，手也很巧，好好努力，當是前途無量。而且他用物非常省儉，開完刀後，沒用完的針線、紗布等餘物本來是要丟棄的，統統被他帶走了。之後他自己開刀時，紗布能省則省，以便能夠帶更多的紗布回去，我覺得那樣做有一點過份，對病人是不公平的。

中午醫院供有免費午餐，當然又碰到金醫師，他雖然個子不高又很瘦，但食量奇大，他用餐吃到最後一口時，必定含一口

水，咕嚕咕嚕地在嘴裡嗽幾下再吞下去，看起來有一點奇特，我問他為何這麼做，他說是要把嘴內牙縫中的殘屑洗入胃中。吃過飯，他拿來一只大垃圾袋到每桌收集用過的礦泉水塑膠瓶，我說他做資源回收很好，真有環保觀念，他說他沒想到環保，只知道每袋可賣 3-4 元。

每次生產時，每個產婦都有固定的一大包大紗布，沒用完的都被金醫師收集起來，拿去賣給獸醫，或拿回家作抹布。有一次生產完畢，產桌照樣被搜刮乾淨，當他要離開時，護士氣急敗壞地追出來說：「金醫師，那塊大衛生棉墊是要留給產婦產後用的，請勿帶走。」，他只好尷尬地把它歸還。

在 80 年代差不多每天都有幾千墨西哥人偷渡湧入美國追求美國夢，他們不只是要來尋找工作機會，而且要來生美國子，使後代得到較好安身立命的環境。這些非法移民的墨西哥產婦使這裡的婦產科醫師應接不暇。以這些新移民為基礎，經過金醫師日以繼夜地努力經營，很快地建立起很忙碌的婦產科診所。正如他所期望的，有很多生產，很多開刀，加上他節儉成性，逐漸地積了很多財富。

過不了幾年，他已經買下一棟一百多萬的房子，開 Mercedes Benz，送他的兩個兒子進私立中學，那是他最風光的時候，他很自傲地跟我誇口，說他所積的財富三代都吃不完。爲了賺那麼多錢，他所付出的代價是差不多整天都待在醫院，不眠不休地從事他的生產工作。不過他也樂得天天吃醫院的、睡醫院的。

有一天我抵達產房時，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喜氣。

我問護士：「發生什麼事？這裡好像喜氣洋洋的樣子。」

她悄悄地跟我說：「金醫師今天接生了一個像是他女兒的 baby，看那眼睛，真是像極了。」

我說：「你怎能確定是他的？病人又不是他的什麼人。」

她說：「醫師，你真是孤陋寡聞，那女的是本醫院檢驗室的技術員，我們經常看到他們倆雙進雙出，有時還看到他們一起在醫院餐廳用餐。從今天他們的談話也可看出非尋常病人與醫師的關係。」

金醫師從未公開承認那件事，但那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從此以後金醫師變得更加忙碌，他不只要診療眾多的診所病人，為她們接生、做手術，也要照顧原來的家，以及另一新巢和新生命，真是令他疲於奔命。

過了不久，那是 1990 年，我當上社區醫院的婦產科主任。在一次科內月會中，護士長提出對金醫師的控訴。

她說：「近幾個月金醫師的行為有點異乎尋常，以前接生他都會早到來照顧病人，現在經常遲到，這星期連續三次叫他來接生，都沒有即刻趕來，等到他到達時，baby 已經生了超過半小時了。」，然後她列出那三次 baby 出生的時間和他的到達時間，證據確鑿。

我說：「金醫師，你知道我們醫師如不及時趕來為自己的病人接生，會給護士跟醫院造成很大的 liability，實在不應該，你對這些指控如何回應？」

他狡辯說：「病人生產趕不及接生，任何婦產科醫師都可能發生，怎麼單獨刁難我？」

我說：「一星期連續三次，而且遲到半小時以上，未免太多、太過份。還有昨天開刀房送來一張 incident report，說你做子宮切除又割斷了輸尿管，發生這麼多事，表示你近日來對醫務太疏忽了，你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他默然低頭，無言以對。

本科的老醫師 Dr. Williams 人生經驗豐富，他一聽，就

覺得金醫師一定發生什麼大條代誌，問道：「我看你以前是一個很認真的好醫師，現在變成極端懶散、無精打采，這麼巨大的改變可能與濫用藥物有關，你有否服用 cocaine 或 amphetamine？」

這一針見血的質問，使金醫師頓時覺得心虛，本來強硬的態度突然軟化，紅著眼眶哽咽地說：「我因為太忙太累了，就開始使用 amphetamine 來提神，後來越用越重，以致上癮了，不用的時候，提不起精神，不想動，護士打電話叫接生，想爬都爬不起來。」

醫師一旦被發現服用改變精神的藥物成癮，爲了保護病人，醫院有責任報告加州政府管控醫師執照的 Medical Board，這一來金醫師的麻煩可大了。Medical Board 先強迫他住院解毒，然後定期派人來檢驗小便，不通過的話，則必須暫時吊銷執照。

染上了毒癮之後，想要戒掉實在很難，金醫師第一次住院解毒好了一陣子，但是有好幾次再發，小便檢驗不及格，執照暫時被吊銷，在不能執業期間，雖然有人代診，但是醫師本人不在，病人慢慢散去，沒有足夠的收入來維持他兩家的生活和毒癮的開銷，只好先和那位當技術員的女友分手，同時他也付了一筆不少的贍養費給他女兒，後來百萬豪宅又保不住，自家的生活也無法維持，加上 Medical Board 經常找他麻煩，實在沒法再待下去，不得不帶著妻子和兒子回去韓國。

金醫師一生省吃儉用，拼命賺錢，積了一筆不小的財富，但是不幸染上了毒癮，不只耗盡了他的財產，使他旺盛的診所關門，也使他的醫師執照發生問題，最後只好走人。每次經過在我們家附近他的舊居時，我不禁就會想起「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他的美國夢曾一度成真，但那

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枯萎凋謝了。



雞啼破曉天

◎黃樹人

◆幕落？

達達的馬蹄聲在清冷的南加州二月早晨顯得特別淒惻。小鎮的居民不約而同肅穆地站列在小鎮主街兩側，屏息凝神注目著從街道盡頭緩緩駛來的馬車。

小鎮街道兩側，從街頭到街尾，這些年來常年在每一根路燈燈柱上都插著在前線作戰的三軍士官兵的兵種、軍階和名字，一支旗一個戰士，提醒民眾，反恐戰爭的代價與付出。

遠在千萬里之外的戰爭，對小鎮居民而言，一直只是新聞報導中的訊息。不過，今天，每一個小鎮的居民都感受到戰爭的衝擊和殘酷。

我和老妻與女兒也在人群之中。我們在這個小鎮落戶定居將近二十年，對我的女兒、我自己，以及全鎮的人們來說，今天是哀傷的日子，因為我們失去鎮內一位年輕的子弟，他在阿富汗的反恐任務中捐軀，也是我們小鎮第一位在反恐戰爭中犧牲的、市民。

馬車緩緩從街頭駛來，兩匹棕色高頭大馬馱著馬車，穩健地小步前進，馬鬃微揚，從馬鼻呼出的熱氣在清冷的空氣中形成一朵朵白煙。敞蓬的馬車由一名高大壯碩的海軍陸戰隊戰士駕御，戰士神情嚴肅，專注地控制兩匹馬的腳步和速度。馬車四周約一呎高的護欄四個角落插著國旗，馬車上的棺廓也覆蓋著國旗。

馬車後，身著陸軍戰服的桑德斯戴白手套，捧著一幅面容英挺帶著微笑的年輕軍人的大照片，緩步跟在靈柩後面。接著，一名也是著軍裝的非裔軍人坐在輪椅上，由一位年長的非裔男

士推著行進。輪椅上的阿兵哥兩條腿已經截肢，顯然是戰場上負傷生還的幸運兒。

女兒看見桑德斯和他所捧的照片，已經眼潛潛淚涔涔。靈柩從我們面前經過時，女兒抱著我痛哭起來，我不由自主地向著馬車行了舉手禮，說：「再見了，公雞！我們為你驕傲！」

公雞 (Rooster) 是我給 Robert 取的渾號，Robert 是他的英文名，後來知道他的漢文名叫秉怡。秉怡和桑德斯都是女兒的同學，桑德斯更是秉怡在軍中並肩作戰的伙伴。

桑德斯後面，秉怡的父母親，也是小鎮上知名的台灣人醫生王大夫和他的太太，以及桑德斯的家人。王太太緊緊倚靠在大王大夫右側，雖然沒有哭泣，但是她顫危危的腳步，顯然已經身心俱碎，王大夫緊緊用手臂護著、扶著妻子，勉力前行。

當他們從我們面前經過時，王大夫和我眼神交會，我輕聲地說：「節哀啊，王醫師。」王醫師點點頭，眼神卻充滿哀戚與無奈。

秉怡是女兒的中學同窗，王醫師更是我們的家庭醫生。

靈柩馬車和一行人在小鎮圖書館前的大廣場聚集，政要們先後上台致詞，悼念這位為國捐軀的戰士。台下的群眾靜靜的聽著，二月早晨的陽光有點哀傷，照拂著廣場上那面巨大的國旗，靈柩馬車就停在講台右側的大國旗下，沉默無語，這是他的終站。

桑德斯隨後站上講台，那位截肢的非裔阿兵哥也坐在輪椅被推上台，靠在講台左側。桑德斯靜默了幾秒鐘，對台下的市民說：「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

桑德斯引用 The Hollies 的歌名做開場白，讓廣場上的民眾紛紛拭淚。女兒激動得抱著老妻又哭了起來。

桑德斯說：「是的，他是我的兄弟！他不但救了我的命，

讓我今天還能站在這裡講述他的故事，我旁邊的這位戰友史密斯，雖然失去了雙腿，但和我一樣，我們能活著回到這裡，都是 Robert 用他的生命換來的。」

桑德斯身旁的非裔戰士史密斯用力地點頭，含淚的雙眼看著廣場上的群眾。

桑德斯和史密斯都是秉怡的軍中戰友，他們同時被派往阿富汗山區掃蕩塔利班的據點。秉怡在調往阿富汗之前，曾從科威特的基地寄了一封電郵給我，提到他在科威特的訓練基地負責開「悍馬」(Humvee)，我還特別在回郵中叮囑他「小心開車」，還開他玩笑「要遵守交通規則，莫吃罰單」。

桑德斯說，他們的車隊在阿富汗北邊山區的小山城巡邏時，遭到一小隊塔利班敢死隊的狙擊，由於前面的大卡車被 I.E.D. 炸癱，車上的兵員有炸死、炸傷和炸昏的，公雞開悍馬跟在卡車後面，見狀趕緊把車子換手給車內另一名阿兵哥，要他把車子趕緊倒車，避免連環爆。公雞則奮不顧身衝到卡車上把受重傷的史密斯和遭震昏了的桑德斯拖出車外，由其他戰士揹抬到有掩護的安全處所。公雞看車內還有受傷的戰友，回頭又到卡車上救人。沒想到就在此刻，塔利班的狙擊手又射了一枚 RPG，把卡車炸成兩截。

在血肉模糊中，後援部隊找到公雞的遺體。桑德斯被救醒後知道是公雞把他拖救出來，得知公雞已經殉難，痛哭失聲。史密斯因為傷重，被後送到喀布爾的軍醫院手術截肢，保全了一命。

◆ 第一章

我們一家到小鎮定居時，女兒正好上初中。我們家與鎮上的初中和高中只有數步之遙，每天早上和下午都可以看到上學的、下課的學生三三兩兩從家門前走過。

女兒正值半大不小的年紀，我很在意她交往的朋友是「益友」還是「損友」，所以特別會注意來往家中女兒同學的言行舉止。

有一天我坐在窗前工作，遠遠看見一個亞裔男生走過。我驚呼一聲，趕緊喚妻子過來看。原來這個小男生留了龐克頭！小男生的頭髮髮根剪得頗高，頭髮顯然用髮膠糊成「怒髮衝天」狀，而且從額頭到後腦勺的髮式像極了雞冠，雖然是黑髮的亞裔少年，卻又把「雞冠」的上半部染成金黃色。我和妻子都看得瞠目結舌，不知道是誰家養出來的「怪胎」。

女兒放學回來後，我們提到這個髮型怪異的小男生，女兒說：「他是我的同班同學 Robert 啊！他就坐我隔壁。」

我心頭一驚，趕緊告訴女兒，這樣子的小孩一定不是乖孩子，以後要少和他來往。

女兒生氣的說：「你們怎麼了？他功課好得很，老師常常誇讚他，說他很有創意，說他連頭髮都留得很『藝術』。」

我說，會把頭髮留成這個樣，怎會讀得好書？怎可能會是好孩子？當晚還特別訓誡女兒一番，女兒氣得嘟起嘴，直嚷著「真是不可理喻」，跑回房裡，重重的把門關上。

不久後有一天，女兒帶回來一群小男生小女生，嘰嘰喳喳在客廳地板上一一起做海報。留龐克頭的小男生 Robert 也在其中，和女兒及其他的小孩有說有笑。

小孩們散夥各自回家之後，我問女兒怎麼不聽我的訓誡，還和那個怪髮小子在一起。

女兒抗議說，他們是老師指定的一組人，要一起完成一個指定的功課。「而且，」女兒正色地說：「你們好奇怪，人家老師看到 Robert 的髮型，都會讚他有創意，很有藝術感，你們怎麼總是看不順眼他的頭髮？爸！他不是壞孩子，他是我們全

年級的模範學生呢！」

雖然女兒不會騙我，但我真的很難將龐克頭和模範學生聯想到一起。

隔天下午，我又看見 Robert 從院子前面的人行道蹣跚獨行。我主動叫了他：「嗨，Robert！」

小男生聽到我叫他，趕緊來到我家窗口，很有禮貌的說：「叔叔你好！」

果然不是我想像中的龐克族。那天和 Robert 閒話了幾句，也仔細端詳這個龐克少年。Robert 長得眉目俊秀，說起話來斯文有禮，應對進退也很得體，應該是頗有家教的小孩。更讓我訝異的是，這個小孩台語、華語都說得不錯，不像女兒，我說我的台語，她說她的英語。女兒聽得懂台語和華語，就是說不出口。Robert 臨走之前，告訴我說他的漢文名叫秉怡，還寫給我看，還說他父親解釋他的名字，說怡字拆開來就是「台心」。

見面次數多了，秉怡和我越來越有話說，常常在路過時來窗口和我閒話幾句。和我女兒 Alice 相比，秉怡成熟穩重多了，說起話來像個小大人，毫無童稚之氣。

有一回我忍不住問他，為甚麼留這種髮型？他說：「叔叔，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問我這個問題。因為 Alice 有跟我說，你覺得留這種髮式的男生不是好孩子。」

被他一說，我反而尷尬了起來。秉怡則笑著說：「其實也沒特別的理由，我只是想表達自己而已。」

他還侃侃而談他的梳髮經。他說每天早上都要提早一個小時起床準備當天的髮式，因為晚上就會將頭髮洗回原貌。他說，雖然頗花時間，但是他樂此不疲，因為已當成一種藝術創作。他說：「我就是不愛和別人一樣。」

之後，我每次碰到他，就以「公雞」的渾號叫他，他也樂得接受這個稱號。

◆第二章

女兒九年級時，學校發生了一宗疑似族裔衝突的事件。事件的主角竟是公雞，另一名事主則是西裔的桑德斯。

桑德斯有一天和一名非裔的學生細故起了口角，最後竟然打起架來。桑德斯較壯，把那名非裔的同學打倒在地，在掄拳的同時，氣瘋了的桑德斯嘴裡還大罵「黑鬼」。公雞聞聲而來，聽見桑德斯大喊「黑鬼」還揍人，路見不平挺身護住那位落敗的非裔同學，並對著桑德斯大喊：「你這個種族主義者，混帳王八蛋！」桑德斯被罵種族主義者，一不做二不休，還用「清客」回罵公雞。於是演變成一宗校園的族裔衝突事件。

這場風波還鬧得不小。打架的三個學生都被停課一個禮拜。學校還組了一個調查小組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最後還決定舉辦一場社區公聽會，邀請家長、學生和老師們出席聽證。

聽證會那天，我也帶女兒出席。在會場發現公雞旁邊坐著的是王醫師，原來公雞是王醫師的獨子！

聽證會上，桑德斯在父母親的陪同下，公開向大家道歉。桑德斯的父親很誠懇的向在場的家長和師生們說，桑德斯言行出問題，是他們當父母親不能推卸的過錯，他們也是移民家庭，深知族裔和諧的重要性，希望這件事只是一個意外，小鎮是大家共同經營的大家庭，家中的兄弟姊妹即使鬧意見，也不應留芥蒂。

桑德斯之後，只見公雞一個人上了講台。公雞說，他自己做錯事，應該自己承擔，所以他要一個人講他該說的話。公雞先是向在場的人道歉，他說他不應該罵人是「種族主義者」，更不應該罵人「混蛋王八蛋」。他也希望桑德斯和那位非裔同學

「一笑泯恩仇」。

公雞接著說：「我在這裡出生，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我的爸爸雖然不是這裡土生土長，但是他認同這塊土地，他當然也是美國人！在座的每一位第一代、第二代，都是這塊土地的共同經營者。」

公雞說：「我的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移民，我從小就知道他們深愛他的故鄉，也以他們自己的父祖之國為榮。但是我的父母教導我，他們當年來到這塊夢土之國，雖然懷鄉之情濃烈，但在這裡落地生根之後，他們也認同而深愛這片土地。他們常常告訴我，認同這塊土地，就會有愛！」

公雞開玩笑說：「其實桑德斯說錯了，我不是『清客』，我是『台客』才對！」雖然台下許多人沒真正聽懂這句話，不過全場都笑了起來，氣氛變得輕鬆。

公雞清了清喉嚨，說：「我的父親常常聽一首 1960 年代的歌曲，我都聽得耳熟能詳了。和我同年紀的同學，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知道 The Hollies 這個英國樂團，我老爸是他們的大粉絲，他一聽就聽了幾十年，而且連聽了兩代人。」全場又哄笑了起來。

「我要介紹這首歌給大家，因為它最適合我們全鎮的人都聆聽、體會。這首歌的曲名叫：『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公雞說：「這首歌裡的詞，我老爸和我最喜歡的是這幾句話：

『如果我有任何牽掛
我的牽掛充滿憂悶
因為每個人的心

並沒有充滿互相友愛的喜悅』

我爹很多人都認識他，也都喜歡他，因為他充滿愛心，所以

得到尊敬。我很慚愧，我的言行造成大家的不安。但請相信我，這首老歌的歌詞和哲理我都銘記在心，也絕不會讓我爹和大家失望！」

這場聽證會就在歌聲中結束，小鎮也在歌聲中恢復平靜與和諧。

◆第三章

我們住在鄰市的老家時，已有一位看著女兒長大的家庭醫生，雖然遷居小鎮，我們還是千里迢迢的回去找那位老醫師。

聽證會之後，我決定找公雞的爸爸王醫師當我們的家庭醫生。一來是女兒同學的爸爸，又是同鄉，又是同年代在台灣成長的人，真是一見如故。我們除了醫師與患者的關係之外，王醫師一家也成了我們的家庭好友。

第一次到他診所看診時，我訝異地發現，王醫師的患者實在很「多族裔化」，有講台語的、華語的、英語的，更有講日語和西班牙語的。小小的診所堪稱是個小聯合國。和王醫師熟了之後，我才知道王醫師原先是赴日習醫，後來又來美國深造，所以講英、日語和講台語、華語一樣溜；他又有語言天才，自己又學會講西班牙話。他說，這樣才能服務更多族裔的病患，也難怪在這個小鎮上他是大大地有名。

我曾問他為何離開家鄉？他倒反問起我來。我掉書袋開玩笑說：「避秦之亂」；王醫師說：「我嘛，『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因為年齡相近，人生經歷也有共同的體會和感懷，兩人不禁相視大笑。

◆第四章

1996年12月3日，從電視上獲知彭婉如的屍體在高雄小松鄉被發現。我和妻子在電視機前相擁痛哭，隔海哀悼我們的家庭摯友如此慘死家鄉。

我和妻子憶起 1980 年代在紐約和婉如共事的日子。婉如一家和我們家住得近，清晨出門時，我都會彎到她家載她一起上班，兩家曾有一段難以忘懷的快樂歲月。

1988 年婉如一家回台灣時，送給我女兒一套兒童的數學專輯，因為她的夫婿是數學家，他們對數學教學的啓發極爲有見地。多年來，這套專輯雖然女兒早已不必再使用，但它還留在我們的書架上。

婉如 1993 年又來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婦女運動，那時候我們已經舉家西遷到太平洋岸的加州。1994 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婉如在回台灣之前，還特地來西岸探望我們，歡喜敘舊，我和妻子對婉如這個大姊姊的雄心感到佩服，尤其她學以致用，準備回台灣以後爲台灣的婦女權益保障好好做點事。

沒想到才過兩年，婉如竟然遭到如此的慘禍。天道寧論啊！

我受不了婉如慘死的事實，一度陷入難以言喻的沮喪和憂鬱，大大影響了生活和健康。

妻子陪我到王醫師那裡求助。王醫師聽了，嘆一口氣說：「我瞭解你告訴我『避秦之亂』的心情，卻沒想到不幸的禍端竟發生在身邊！」

爲了防止陷入憂鬱症的痛苦深淵，王醫師開了協助安眠和鎮靜的藥方，讓我從極度的低潮中恢復過來。

一波傷痛才稍平撫，卻又掀起另一場差點擊垮我的風暴。

2001 年 9 月 11 日。大清早被報社老闆電話吵醒，他在電話裡急促地說：「快看電視！發生大事情了！」

一整天，我緊盯著 CNN 的電視報導，恐怖攻擊下的紐約世貿大樓捲起萬丈濃煙轟然瓦解。那是我們曾經居住多年的城市！

這一次的衝擊加上婉如命案的傷痛仍未淡去，我徹底被擊垮了。我發現已經無法控制情緒，常常在開車時突然淚流滿面；

對人性、對生命失去信心；911 當天的畫面一再出現在腦海裡，揮之不去。

妻女驚覺我已經失控，再度找王醫師求助。

他聽了我的描述，嘆了一口氣，問我說：「會想殺人嗎？」

我說：「殺人的念頭倒是沒有，想自我了斷的想法卻常常浮現。」

王醫師嚴肅的告訴我：「這回給你開的藥，你要吃一段長時間，要聽我的話服藥，莫擅自停藥。」

我按處方服用 Prozac 和 Xanax，吃了很長時間，期間起起伏伏，都虧王醫師細心診視、諮詢，讓我度過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後來妻子才告訴我，王醫師很細心，還打電話叮囑我老婆，要她把我以前買來練靶的一把手槍藏了起來。

公雞從女兒那裡知道我陷入憂鬱症的低潮，還特地來我家探視，陪我聊了許久。

這孩子上了高中之後，龐克頭不見了，他理了平頭，英挺斯文，讓我感受到這孩子長大了。

他靜靜地聽我述說痛苦與悲哀，和他的父親王醫師專注的神情很相似。他沒有說太多話，只是靜靜的聽，不時點頭說：「我了解，我了解您的心情和痛苦。」

◆第五章

女兒和公雞都到了申請大學的階段。他們的 SAT 都考得不錯，可申請到理想的大學。

女兒有一天告訴我，公雞和他爸爸大吵了一架。

我很納悶，公雞和王醫師的父子關係非常親密，兩代怎會吵起來呢？

後來王醫師才告訴我，公雞堅持上大學後就不靠家裡資助他

念書，決定要從軍念大學。

王醫師說，懸壺濟世是他的理想，但努力的另一個「自私」的目的就是栽培秉怡念好書，成就好的事業。雖然不寄望秉怡能夠克紹箕裘，但至少能念好大學拿個高等學位，找到好工作，然後成家立業。

王醫師說，他萬萬沒想到兒子會、選擇從軍就學的方式。

公雞則安慰王醫師說，他並不是「真正」參軍，他加入的是「國民兵」(Reserve / National Guard)而已。他加入國民兵之後，可以正常讀書、就職，只不過每月安排一天，每年有兩週的訓練日而已；而且國民兵主要的任務是國內緊急救難、維安和國土安全，上「前線」的機率應該不高。

公雞說的是事實，但其實國民兵還有不定期的兩週至九週不等的動員訓練，因為國民兵的訓練與要求和一般全職軍人是一樣的，所以只要有動員令，還是有義務到任何指定的地點或戰場執行任務。而且，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反恐戰爭如火如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的美軍當中，已經有高達百分之二十八的兵源來自國民兵。承平時期的招募國民兵的口號：「每月一天、每年兩週」顯然已經不復存在。

我理解王醫師的心情。911 之後，反恐戰爭燃起燎原大火，雖然戰爭發生在萬哩之遙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但從軍意味著可能上前線。當父母親的誰願意自己的孩子上戰場？

公雞告訴王醫師：「從小你們教我認同這塊土地，因為我們的命運和這塊土地是相連的。我從小看你們對台灣的熱愛和疼惜，那是我很大的鼓舞和啟發，也是我認同我所生所長的這片土地的原動力。我知道你們也熱愛這塊土地，我也知道你們仍然牽掛思念你們的原鄉；所以爸爸，我想你會體會我的心情。」

王醫師聽了兒子的話，不禁為之語塞。何況秉怡也體會父母

親的憂慮，所以選擇國民兵來實現他的想法。秉怡說，最重要的是，因為如此可以獲得學費上很大的優惠與資助，他可以完全獨立的完成學業，同時也讓他可以驕傲地成為捍衛國家的戰士。

我安慰王醫師，秉怡很有主見，很獨立，又如此體貼，這是家教成功的證明。雖然從軍上大學，畢竟還是以念書為主，軍事訓練為輔，並不見得就要上戰場。優渥生活下成長的小孩，很少能像公雞這樣有想法、肯接受挑戰的。

我當然知道，公雞選擇從軍，很可能是 911 恐怖攻擊的影響。他幾次和我談及 911，都很沉痛、哀傷。

雖然百般不捨，王醫師還是讓愛子加入國民兵，同時公雞也申請到 UCLA 的入學許可。2003 年，我女兒 Alice 進入加大爾灣分校 (UCI)，公雞去了 UCLA。西裔同學桑德斯則到加大聖地牙哥分校 (UCSD)。桑德斯家境不是很好，他也選擇加入國民兵，順利進入大學。

桑德斯和公雞後來常常在一起接受基礎訓練以及戰鬥訓練，以前一度是冤家，長大成人後反而成了莫逆之交。桑德斯知道公雞雖然不必從軍也能輕鬆上大學，享受生活，卻寧可拋棄享受而從軍上大學，對公雞更是佩服。

2005 年夏天，大西洋颶風卡崔納在紐奧良造成嚴重災害，將近兩千災民喪生，電視畫面的災情報導令全國震驚。公雞和桑德斯從軍後第一次奉召前往災區救援災民。那時候正值暑假期間，所以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學業。

公雞和桑德斯回到小鎮後曾來家裡找我女兒敘舊。我也傾聽他們的救災經驗，看他們臉上洋溢著年輕人的熱情和活力，我還特地打電話給王醫師，大大讚賞秉怡的懂事和成熟。

王醫師說：「我雖然覺得欣慰，但秉怡是我們夫妻的一切，

現在的心情實在五味雜陳哪！」

王醫師最擔心的事還是來了。2009年，公雞和桑德斯都接到動員令，奉召隨部隊前往科威特受訓、整備，然後派赴阿富汗。

而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竟然發生了！

◆幕啓！

很長一段時間，王醫師像是從人間消失了一般，沒有人知道他們夫婦哪去了。

他的患者都收到一封電郵或信函，上面只有簡單的說明，表示王醫師的診所即日起無限期休診，王醫師將他的病人都轉介到其他的醫師和診所。

然後，沒有人再看見王醫師夫婦。他們在小鎮的屋宅也悄悄地出售了。

五月中，我的電子信箱突然出現了王醫師的電郵。我趕緊打開來看。王醫師的電郵說：

「久違了，兄弟！

還記得我們早年代離開家鄉的理由嗎？你說是『避秦之亂』，我說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那是我們這一代人胸中的痛。

你我都在另一片夢之土上度過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在那裡落地生根，為我們的下一代經營一個安全、自由、富足的天地。

秉怡離我們夫妻而去，一度讓我們心碎，因為秉怡 是我們的所有。

我的秉怡用他的生命認同那片土地。我雖然曾經想和子子孫孫在我們認同的第二故鄉落地生根；不過秉怡一個人完成了兩代人的任務。驀然回首，才發現我的第一故鄉夢尚未了，想想『落葉歸根』應該是秉怡沒辦法替我完成的使命，所以我回來

故鄉了，在百果山麓找到理想的天地，種了大片的菜瓜；我們還買了一輛中型巴士，改裝成行動圖書館，趁暑假期間，兩老開著車「遊山玩水」，到縣內的偏遠地區讓小朋友們看書；巴士也是我們的小護理站，雖然沒了『資格』在家鄉行醫，但小傷小痛的簡單照護仍然可行。至於菜瓜，我們車上多的是。欲知詳情，歡迎回來聚聚！」

看完王醫師的信，心頭甚為寬慰，慶幸他們夫妻走出喪子的傷痛，更高興王醫師回到故鄉，回饋家鄉的子弟。

只是菜瓜和行動圖書館為何「扯在一起」，倒是讓我大為納悶，真的很好奇。

有一天，妻子突然在房間大叫：「快來看！快來看！」

我以為發生了甚麼大事，衝到房間裡，老婆指著螢光幕說：「看這個，看這個！」她把 DVR 倒轉了一下，畫面出現一輛巴士，巴士的一邊漆著：

「很慢的菜瓜」

鏡頭又繞到車子另一面，上面則漆著：

「很快的學習」

華語電視台的新聞主播正在講述王醫師夫婦的故事。畫面打出字幕：

「落葉歸根王醫師 送新鮮菜瓜鼓勵讀書」

原來王醫師用台語諧音在車上漆「很慢的菜瓜」，讓許多小朋友和家長紛紛好奇的圍到巴士旁問究竟為甚麼菜瓜「很慢」，電視畫面上的王醫師笑著向大家用台語說：「就是『現採』的菜瓜呀！」

圍在車子旁的大人小孩都笑彎了腰，王醫師就開始鼓吹小朋友來行動圖書館借書、看書，能夠在巴士旁臨時搭起來的棚裡看書一小時的，就送一條新鮮菜瓜給小朋友的媽媽。

王醫師說：「給糖不健康，把新鮮的菜瓜帶回家，請媽媽們煮好吃的菜瓜湯或炒菜瓜一起享用，健康、快樂又讀了書！」

看到電視報導，我趕緊給王醫師寫了電郵，表達安慰與鼓舞之意。

不久後，我收到他的回信，信上這麼說：

「雞啼了，天已亮，兩老要開始新的一天。」（完）



領「養」、領「羊」

◎李彥禎

這是一對已有三個小孩的年輕夫婦爲了「使命」，再領養三個被遺棄，心靈受創的小孩的真實故事。情節曲折，有血有淚，感人至深。

一

文瑜出生於台灣屏東。八個月後，她父親離家隻身前往美國留學。再過十八個月，她母親也隨父親腳步到美國去，把她及哥哥宗勳，留下給外公外婆照顧。外公個性沉默耿直。因不屑與同事，奸商同流合污，而被「升」調到山地去當建築課長。外婆勤儉純樸整天在家忙得團團轉，從不外出串門子。文瑜和宗勳常問他們的父母親那裏去？他們爲什麼不在家和我們一起住？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們？問得外公外婆有時不知如何回答。

文瑜生性文靜乖順，規規矩矩，很少哭吵，每天抱洋娃娃唱歌自得其樂。她最高興的事就是外公下班後抱她到隔街鄰居看紅牛。這似乎是公孫兩人一天裏最快樂的時刻。他們可以在那裏停留很久而不累。文瑜常問那隻紅牛爲什麼孤單無伴？牠的父母到那裏去？我們常來陪牠好嗎？問得外公心酸酸。三歲時，文瑜和哥哥終於由不會講英文，從未出遠門，身僅帶五美元的外婆，從屏東坐火車到台北，再乘飛機經夏威夷，洛杉磯，亞特蘭大再到北卡州的教堂山與父母團聚。整整兩天的行程，文瑜緊靠著外婆，安安靜靜，與蹦蹦跳跳，話多的哥哥成一強烈對比。

可能因很少出門，家也沒電視，對外面的世界朦朧不清，以致初到美國的文瑜常出「洋相」。有一次在街上走路時，忽見

一個黑人小孩迎面跑來，竟嚇得驚慌大叫。等神情安靜後，頻問那個小孩怎被「燒」成那個樣子，好可憐呀！又有一次全家到紐約的 Radio City 看表演，當燈光忽然變暗，一個坐在鋼琴邊的人叮叮噹噹從牆壁移出來，文瑜竟嚇得埋頭尖叫。祇得由父親抱她到外廳直到劇終。她雖「膽小如鼠」，但對愛護「弱小」動物卻勇敢不怯。她祇准人把蠅蜂昆蟲揮走，而不許殘忍擊殺打成肉醬。她認為萬物生在世間應和平相處，而不該互相殘殺。她熱愛她的小狗 Lucky，但有一次牠忽然病死了，她竟傷心得如喪親人。從此，她不再眷養寵物，因惜其生不忍見其死也。文瑜有一個患小兒麻痺的中學同學雪莉，因不良於行，上下出入都需人協助。文瑜見狀常義不容辭在各方面協助她，甚至上大學時還自動請學校安排做她的室友。大學生活緊張緊促，偏偏雪莉動作緩慢，要協助她又要照顧自己繁忙的課業實在非常不容易，需極大耐心及體力。但文瑜無怨無尤做了四年的免費媒姆兼護士。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至今，雖住不同地方，但兩人仍保持密切聯絡及關心。

二

傑夫身高六呎四吋，五官端正，長得英俊一表人才。講話溫恭有禮，體貼親切，甚得人緣。他是蘇格蘭人的後裔。祖父是傳教士，父親是 Wachovia 銀行的副總裁。可惜，父親於四十六歲時心臟病促發而卒，留下溫雅富藝術氣質，體弱多病的妻子及二個在學中的青少年——傑夫及弟弟肯尼。傑夫擅長繪畫，雕刻，對東方的文化如人文思想，飲食，山水畫，印章等很感興趣。拿筷子，包餃子的手藝比東方人過之而無不及。他常自我幽默說，他是生錯地方的東方人。

三

有一天，當文瑜，傑夫同是大一時，不期在宿舍的電梯口相

遇。這一遇，兩人眼光迸出火花而一見鍾情。經四，五年的交往，在畢業後不久便結婚了。幾年後，小孩連續出生，共有兩男一女，都非常健康可愛。當小孩逐漸長大時，文瑜傑夫為保護不受外界惡劣環境的影響而決定自己在家裏教育他們，即所謂的 Home School。可能資質不錯，父母教導有方，三個小孩的品學都表現非常傑出，而贏得四周親友極大的讚賞，並稱譽他們為模範家庭。他們除了工作，教育外，對教會也非常投入。他們是十足虔誠的基督徒，奉聖經為他們生活的圭臬。他們除對本身極力要求「循規蹈矩」，對人儘量謙恭，誠信，友愛。他們謹記基督的教誨：「好好看守自己的羊群，並尋回受傷，迷失的羊。」「我們的愛不應祇是口頭上的愛，而是真愛，須用行為證明出來」。於是「領養」念頭開始在心中萌芽，並且越來越茁壯強烈。

四

2001年，文瑜傑夫向台灣打聽領養的消息，發現那裏的領養是不對外國人廣開，因為台灣的生育率之低已首居全球第一。「生吃都不夠，怎還能曬乾？」。就在這時，他們聽說中國因實行「一胎化」政策，許多女嬰被遺棄，甚或被謀殺。他們對這種無人道的作為感到難過，覺得應該去解救至少一、二個。但當他們很興奮去告訴文瑜的父母時卻意外被澆了一盆冷水。他們說：「你們已有三個人見人愛的小孩難道還不夠？養育小孩不但要花很多心血，還得花不少金錢。而且你們事業正忙，又做 Home School，你們的精神體力受得了嗎？」但是，文瑜傑夫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覺得「真愛」不是你把吃剩不要的才給別人，而是你已半餓還把一半分給更餓的人。他們還是窮學生時就曾共同資助接濟過菲律賓貧窮小學生的經驗，認為「愛心」會超越一切障礙的。於是，他們照原計劃透過「美

國領養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option) 向中國申請。由於國情不同，申請過程繁瑣緩慢，等到 2005 年初才獲通知於三月五日到北京報到，再轉廣州辦理「認領」。由於他們從未去過中國，又完全不懂中文，加上許多「千奇百怪」的傳聞，使他們對此「全家同行」感到忐忑不安。於是央請曾去過中國數次的「阿公」(文瑜的父親) 陪行。一行六人的旅費，加上龐大的「領養」費，負擔是沉重的，但爲了「大愛」及給家人大開眼界，他們是心甘情願，在所不辭。

五

他們一家加上分別從美國各地來的另 13 家全部匯集在廣州的一家旅館大廳裏，興奮，緊張，焦急地等待要會見從未見過面的新女兒。(中國很少讓外國人領養男嬰) 大家等了二三小時後，一位女士終於姍姍來遲宣告說：「現在所有嬰兒已餵飽，換了衣服，準備與各位見面了。請聽到名字時，帶護照及文件，向前來抱走你們的女兒……」全場歡聲沸騰。接著是一連串「哭啼聲，呵護聲，歡樂聲，讚美感謝聲」夾纏的動人場面。一對夫婦本來要去福建接一位「兔唇」的女嬰回美手術整容，不幸在臨行前接到通知她因得腦癌旦夕命危而改換來廣州接另一手殘疾的女嬰。他們接過她後，喜極而泣。另有一二位接到的嬰兒顯然不是中國人而是膚色褐黑的外族人，但新父母依然歡欣感謝，覺得她們才更需要愛。當主持人叫到文瑜傑夫時，六人歡躍而上，團團圍住「春欣」(孤兒院早已給每個嬰兒取名了。)，並輕聲興奮不斷地叫她的名字，使本已哭啼不停的她嚇得更大聲哭。文瑜傑夫見狀合抱她安慰她，三人早已哭成淚人了。

六

根據文件，春欣是 2004 年一月底出生，隨即被放在籃

內遺棄在大醫院的門口。除了外觀看起來很清秀健康外，裏面沒有任何有關嬰兒的身世背景。醫院馬上把她轉送到孤兒院收養。她一直住那裏直到 13 個月後被文瑜傑夫領養。爲了進一步瞭解春欣的生長環境，文瑜一家人與其他四家合租一部車向西行走五小時到濱海的一小城 -- 電白，去參觀春欣原居的孤兒院，及被放置的醫院。這家原極破舊的小孤兒院在數年前才搬進可容納數十名孤兒的「高樓大廈」。裏面的裝設雖簡單樸素，生活環境及工作人員的素質似乎還不錯。爲了感謝照顧「他們的女兒」，這五家人除了再捐款外，還贈送一部大電冰箱。參觀完畢，大伙走到大街去。這小城的人可能一生從未親眼看到那麼多「高頭大馬」的洋人抱著中國小娃娃在街上踴躍，一下子全圍攏過來七嘴八舌，指指點點。當他們明白情況後都不約而同帶著羨慕的語氣說：「這些原不幸的女嬰現變成最幸運了，因她們馬上搖身一變，變成美國人。如果她們繼續留在這裏可能一生不能翻身而永被歧視踐踏了。」

七

可能因久居室窄人擠的孤兒院，春欣初到美國的新家庭，一些壞的舊習性一時未改。譬如：吃相邈邈常用手食又搶食。吃完飯把桌上的東西全摔到地上。要什麼或不喜歡什麼總先「哀吟」幾聲。不過，她本性不錯，適應力強，在全家全力的「愛疼」下，她的壞習性不久便全改掉了。春欣有很純真可愛的笑容，講話很甜美的嘴巴，以及活潑善體人意的本性，使她簡直變成人見人愛的小天使了。

八

文瑜傑夫見到春欣那麼快就從「醜小鴨變成美天鵝」，使全家變得更溫馨快樂而覺得要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或許不是那麼困難，或不可能，如果真的是這樣，或許可以再來一個，甚至

多多益善。於是他們又開始申請。以從前的經驗，從申請到批准至少得等二三年。因此，他們有很充裕的時間換一個更大的房子，以便接納另一個女兒及照顧行動不便的寡母。那知房子剛買定尚未搬進前便接到中國的通知，要他們在12月底前到安徽合肥去領「夏欣」。（這是很奇妙的巧合，居然與春欣的名字配得天衣無縫，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似的）僅半年便獲准，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他們必須趕在二個月內完成搬家及參加弟弟肯尼的婚禮，以及提前準備安排公司的工作。結果，這一趕趕出大問題來差點去不成。原來年底大家都很忙無法幫忙搬家。文瑜一人不但得監督搬家公司的工人，又要看守四個小孩，忙得團團轉。等搬完的第二天才發現放在保險箱內準備領養用的現鈔一萬元（中國規定必須要全新的百元鈔）竟無翼而飛。誰是嫌疑犯是很顯明的，但警署卻派一個懷大肚子，無經驗又顛預的女偵探來辦案。她要死不活地拖，而搬運公司及保險公司也儘力地推諉。文瑜傑夫既要理家又要忙公司工作，又要準備領養事宜，沒體力也沒精神去追查。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傑夫自嘲說：「沒想到有人比我們更需要這筆錢，大概有人「命危」吧？請上帝憐憫照顧他。」文瑜傑夫沒辦法再帶三個小孩同行而托宗勳一家人照顧，然後於聖誕節前夕帶春欣及「阿公」（文瑜的父親）飛往亞里桑納州參加肯尼的婚禮，再轉飛中國。中國國內航機常誤點脫班是早已惡名昭彰。他們飛往合肥的班機延誤八小時，既不通知旅客也不做善後處理。幸好，懂中文「阿公」極力爭取下才獲免費早午餐及半天旅館休息。如「阿公」不陪伴，他們將不知如何應付因那裏沒有人會英文。

九

當文瑜傑夫第一次看到夏欣時，他們真的大吃一驚：「怎

麼那麼瘦小，簡直是一隻小猴子。」但嫗說：「別小看她，她可力大無窮哩！不信，現在就試試看。」說著把夏欣遞給傑夫。夏欣轉頭看到高大的傑夫，忽然像見到鬼似的，馬上尖聲大叫不止，同時手腳齊飛猛踢不停。強壯的傑夫抱她不到五分鐘後竟然也快應付不了。「阿公」見狀自告奮勇想接手。嫗馬上阻止說：「沒用的，她是怕男人，不喜歡男人抱。」她頓一下再說：「夏欣是這裏有名的「小辣椒公主」。她是被遺棄在繁忙公路高架橋下被警察發現送來這裏的。她一來幾乎把這裏搞得天翻地覆。她很任性又很霸氣。她要什麼就非馬上得到不可；而她不要的沒人可強迫她接受。否則一場暴風雨就馬上來臨，而且歷久不衰。我們把她的床擺近門口，就是方便隨時「伺候」她，免得她把全室的小孩被吵翻。」大家聽了都身子冷了半截而面面相覷，並且不約而同轉向文瑜看，好像這苦差鐵定是她的了。但，文瑜暈機，又旅途勞累，已快不支了，怎受得了？幾番躊躇後，文瑜終於提起勇氣把夏欣抱過來。這一抱幾乎把文瑜嚇壞了，因夏欣一投入文瑜懷裏一下子就像有力的章魚手緊緊纏住她的脖子不放。文瑜試想把她的手稍鬆開，她卻像中了箭傷的蠔豬大哭大叫起來，並且雙手更抓得更緊不放。此後數小時文瑜就得一直抱著她不能須臾分離，連上廁所都不能去。有時看她累了睡了輕輕把她放下，她卻像觸了警鈴那樣「鈴聲大作」驚天動地起來。文瑜回到旅館實在等不及了，把夏欣放在地板上（床高怕掉下來）馬上衝進廁所。等她一出來時幾乎嚇壞了。原來夏欣不僅哭聲震天，還把前額撞地撞出一大腫塊來。文瑜記不得此後在廣州等候美國護照的一星期及回美飛機上是怎麼過的。她認為這是她從未有過的大折磨。但，她卻未料到真正的大折磨還在後頭，還沒開始哩！

十

回到家後，雖然非常勞累，文瑜傑夫不得不馬上「馬不停蹄」地「跑」起來。首先要安撫三個從未分離的小孩，接著開始買不完的食物，煮不完的三餐，清不完的刀叉碗碟，倒不盡的垃圾，洗不完的衣服，收不完零散的玩具書圖，擦不完的地板，還有處理不完小孩的哭聲吵聲。此外，他們還得給小孩上課 (Home School)，接送小孩學鋼琴。晚上臨睡還得在小孩床邊說故事，禱告。而傑夫除了要分擔上述家事外，還得上班工作，要整理庭院，要常探視行動不便的寡母為她當跑腿（因私人理由，她沒搬去跟他們同住），要在教會教主日學。。。。連睡覺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真「慘」！

本來已夠忙了，而夏欣的進門，更成火上加油，使 整個家庭變成亂糟糟。她幾乎每天無緣無故無時不哭叫，不摔東西。她不但常一哭便一二小時而不累，而且毫無危險意識。她氣起來時看到什麼就丟什麼完全不管會不會傷人，還會毫不遲疑從高處跳下，真令人心驚膽跳，緊張無法鬆懈。好言規勸她不聽，「time out」她不但不怕，反而變本加厲。換句話說，軟硬兼施都無效，真是到達「山窮水盡」的地步。兩年來，全家人的耳根無法清靜，心靈無法安寧。文瑜不但消瘦了，而且精神也快崩潰了。她和傑夫常禱告，求上帝帶領他們走出這難解脫的困境。

有一天，夏欣又開始胡鬧大吵，而且越來越厲害。文瑜受不了，雙手掩耳，怒目尖斥，幾乎失控。就在這時，一直在旁靜觀的春欣忽然走過抱著文瑜輕聲說：「媽，妳真太辛苦了。但我不認為妳真心愛夏欣。」文瑜聞言如「天雷轟頂」一時震呆了。她跌坐在椅上，頓時百感交集，講不出話來。接著她開始不停地痛哭流涕。等稍平靜後，心想：「春欣雖靈巧，

但她那麼小怎會講出那種話？一定是聖靈透過她給我傳遞訊息。」她當即跪下向上帝禱告，祈求寬恕她的無知和缺乏耐心。然後，她安靜下來，慢慢走向夏欣，蹲下來，溫柔地抱住她，然後輕聲地告訴她：「夏欣，我愛妳。請原諒剛才的粗魯。」夏欣一怔，即時停哭並隨即回抱文瑜輕聲說：「對不起，媽媽。我也愛妳。」文瑜緊抱她，輕輕吻夏欣的臉頰，兩人便哭成一團。春欣見狀也跑過來擁抱在一起，三人又哭成一團。不久，其他的小孩及傑夫都跑過來全部抱在一起，也哭起來。真是一幅最純真動人的圖畫。說也奇怪，從那天起，夏欣像被「魔術棒」一點而從惡夢連連的酣眠中驟然醒來成一個全新的人。她不再亂哭亂吵或無理取鬧。她變成更快樂，更多話了。如今，她長得更高更胖，更和氣開朗。到處跟人打招呼，微笑。她與春欣更形影不離，整天嘻嘻哈哈，彼此嬉耍。她已變成「小玫瑰花公主」了。不認識夏欣的人，首次跟她見面時都無法想像才數年前她曾是令人哀聲頭痛的「小辣椒公主」，而早認識她的人都同聲讚美她的蛻變是一大奇蹟。

十一

人是健忘的動物。無論過去是如何痛苦或如何快樂，如果不常去揭瘡疤，或翻舊聞，都會隨時間的消失而漸淡忘或改變意念。譬如當母親的常會忘記當年生產時的痛苦以致一生再生，我們才能出生在世。從壞的方面看，人常忘前覆車之鑑，結果屢蹈前車之轍而永不翻身。從好的方面看，能忘卻昔仇舊恨，能看淡驕奢權貴，將使人心胸開擴，謙恭自信，更能接受新挑戰，而使人生更有意義更圓滿。

話說，自從三四年前夏欣改「邪」歸正，家庭生活回復和諧後，以前的痛苦折磨已逐年淡忘。文瑜傑夫似乎又恢復昔日的雄心豪情，而期待另一「大使命」的來臨。

2010年的春天，教會舉辦一場交誼活動。當許多小孩在草場上興高彩烈，追逐歡笑之際，文瑜、傑夫無意中瞥見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少年垂頭喪氣獨自坐在階梯上。他們走過去要跟他搭訕，但他頭不抬，僅愛理不理地表示他叫尼克。因別人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他們，所以，他一個人坐在那裏等人送他回收養所(foster home)。此後，他們未再見尼克，但很奇怪尼克的影子一直在心中出現。一個月後，他們在朋友家偶然聽到一位社會工作者說有一個很可憐的小孩急需有人能臨時收容他，因他無家可歸。她說他酗酒患毒癮，不負責任的父母在他四歲便把家中全部四個小孩遺棄，他是唯一的男孩由祖母領養，其他一個大姊二個妹妹全被送進收養所。當他九歲時，祖母因他難處理也把他送進收養所。四年間，因他難相處又問題多多，他輾轉換了十家收養所。他在鄰近的社區裏已惡名昭彰，沒人敢收養他了。當社會工作者離開後，朋友告訴他們這個男孩就是尼克，並半開玩笑說：「或許你們是他最後的希望。說不定這是上帝要給你們的「新使命」」。這句話大大地震動他們的心靈。他們回家後日夜反覆思考這句話：「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新使命嗎？」

夏欣過去給他們無數的折磨，但因是女孩，年紀又小較容易應付。現在尼克是13歲的大男孩，身高6呎2吋，體重200磅。從小生長在惡劣的環境，缺少溫暖愛心，責任感及安全感。對四周人產生極度的疑忌及忿怒。萬一，他叛逆，動粗誰能駕御他？家中有三個小女孩，安全嗎？何況他問題重重，會不會對其他小孩產生壞的影響？理智上很清楚告訴他們領養他無異是「引狼入室」。但很奇怪他們惻之心始終無法揮去，好像上帝一招手他們便會不計任何代價馬上投入下去。

2010年5月中旬，忽然社會工作者來電說，尼克又被踢走，沒地方住，問他們能否讓尼克到他們家去住一星期，順便觀察他是否適合領養。經全家同意後，尼克終於住進來了。

照一般情理說，尼克住進別人家應客氣點，但這傲慢無知的少年竟自認是「老大爺」，每天坐在沙發上毫不客氣發號司令要人拿這拿那給他，好像別人都是他的奴僕。他言詞粗劣無禮，從不說謝。吃完飯後全不收拾。他食量特大，不問別人可否便伸手去拿，真是目中無人，惹得「民怨沸騰」。像他這樣惹人厭的傢伙如換了別家早就叫他「滾蛋」了。但這家充滿慈悲憐憫，認為尼克的不幸如「十年之冰凍，非一週能化解」，要期待一個受苦受難那麼多那麼久的人在那麼短時間內完全改變是不切實也不公平，應再給更長的時間！

當文瑜傑夫告訴尼克，他可以再住六個月時，他竟冷淡地說：「這地方還不錯，我就留下看看吧。」沒有一點興奮或感激。他或許覺得是他施惠給他們，因為他以為他們像別家那樣是靠此維生的。剛開始時，他非常囂張，凡事都唱反調。家人要出門他偏賴著不走；而家人休息時，他就要出去跟外面一些不三不四的「狗兄狗弟」鬼混。他不刷牙，不幫家事，不作課業，不整理房間。最令人噁心的是，他故意撒尿撒得滿地並拒絕清理。上完廁所不洗手卻故意裝要捏小女孩的臉，把她們嚇得吱吱叫而逃避，然後他在背後哈哈奸笑。他盡做一些令人驚心不悅的惡作劇。小女孩子怕他，把房間門鎖起來。他們擔心有一天他會惹出禍來。

果然，有一天有一鄰居跑來按鈴問這裏是否有一個高大的青少年剛住進這裏，因他要報警抓他前要確定是他。文瑜傑夫聞言嚇一大跳，急問發什麼事。他說那高個子及另一青少年把鞭炮放進幾家信箱爆炸了。傑夫忙道歉並請暫緩報案。等下將

帶尼克去道歉。尼克傍晚回家。他不辯解也拒絕道歉。文瑜傑夫無計可施，祇好親自逐家道歉並答應賠償。傷心回家後竟發現尼克不告而別。以前尼克動不動就威脅要離家出走，但這次出去那麼久了。他們又開始擔心他要幹什麼？。尼克終於姍姍歸來。他似乎不好意思，低頭低聲說他認錯了並且已到每家去道歉了。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真的「浪子回頭」？？？不久前，他才狠狠地跟他們說，他們不是他的真父母，無權管他，要他們別假惺惺偽善。這句話深深刺傷他們的心。他們幾個月來爲他操心幾乎已達臨界點，都已極疲乏，傷心。尤其文瑜不知爲他流過多少淚了，特別這次惹出的大禍使她感到極度的灰心。於是他們去請教牧師。牧師聽完說：「你們的愛心及耐心真夠偉大令人感動。但，如果尼克是你們真正親生的兒子你們會放棄嗎？何況他生平第一次勇敢認錯。這可能是他的人生轉捩點，難道你們不能再給他機會嗎？」兩人聽了像受到「聖靈」的感動，覺得他們的耐心愛心及智慧在上帝面前仍是極其卑微不足道也。應該再接再勵，絕不放棄。

果真，在12月底「協定」期滿時，正式辦理領養手續。如今，尼克已成他們所牧的第六隻「羊」，與其他的「羊」相聚在溫馨安適的家，享受天倫之樂。

十三

文瑜傑夫當年決定領養的動機是很單純，即他們心中有愛並覺得有點能力可以照顧極需要幫助的不幸的人，讓他們有溫暖的家，適宜的環境，以便發展他們的才智，造福更多的人群。他們沒有刻意要揀選何種人選，祇要是上帝所選派的，無論何種情況都全部接納。他們所領養的都是平凡而不幸的小孩，沒有異稟奇賦。（註一）他們不是高官巨賈，不能提供特別資助。（註二）他們僅是富有愛心的平凡人，所能做的就是盡

全力而為。他們完全沒有期待「反哺報恩」，「榮祖耀宗」的私心。因此，他們一開始即坦白告訴小孩的一切，並保證在任何情況都會養育到成年。十八歲以後，小孩有選擇去留的絕對權利。如要回歸生父母，一定竭力協助，一切以小孩的福祉為考量。現在已六、七歲的春欣及夏欣已漸會欣賞音樂，聽到悲傷感性的音樂就想到她們的親生父母。她們不明白她們的父母為何遺棄她們，但她們表示她們會諒解他們的苦衷，並希望有一天能見到他們，讓他們向養父母及家人感謝養育之恩。

隨著小孩逐年成長，文瑜傑夫肩上的擔子也逐年越沉重。但看到小孩越來越長大，越成熟，越可愛，文瑜傑夫全家人也越安心，越快樂。這是幸運蒙福的一家。

註一：古今最著名的被領養者有：耶穌 (Jesus)，摩西 (Moses)，木罕默德 (Muhammad)，達賴喇嘛，克林頓 (Bill Clinton—前美國總統)，蘭西雷根 (Nancy Reagan—前美國總統夫人)，傑西·賈克森 (Jesse Jackson—黑人牧師) 史蒂夫·賈伯斯 (Steve Jobs—蘋果電腦創業者) 等等。

註二：最近有一部非常賣座的電影及 DVD: The Blind Side—是全美足球黑人明星，Michael Oher 被能幹的白人女富豪，Leigh Anne Tuohy (由最佳女主角 Sandra Bullock 主演) 領養，奮鬥成功的真實故事。Michael 是身材非常高大，智力平凡，心地良善，無特殊技能，無家可歸的中學生，經 Anne 善心領養，刻意栽培，精心訓練，而成一枝獨秀，出人頭地。

貴賓

◎如蓮

床上

一九九五年五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個不冷不熱的宜人夜晚，蓮華穿一件粉紅色薄睡衣，胸前開啓到裙擺，綴花、沒有鈕扣，半透明的蕾絲領口以兩條紅色的緞帶在低胸處打一個蝴蝶結。夜裡，穿這種睡衣，帶著睡前的倦態，緩緩地在臥室裡走動時，點綴小水晶的喇叭袖和開啓的衣邊徐徐擺動，顯現女人的婀娜，露出粉頸，玲瓏的胴體若隱若現，增添朦朧的嫵媚與女性特有的神秘與自信。蓮華總喜歡在夜晚上床以前穿這種性感的睡衣。

建川在一個月前，由台灣來美，兩人將近一年沒在一起，自然有更多的親蜜。蓮華知道為人妻子的座右銘是「出外是貴婦、理家是賢婦、床上是蕩婦」。雖然她不清楚真正的蕩婦是什麼樣子，可是她總在性愛方面下功夫，希望能使丈夫在行房時得到滿足而且自己也感覺快樂，畢竟性愛是夫妻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婚後，建川一直是家中之主，萬事聽他、由他，蓮華對他的順從和溫柔成爲任務和習慣。這個月，她對丈夫更是積極討好，特別在睡前營造氣氛，床上使出渾身解數，百般取悅丈夫，希望紓解一年來相思之苦，看到丈夫快樂至極，她無限欣慰。

今晚夜靜時分，她一樣穿著引人遐思的睡衣，卻有不尋常的心懷，坐在臥室裏的椅子上，以翻閱雜誌來掩飾錯綜複雜的思維。

建川進入，看她窈窕楚楚，情興輒起，關上門，將她摟進懷

裡，右腳頂入她的兩腿中間，親吻她的雙唇，再把她壓倒在床上。

她輕輕推開丈夫，低頭避開他的視線，說：

「我去一下洗手間。」

她坐在馬桶上，有意拖延時間，為的是要整理一下雜亂的思緒。白天的突發事件使她措手不及，心裡的創傷更是無可言喻！她無法決定是否應該及時向背叛的丈夫抗議還是應該默默地和情敵對抗，以床戲的策略來制敵？幾經思索，為了暫時不驚動任何人，她選擇後者，今夜還是應當好好履行「周公之禮」。

她端了一杯水，放在床頭桌上，關了燈，優雅地躺下，可是異於往常的是：她沒有面向丈夫，沒有對他撒嬌，反而背對著他，面朝窗外。畢竟以床戲來取悅一個背叛的丈夫，和小三爭寵，使她心有不甘！

月光暗淡，她睜大眼睛，只見幽暗。過了許久，建川無動作，也沒有打呼，他們倆各懷所思。

建川終於開始行動，他用右手玩弄她的頭髮，然後撫摸面頰，接著從背後摟進她，親吻頸背和肩膀，她覺得一股冰涼穿透脊骨，直滲心田，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這使建川熱烈起來，擁吻深深，蓮華解開蝴蝶結，將右臂從袖子裏脫出，柔軟的絲料滑落床面，她雖已中年，可是苗條姣好的身材與少女沒甚兩樣，只是稍添豐盈。胴體的曲線美吸引了建川，他情慾更濃，他的手從胸部順著下陷的腰間、上突的臀部、滑滑的大腿，一逕撫摸，接著翻雲覆雨。突然間，蓮華看到丈夫臉上露出白天旅途上那種「邪惡的笑」！她的性趣消失殆盡，更覺得丈夫的面貌猙獰。她身心木然，淚眼含睜，卻決定不顯出異樣，要繼續扮演對丈夫的情愛。她瞑目蹙眉，隱忍悲痛，頓時感到被凌

辱、被強姦，心中吶喊著：「不要強姦我！不要強姦我！」枕邊人變成了強姦者！她哀傷憤恨！

今天突發的錐心軼事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轉變，要不是蓮華親身經歷，她也難以置信！

此刻，她深深體驗：「愛的眷戀」不是源自於視覺、觸覺而已，最重要的是溫馨、尊重和呵護，如果沒有後者，那麼「愛」無法存在。

二十多年來她把生命中黃金時段所擁有的青春、才能以及奮鬥的成果全部獻給枕邊人，不求回報，只望「惜緣」。然而，這朵嬌豔的「愛情花」不被灌溉、珍惜、呵護，卻被踐踏、摧殘、唾棄，它已經粉碎破滅。如今，對於丈夫，她再也沒有愛的眷戀。

是值行房，她極力抑制哭泣，索性以假亂真，蓄意用呻吟來紓解悲愁，於是鶯鳴燕顫，建川以為她興奮難當，更加熱烈，盡情享受床戲和征服女人的勝利感！

建川面紅耳赤之時突然剎住，從蓮華身上翻轉而下，平躺床上，氣喘吁吁。經驗告訴蓮華：丈夫還未達到最高潮，他尚留精力，以便過些時候再度衝刺，享受魚水之歡。

她望著茫茫窗外，回憶這二十四小時裏發生的種種事情以及丈夫為貴賓所做的許多安排。

突發

昨晚蓮華的母親和一位貴賓從台灣飛越太平洋來到他們座落於加州阿凱迪亞市 (Arcadia) 的住宅。這位貴賓是建川的親戚，她並非身份高貴，而是在她到來之前，建川再三向蓮華強調她是「貴賓」，千叮嚀萬叮嚀要好好招待她。建川也已經安

排許多殷勤款客的節目。

第一個節目是帶母親和貴賓去建川的大姐家作客。

今天是週末，蓮華不必教書，二兒子勳輝特地從 Loma Linda 醫學院返家。蓮華起個大早，將二十個粽子、二十個肉圓和一大包素食放進兒子的車箱裏。在這個春光明媚的週末，能和丈夫、兒子一起帶母親和貴賓在南加州遊玩，又造訪親朋，是為至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兒子遠在紐約念醫學院，此行缺席。

她提著一個裝有牛肉乾、豆腐乾、果汁和瓶裝水的大袋子，由廚房走向車庫，心情愉悅，腳步輕盈。當她拉開通到車庫的門時，眼前的一幕景象使她如觸電般地楞住，貴賓面朝通到車庫上面儲藏室的樓梯，雙手按在放置於第二階梯的兩本厚厚的電話簿上，彎腰低頭，建川的上半身趴在她的背上，兩手伸入她的襯衫裡，摟抱著，揉擦她的胸部。蓮華站在他們的左後方，建川閉著雙眼，沉迷陶醉，絲毫沒有覺察妻子的出現，他繼續不停地玩弄貴賓倒掛的雙峰，嘴巴半張著，露出微暴的牙齒，帶著「忘我」的笑。他的這些表情都是蓮華婚後二十多年來常見而熟悉的，這是他性趣盎然的面容。唯一不同的是：他那「忘我」的笑，在蓮華的眼裏，已由天真轉變成邪惡。蓮華仍舊楞住，時間就停頓在那一刻，行星也不運轉了！

突然間，她從失神中醒來，心情慌亂，呼吸急促，可是動作卻出奇的鎮定。她轉向右側，背對沉迷曖昧的男女，故意大力拉開鞋櫃，發出卡噠聲響，然後慢慢地取出鞋子，半蹲穿上。

當她站起來轉身時，建川和貴賓直立面前，泰然地和她打招呼。

「都準備好了嗎？媽媽和阿輝呢？」建川問。

「準備好了，他們在裏面，我去叫他們。」

建川和貴賓沒有覺察蓮華的聲音是沙啞的、顫抖的，她破碎的心已由天堂墜入了地獄！

勳輝坐在駕駛位子，建川開始分配乘客們的座位。

「媽媽！您坐前面，我們三個人坐後面。」

建川拉開車子前門讓母親坐入，蓮華拉開後門，正要坐進後座的中間位子時，建川以命令的語氣說：

「我坐中間。」

他馬上擠入中間位子，蓮華在右，貴賓在左，他的雙腿立即斜放貴賓的那一邊，和貴賓的腿緊緊相靠。

在這個暖和的五月天，車裏的人都穿短袖春衫，建川卻帶了一件大夾克。車子的引擎一發動，他隨即把夾克攤開，蓋住他和貴賓的下腹和四條腿，兩人的手也都伸進夾克下面。蓮華坐在一旁，立刻看見夾克起伏波動，建川的左臂又頂著貴賓的右胸，隨著汽車的顛動，下意識地碰撞她的胸部，蓮華又看到那微暴的牙齒和邪惡的笑。

這對偷情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下縱意放肆，將身旁的人妻當做不懂情歡的幼童，他們的性愛遊戲藏頭露尾，髮妻目睹情景，頓覺頭暈目眩，心臟猛烈地跳動，好像就要爆炸，破胸而出！她的雙腿沒有被丈夫的夾克蓋住，露出白皙的膝蓋和小腿，它們是冰冷的；夾克下面的四隻手和四條腿是火熱的。

蓮華軟弱地靠著車門，回憶昨夜她和丈夫要去機場迎接母親和貴賓時，丈夫說：

「從機場回來時，你開車。」

午夜開車，視線不佳，一個小時的行程，丈夫沒有坐在她的旁邊幫她看路，卻安排母親坐在前座，他和貴賓坐在後座。現在她才恍然領悟其中的奧秘：原來丈夫指派糟糠之妻當司機，

他和情婦就在黑暗中變把戲。

「阿嬤！您昨暝睏了好嚟？」勳輝對外婆的問候聲把蓮華從回憶中喚回。

「真好，真好！」

「阿嬤沒時差，身體真好啊！」

「是啊，我真好睏，坐飛機也睏，昨暝也睏，真爽快！」

車裏播放台語流行歌曲，那是勳輝特地為外婆和貴賓準備的。夾克仍然不斷地波動起伏，貴賓尖突的嘴巴微笑著，偶而也隨著音樂哼出沙啞走調的韻律。

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夾克一直上下起伏。建川眯眯的小眼、微暴的牙齒和邪惡的笑也不時地出現。蓮華感到利劍刺心、鮮血淋漓、全身癱瘓。好幾次，她想猛然掀開那件覆蓋在丈夫和貴賓腿上的夾克，可是她沒有勇氣、也沒有力氣那樣做；又有好幾次，她想推開車門，跳到高速公路上，可是想到母親和兒子都在車裏，她萬萬不忍心製造車禍！

面對丈夫和貴賓的公然欺凌，她毫無作為，只把暈眩的頭和無力的身軀靠著車門，將委屈的淚水往肚子裡吞。她嚐到二十六年來對丈夫百依百順所種下的苦果：那就是丈夫對她百般欺辱和「爬到頭上拉屎」。

控制

蓮華回憶洞房花燭的翌日起床，臥房裡到處都找不到她的拖鞋。

「找什麼？」

「我的拖鞋。」

「這不是嗎？」

建川把放在床邊的大拖鞋移開，原來蓮華的拖鞋就壓在下

面。

「你的拖鞋這麼大，把我的壓在下面，讓我找不到。你真會開玩笑！」

「傻新娘！誰跟你開玩笑？你不知道這個習俗嗎？結婚的晚上，誰的拖鞋把另外一個人的壓在下面，誰以後就可以控制對方了！」

蓮華只把那話當玩笑，不放在心上。

婚後，她真的時時被丈夫控制，凡事不能不依順，否則丈夫兇悍以對。

丈夫給她的指示是：

「妳的任務就是做厝內的工作、顧囡仔、教書、教琴。其他的攏是我做主，錢攏我管。」

有一次，蓮華樂捐台幣一百元給火災受災戶，結果丈夫大發雷霆，辱罵她「出身貧窮還有臉樂捐！」又有一次，她沒有事先取得丈夫的同意，擅自打開一盒客人送來的巧克力給兒子吃，結果他當著兒子面前，破口大罵：

「巧克力那麼貴！吃什麼巧克力？那麼會享受！那盒巧克力本來要留下來送給別人的！……」建川的厲聲厲氣使得剛上幼稚園的兒子嚇得目瞪口呆，巧克力含在口中，不敢下嚥。

又有一次，因為她沒有順從，幾乎造成走絕路的後果，那是「楓橋夜泊」風波，故事是這樣的：

建川一向喜歡對別人、特別是在他的校友會上炫耀地說：

「我太太是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的，她常常在電視上演奏古箏。」

建川畢業於台中高級工業學校，他和大多數校友都服務於電信局。他和蓮華結婚時，還在台中的中國醫藥學院上夜間部，

主修藥劑。校友們的太太幾乎都是小學教員，蓮華的學歷和才華使他覺得「鼻子特別高」。他沒有反對蓮華繼續深造古箏才藝。

中外聞名的古箏家陳蕾士教授旅居國外，回台北小住時，蓮華就在星期天由台中乘車北上拜師。陳教授精通琴棋書畫，他贈予蓮華的「楓橋夜泊」書法，眾人稱讚不已，有人還說它以後價值連城。

「妳明天去跟陳教授學琴時，請他再多寫一張字給你。」

「可是陳教授的書法那麼珍貴，他不隨便送人。他說他的學生中，只送我一個人，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向他要。」

建川堅持，於是蓮華懾懾地說：

「好吧，我就向他說說看。」

「妳把這包筆墨硯台和這張宣紙帶去，如果他不肯寫，妳就當場替他磨墨，他不得已，就會寫給妳。」

「我不敢！那好像要強迫他似的，我會很尷尬！」

「怎麼不敢？還囉嗦什麼？」建川已經不耐煩而動怒了。

蓮華無奈地拿著那包文房四寶。

建川用摩托車載她到公路車站時，她一路上顧忌著磨墨的事，心想：要是老師要她磨墨，她當然欣然爲之，可是由她主動向男老師獻殷勤，然後有所要求，如此，不是她的個性。

再三躊躇之餘，當她上了金馬號公車時，下望車外，鼓起勇氣向丈夫請求：

「筆墨我可不可以不帶去？我就口頭上請陳教授幫我寫，好嗎？」

建川顯現怒容，忿忿地說：

「隨便你吧，妳不帶去，就從窗子丟還給我！」

她將手伸出車窗外，輕輕地把那紙包放下，讓車外的建川接

住。

無論坐汽車還是火車，通常到達台北已是中午，她爲了不打擾教授吃午飯和睡午覺，就在車站附近溜達。三點上課到五點以後，在台北車站吃晚飯，然後坐七點的車回到台中，是時，夜晚十一點。

那一天學箏以後，她請陳教授再寫一張書法給她，可是教授顧左右而言它，她覺得很難爲情。

午夜，建川到車站接她時，臉色陰沉地問：

「有請教授寫字嗎？」

「有。」

「他有寫嗎？」

「沒有。」

路上兩人沉默無語，蓮華不知道她已犯下滔天大罪，暴風雨將至！

他們一進門，建川馬上捉住她的左臂，使勁地扭轉，一面怒罵道：

「妳敢不聽話！叫妳把筆墨帶去，妳偏不帶，還把它丟給我，這麼大膽！」

他怒目注視蓮華，繼續使力扭轉她的手臂，她痛苦難當，淚如雨下，但唯恐吵醒兩個酣睡的稚兒，強忍哭聲。恐懼、臂痛、心痛、腿軟交加，她不由自主地雙腿跪下，呻吟地擠出了幾個字：

「以後我不敢了！」

建川仍然繼續加力。

「我以後不敢了！不敢了！」

求情的撕裂聲叫醒了丈夫，他鬆開手，卻繼續怒罵：

「妳不磨墨，也要把它帶去！妳不帶去，還丟給我！要給我

下馬威還是要讓我沒面子？」

丈夫罵完，隨即倒床呼呼大睡。

蓮華虛弱地坐在地上，靠著牆，右手撫摸疼痛的左臂，淚水如洪流。從小她雖是養女，卻也得到養父母莫大的疼愛和苦心栽培。她無法瞭解為何她對丈夫毫無虧欠，沒有靠他吃過一粒飯，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他的事，卻要受體罰？

丈夫的鼾鼻聲如坦克車輪「喀隆！喀隆！」碾碎她的心！

在一片漆黑裏，她踱步到附近的河邊，佇足橋上，手扶欄杆，滴不盡的淚混入了潺潺的流水，流不停！好幾次她想翻筋斗，翻入河裡，和流水一起流逝！可是冥冥中似乎聽到兩個稚兒的呼喚。頓時，自盡的意念消失無遺。爲了孩子她願意吃下任何苦頭，於是揮別死神，快步跑回愛子的臥房，臉貼在他們的面頰，更多的淚水串聯著，流過愛子的耳邊，她喃喃地說：

「孩子，媽媽很好，沒事，沒關係。」

不勝枚舉的種種體驗教訓了蓮華，她領悟：萬事必需順從，以保平安。

這位百依百順、老公說東則不敢往西，老公說站則不敢坐的柔弱妻子，一路上目睹老公和情婦在身旁毫無忌憚地表演情戲，她忍氣吞聲，當喉嚨被倒流的淚水哽住時，她的咳嗽不被聽見。

夾克下面的把戲和手臂碰撞胸部的玩意兒證明丈夫已經移情別戀，對於糟糠之妻猶如秋扇見捐。然而她無法理解丈夫爲何不直截了當地對她表明另結新歡的事實？爲何他要以當面表演的方式來刺傷她？他明知蓮華從來不敢對他說「不！」，只要他提議「休妻」，蓮華的感受和處境不必被顧慮。

她一直緊記慈母的教誨：

「阿華！妳爸爸和我雖然不識字，不過我們給妳讀了那麼多書，爲著：有一天妳結婚，若是妳的夫婿變心，妳自己有『一把功夫』可以養妳自己和養囡仔，不必向人伸長手。以前，妳爸爸無顧家，我要去做苦工，我們的生活過得真艱苦！」

是的，蓮華對於不幸的婚姻應當可以承擔，以教員微薄的收入供養兩個兒子，雖是清寒，但可糊口。

婚前，她雖然不是豪門千金，卻也不乏體面的追求者。建川發動蓮華的二姑丈登門說媒，當其他媒人被摒於門外時，這位婚姻特使卻能自由入內，傳遞特殊信息。他傳述：因爲蓮華不答應這門婚事，結果建川臥病不起，將出人命。那時她剛從大學畢業，純潔如白紙，將無謂的謊言信以爲真，不忍心有人爲她遭受梁山伯的命運，於是被「癡情」所動，被「殉情」所驅，建川的追求終於成功。

建川亦曾蒙騙歲數，宣稱他屬「龍」，蓮華屬雞，他遊說「龍鳳呈祥」的命理。婚後數年，蓮華無意中得知丈夫屬「兔」。

建川解釋：

「因爲我太愛妳了，所以『善意』地欺騙。」

對於丈夫的託辭，她只能一笑置之，因爲他們已經「生米煮成了熟飯」。

關於「龍鳳呈祥」或「雞兔不合」之說，蓮華原本不在意，但是現在她不得不接受「雞兔不合」的事實了。

款待

大姐擺了一桌滿漢全席的大餐，丈夫和貴賓並肩而坐，他殷勤地爲貴賓斟酒搗湯，兩人談笑風生，眉開眼笑。他們如此親近，在其他人的眼中並不足爲奇，因爲貴賓是所有在場人熟知的親人，她第一次來美國作客，理應受到殷勤款待。

蓮華選擇丈夫對面的座位，希望丈夫注意到她鬱鬱的神情而有所警覺，結果她又一次證實丈夫眼中沒有她的存在。

「大家多吃一些菜，不要客氣。」大姐熱誠地招呼著。

勳輝不住地向外婆噓寒問暖並且幫她挾菜盛飯。

「蓮華，你怎不吃呢？」姐夫問道。

「哦！我今日肚子沒爽快，你們吃，免管我。」蓮華莞爾，帶著淒涼。

「這兒離海邊很近，午飯後我們一起去看美女，那些金髮碧眼的美少女，穿著比基尼泳裝躺在沙灘上曬太陽，36、24、36的身段，迷死人了！我們去欣賞那些天空下的尤物！」一位男客人興致勃勃地建議。

「大姐煮了這麼多好吃的菜，你沒有多加讚美，盡是讚美少女，想著『尤物』！」

「失敬！失敬！大姐，我敬您！您隨意，我喝三杯，第一杯是我向您賠罪，第二杯是您處罰我，第三杯是我表示對您的敬意。妳烹調的佳餚是天下無雙的美食！」

「你的鑽石嘴又來了！好啦，那你就喝三杯吧！」

大姐的女兒麗卿已婚，另闢新居。她說：

「『欣賞尤物』以後，大家來我的厝吃晚飯。晚飯以前，你們就在我的厝游水還是浸『Jacuzzi』。我種的枇杷已經熟了，真甜！我採好了，你們一定要來吃。」

「自己的厝有游泳池又有水果樹，真享受啊！我也希望永遠住在美國！」貴賓羨慕地說。

「我不是一直叫妳住落來？囡仔攏結婚了，阿文也把店顧得好好，妳還操什麼心？」建川熱烈地邀請。

「在台灣，你住我的厝哪麼久。來美國，我當然要一直住在你的厝！不過，你的厝無游泳池。」

「我的房間有 Jacuzzi，妳一日二十四小時攏可以浸在那裏面，變成『貴妃不出浴』！」

「去你的！」貴賓向建川拋一個眯眯的媚眼，接著說：

「我也要游水，只有 Jacuzzi，不夠！」

「妳的游水技術那麼歹，我要像在台灣那樣，攏游在妳的邊仔，隨時準備『英雄救美』。」

「你真歹！給我漏氣！」貴賓的身子碰撞一下建川，又依偎他一陣子。

蓮華已經洞悉丈夫和貴賓的曖昧，對於他們的打情罵俏，知道別有蹊蹺；其他的人並不知情，只把它當作幽默詼諧的鬥嘴。其實一夥人說說笑笑，不乏黃色笑話。建川和貴賓挑逗性的對談不足為奇。

大姐說：「住在這條路，英文路名這麼歹記，我想來想去想真久，才知道我原來住在『懶趴路』。」

「媽！妳不要用台語把這條路名說得那麼歹聽！這條路叫做 La Paz Road。」麗卿把 La Paz Road 說得特別慢。

「是啊，就是『懶趴路』，『懶趴路』這樣真好記啊！」

大姐把『懶趴路』說得特別大聲，滿堂哄然大笑！

那位喜歡「欣賞尤物」的客人說：

「大姐，您真聰明！現在會說『懶趴路』了，英語講得真好。來！我再敬你三杯，您隨意。第一杯是……我向您說對不起，第二杯是……我真失禮，第三杯是……」

「第三杯也是你真失禮！得了，得了，反正你就再喝三杯吧！」大姐笑道。

還有一位親戚帶著濃濃醉意，自願為大家唱一首歌，他唱著：

「摸摸這裡，摸摸那裡
 哎呦！我要妳摸的不是這裡！
 再上一點，再下一點
 再左一點，再右一點
 對了！我要妳摸的就是這裡！」

他一面唱、一面用兩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摸自己，唱作俱佳。

人人有說有笑，蓮華卻是神色哀悽地繼續傾聽丈夫和小三的對談。

「你打電話去台灣叫我來美國的時，我真煩惱，我攏無出國過，真怕迷失。」

「煩惱什麼？阿文用車載妳到桃園機場，我在美國機場接妳，怎會迷失？有什麼好怕的？」

「你講每天攏要帶我去跳舞。」

「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日時我帶你去遊覽還是游水，暗時帶你去跳舞。我要帶妳去一間真美的舞廳，地板真滑、音樂真好聽，大部份攏是台語歌，電火暗暗，真有羅曼蒂克的氣氛。無像你們在台灣，拿一台錄音機，在樹仔腳亂跳亂舞。」

「你也跟我們去樹仔腳跳啊！」

「憨人！我是爲著妳才去的！在美國我安排的節目真豐富，哪會像你們在台灣那樣隨隨便便！」

「哇！美國真是花花世界，人人愛！」貴賓讚歎。

關於如何招待貴賓，如何討她歡喜，建川的安排確實周詳。
 他囑咐蓮華：

「文枝在美國的時，絕對不可以讓她花一角銀，吃、穿、遊覽、買東西，所有的都要招待。」

蓮華當然順從。

貴賓到來之前，建川提議和蓮華一起去上交際舞課，蓮華努力幫他記男步，回家替他補習。現在蓮華已經明白爲什麼對音樂、藝術毫無興趣的丈夫竟會提議學舞，原來他是爲了貴賓的到來而準備的。

他又替自己和貴賓買了三個月的舞會會員卡。他指示蓮華：每天晚上他們開兩部車，分別帶母親和貴賓到舞廳看他們練舞一個小時，之後，蓮華載母親回家，他和貴賓留在舞廳跳舞直到午夜，那是建川巧爲安排的夜間娛樂節目。

他也去「巴力」運動館買了他和貴賓的會員證，以便兩人隨時去游泳。

至於遊覽，蓮華已經向學校索取教師眷屬打折卡，建川不上班，可以天天帶情婦遊玩，當然也得帶一個跟班，那就是丈母娘。再者，建川買好了四張飛機票，在六月中旬蓮華開始放暑假時，他們將帶母親和貴賓一起去夏威夷渡假。

丈夫對於招待貴賓的計劃和安排著實用心。更且，第一天就表現得熱情如炙！不失熱戀情人的甜蜜！

蓮華已經領悟：一個男人對女友或情婦不能怠慢，必須溫柔、體貼又熱情，否則，女人甩頭離去；但是一個寡情薄義的丈夫可能看待死心塌地的髮妻猶如一隻打不走的狗，對她不理不睬，甚至唾棄、凌虐，結果髮妻還是苦守寒窯，始終忠實又勤奮，這就是台灣女性的傳統美德。人妻遵循之，無怨無悔。

矢志

午飯後，主客一夥人開車往海濱。

勳輝的車子裏坐著同樣的乘客，丈夫和小三同樣地縱情，髮妻同樣地傷心。

海灘上的遊客，有的漫步踢細沙；有的蹲下撿海螺；有的沙上追逐、打排球、築堡壘；還有許多穿泳裝的情人雙雙躺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建川和貴賓並肩走著、談著、笑著。

勳輝陪在外婆身旁，向她發表健康講座。

以前，蓮華不曾對一個女人作外貌的評鑑。如今，貴賓是自己老公的情婦，也是她的情敵，於是她開始打量這位小三。

小三坐五望六，比建川年長，身材壯碩，皮膚粗黑，小腿青筋成坨，大鼻子和尖嘴巴使蓮華主觀地評斷她缺乏女性的柔美，她絕對不是一個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的婦人。蓮華慶倖自己長得並非如彼。既然外貌不被恭維，蓮華試圖發覺她是否具有引人的「內在美」。「內在美」所散發的氣質會是可愛動人的，而且不會隨著時光頹萎。然而，此景當前，蓮華無法看出她有一絲一毫的內在美。可是她有尖突的雙峰，走路時挺得高高的，單憑這一點已經使建川神魂顛倒！

蓮華的視線從沙灘上依偎觸膝的丈夫和小三移開，瞭望大海，意圖把眼前的屈辱和痛苦拋出腦際，投入汪洋。此時，她眼茫茫，心茫茫，慢慢地走向大海，步入白沫海浪，裙擺在水上漂盪，浪花越沖越高、越沖越急。「阿琴！阿華！」

猛然間，她聽到慈母的叫聲。勳輝已經飛步涉水到她身旁，拉著她的手。

「媽媽！您怎麼這麼不小心？這裏的水這麼深了，我們快回去吧！」

是的，該回去！她不能讓慈母和兒子眼睜睜看她從眼前消失！

「媽媽！您的眼睛怎麼了？」 「沒什麼！只是海水噴進

去。」

她不自禁地讓更多「噴入的海水」流出。

苦澀

一夥人離開海濱，直驅麗卿的新居。

她親切地說：

「大家都去游水還是浸 Jacuzzi，我來煮飯。我爸媽常來，他們今天看電視就好，Jacuzzi 不可以容這麼多人。阿舅！你要來以前，我有打電話叫你請大家帶游水衫，你有麼？」

「妳的阿舅像一個囉嗦的老婆仔，一次又一次叫我帶游水衫。」貴賓興奮地說。

「爸！您怎會沒叫我帶游水衫？媽！爸爸有叫您帶游水衫麼？」勳輝失望地問。

「無。」

「失禮啦，我忘記了。」建川不經心地解釋。

貴賓穿上一件大紅花緊身泳衣。

「這件游水衫是我從台灣帶來的，好看麼？」

「真好看！」建川趕緊搭腔。

緊身泳裝裹著貴賓，顯現她粗壯無腰的胴體，腋下和腰間擠出團團贅肉。然而，當她彎腰、拉鬆肩帶、蓄意暴露豐盈的雙峰時，蓮華見之，自歎不如！晶瑩的淚珠在她的大眼睛裡閃爍。

建川上身赤裸，下身穿一件三角形游泳褲，他和小三双双浸在泡沫池裏。

「舅媽！妳在咳嗽，枇杷樹仔腳的桌頂有真多枇杷，快去吃，枇杷治咳嗽。」

「媽！我們同齊來去吃枇杷。」蓮華輕聲對母親說。

「枇杷台灣真多。中午我吃真飽，我現在不吃，妳自己去吃。我來講故事給阿輝聽，講他小漢時的故事。」

外婆繼續說：

「你小漢的時，公廳常常做布袋戲，我攏帶你去看，你真愛看！我給你餵飯的時，你一面吃、一面在巷子底走來走去，你走一步，我就端飯隨你走一步，有時你用跑的追一隻蜻蜓、有時蹲落來看一尾蟲，走半條巷子才吃一嘴飯……」

泡沫池裏建川和小三鴛鴦戲水，潑水聲和笑聲從池裏蕩漾開來。枇杷樹下蓮華品嚐喉嚨裏苦澀的淚水，咳嗽是今天突發的癥狀，是的，枇杷治咳嗽，於是她吞食苦澀的枇杷，咀嚼苦澀的人生。

偷情男女的嬉戲和髮妻的哀悽成爲咫尺之內最強烈的對比。

貴賓初中沒畢業，蓮華對於她的學識、容貌和氣質都不敢恭維。然而，她的雙峰已足夠迷惑了建川，把二十六年的髮妻打得落花流水！

麗卿烹調的美食，對於蓮華，也是苦澀難嚥。

打拼

眼見丈夫對小三的殷勤，又回憶自己十幾年來在異國隻身打拼的艱辛，相形之下，更令蓮華唏噓。她不禁慨歎：小三是丈夫眼中的「金枝玉葉」，備受照顧呵護；糟糠則是「枯枝萎葉」，任其自生自滅。

十五年前，建川指派蓮華到舉目無親、人地生疏的美國打天下，兒子由蓮華的母親和女傭照顧。

蓮華在台中東海大學執教的古箏課裏有一位美國學生，他幫蓮華安排居住在洛杉磯的一個猶太富豪家裏。

蓮華在機場找到了高舉她的英文名牌的 Dr. Bram，他是蓮華

在美國認識的第一個人。他先載蓮華到 UCLA 的校園繞了一圈，蓮華猶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那是她要上的學校，是她要在美國打拼的第一個據點。

回家的路上，Dr. Bram 熱誠地介紹 San Vicente 大道的沿途景觀，那是 Westwood 附近的精華地段。車子駛入一條優雅小徑，進入一個寬大的院落，一顆大樹狀如巨傘，半遮綠草繁花。車棚之大可納十輛轎車。鐵門內的網球場、籃球場、花園、儲藏室、游泳池、浸泡池、池邊的露天表演台以及台下數排觀眾席，使蓮華大開眼界。第一天她就在兩層樓的豪宅裏迷失，找不到自己的房間。

Dr. Bram 本來是眼科醫師，棄醫改行，經營地產公司。他們夫婦約五十來歲，兒女都在外，豪宅裏只住兩個人，女僕和園丁定期來清理內外。Dr. Bram 壯碩、平和、寡言，Mrs. Bram 苗條、活潑、率真。他們對蓮華都很和氣。蓮華所見到的他們的生活是：上班時間短、大部份時間在旅遊、看書、打球、游泳、宴會、小樂團練習、Dr. Bram 吹 saxophone、自家的表演台上演奏、觀眾是親朋好友。

他們不收蓮華的住宿費，只要她每個星期四為他們煮一頓中國晚餐，此外，隨時清洗水槽裏的杯盤碗叉、宴會之前為他們擦亮銀器。

蓮華居住的第三天，主人就外出旅遊，留下她和一隻狗看家。她燒了開水以後，注意到爐子裏的火種不熄。她想：火種雖小，要是不滅，就有蔓延的可能。她觀察火種許久，越看越緊張，不敢去睡覺，於是尋找電話簿、打電話給消防局。滿街叫囂的巨型消防車抵達，數名戴頭盔、穿防火衣、背厚重滅火器的消防員衝入廚房。

「火！火在哪兒？」

蓮華指著爐頭裏小如綠豆的火種，低著頭赧然地說：

「在這兒。」

大漢們見狀，笑彎腰！然後耐心地解釋：

「這種爐頭的母火本來就是永遠點燃的。」

他們毫不責怪蓮華，因為她沒有謊報信息。

她對消防局的報告是：

「我家的爐子上有火，不熄滅！」

蓮華第一次使用換錢機，她拿了一張五元鈔票，欲換小鈔，機器屢次不接受她的錢，幾經無言的商議，仍不成功，於是她硬把鈔票塞入，險些手指被機器抓去，結果鈔票卡住，她用力把它扒回，最後她和機器各分半張紙鈔。

背後有一對美國青年男女等著用機器，她尷尬地退在一邊，窺覷他們如何和機器打交道。

男生取出一張鈔票，女生觀望一下，說：

「這張太舊了，機器不要它。」

男生換了一張，使用之，機器不納。

「這台機器壞了，我們找別一台吧！」

蓮華這才明白：美國人和氣，美國機器挑剔！

她幸運地保住了手指，可是機器卻因她而受傷了。

上 UCLA 不久，有一次，她進入女廁，正當「方便」之時，突然聽到頭頂上傳來尖銳的女人笑聲，她驚嚇地抬頭一看，一個蓬頭散髮、皮膚白皙的臉蛋跨過廁所隔間板、瞪大眼睛伏視她、又張大嘴巴咯咯地笑。她急忙衝出女廁，直奔辦公室，報告這樁驚心事件，辦公小姐卻鎮定地說：

「那個年輕女生在這兒上學已有多多年，一直無法完成學位，

由於壓力負擔和失敗打擊，有時候會躲在廁所裏偷看別人上廁，藉以紓解愁悶。她靜靜地蹲在馬桶蓋上，讓人看不見她的腳，當隔壁有人用廁所時，她就突然站起來窺視、大笑。」

聽此故事，蓮華更加驚魂不定。她明白：要在美國名校的研究所獲得學位，需要苦拼。可是，即使她有「臥薪嚐膽」的決心，卻沒有成功的把握，她唯恐有一天也會變成「以窺覷別人上廁來紓解壓力」的可憐女生。

事實上，有些從台灣來美國留學的未婚女子，因為難耐求學與生活的艱辛，結果找一個美國公民結婚，雖然學業未能完成，可是身份和生活問題得到了解決。當然，那不是蓮華能走的路線。

蓮華每天上學時，要先跑過六條街，再搭公車。三餐大部份都是在校園裏的販賣機買個冷凍的三明治或者一包薯餅填肚。有時夜晚上課碰到淒風厲雨，她淋濕了，卻保護著厚重的書本、講義和筆記。爲了及早完成學業，她每學期都修很多課程。挨過無數挑燈苦讀和孤寂思親的夜晚，撐了九個月，終於完成 UCLA 教育碩士學位。

建川立即將兩個兒子送來美國，當時，一個剛念完國中一年級，一個國小五年級。她搬出豪宅，從此，居無定所。

Dr. Bram 曾經爲蓮華做了三件大事令她感激銘心，畢生不忘。一是接機。另外，在蓮華參加碩士考試之前，她唯恐考試當天公車慢班，於是請求 Dr. Bram 一大早載她到考場，Dr. Bram 不但一口答應，還說：

「我很高興你在需要幫忙的時候，向我提出。」

Dr. Bram 給她的另一個恩惠是：蓮華要去五十哩外的才博門大學（Chapman College, Orange County）面試求職時，

Dr. Bram 載她去租車而且用他的信用卡做抵押，必須等到蓮華安全還車以後才能取回。擁有加州駕駛執照，可是在美國卻毫無開車經驗的蓮華馬上就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百哩，這使原本不知情的 Mrs. Bram 擔心不已而且怪罪丈夫。蓮華全然瞭解她的心情，所以行程中，一有機會就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這個猶太家庭是蓮華生命航程中一個光明的中繼站。

學校核准蓮華進入博士班，雖然她無意取得如此至高學位，可是爲了保持居留美國的合法身份，她一面繼續在研究所修課、一面照顧兒子，又在才博門大學兼課，任教「亞洲音樂學」(Music of Asia)，也在一家中餐館彈古箏，又爲綠卡奔波。才博門大學幫她全家申請綠卡。取得綠卡以後，建川提議「內、兒在美」，他留居台灣。

蓮華已經聽到許多有關丈夫在台灣的消息，她明白丈夫的原意是要在台灣過著安逸的公務員生活和享受快樂的「齊人之福」，所以不願來美國，於是蓮華示意離婚，讓他和新歡結合，組織新家。結果建川辭去公務員職務，來美國和妻、兒定居。他曾在來自於台灣的醫師所開的診所裏尋得半職。兩年後，經常以他的母親臥病以及處理家產爲由，回居台灣，因此，他的美國工作被辭，在台灣不上班，遊手好閒。

其實，建川在美期間，曾經向蓮華訴苦說：

「我在這兒，語言是一個障礙，沒有辦法『伸腳出手』，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

蓮華覺得身爲人妻應當體諒丈夫的苦楚，所以也就隨著他的意願，讓他在台灣悠閒稱心，蓮華獨自在美國繼續打拼。

建川長期留居台灣，除了阿凱迪亞新屋興建期間以外，通常一年只來美國探望妻兒一、兩個星期。這次他留居美國時間較

長是因爲邀請貴賓來美居住。

吃醋

在麗卿家吃過晚餐後，告別親友。回程中，蓮華眼前仍是波動的夾克，腦中仍是一幕一幕有關丈夫和貴賓的種種回憶。

四年前，貴賓的丈夫過世。不久以後，建川告訴蓮華：

「文枝最近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她丈夫在的時候完全兩樣。我看她一點都不想丈夫，只是整天逛街、跳舞、玩樂。她早上去美術館運動的時候，我就偷偷跟著去偷看，我看到她和男人跳舞、摟得緊緊的。她的姊夫常常用摩托車載她出去，說要帶她去看病，一出去就是整個下午，回家時，兩個人總是眉飛色舞，誰知道她是真的生病還是假的生病？誰知道他們去了那裏，又做了什麼？姊夫和阿文打麻將時，要是姊夫輸了，她就偷偷塞一把鈔票給他，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文枝和她的姐夫一定有曖昧。」

建川又抱怨說：

「最近有個老頭子晚上常常用車子載文枝出去，三更半夜才回家。文枝告訴我：那個老頭子每次都把她載到一個暗暗、沒有人的地方，停下車，玩她的奶。我就罵她：『妳交男朋友也得交個年輕一點的，交個老頭子幹什麼？』」

蓮華意識到建川說此話時，語氣頗爲忿恨，現在她才明瞭原來建川在吃醋。

建川又說：

「文枝告訴我：她的一些女朋友曾經邀她一起去『星期五的晚上』。」

「什麼是『星期五的晚上』？」

「『五』就是『午』，『晚上』就是『夜』，那就是女人去玩『午夜牛郎』。文枝還對我說：『星期五的晚上蠻好玩的！』我聽了都要氣死了，就大罵她。有一天我要把她帶來美國住，才不會讓她在台灣花大錢又丟臉！」

乍聽之下，蓮華驚愕不已！她不能理解為何貴賓敢把這種事告訴建川？如今，她已恍然大悟：原來那是情婦和情夫的枕邊細語以及情夫的醋意！

外遇

關於建川在台灣外遇的傳聞，蓮華早已聽到太多的風聲，偶爾也質問丈夫，結果總是被他一句話就否定掉：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你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反而要相信別人的話？你有親眼看見嗎？」

母親一向以「忍」字教誨蓮華。

「做人的太太攏要忍耐，『忍』就是把刀子放在心肝頂，做人的太太就是要『忍』。」

母親雖然不識字，卻懂得日本武士道「忍」的精神，而那種精神也就是台灣傳統女性應當具備的精神。

母親又說：

「俗語說：『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差誰人無？』有時夫婿在外面有女人，那只是逢場作戲。做人的太太腳步攏要踏得正，踏得穩，不可以踏差錯，終尾夫婿也是會轉來太太的身軀邊。」

母親的訓示使她明瞭「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差誰人無？」這句台灣俗語是爲了犯錯的男人做解釋的，不可以引用於人妻，畢竟「做人的太太腳步攏要踏得正，踏得穩，不可以踏差錯。」

蓮華曾聽說：某公司的老闆和女秘書把辦公室的門關起來，在裏面胡搞瞎搞，忽然聽到太太的聲音，他趕緊推開秘書，正襟危坐，深怕做壞事被太太抓個正著。可是蓮華的丈夫卻在她面前放肆地和小三戲情，對於妻子視若無睹，當面凌辱，這樣的丈夫，她倒是前所未聞。

有位作家朋友，她的先生在台灣當牙醫，她在美國照顧就學的孩子。她寫了幾部書，也曾翻譯英文書。有一天，蓮華和建川一起去看她，她當面就說：

「前一陣子我回台灣，聽說你們的家庭發生外遇，我以爲是蓮華出問題，結果竟然是你，建川！」

聽之，蓮華震驚一下，心想：自己是哪兒顯得不莊重？爲什麼會給別人那樣的揣測？於是迫切地問：

「爲什麼妳會猜想我外遇？」

「蓮華，妳放心！妳這麼保守，怎麼可能外遇？我只是要讓建川明白：妳有本錢外遇，因爲妳長得漂亮！建川長得那個樣子，應該是沒有本錢外遇的，結果竟然是他搞外遇，而且搞得那麼多！」

女作家又接著說：

「至於我和我先生，他才有本錢外遇，我沒有，因爲他長得比我好看多了。我等孩子上大學以後，馬上回台灣和他住一起。夫妻還是不分開好。我丈夫平常兩個月就來美國看我們一次，哪裡像建川，嬌妻在此，還遲遲不來！上回我寄回去我寫的那篇『摘下枇杷等你來！』結果他一看了，馬上就飛來！下次我還要寫『摘下棗子等你來！』『摘下柿子等你來！』『摘下番石榴等你來！』『摘下水蜜桃等你來！』我這兒的果樹可多哩！」

蓮華說：

「有一次，我打電話回台灣告訴建川：學校准許我留職停薪一年，我要回台灣陪他，結果他說：『不可以！妳怎麼可以一年沒有收入？』」

「建川！你可以好幾年沒有收入，在台灣遊手好閒。怎麼你太太不可以一年沒收入？真是氣死人了！」

「我只是想：蓮華的收入不錯，一年停薪太可惜！」

美國加州公立學校每個教師的薪資不一，即使在同一所學校任職亦如此。教師按等級給薪，一個僅僅持有教師執照的教員只領教師基本薪，如果該教師還修了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學分，則學分越多、薪水越高，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教師不斷地進修。

蓮華的研究所學分已經超過學區要求的上限。此外，薪水又按年資增加，她在台灣的年資也被學區接納六年，那也是當局接受的外州或外國教學經歷的上限。依此計薪，則有的教師薪水會是另一個的兩、三倍。建川不懂得這個政策，卻很清楚妻子的收入不薄。

在加州公立學校教書，如果通過了「試用」（Probation）和「長期代理」（Long Term Sub）而進入「永久保有權」（Tenure），那麼，除非犯下學區無法容忍的錯誤以外，不會被解聘。職教也沒有年限。蓮華有一個美國同事在該校任職五十年才自動引退。一個年資高的教師退休以後，退休金改由政府附屬的退休機構支付。學區將他本來的薪水支付新教員，那可以節省一筆款額或者聘請三個年資低的教師。有時候學區提出三年加給的優厚方案，以鼓勵提早退休。其實，加州公立學校教師退休以後的福利和健康保險政策頗為健全。

蓮華停薪回台固然不被丈夫同意，可是暑假回台陪他似乎也不受歡迎。

建川居住貴賓家中，蓮華回台時，自然和他同住。建川白天總是騎摩托車外出，說要辦事。蓮華沒有交通工具，請建川載她去買菜也得等到黃昏才匆匆去回。蓮華的胞姐安排用轎車帶他們環島旅遊，建川推託，只讓蓮華和姐姐、姐夫三人行。外甥的公司舉辦蘇澳旅遊，建川提議報名參加，卻在出發的前一個晚上才說只報名蓮華一個人，因為他要參加「電信局受訓」。然而，建川離開電信局已有多多年，而且無意重拾舊業，為何要受訓？蓮華不解。

總之，蓮華在台期間，除了親戚招待他們夫婦一起吃飯以外，白天她總是難有機會和丈夫在一起。所幸，娘家步行可及，於是天天回娘家和母親聊天、散步。建川總是以許多藉口來避免和妻子公開亮相！

女作家繼續說：

「淑芳告訴我說：你一直認為你是個美男子。」

「那個淑芳？」建川問。

「你弟媳婦的表姐，她也是我的好朋友。她說：你曾經正經八百地問她：『你看我和鄒森，誰好看？』，她揶揄地回答你：『你好看！』其實，我們都笑破了肚皮！你竟然和明星比美！你還說：在一大堆男人中，看來看去，還是你最英俊！你的自信心真了不起！難怪你風流！倒也有一些女人真的和你瞎搞！」

聽說丈夫認為自己是俊男，蓮華頗為驚訝！因為當年她選擇對象時，以為建川最真誠、最鍾愛她，所以她「不以貌取人」，而接受了這位所有追求者中面貌不揚的一個。她萬萬沒想到丈夫對他自己的外貌如此自豪！蓮華自問：丈夫外遇頻頻，難道是他認為妻子的外表不能和他匹配的緣故嗎？

再說，平時要是蓮華說了丈夫不中聽的話，他馬上動怒。說

也奇怪，這位女作家給他當頭棒喝，他卻平和以對，只說：

「那是別人隨便講啦，我沒有什麼外遇。」

「沒有？那麼請問你：台中姓唐的小學老師呢？她是你結婚以前相過親的，她父母嫌你們家境不寬裕，結果你們各自嫁娶，竟然兩人一直搞婚外情，比你們的婚姻時期還要長！真奇怪！她的丈夫怎麼會不知道？怎麼沒有捉姦呢？其實也不奇怪，蓮華不也是不知道嗎？是呀！『旁人皆知，只有當事人不知！』我朋友曾經帶我去審視那位唐老師，我原本以為她是個艷女，有二頭四臂，結果只不過是個非常粗俗的女人罷了，值得你爲了她背叛蓮華二十多年嗎？『你的目矚真的被屎糊著！』唐老師是你的主食外遇，還有小菜外遇呢！」

「你太誇張了吧！」建川說道，面帶驚慌和赧然。

「好，那麼再問你，台北公路局的戴某某呢？你到台北出差的時候，又去了哪兒？你無可否認了吧？還有那個正在鬧離婚的女人，你要替你哥哥向她買房子，趁她鬧離婚的時候和她瞎搞，結果，房子不賣給你，定金也不還了！」

「沒有那回事，那是人家在造謠言。」

「大哥有從台灣打電話來告訴我關於你和那個鬧離婚的太太搞在一起的事，大哥說：那個女的不還定金，結果你自己籌錢還他。他還說：有一位仲介小姐開車帶你去看房子，你假裝無意間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她心裏很生氣，但是不想讓你難堪，只有把你的手推開。以後，她寧可不做你的生意，再也不要和你打交道了。」蓮華趁著女作家的撐腰，多說了幾句。

「大哥要霸佔我們全家的財產，他知道兄弟之中只有我有能力和他作對，就說我的壞話。他造這種謠言，就是要妳催我回美國，不要讓我在台灣和他對抗。我偏偏就要留在台灣！」

「隨你怎麼否認都可以，你的心裏最清楚有沒有那些事！蓮

華！我真的！真的！爲妳大抱不平！」

女作家繼續說：

「人家知道我是寫書的，所以常常告訴我一些社會百態和奇人怪事。我要爲可憐的台灣妻子發聲，警告爲人丈夫要以良心對待妻子！」

這位作家當面告發建川的外遇，語正詞嚴，說得有名、有姓、有地點。作家的敢言、敢拼、敢寫、爲正義發聲的精神和勇氣，令蓮華欽佩。

回到家，建川又說一樣的托詞：

「我說沒有就沒有！你不相信自己丈夫的話，卻要相信別人的話？你有親眼看見嗎？」

建川搪塞的言語總是輕易地制止外遇問題的討論。然而，這次的貴賓事件卻是蓮華「親眼看見」的！

異夢

床上，丈夫的翻身和不均勻的呼吸清晰可聞，窗外仍舊茫茫幽暗。之前，丈夫行房未達最高潮則剎住，蓮華深知丈夫尙待二度床戲。然而，床戲對她已成折磨，她感到緊張又煩惱，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被蹂躪，心中的煎熬使夜更漫長難挨。

突然建川悄悄坐起，靜靜地窺視她。她趕緊閉目裝睡。須臾，建川更折腰注視她的臉，她心跳蹦蹦，卻繼續裝睡。許久，建川起床，蓮華輕輕轉身，從眼角看見他輕步走去開門，然後倚靠門框，又回頭注視她，建川就那樣在門邊佇立許久。蓮華百般思索丈夫的怪異行動，猜想：他一定是要去樓上客房找情婦。情婦昨天深夜才到，今天是第一個晚上，他已經情不自禁了！

客房蠻大，有兩張床。母親和情婦到來以前，蓮華準備讓

她們一起睡客房，然而丈夫建議讓她們各有自己的房間，於是蓮華收拾樓下琴房裏的三台古箏，設置一張床，作為母親的臥室。如今，她明白：丈夫之所以把小三安置在獨有的臥房裡，那是為了行事方便。

丈夫仍然倚門望她，她心跳更劇烈，一種莫名的等待使她焦急不安。她在等待床上捉姦嗎？思之，已覺全身無力，因為她懷疑自己是否有勇氣捉姦？即使捉了姦，之後，是否應該叫醒母親和兒子？是否要大吵大鬧一場？她沒有吵架的經驗，那麼，又該怎麼辦？……她緊張又痛苦地掙扎著，六神無主。過了許久，終於按耐不住心中的不安和激動。

「建川，你不睡覺，站在那裏做什麼？」

建川立刻用雙手按摩頸子，說道：

「我的頭有點痛，想去喝水。」

「我這兒有水。」蓮華伸手到床頭桌。

「不，我要喝熱水。」

「要不要我去幫你拿？」

「不用，我自己去。」

以往，建川半夜想喝水時，總是叫醒她，要她端杯伺候。這次，異於尋常，她不難瞭解丈夫別有用意。

她後悔自己缺乏能耐，沒有繼續裝睡等下去，否則，一定會親眼看見丈夫和小三做出比車庫裏和車子上更纏綿悱惻的鏡頭！

過了好一陣子，建川端杯走入臥房，將杯子放在靠他的床頭桌上，躺下，呼呼入夢鄉。

蓮華徹夜難眠。對於她，枕邊人已成陌生。忖度二十餘載苦心經營婚姻的結果是空虛、孤獨、心酸、無奈，它沒有「愛」的交集，只是失敗的累積。

多少詩歌讚頌愛情的偉大：「海枯石爛！」、「巨金不換！」蓮華的愛情卻是「賤如塵土、一文不值」。

這樁婚姻，已經情斷緣絕，此非一日之寒。無數的外遇傳言是導火線，這次的「貴賓事件」引燃爆炸。她無法再繼續遵循台灣女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美德。

離婚！尋回一個完全的「自我」是她人生旅程的下一站。然而，從眼前的情況到下一個目的地應該如何行走、如何到達呢？一切都還是千頭萬緒、煩心待解的難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條既經決定的「不歸路」。

困惑

窗外，天已朦朧亮，蓮華整夜未曾合眼，諸多問題縈懷不解：

丈夫和小三在她面前不顧一切地縱情戲愛，那是一樁「千斤萬斤都敢擔」的偉大愛情嗎？

她一向不敢和丈夫頂嘴，如今，她會有勇氣質問丈夫的不軌嗎？如何質問呢？

以貴賓在家族裡的特殊身分，她應該向親戚們告發此事嗎？

暑假以前，她還是天天去教書、裝聾作啞又雙目不明嗎？任由丈夫和小三去遊覽、跳舞、游泳、「英雄救美」、又在她的臥室裡浸泡 Jacuzzi、享受「貴妃不出浴」和其他種種的歡樂節目嗎？

他們還要一起去夏威夷度假嗎？

建川真的不要她了嗎？他會很乾脆地答應離婚嗎？

蓮華的一個美國同事剛辦完離婚手續，他說：在美國辦離婚不需要雙方都同意，只要一方提出即可，因為結婚既然要雙方同意，那麼，一方提出離婚就表示這樁婚姻已經不再受到雙方

的同意了。

要求離婚也不需要什麼特殊理由，只要將「財產分割」事項（Financial Division）暫時擱置，先辦理「婚姻狀態終止」（Dissolution of Marriage-Status Only）即可。在離婚申請表的幾個選項裏選擇最簡單的一項「無可妥協的差異」（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其他選項如「重婚」、「沒有性能力」等都要有可靠的證明。「外遇問題」並不在選項裏，因為在美國，「外遇」並沒有觸犯「家庭法」，要是一方有外遇，其配偶可以決定容忍外遇、終止婚姻或者自己也去外遇以求抗衡，當然也可以大吵大鬧一番，意圖制止對方繼續外遇，可是此舉必須僅於謾罵而已，不可動粗，因為動粗則觸犯「刑事法」中的「家庭暴力法」（Domestic Violence），它不是「民事法」，因此，警察是原告，配偶只能在法庭上當證人，作證是否有暴力事件發生。

如果決定終止婚姻，那麼，在呈遞離婚申請表六個月以後，經由法官出庭詢問是否離婚初衷未改，若是，則婚姻狀態宣判終止，另一方無權爭辯。可是財產分割事項則需另求協議，若無法協議則訴訟處理。

在等待離婚判決的半年裡，雙方可依法先辦「分居」（Legal Separation），如此，各自取得完全的生活自由和隱私空間。

「分居」對於弱方也是一大保護，因為不願離婚的一方若是無德而又強勢，則可能對於同一屋簷下的離婚申請人使用恐嚇、威脅、暴力甚至強姦手段來傷害對方或者強迫對方撤銷離婚申請，那麼，離婚申請人會吃盡苦頭。當然受害者可以提出受害實證，然後尋求法律保護，比如以「行為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來限制殘害者不法的凌虐行為，然而，那是慘痛的經驗和歷程。

事實上，依照美國法令，即使是恩愛夫妻，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強迫配偶行房，否則，就觸犯了強姦罪，那也是刑事法，這種情況下，警察也是原告，被害人是證人。

一般美國家庭，不管任何一方提出離婚申請，君子作風的丈夫都會主動搬出住所，讓無緣的妻子安心獨居，因此，他們各自可能很快地找到了第二春或者下一春。然而，台灣家庭由於傳統觀念「家醜不可外揚」的束縛，無緣的夫妻在等待離婚手續辦完之前，大多默默地住在同一屋簷下，痛苦地生活著。

建川願意平分所有財產嗎？

蓮華雖然出身貧寒，可是開始教書以後，則財運亨通，在極少數「教師新村」配額的抽籤下，她幸運地抽到台中港路旁邊的一家，以台幣八萬元購得。後來，這條直達台中港的道路拓寬，雖然前院被徵收，可是花了二十多萬元將餘地建成大道旁邊的三層樓店面。二十年後，此屋價值高漲近百倍，兒子勳輝上大學的某一年暑假，回台賣出。當年台幣和美金的兌換率是25比1，這筆款項除了完成阿凱迪亞新屋的興建以外，又足夠供應兩個兒子念醫學院的全部學雜費以及生活費，尚有餘額。建川已將預計中的餘款全部存留台灣。

蓮華在美國的收入也是家庭的另一財源。有好多年，她任教兩所學校，白天全職、夜間兼職。

建川早已把台灣的房產和銀行存款全部都登記在他個人名下，只有美國財產才是兩人共有。他會願意把台美兩地的所有財產都拿出來平分嗎？

他會要求蓮華付他贍養費嗎？

在美國辦離婚，收入低的一方可能要求收入高的一方支付贍

養費。建川已經很久沒有收入了，雖然他分得一半財產以後，只要不被女人騙錢就足夠終養一生。然而，以他的貪婪和薄情，蓮華深信他會要求贍養費、會要求蓮華每個月付錢養他。

她將如何向母親解釋婚變呢？

在母親以及以前的世代裏，台灣女性只有「被丈夫拋棄」的詞語，沒有「離婚」的字彙。「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妻子的責任和美德。如果雞、狗獲得新歡而離去，則糟糠之妻應該苦守雞寮、狗舍，至死而終，如此，她會得到鄰家街坊的幾句稱讚。要是幸運的話，可能雞、狗的新歡對雞狗厭倦而棄之，結果老弱的雞狗終究回心轉意，重回髮妻身邊受她照顧，那麼，髮妻就撿到了便宜！於是「忠貞烈女」功德圓滿！這種根深蒂固的婦道傳統思想深植台灣人心。

蓮華如何能使母親理解：「知書達理」的女兒不願堅守雞寮狗舍，不願和丈夫白頭偕老而要離婚呢？

……

無數困惑，百迴千纏。

祈望

正當蓮華苦苦思索不解的難題時，不覺腦中出現國輝清晰的身影。國輝！這個被隱藏在腦海裏最深一隅的丁點記憶，突然變成一股強烈的波浪沖出來，帶著猶如晨曦的燦爛，激蕩腦海！蓮華精神為之一振，心中吶喊著。

「國輝！國輝！我要靠在你強壯的肩膀上，我要痛哭一場！」

少年時，每當國輝看見她微微蹙眉，就把她拉近，說：「靠著我的肩膀，想哭就哭吧！」無數次，反而把她逗笑了。那是

「不識愁滋味」的年華。

「如今盡嚐愁滋味」，卻沒有國輝的肩膀可依偎。

二十八年前，蓮華某一天的日記被竊取而落到國輝母親手中，斷章取義的內容引起一場難解的誤會。台灣女性的傳統美德是：「爲人妻不僅要得到丈夫的喜愛，更要取得公婆的歡心。」這種思想不只顯現於一千兩百年前唐朝詩人陸游和愛妻唐琬的悲慘故事中，其根深蒂固的觀念也使蓮華目睹鄰居溫柔嫻靜的嫂子，因爲不令公婆滿意而被丈夫休棄。那位嫂子拎著皮箱、低著頭、慢慢走在巷子裏，她頻頻回頭，紅腫的眼睛無力地望向兩個小女兒，那種悲戚景象令蓮華膽寒，歷歷不忘。

由於前車之鑒，蓮華在得不到國輝父母的絕對信任下，沒有勇氣和他步入婚姻。望著國輝戚苦的眼光，又忍受自己內心的掙扎和悲痛，她毅然地斬斷了情絲。如今，她後悔當年也斬斷了一生的幸福！

歲月流逝，她和國輝之間無通信息。此時，她對這位初戀人格格外牽掛。

幾年前，聽說國輝的妻子因病過世。

「他現在是鰥夫嗎？」蓮華思忖著，衝動地想要馬上飛回台灣尋求究竟，她要靠在他的肩膀上、哭泣、撒嬌。

這位曾經有五年的時光令她魂牽夢繫的男人，現在成爲她冥想中的第二春。

朦朧入睡，醒後，美夢餘溫猶存。

院子裏，百花旁，她沐浴在絢麗的晨曦裏，羨賞雙飛的彩蝶，悠悠地唱著：

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
我望斷遙遠的雲和樹；
多少往事堪重述，
你呀！你在何處？

.....

你牽引我到一個夢中，
我卻在別個夢中忘記你。

.....

終日我灌溉著薔薇，
卻讓幽蘭枯萎。

週末第二天的款客節目是遊覽好萊塢電影城，她已經毫不在意旅程上丈夫和小三將如何的親蜜。母親有勳輝作陪、照顧，她老人家會很開心。今天的旅遊，蓮華的心中將有國輝陪伴，她要用全部的心思把初戀人深深地想起，回憶青春的甜蜜。

切割婚姻過程裏將會遭遇的種種難題以及應當採取的行動和步驟，她暫且拋諸腦後，明天以後再來思考和面對。

晨曦中、花香裏，她回憶和國輝一起去看一部美國文藝電影「天涯何處無芳草」。

電影中一對戀人海誓山盟，可是男子爲了創業離鄉，盼望成功後返鄉和愛人結連理。結果事業失敗，到酒吧借酒消愁，醉酒，和酒女有染。酒女懷孕，遂結婚，他不敢再和家鄉的愛人聯絡。女主角失戀而精神失常，接受精神醫師診治。醫師愛上病人，三年後，向她求婚，她答應了。爲了確定病人的決擇是神智正常時的決定，醫師帶她去預先打聽好的舊戀人的家。電影的最後一幕是：女主角戴著寬邊草帽、站在田邊的茅屋前會

晤一個疲憊的農夫，一位大腹便便、穿著邋邋的村婦聞聲闊步走出，農夫說：「這是我太太。」他們寒暄兩句以後女主角轉身，以緩慢卻穩定的步伐走向等候在車旁的醫師。她姣好的臉蛋映在落日餘暉中，格外多彩。

歌聲伴著吉他，唱出主題曲：

雖然誰也不能使時光倒回
草原欣欣向榮
花卉再度豔放
不要感傷過去
在殘餘中
尋找新力量

雖然誰也不能使時光倒回
草原欣欣向榮
花卉再度豔放
……

蓮華的小酒窩浮現嘴角，她遙望曙光，心中已有方向。她要尋找、灌溉昔日的幽蘭，祈望它再度豔放，永遠美麗芬芳！



安眠的代價

◎黃娟

斜靠著沙發椅背，素向我訴苦：

「沒有失眠經驗的人，完全不知道失眠的痛苦。」

我點了頭，同意她的說法。

「想到那些不關痛癢的建議，叫人啼笑皆非……」

「你是說叫你出去打一場球，打累了立刻入睡？」我想起了朋友李的建議。

「還有酒鬼勸酒，說什麼睡前一杯酒，靈得很！」

「有人叫你睡前泡個熱水澡嗎？」我問。

「更簡單，只要泡泡腳就夠了。」

我有些樂了，一邊回想自己鬧失眠的時候，得到的建議，一邊問：

「散步呢？說是心曠神怡，無牽無掛好入睡……」

「當然，還有最典型的數羊……一、二、三、四地數……」

突然我的心微微作疼，想起了那個數羊的孤獨夜晚，那種白羊、黑羊、綿羊地數，數到天文數字，數到天色發白，還是無眠的夜晚……

「我最討厭數羊……」我歎氣。

素坐正了身子，警覺地問：

「你又鬧失眠了嗎？」

我先搖頭，才又點了頭。

素定定地注視我，過了半晌才說：

「糟糕，你連自己是不是『失眠』都無法判斷……可見累得神智不清了。」素的眼神有濃濃的憂慮。

我們是同病相憐，兩顆多愁善感的心，經常感受到不易排除的焦慮。

「不是無法判斷……我是想到所謂的『失眠』，也有不同的定義啊！沒睡好覺算是失眠嗎？輾轉難眠，翻來覆去就叫失眠嗎？還是……。」

我非常不情願地回想那段無日無夜、不分日落日出，永無睡神降臨的可怕日子……那才叫失眠吧？」

「你是哪一種？」素不放棄追問。

「我搖頭表示：不是那種嚴重的，點頭的意思是仍有輾轉難眠的時候。」

素鬆了一口氣，安慰地說：

「人人都有輾轉難眠的時候，但是『無眠』之後，必定有疲極熟睡的時候。那麼萎靡不振的精神，疲弱不堪的身體，就有復原的機會。」

「可不是？」我在心裡回答，不幸「失眠」就是失去了那種「自我補救」的能力。

因此不管你多麼疲累，多麼困倦，都無法叫你的大腦關起大門，乖乖地休息。即使緊閉門窗，驅走光線和噪音，播送柔美的音樂，製造「安眠」的理想環境，仍是無法進入睡鄉。當然雙眼是緊閉的，但是靜靜地躺在黑暗裡，並不叫做睡覺，也不叫做休息。你知道你是醒的，尤其在萬籟俱靜、萬人皆眠的深夜，那種唯我獨醒的感覺，不但無限孤獨，還給人莫名的恐懼感——為什麼睡不著呢？咀嚼「失眠」的滋味，很容易叫人發瘋……。

「可憐你那時候失魂落魄地，不是說又吃漢藥，又針灸嗎？」素想起我那時候的狼狽相。

「我最先試的是鎮靜劑和安眠藥……奇怪的是沒吃幾天，效

用就降低，後來完全無效。」

「那麼漢藥就有效嗎？」

「那時候的想法是最起碼沒有副作用，西藥最麻煩的是幾乎每一種藥都有副作用，吃多了腸胃肝腎都受不了……」

「咦？你不是說特別用土罐子熬出來的苦汁，把你喝得滿頭大汗，心跳加速……」素想起了我那時的反應。

「唉，飢不擇食，那時任何人給我任何建議，我都會採用。現在才知道爲什麼有人治病治得傾家蕩產，大部分還是騙子詐財……」

「乘人之危，最要不得！」素一本正經地爲天下病人抱不平。

「針灸你不也試過嗎？」我想起素也試過針灸。

「唉，幸好不算痛，隨大夫在身上及手腳插滿了針，一週三次，插了一個多月……無效。」

「我也試了一個多月，那位大夫很有名，他看無法給我招來睡眠，失望地說『別人早在治療台上睡著了』。」

我試著以玩笑的口吻說，但是兩行辛酸的淚水卻潸潸地流下我的面頰。

那時「失眠」已折磨了我六、七個月，人是虛弱到失去了吞藥、飲食，或行走的能力，活像一個病入膏肓的垂死病人……。真沒想到「失眠」的結果，不但是精神恍惚，更因爲被奪走了「食慾」，人也就跟著衰竭下去……。

「生不如死」就是不斷出現的念頭。

後來有一位知心的朋友問我：「那時你有沒有想到要自殺？」

我立刻搖頭，不願意任何人窺見我心中的秘密。

那位朋友很放心的說：「還好，你不是很嚴重。」

她的意思是嚴重失眠的人，最後必定走上自殺之路嗎？我的心不覺顫慄。……

「那位教文學的王教授，你不是也認識嗎？才聽說他爲『失眠』所苦，不到幾個月就去世了，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藥……」朋友哽咽。

我的心再一度顫慄。

「你還是好好休息吧！不要回想那段失眠的黯淡日子……」素看見我逐漸恢復了平靜之後，便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沒想到分別才幾天，素在電話裡告訴我意外的消息：

「打開電視看歌王M J 的消息，是意外死亡……」她的聲音急切而哀傷。

我們都不是搖滾樂迷，更不是M J 的粉絲，可是歌王意外死亡的消息，還是叫我震驚。其實是震撼了全世界。

有關M J 的死因，各種推測立刻滿天飛，借 Twitter 的威力，速度猶如一閃即逝的光線，真個是目不暇給。

其中有一句話，深深打進了我的心坎：

「歌王長期被失眠所苦……」

伴隨而來的是「吃錯了藥」、「打錯了針」、「用藥過度」等傳聞……。

我的心往下沉了，失眠的人何其多，即使是歌王也不能例外。

失眠的人容易犯錯，因爲經常在迷迷糊糊的狀態，茫茫然地，既無思考力，也沒有辨識力，空白的大腦裡只有「睡眠」兩個字。

據報導：歌王長期依賴藥品，以便取得睡眠。他必是使用過多種的安眠藥和鎮靜劑，然後掉進了服藥過量的陷阱。

不幸的是用藥越多，越重，「睡眠」越是難求，日子一久，

很難尋獲可以「致眠」的成藥了。

歌王有名，也有錢，他不惜重金購買「睡眠」，當然就有人提供了——包括非法的麻藥，和不許私人使用的強烈的麻醉劑。

各種帶有危險性的針藥，大概是歌王取得「安眠」的不二法寶。

終於，有一天出事了，強烈的麻醉藥把歌王送入「死亡」邊緣的「沉睡」裡，卻無法把他喚回來。他跨出了為「失眠」折磨的軀體……

「爲了求一夜安眠，他付出了生命……」正在報告新聞的年輕女記者這樣說，她的聲音帶著不值和不捨的惋惜……。

但是我聽出了她心中的疑惑，那種「無法置信」的深度疑惑……。可不是嗎？以歌王的智慧、才華、聲名和財勢，「生命」比任何人都值錢。

但是他爲「失眠」所苦，他唯一的希望是求得一夜安眠。當解決每夜的「睡眠」，成爲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課題時，他手中擁有的資本——不論是金錢或人脈關係——就全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罷了。

「安眠」的代價何其高？

我坐在電視機前歎氣，一邊用手背擦了滿臉的淚水。

陌生的熟人

◎ 黃娟

志雄在操場繞了兩圈，還是沒有看見那位老先生，心中的期待一落空，代之而起的是莫名的焦慮。

「他怎麼不來了呢？」志雄邊走邊伸頸張望，深怕擦肩而過的時候，因為自己在沉思裡而沒有注意到。

志雄是反時鐘方向走的，老先生則是順時鐘，所以在跑道的某處他們會相遇。志雄總是面露微笑，禮貌地叫一聲「嗨！」。微微低著頭的老人，這時會抬起臉，還給他友善的一笑，算是答禮吧？兩個人都沒有停止腳步，繼續走自己的路。這樣算是「認識」了嗎？也許不。但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重覆相同的「見面儀式」，心中確實產生了「老相識」的親切感。最起碼也承認對方是一個堅持「步行健身」的同好。

操場很大，沿著它的周圍建造的跑道，原為泥土路，但是利用的人多了，每逢大雨，路面因積水而泥濘難行，後來就改鋪了水泥，真個是功德無量。

「還要走嗎？」走到跑道通往出口的地方，妻子問。她因為注意到了志雄對老人異樣的執著，最近常常出來陪他走，大概也想見識一下叫志雄掛懷的老先生。

「沒看到老先生！」他答非所問。

「究竟有多久了？」

「一個多月了！」

「人家可能渡假去了，也許是探望兒孫……」

「當然！」志雄點了頭，希望說服自己，不要做不吉利的猜想，譬如說：「生病了」，甚至於「往生了」……

「真的，一個月不算什麼？」他在心中強調，但是無法掃除

心中的不安。

「爲什麼要那麼關心一個陌生人呢？」志雄納悶。

真的，他對那位老先生一無所知，連姓什麼，名什麼都不知道。更不用說住在哪裡？有幾個孩子？老伴是不是還在世？……等等最基本的個人資料。

但是志雄知道老先生在衣著方面的喜好——他不穿T恤和牛仔褲，腳上套的便鞋看不出灰塵，發亮的銀髮上頂著英國紳士在打獵時帶的Hunting Cap，他的衣服偏好白色和棕色，連天涼時披的夾克也不例外。

老生大約有六呎高，背脊挺直，步伐穩健，但是在走路時有微微低頭的習慣。

當志雄和他打招呼時，他抬頭注視志雄，眼神帶著笑意，那張臉除了書卷氣，還帶點矜持。

「必是個退休的教授。」志雄這樣猜測。

因爲自己也是個退休的教書人，志雄對這位看來比他年長的老先生，充滿了好奇。

但是他們的關係僅止於：志雄叫聲「嗨！」，和老先生以笑眼回視而已。

與洋人打交道，必定要找到「契機」，否則重視「隱私」的他們，不會輕易地與生人交談，即使在「酒會」等社交場所，也頂多聊聊天氣和球賽罷了！

「還要走嗎？」妻子又問。

志雄發現他們夫妻倆還站在跑道的出口，尚未做「進」或「退」的決定。他不想就此回去，可是再繞一圈又嫌太累，便說：

「到遊樂園那邊坐坐吧！」

遊樂園在操場的東北邊，是大操場唯一沒有面向馬路的那一

邊。他們在跑道上走時，自然會經過，除了紅紅綠綠，色彩鮮豔的圓頂、尖頂、柱子之外，孩子們的叫喊聲，嬉笑聲，也是從遠處就可以看到和聽到。

進入遊樂園，志雄的視線掃向楓樹旁那張黃色長椅，看到沒有被人佔據，便高興地往那把長椅走過去。這是他們夫妻倆鍾愛的座椅，因為背後的楓樹，在熱天帶來陰影，面對的又是幼童專用的小滑梯，可以飽覽三、四歲大的幼童，帶著勝利的笑容，溜下滑梯的得意面孔，叫人樂得開懷大笑之餘，還要拍手助興……。

當然也有膽小的孩子，被母親抱到滑梯的上頭，卻鼓不起勇氣，從梯頭溜下來。至於嚐到成功滋味的，則不知疲乏，以短小的腿，不斷地跑到滑梯後面的台階，不厭其煩地爬到梯頭，享受溜下滑梯的樂趣。

這個遊樂園是母親們的最愛，因為不怕孩子們跌倒或摔跤，地上舖的是柔而厚的塑膠地毯，跌了也不痛，自然也不會受傷。

除了地面的獨到設計，還有一項特點是：任何有台階爬登的遊玩建築，如城樓、海盜船等等，都附有斜板式的登台，供使用輪椅的殘障孩子，也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樣，享受樂園的設備。

志雄無心地注視著在滑梯上爬登的小男孩，那個白衣藍褲的小東西正向滑梯挑戰，要從梯下往上爬，可惜每爬兩三步就滑下來，但是不氣餒地一再嚐試……。終於小男孩疲倦了，不斷地滑落的經驗，叫他想放棄，好在年輕的母親適時托住他往下掉落的身體，向上一推，終於讓小男孩登上了滑梯的頂點。

「這個媽媽要得！」妻子對他說：「不要讓小孩子過度失望而放棄努力！」

志雄看到了逆勢而上的小男孩，露出燦爛的笑容。拜母親一托之助，小東西嚐到了成功的滋味。

可是志雄無法驅走對老先生的牽掛，視線更是飄往遠處，希望再捕捉到突然出現的老先生。

「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妻子突然執起他的手，在他耳邊柔聲說：

「好幾年了，是你還沒有退休以前的事。有一天早上，我到操場繞了一圈回來，正要轉進我們家的這條馬路時，一位白髮女士叫住了我。

『請問你，從前有一位老人家常常出來走路，就是那位瘦高、帶褐色草帽的那一位……，好久沒看見了，你認識他嗎？』我立刻知道他指的是我們的鄰居克羅先生。

『他，去世了！』我輕聲回答。

那位女士「哦！」了一聲，顯然很吃驚。她的眼神黯淡下來，但是沒有再問，我也沒有說明。

猜想那位女士接受了人生的終點，就是死亡的殘酷事實。她不必知道克羅先生的死因。」

妻子這一番話，牽動了志雄的心弦，原來也有人像他一樣，因為常見的「路人」不再出現而焦慮……。

「那時克羅先生去世多久了？」志雄問。

「兩年多了。」

「可憐，那位女士牽掛了兩年多，才得到了答案。」

好在她注意到克羅先生大概住哪裡，可也過了兩年多才碰見了可以探詢的人。但是志雄不知道他那位神秘的老先生是哪裡來的，他是走路來的嗎？還是開車來的？

「你那位老先生的身體狀況怎麼樣？」妻子問。

「看來很好啊！背脊挺直，步伐也穩健……」

「那你放心好了，健康的人不會突然生病，即使病了，也有復原的能力。」妻子安慰他。

「克羅先生也很健康……」志雄不安地說。

妻子不講話了。

克羅先生是自殺死的，而且是使用手槍，子彈打進了太陽穴，是致命的一槍。

真沒想到一位臉上經常掛著笑容，隨時準備幫人家忙的克羅先生，心中藏的是無法解決的煩惱，必須以「死」來求得解脫……。

「人」真是複雜的動物，無法憑「表象」來了解。

志雄又激動起來了，過了這麼久，他還是無法平靜。克羅先生的「死訊」帶給他的衝擊，實在太大了。

那是個長週本，他們一家準備去紐約訪友。一如往常，志雄在行前的一天，按克羅先生的門鈴，對著開門的老人說：

「我們明天出門，又要麻煩您撿取報紙和信件。」

老人笑著點頭，一如往常和藹可親。

不過志雄經常懷疑自己，是不是錯過了老人臉上異乎尋常的黯淡神情？他爲了自己的粗心而懊惱不已……。雖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

渡假回來，志雄才把車子開進自宅的車道，就去按鄰家的門，手上拎著紐約帶回來的出名糕餅。

聽得見他按的鈴聲在屋內迴盪，但是老人沒有出來，志雄無心地看著克羅家門前盛開的兩盆菊花，擔心老人家是不是出去了？

太陽雖已西斜，但是天高氣爽，正是出外走路的好時光。好在志雄知道老人習慣在早晨走路。

感覺上等了一個世紀那麼久，門終於開了，出現在門口的

是老人的兒子，一位身材高大，曾任陸戰隊士官長的小克羅先生。

他拎著一只紙袋，遞給了志雄，輕聲說：

「家父去世了！」

「什麼？」志雄反問，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He killed himself!」高大的小克羅先生說，一邊以右手的食指點著自己的太陽穴。

「What? Why?」志雄大叫。

小克羅先生沒有回答，輕輕地關了門，進去了。

志雄失魂落魄地在門口站立好一會兒，才以沉重的腳步，走回隔鄰的自宅。

紙袋中的報紙和信件是老人親自替他撿的嗎？還是老人家在死前交代不知情的兒子代行。

志雄一直不知道答案。

但是想到老人抱著「自殺」的天大計劃，還很負責任地履行答應鄰居的事……志雄忍不住要熱淚盈眶……。

「你怎麼把一盒糕餅又拎回來了？」妻子詫異地問他。

志雄這才發現沒把禮品送給人家，但是已經不必要了，克羅先生已去世，誰有心情品嚐甜點呢？不但是小克羅先生無心，他自己也感覺無味了。他傷心地發誓：「再也不去那家糕餅店了。」

「你看太陽要下去了，好久沒看到那麼大，那麼紅的太陽！」突地妻子興奮地叫，打斷了他有關克羅先生的回憶。

循著她手指的方向，志雄看見了西方染紅的天邊，紅冬冬的太陽半懸在兩棵大樹之間，正徐徐地下沉……

志雄摒息凝視，心情也逐漸平靜下來。

「該走了！」過了好一會兒，妻子提醒他。

志雄這才發現嬉耍的孩子們早已不知去向，暮色已籠罩了周圍。

志雄默默地站起身，本能地眺望跑道那邊，妻子隨著他的視線，會意地說：

「說不定明天就看見那位老先生！」

志雄有了莫名的感動，牽起妻子的手，以緩慢的步伐，走出了操場……



阿吉仔

◎ 桃城虎

我的身世

雖然我是一隻美國狗，但是我有一個台灣名字叫阿吉仔。我的種屬原是牧羊犬，可是我的主人既無牧場，亦無羊群。我的祖先是在十七世紀初隨五月花帆船從英國移民到北美洲的。最初我的祖先都住在新英格蘭。傳到我這一代，因為主人全家要搬到英國去，就把我們分別送給他的朋友們。主人特別疼我，把我留到最後一天，他才把我帶到一個飛機場。他抱着我親了一下，又寫了一張字條掛在我的項圈上，叫我跨入一個有門的箱子內，搖了搖手表示再見。我就那樣莫明其妙地被送進了一架飛機。在機上，我看到一隻白白的齊娃娃也被關在一個箱子裡。她瞪着一對好奇的大眼睛看着我至少有五分鐘。突然她問了：「你要坐到那裡？」我完全無法作答。那時我才五個月大，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我被送上這架飛機。她看我不回答，又看看貼在我的箱子外殼的紙條。「哇，你和我一樣要坐到洛杉磯的。」「你怎麼知道的？」「你的箱子外面有寫寄出者和收件者的地址。你是透過壓馬爽網上被賣到加州的。你的新主人大概不是博士就是醫生。」

我的新主人

沒有想到，來到南加州後，我開始了一段很不尋常的新生涯。由於新主人的影響，我的思想也有了世界觀。雖然我只是一隻不太說話的狗，（我想，像我這樣不多嘴、不饒舌，也該算是一種美德吧？）

但是我很善於觀察。我的思考反應也相當快。很多事情未發生，我已經預料得到。我想我已經從牧羊犬變成一隻哲學狗。

沒有多久，我已經從新主人和他的家人或與朋友的談話中學到很多新事物。我知道了世間的愛，有小我，也有大我。我也知道了世界上的國家也有大國、小國之分。大國也有好壞之分。壞的大國利慾薰心，不顧仁義，唯利是圖。其最終目的只想成爲世界上拳頭最大的國家。如果世界上有那一國敢不聽它的話，就施於報復威脅。至於好的大國則在國際社會舞台上表現出他們的確是泱泱大國，禮義之邦。這些好國都會本着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精神去扶持弱小國家。對於這種事，主人曾引用論語的「爲政」篇中，孔子說的話：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也應該是今天世界各國領導人首要遵守的銘言。或許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首相都會去熟讀論語的原因。

我的新主人跟我一樣是移民。不同的是，他是從台灣來到北美洲的第一代移民。他住在一個山腳下的大學城內。屋前屋後都有高大樹木。讓我在炎夏時不會受到南加州熾熱陽光的煎熬。主人的院子裡有很多鑽地鼠和蜥蜴，牠們是我白天打發時間最好的對象。特別是蜥蜴們常常在大太陽底下從花草中爬到水泥台階上，邊晒太陽邊做伏地挺身的吐納功。我就坐在旁邊看它能做多少次的伏地挺身。

可是每次都數不到一百我自己就睡着了。有時我從瞌睡中醒來，它還在原地繼續做個不停，好像巴不得把全天的好陽光全部都收入它的體內。我真想學它這一招擇善固執，鍥而不捨的好功夫。

不過我一天之中，最快樂的時刻是清晨和黃昏後。早晨陪女主人到外面散步看風景。黃昏時刻，我就在大門口等男主人回

家，陪他和女主人吃晚飯，看電視上六點半全美各大電視台的國內外新聞。

但是更使我感興趣的事是飯後陪伴男主人在電腦上讀新聞、電子郵件或寫文章。他看我很善解人意又很好學，而且我的眼光不時閃出許多問號，他總會耐心地向我講解出現在電腦上的新聞或他在寫什麼。他也用漢文作詩寫文章。由於耗費很長的時間在電腦上，他老是被女主人罵得狗血淋頭，連上吊都來不及。每當女主人罵得正兇的時候，他總會很快地關掉電腦，帶着我悄悄溜到戶外的台階上坐下，

輕拍着我的頭說：「不要怕。她槍管裡的子彈快打完了。等她打完最後一顆子彈，我們再進去就平安無事了。」那種情況和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遭遇有些類似。蘇格拉底常常在街上和他的學生們廝混到天黑了才回家。有一天，他又很晚才走進家門。他妻子一見到他回來，就開始將悶在肚子裡一整天的牢騷全部發洩出來。等她全部講完了，他竟然坐在庭前的台階上一聲不響。她一氣之下，從屋裡提出一桶水，就對着她丈夫的頭頂上潑下去。這時候，他才開口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就知道在雷聲響過後一定會降下傾盆大雨。』

我會聽四國的语言

每天早上六點，女主人就會出現在前院門口。她看到我在等她，馬上把項圈套上我的頭頸。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每天早晨的散步。在散步道上，我常會碰到大小顏色不一的狗朋友。有些大狗很友善，會拉着主人來聞聞我。有些則猛拉着狗鍊要衝過來咬我。當然我也會擺出牧羊犬的雄姿嚴陣以待。

當牠們看到我擺出像日本武士舉起刀準備廝殺的架勢時，就會夾著尾巴趕緊退回主人的身邊，然後轉過頭對我狂吠幾聲。

我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狗仗人勢」吧？。每次散步途中，常常會有行人向我的女主人稱讚她有一隻很耐斯的狗。當我聽到那種讚美時，我的尾巴就很自然的更往上蹺起來。這種時候，我就很感謝上天賜給我們狗類一條多功能的尾巴。不管是左旋右轉，上捲下垂，我一點都不用思考。它會自然又適度地表示我對周遭環境變化的反應與感受。不論是喜悅、熱情、激昂、憤怒、沮喪或恐懼，都可以從我的尾巴顯露無遺。但是因為基因的影響，一條尾巴的動作是有先天的限度，所以我的尾巴決不會做出超過程度的表現，或諸如「得意忘形」的尷尬動作。這種自我控制的機能，在人類世界是很難找到的。一國的君王如果狂妄過度而得意忘形時，常會招惹上天的憤怒而導致殺身或亡國的命運。這在基督教的聖經內或古代中西各國朝代歷史記載中屢見不鮮。

我的女主人對我這隻美國狗說話時都是用台語。舉些例子：「卡緊去睏。」，「去找阿爸。」，「阿吉仔，去咬 TOY 來。」在電視上第十八台也有節目用北京語播放新聞或連續劇。此外，女主人和另外兩位醫生的某，組成了一個哈日族。她們每禮拜一聚會，請一位日本老師到一家百貨公司的餐飲部喝咖啡練習日語。回家就對來醫生說日語。每次她要看日語電影 DVD，就對我說：“阿吉子，KOKO-DE、ISHO-NI、E-GA MIEMASHO！”所以除了英語以外，我也會聽懂日語、台語和北京語。

從我家男女主人的談話和電視、電腦與報章雜誌的報導，我了解到中國的興起對台灣、亞洲以至於全世界的影響。我非常希望，在亞洲的中國如果能好好地善待台灣，把台灣當成一個普通的友邦鄰國來平等看待，兩國和平對等往來，並且主動提議讓台灣正式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也停止杯葛台灣加入各種

國際組織，則中國必會贏得世界各國的尊敬和友誼。而且這樣做，對中國也一點都不會有損失呀。再說，如果說因為台灣有15%的百姓是中國人，就必須把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那麼新加坡有那麼多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中國不把新加坡也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其實中國根本不需要台灣就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大強國了，為什麼一定要爭風吃醋用盡心機要把台灣搶過去而惹了一個貪心大國欺負小國的惡臭名聲呢？只要有一天，中國人學會了墨子的兼愛哲學，愛本國強大，亦幫忙鄰國強大，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則這個世界該有多美好呀！我真想找一天去見見中國的領導人說：「中國如果在將來沒有台灣，中國就會死去是嗎？目前中國並沒有擁有台灣，中國不是活得好好的？」

草地醫生

寫到此，我必須介紹我家的男主人給諸位讀者。我家的男主人姓來，名叫恩河。他有一個扁扁的土剝頭。眉毛長長的。看他的臉就知道他個性誠實憨直，不喜歡拐彎抹角。他有一個習慣：他喜歡坐在馬桶上研讀百家諸子，孔孟朱墨，詩經周易史記春秋，不一而足。只有兩種書他絕不敢拿到馬桶上看的，那就是佛經和聖經。

聽女主人講，來醫生來美國以前在家鄉開業時，曾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有一天，一個病人在來醫生的診所喝了候診室的茶水後，竟然想不起他為什麼來找醫生看病。來醫生的診所位於市區的一條鬧街上。街的斜對面是市區內最興旺的城隍廟。廟中除了供奉城隍爺之外，也有註生娘娘的神殿供附近新婚的善男信女來燒香祈求多子多孫。有一年，一位女士生了第五個孩子之後害怕又會懷孕，就來找來醫生替她放了一個樂普。一年

後，她又回來說月經慢了一個月沒來了。來醫生一檢查，發現樂普不見了。而且，她又有孕了。那時倆夫妻說不想再生小孩了，因為家裡孩子已經夠多了。來醫生建議她，如果經濟情況許可，最好把這個孩子留下。理由是：做妊娠中止術對身體不是很好。而且這一胎很不尋常，連樂普也阻擋不了，很有可能是命中該有的。那就是說，這一胎可能是天公特別賜給的。

她的丈夫一聽說可能是天公的意思，當然不敢冒犯神意，馬上說願意留下這一胎。他又問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防止再懷孕？來醫生說：「當然有。我可以為你做輸精管結紮術，或為她做輸卵管結紮術。

但是我想先問你一件事：你們新婚時，有沒有去求註生娘娘給你們多子多孫？」兩夫妻馬上說有。

「那你們現在已有夠多的孩子。有沒有去拜請註生娘娘不要再賜給你們更多的孩子呢？」「哎呀，原來是這個緣故？我們怎麼從未想到呢？」經過來醫生這麼一提醒，他們馬上去城隍廟向註生娘娘如是報告一番。以後那位女士竟然真的不再懷孕了。大約過了五年，有一天，倆夫妻突然帶了他們家裡養的最大的一隻雞公來向來醫生說多謝，並說他們那最小的孩子現在幼稚園內都是第一名。他們把這個孩子命名天賜。因為來醫生曾說這個孩子是天公賜給的。

女主人繼續對她的兒子說來醫生開業的故事，而我也坐在旁邊很用心地聽着。她說以上的故事雖然是來醫生親身經歷的。但是把病情牽扯到神明身上並非他的本意。現代的西洋醫學應該講究實證的科學根據。其實來醫生從小時候就在佛教與道教的影響下長大。雖然他不喜歡迷信，但他也相信，在台灣當醫生都和當地人民信奉的宗教脫離不了關係。在許多病人心中，神明主宰着個人、家庭、社會甚至整個國家的命運前途。醫生

不可能比神明更高明。

有一年中秋過後，一位少婦在省立醫院因盲腸炎開刀。出院後，腹痛持續了三個月後竟發生嘔吐並腹絞痛，找了好幾家醫院都沒法找出病因。經過燒香拜問家中供奉的神祇後，神明指示要送到來醫生診所。來醫生很納悶：到底是什麼神明認識他這樣平凡的醫生？既然連神明都對他有信心，他就有責任把這個病人治療好，也對這位神明有個好交待，決不可使這位神明失面子。經過悉心檢查後，他斷定是急性腸阻塞，必須馬上開刀。開刀後腸子是通了。但是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復原很慢。病人每天只能吃很少的食物。還是需要每天打鹽水針加電解質補充水份。家屬回家請示神明。

神明說是祂也想到病房保庇，但是醫生的診所附近有城隍廟。城隍爺是大神，病家供奉的是小神，階位太低，那位小神不敢進入城隍爺的管轄區。神明說要請醫生准許病人暫時出院回家，讓家中的小神作法事消災保庇。但是出院後在家期間，醫生必須到病人家每天照打鹽水針。由於病家態度很誠懇，來醫生雖然將信將疑，也只好答應病家的請求。第一天，來醫生帶了鹽水針騎摩托車到病人家時，發現這住家是一個典型的台灣農村的四合院。他走過竹籬笆圍成的大土埕。被引導走向正廳。大廳中橫放着一個長形的神桌，上面放着一座神像，大概有一尺半高。比起城隍廟裡的城隍爺，確實是小的多了。香爐中插有正在焚燒的香柱。來醫生看到神像，馬上兩掌合十，面向神像鞠了一躬，再由病家帶領到病人的房間，做好了鹽水針的靜脈注射，點滴大概要一點鐘才能打完。接著病人的丈夫就請來醫生到大廳外面的土埕中，坐在一張不知從那裡搬來的太師椅上。突然有五、六個人拿着銅鑼和鼓吹，邊吹邊打從大門外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一位光着上半身，穿白長褲的中年

童，左手拿着金剛棒，右手拿着銀色的棒錘，一直冲着來醫生走過來。接着他借了神明的話語說：「本神奉李天王之命請來醫生到本宅見證神明作法消災，使患者早日恢復健康，來醫生妙手回春。應驗神明祝願。本神在此賜來醫生福祿壽三全。繼續拯救凡間貧病的百姓。欽此。」接着他用兩手拿着的武器在來醫生的頭上後頸攔來撻去了好幾次，口中念念有詞。然後放下武器、雙掌合十，向來醫生行了兩鞠躬，作法始告完成。祈神消災作法完了後第二天，病人竟然大清早起床煮飯，洗衣服，竟好像沒有生過病似的。當然來醫生也就不必再去病家打鹽水針了。隔了一個禮拜，病人和她丈夫回到來醫生的診所做複診，並順便繳清所欠的手術住院費，還帶了一大袋的橘子，是他們自己種的。

這種由信奉神祇產生的信心，會幫助縮短醫療過程的現象，當然可以用心理學去解釋。來醫生也認為是絕對可以接受，而且是必須接受的事實。事實上，來醫生在美國行醫三十多年，所看的病人，大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或基督徒。這眾多的教徒，更是一年到頭，每個週末一定上教堂。比起台灣人每年到廟裡燒香的次數來得更多。在現代化的美國，還有一件比台灣更迷信的現象。我聽來醫生常對朋友說，如果他們參觀美國國內的醫院，不論大小，一定設有祈禱堂供病家住院期間使用。而當地社區內各教堂的神父、教主或牧師都隨時可進入醫院，到病房替病人做床邊禱告。而且，許多醫院的停車場更有一個或多個停車位指定給神職人員專用。更有一些修女組織興建的天主教醫院，每一層樓的病房角落，都放一尊聖母雕像。每天早晨八點整，一定有一位神父帶着一個小神童，手中拿有一個金鈴沿着病房的走廊一邊搖鈴，一邊大聲地念着祈禱文，從十層高的頂樓一直走到一樓病房區。如果說台灣的燒香拜神是迷

信，則如上所述的發生在美國醫院的敬神的現象，豈不是比台灣人更迷信？

美國人信奉聖母馬利亞，台灣人也拜天上聖母、媽祖婆。美國人拜天父，台灣人拜天公。公是祖父，顧名思義，天公當然是天父的阿爸。這樣說來，在宗教文化方面，台灣人當然是比美國人更先進得多了。如果我們要尊重美國人的宗教信仰，那就更必須尊重台灣人的宗教信仰了。是也不是？就請讀者諸君自己去做判斷吧。

雖然我是一隻美國狗，從上述的宗教信仰來看，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有充分的理由，變得更有自信與自尊心才對。每一個台灣人都要對台灣的將來有信心，才能選出一個真心愛台灣的總統。有一件事我覺得非常奇怪。在美國，總統的候選人一定要有在美國本土出生的證明才能有資格參選。爲什麼台灣人竟會那麼笨到去選一個不是在台灣出生的人當總統？到底台灣人那一條神經壞了？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來醫生的母親也是一位醫生。她是在日治時代，遵從翁姑的旨意陪同丈夫到東京去學醫的。

來醫生就是他母親在東京習醫時出生的。回台灣以後，母親在白天要看病人，晚上要督責兒女做功課。孩子的襪子有破洞，她也要親手穿針線去縫補。一有好電影，她會叫三輪車帶兩三個孩子蹲在她的腳旁，拉到電影院去趕最後一場。看完電影後，她會把電影內容做一個總結論。比如說，一條平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前方隨時會有坑洞等着我們。那就是說，人在通達成功的路上，一定會碰到多多少少的挫折等待我們去克服。那是上天給我們的考驗。來醫生對女主人說，他一生

都會記住母親這句話。他一直把這句話聯想到孟子說的一句名言，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母親這種教育，竟使來醫生對電影產生了特別的愛好。一碰到有美國或歐洲進口到台灣的好電影，他一定會趕上首映日的晚場演出。他這種對電影的狂熱，連期中考或期末考都阻止不了他。直到有一天夜晚，一家影院正上演一片立體電影叫「蠟像院魔王」。在1950年代，那部電影是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立體電影，他當然決不會錯過。當他步入影院時，夜晚的天有些陰霾。等到電影演完了，他步出影院時，發現外面竟然下着傾盆大雨。他站在影院的騎樓下，和其他許多散場後的觀眾一樣發着呆，等待大雨早點停止。突然間，他看到了影院正門外面的路中，有一位女士撐着雨傘在滂沱大雨中正在凝視着他，而且她的另一隻手還帶着一支雨傘。他仔細一看，不得了！那女士可不正是他的母親嗎？那怎麼可能？一聲阿母還沒叫出，他早已奔向他的母親，眼眶湧出的溫熱淚水混和着拋落到臉上的冰冷的雨水都已流滿他的臉頰。「您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裡？」「我是你的母親呀。」從那一天開始，一直到考上醫學院之前，他再也沒踏入一家電影院。

過了幾年，來醫生本人和弟妹們都已從醫學院畢業並且一個接着一個出國了。母親則留在家鄉繼續看病並幫夫婿經營家業。不料天有不測之風雲，有一天，母親被一輛摩托車撞倒引致頭部重傷不治。惡耗傳來，兒女孫子都回台奔喪。兒女們也想把母親生前隨身帶的皮包一起放在棺內永遠陪伴母親。在檢視皮包內的東西時，竟然發現許多公車車票，大多是台北市區用的。這一發現，引發了兒女們又一陣好長的哀嚎。原因是兒女們在外國住家天天出入都開轎車。如今得知母親生前竟是那

樣的節儉，在台北市竟連計程車也不叫而去排隊擠公車。這怎叫做兒女的不心痛搥胸？而且還把在美國出生的幼兒交給台灣年邁的母親去勞碌照料。如今再如何悔恨也於事無補了。如果說兒女們應該要做些什麼，才能去減輕對母親不孝的愧疚，那就是兄弟妹們要大公無私，同心協力去共同發展來家子孫的光明前程。

母親去世前，曾有一塊土地捐獻給當地人士蓋了一間媽祖宮供當地善男信女燒香祈福消災，香火很盛。就在母親謝世的告別式中，來醫生發現有一群大約三十人，穿着莊嚴肅穆的制服，排着整齊的隊伍，依序走到母親的靈位前，眼睛凝視着母親和藹慈祥的遺像，上香祭拜。然後又依序走到來醫生和家屬面前，致問候節哀之意。來醫生很驚奇這些人到底是誰？告別式告一段落，他馬上走去向該隊伍的領隊致謝並請問姓氏。原來這些人是媽祖宮的管理委員會成員。其中一位是廟祝。他對來醫生說：「令堂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媽。她的一生不只是為夫家和子女，她也把自己從娘家繼承的一筆土地捐給社區去興建今天有名的媽祖宮。有史以來，本市有那位市長曾經做過這樣偉大的善事？令堂的去世，實在是本市所有市民的一大損失呀！我誠心希望你們都能繼續完成令堂對你們的期待呀。」

母親去世後，來醫生決定在他這一生中要做些更多有意義的事，以報答亡母的養育之恩，使母親在天上能繼續快樂地看著她的兒女一刻不懈地努力做些對家庭和社會有意義、有貢獻的事，並繼續養育下一代使其能個個像來家祖先一樣，世世代代都在鄉里社稷有卓越的貢獻，使母親在天上永遠有快樂的微笑。來醫生也一直相信，當過醫生的母親現在一定是媽祖婆的得力助手，永遠陪伴着媽祖婆在巡遊全世界，無時無刻都在幫

助所有需要救助的全人類。也隨時都在保底她在人間的子孫們。

爲了實現他的服務社區的理想，來醫生曾加入多種社團活動。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二〇〇七年，來醫生參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舉辦的瓜地馬拉義診。那一次義診的主要對象是住在偏僻山區的馬雅人。也因此，來醫生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體驗了世界古文明之一的馬雅文化。他登上了二十層樓高的馬雅廟塔。他參觀了西班牙人爲了征服馬雅族而建設的古城。其中一座古城名叫安替古挖。該城面臨一浩大火山湖，城南傍山，城北依水。城中有高聳的鐘樓，教堂，學校和市政廳。該城曾經是當地的文化宗教重鎮，目前已被聯合國列爲世界古蹟之一。可惜在歷經兩次火山爆發引起的大地震後終成廢墟。來醫生義診歸來後，對該城念念不忘。他寫了四首詩，連我這隻狗也很喜歡，就把它們抄寫下來，當做本文的結尾吧！

< 詩一 > 古城南方山悠悠，雲天艷陽幾千秋；教堂鐘聲處處聞，芸芸眾生似 Fu Yu。

< 詩二 > 突然地牛抖不休，跪求上帝來拯救；教堂鐘樓成廢墟，方知此城不我留。

< 詩三 > 噴火殺人不眨眼，咆哮如雷驚九天；玉皇誤認是鍾馗，判他無罪活萬年。

< 詩四 > 亞洲大國欺小國，中東戰車追駱駝；皇天空有好生德，無辜百姓何處躲？

(註：前三首主題名曰「火山頌」。

第四首是來醫生因火山地震而聯想到世間戰火長年不息，有感而作。)(二〇一一年仲夏於南加州)

一個神秘的午餐

◎ 噶瑪蘭

雪已經開始飄了。黃昏的太陽還在雲間發揮它的力量，雪花反射著金色的亮光。我們又回到這個地下一層小巧的餐廳。

一個清秀年輕的少女微笑迎接我們。這是午後空閒的時間，沒有其他的客人。她端上兩杯茶，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問：「中國來的嗎？」我搖頭回答說是台灣來。她微笑拿出了菜單。

她是新來的，好像是週末來打工的學生，顯然是不懂中文，沒有看出我胸前衣服上的「愛惜台灣」四個字。我看看菜單，還是選經常吃的烤魚。前面的廚師也是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人，我們就聊起來。原來她是蒙古人，小時候離開蒙古，到德國去，後來才到美國唸初中，現在唸大學。曾經和朋友去過台灣幾天，也有一些實際的觀察，但沒有去過中國。她是我一生碰到過的第二個蒙古人。第一個是在北京，那時，我感到很新鮮，因為那個三十多歲像北京人的男士完全不會講華語，我們只好用英語交談。

我乾脆稱她為「孛兒帖」（Borte，成吉思汗的正室皇后的名字）。她告訴我在台灣時聽到一些很奇怪的事。她不瞭解為什麼說「元朝」是中國疆土最大的朝代，而且成吉思汗是中國的英雄。她端出了沙拉，微笑者說：「中國是蒙古帝國所消滅中最大的一國。但是成吉思汗是元朝以前就死了。他也沒有帶中國人去攻波斯和歐洲。」

我覺得很奇怪，我們不是稱成吉思汗是「元太祖」嗎？他怎麼會沒有統治中國呢？她反問：「台灣不是也稱孫中山為國父嗎？他好像去過一次台灣。」我只好笑著說：「台灣也有人以為推翻滿清和打共產黨是台灣的歷史。其實是…」，話

沒說完，她又接下去說：「你知道嗎？成吉思汗死後五十多年才有元朝。他西征時沒有中國兵去。」我算一算，她也許是對的。元朝是他的孫子忽必烈於 1271 年建立的，稱「元世祖」。窩闊台死後三十年才有元朝，但是他也是被稱為「元太宗」。

我突然對她好奇起來。她令我覺得我的腦筋被接錯了。從小就想：我們的元朝不是打到蘇聯、中東巴格達、歐洲威尼斯嗎？她說：「蒙古帝國是由蒙古四面打出去，元朝是最後攻下的一部份。」原來元朝只是被蒙古人佔領的地區，而不是元朝去佔領歐亞。這聽起來真奇怪，但卻是事實。她繼續說：「也許這樣看比較簡單：忽必烈只是代表蒙古帝國管理中國的。他後來也是帝國的領袖。最後他自己決定在中國稱皇帝。」

本來他們的沙拉味道很濃，今天我吃完沙拉，卻不知道它的味道。和她的談話使我感到失去味覺，好像腦筋都不對勁。好像是歷史在腦子裏整形了。原來是，蒙古人佔領了中國，在中國歷史上卻稱為是「唐朝以後的中國大統一」。

她拿了一張成吉思汗住的「活動蒙古包」的明信片給我看，說「這是用牛拉的，是他在戰場用的」。她繼續說：「他的兒子征服的是北宋亡國後的契丹族和女真族政權，已經不是漢人的政權。」據說蒙古軍殺了一千八百多萬的中國人和西夏人，蒙古人反變成是中國的英雄。她說：「中國亡國後，反而稱蒙古人為中國人，以蒙古人的事當著自己的豐功偉業，那是很奇怪的事。」她笑著說：「台灣的人二次大戰失敗後，難到也是歌頌來佔領者的豐功偉業？」這句話顯得奇怪，台灣人不是正在高高興興迎接「中華民國百年國慶」嗎？不是又慶祝「台灣光復節」嗎？她在台灣時看到了遊行，搞不清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在遊行。問她的朋友說：「為什麼台灣人戰敗後馬上擁靠戰勝國？」。她的朋友回答說：「你們蒙古人沒有想像力。當

亡國奴是更痛苦的。」

她和正在做 sushi 的廚師不知道是在講什麼。她看我一眼，把沙拉的盤子收去，自言自語說：「台灣人真的是奇怪。爲什麼有人對我說他是中國人，有些人說是台灣人，有些說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她爲什麼對台灣人有那麼深的觀察？她只有去幾天。我沒有問她，因爲我們的肚子已經等得出聲了。她又和那廚師又說了幾句話，兩個人都笑了。

最後她端出了主菜，說：「對不起，有時我們講蒙古話。我只是問他想想蒙古。」這餐廳的烤魚還是不錯，只是今天爲了這個「孛兒帖」美麗的黑眼睛，實在是給分心了。

我太太開始告訴我唐朝以後，中國分成西夏、金、南宋三部份。她是唸歷史的。她記得 1209 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1215 滅金國。然後在 1218 年以大約九萬軍攻西方波斯王國。1221 年直到巴格達。五十年後（1271）年忽必烈才建立元朝。我佩服她的記憶力，但是連她都不知道中國是被蒙古帝國消滅了。

「孛兒帖」回來問「食味如何？」我只好說「很好」，其實，她漫不經心的談話，打翻了我平靜的心。她看出我一身的不自在，說：「我父親很喜歡歷史，他很高興蒙古經過歷史和近代的苦難，現在比較正常。」她頭轉向廚師，對我們說：「但是，我們一家人也是流離在外國。」

她又說：「中國人亡了國，反而以蒙古的偉大當自己的偉大。這也許是人之常情。」我記得一個朋友描述台灣人二次戰敗後，自己也以爲是打勝仗了。這是常有的斯德哥爾摩症候 (Stockholm syndrome)。在台北，當她開玩笑地問：「台灣的地圖爲什麼把蒙古劃入中國？」她得到許多奇怪的答案，例如：「因爲蒙古是中國的固有的領土」、或是「因爲你們是我們的

同胞。」她搖頭說：「有時，難道台灣也是中國固有的領土嗎？」她沒有等著回答就往後面的廚房走。

「孛兒帖」端出了兩碗綠茶冰淇淋，說「我父親要請客。」他在那邊點頭笑了。原來廚師就是她的父親。他走過來，拿出一張「中正紀念堂」的明信片給我看。我說：「那上面寫的『自由廣場』，現在又改了。」他說：「它很像成吉思汗陵前的牌坊，建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 (Ordos) 市，它不在蒙古。」然後他拿了另外兩張明信片，說：「這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和牌坊，你看像不像台北的牌坊？」他停了一下，又說：「這個偉人的陵位也是在國外。」

這時正好有一對年輕的情侶進來，他們就去打招呼。這時裏面走出來一個中年婦女。衣服和頭髮都很整齊。她表示歡迎我們，自我介紹說：「我是她的母親。」她說：「很少人注意到，忽必烈有一個好的母親（顯懿庄聖皇后，1198-1252），她是基督徒，而且她的姊姊是嫁給成吉思汗。」她的議題比較輕鬆一點，也許是指唐代就有的「景教」。她說：「馬哥孛羅是傳教士。1307年，北京就設立天主教的主教。」她好像有學者的氣質，指著「孛兒帖」說：「她的弟弟現在在牛津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那學校歷史真悠久。是忽必烈打宋朝以前就成立了。她弟弟是唸宗教歷史的。成吉思汗時，歐洲已有很多哲學家 and 神學家。成吉思汗也曾帶著一個中國的道家學者一起西征。我忘了他的名字。」她感嘆地說：「戰爭古來就很殘忍，殺了那麼多人，但居然只是當時戰爭的常態。」我說：「好像有人說因為規模最大而已。」

天已經黑了，又有幾對進來，和廚師及「孛兒帖」親切地打招呼。好像是常客。他們開始忙起來。我們只好告辭，並且告訴他們：「我一定會再回來看你們。」廚師向我們揮手，「孛

兒帖」微笑著說聲再見，轉頭向裡面的廚房走，回頭看了一眼。她的母親也站在那裡揮手。

事隔半年，我懷著很高興的心情，回到那個餐廳。裝潢依舊，但是突然一切都消失了。新的老板告訴我，他們決定回去蒙古。但是不清楚去那裡。我留下了我的名片，拜託他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這些蒙古的歷史就像晴天霹靂地出現，又瞬間而失去。好像是一個令人徬徨的啓示。台灣人的歷史呢？是不是一直是當下外來政權寫的台灣歷史？有荷蘭人的台灣紀事也是間接和蒙古帝國大開了絲路交通有關。不久，歐洲人開始也想由海路到東方來。最後才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來到台灣。忽必烈雖然幾次攻日本，他的海軍只在澎湖短期設官治理，沒有想到台灣。

台灣的歷史不是一些外來政權交替戰爭的紀錄而已。我們要突破這些外來歷史的包袱而建立一個有世界觀的「台灣歷史」，把台灣和整個世界的文明直接連接起來，而不是用荷蘭、西班牙、中國、日本的眼鏡來看台灣而已。(全文完。9/18/2011)

附註：成吉思汗死後，蒙古帝國分成窩闊台汗國（1225-1309）、察合台汗國（1227-1369）、欽察汗國（1242 - 1502）及伊兒汗國（1256-1335）蒙古四大汗國。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zh-tw/蒙古帝國>）忽必烈直到1264年遷都北京。然而，窩闊台汗國拒絕歸附忽必烈而獨立。察合台汗國被忽必烈、阿里不哥、窩闊台汗國等勢力多次爭奪，後與窩闊台汗國的海都結盟對抗忽必烈。這兩個汗國位於今新疆、中亞一帶。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為拔都所創，位於現在的保加利亞、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

的歐洲部分、北高加索、和中亞的一部分，基輔羅斯諸公國為其藩屬國。伊兒汗國為旭烈兀所創，包括現在的高加索、伊朗、小亞細亞、阿富汗、伊拉克、土庫曼等地。金帳汗國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時已事實上獨立，僅伊兒汗國承認忽必烈的汗位，但在忽必烈去世後也獨立。這四大汗國雖然是原屬於大蒙古國，但已互不隸屬、各自為政，也不屬於忽必烈的大元帝國，即元朝。此時，蒙古帝國已正式分裂，統一的大蒙古國不復存在。

依琳的心事

◎ 阿政

「嗨，Dad」依琳笑著迎向陳金樹。金樹直覺感到她的笑是硬擠出來。二個禮拜不見，她好像長高些。

「依琳，看我買了一部新車。」金樹手往停在路邊的BMW 745一指，「我們等下去兜風。」

這時，愛玫從屋子走了出來，她有點拘謹，但語氣出奇的平和。「六點鐘回來，依琳的弟弟Mike今天生日。家裡有Party。」金樹已經習慣愛玫這種無名無姓的，也不知道是講給誰聽的講話方式。

「好的。」金樹看了愛玫一眼。牽著依琳的手往車子快步走去。依琳回頭向愛玫揮揮手。車子往Griffith Park的高速公路上，慢慢地往前。禮拜六車子奇多，新的跑車無法馳騁無阻，只能隨著擁擠的車隊，寸步移行。

「好像很不開心？」金樹小心翼翼地問。

「沒有啊！」依琳雙眼看外面，臉上沒有表情。

「學校功課好嗎？上高中了，還習慣嗎？」

「OK」有點公式化的回答。

「妳入選科學競賽小組嗎？」金樹努力試著找話題。

「沒有。他們說高一的學生只選一位，我明年會再試。」

「不要放棄，你有數理的天份，這有點像我，將來念個Ph.D.」金樹正要再講下去……。

「Dad，你又來了」依琳有點不耐煩。「爸！你和媽媽分手後，愈來愈像她了。」

和愛玫的婚姻維持十年，只生了依琳一個女兒。當年離婚條件，依琳由愛玫監護，他只有探訪權。他們分離，應算是很平

和，沒有第三者介入。

金樹仍不死心，硬找話題。

「Mike，好嗎？」Mike 是愛玫和現任丈夫 Tom 生的兒子。

「嗯，還好，他上幼稚園了。」

「他很 Cute？」金樹很快接腔，好不容易依琳自己說出一個話題。他很怕會斷了線。

上次，他帶依琳回他的家，他和 Jessica 的家。Jessica 是明理的女人，她真是誠心要疼依琳。她對依琳噓寒問暖，依琳也以禮相待，落落大方的回答。依琳在金樹、Jessica 的家呆了半天，大部份時間和 Johnny 玩，他們在院子裡追逐那隻拳師狗，升火烤肉，跳入游泳池。

屋裡，金樹、Jessica 討論一些家內事，保險、小孩子的醫師、學校、下次全家旅行的計劃及生日 Party 等等。依琳敏感地聽著他們的討論，不由想起在父母離婚前，也有這樣的話題，而她當時是父母對話中，設計一切活動的中心。

黃昏夕陽西下，吃完 Pizza，金樹載依琳回家，Johnny 走到她旁邊，天真無邪地央求「妳一定要再來！請妳一定要來。」

依琳苦笑，不置可否。Jessica 跟著出來，依琳向她說謝謝，語氣還是那麼平和。

在途中，依琳突然向金樹說「下次，我們去公園好嗎？我不想去 Jessica 家。」

「怎麼了？」金樹「妳和 Johnny 不是玩得很好嗎？是不是有什麼事使你難過？」

依琳不語，雙目直視。

金樹只好說，「好，我們 Griffith Park 走山，他們已經把天文台修好，而且我也想試試我這新車的馬力……。妳小時候最喜歡去 Griffith Park，那裡可以看見聖蓋博山谷。」

「爸爸，不要講了。我不想你講小時候的事」依琳有點惱怒地打斷金樹的話。

小時候，小時候，依琳是很喜歡全家去 Griffith Park 走山路，那時金樹剛畢業，作事，愛玫也上班，只生了依琳，依琳就是他們全家生活的中心，任何事都以依琳的好惡決定。她現在在學校參加越野賽跑隊。

金樹看依琳沒有反應，也不再追問。依琳上高中後，她在學校變得十分活躍，當校刊的編輯、越野賽跑、辯論社、Key-Club，成績也很出色，人緣好得很，但和金樹在一起，變得很安靜。

「我想去 Santa Barbara 看外祖母」依琳突然說。

她唸小學時，第一次學校的遊藝會，金樹和愛玫都很慎重地把那天晚上的時段空出來。金樹、愛玫還盛裝赴會，金樹還特別去買一部最新型的袖珍 camcorder，依琳出場演出，台風、台詞都非常出色，金樹、愛玫拍手拍得掌心都紅起來。

前天，依琳科學展覽的作品入選為學校代表之一，校長還親自來邀請愛玫去參加，校隊赴加州首府參加決賽的酒會。但是愛玫及金樹沒去，愛玫忘了告訴金樹，而愛玫也沒去，因為她和 Tom 必須參加 Mike 的姊妹會。愛玫向依琳解釋說，弟弟 Mike 還小，她已經長大了，依琳只說了一句英文「Do whatever you like.」。

金樹和愛玫離婚後，他和愛玫的母親仍保持良好的關係。她住在 Santa Barbara 的老人院，費用還是由金樹負責。

「很好，我已經好久沒有看見 Grandma 了」金樹。

依琳不想去他的家，金樹可以了解。Jessica 是金樹和愛玫結束夫妻關係後，經同事介紹認識。依琳唸初中就很聰明、懂事。Jessica 也待依琳很好，不過生了 Johnny 之後，Jessica

心力就完全用在兒子身上。以琳有點被推出金樹、Jessica 和 Johnny 生活的軌道之外。

依琳只有回到外祖母身邊，才重新得到一點中心的地位，享受一點被保護的安全感。

愛玫回到家了，金樹也將車子停在路邊。

金樹和依琳走向房子，金樹走在依琳的前面。

愛玫和她的丈夫 Tom 已站在門口，金樹向前和 Tom 握手打招呼，這時門開了，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鑽了出來。

「依琳，你跑去那，我和 Mom，Dad 三個人玩了一天的 Game，要是妳在多好？」

依琳提著她的袋子，向大門走去，她的記憶之門開了一點點，是很久以前了，她和爸爸媽也曾玩 Game，玩了半天，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她只是二個新家圈外的旁觀者。

將落之日，把依琳身影拖得很長，也有點變形。

做最快樂的人

◎ 朴仔脚人

偶然在網站看到這一句話：「最快樂的人並不是一切東西都是最好的，但他們會充分享受自己已有的東西。」(The happiest of peopl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They just make the most of everything they have.)，我讀了又讀，對於其涵意，似懂非懂，但我覺得它比「知足常樂」更有建設性，至於這金言玉語是從那裡來，就像「飄」(Gone with the Wind) 的女主角斯嘉麗(Scarlett)的評語：「明天再想它！」，因為已經是深夜。

躺在床上，輾轉難眠，想起大女兒素亞有一天問我：「媽媽，妳那麼快樂，是否嫁給爸爸的緣故？」我想了一想，回答她：「我想我嫁給任何人都會快樂。」我向她解釋，快樂或不快樂是一種心理狀態，要靠自己去尋求，有時候，我祇聞到花香或果皮香味，就感到非常快樂，所以跟我嫁給誰，一點也沒關係。

次晨到谷歌(Google)搜索該句的來源，結果有位網站的主人說，他浪費了幾小時，找不到是誰說的，他猜想這是東方的哲學。無論如何，我是屬於「不是一切東西都是最好」的族群，外子可以見證。外子無聊時以看電視為樂，有一家電視台剛好在播映教導夫婦如何省錢以免走入離婚的結局。外子埋藏在內心幾十年來的真心話借機發洩無餘：「妳都去買五元、十元的便宜衣服，穿了幾次就拿給哈利(Harry)，現在連他也不要。」哈利跟我們做工多年，他有很多親戚朋友住在政府輔助的窮人公寓。哈利曾要求我，將不穿的衣服給他，我實在低估外子的觀察力，我一直認為外子根本不在意我的穿著。本來八月底將到舊金山吃喜酒是我買新衣服的好理由，聽他這麼一講，愧疚

之心油然而生，想到往後我可能該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很傷心。忽然間，我想到我要做最快樂的人，外子的一句語就把我擊倒，實在太軟弱。我提醒外子，他不該干涉我的內政，我決定我行我素。他也反嘴，他把折磨我，當成他的樂事。怪不得，台大法律系畢業到美國轉讀政治系的外子，學以致用，常常把我說得一文不值，讓我無地自容。憑他三寸不爛的舌劍唇鎗，他善於將他的過錯嫁禍於我，常拿出他自訂的家規：「第一規則：家主永遠沒錯。第二規則：若家主有錯，請看第一規則。」所以他可以在家無法無天，這一點，我是無法享受自己已有的東西（外子）。但他很會駕車，常常載我到紐約探訪兒子，再到波士頓看三個女兒、兩位女婿、二個男外孫及一個外孫女，讓我享受天倫之樂。外子不是達官貴人或萬貫家財的人，但至少他能文能武，不僅能交涉生意，又很會搬運產品給零售商店，下班後下廚。每天我最喜歡聽到：「阿美仔，煮熟了，快緊來吃飯！」，（台語），讓我覺得「天底下其實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事」。我發現結婚的人，將外子（或內人）的冷嘲熱罵當成耳邊風，是踏上「做最快樂的人」自我心理建設的第一步，對於你另一半的所做所為，也就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的寬恕體諒風度！試想每天吵架，不曾停歇，讓生命在不安寧中流失、消耗，怎能有快樂可言？

今年七月二十五日，CBS 電視台廣播「一小時訪談」（60 Minutes），著名的評論家 Andy Rooney 總在每期節目的最後有他的短暫論點，此次他談到人類的欲望，（Andy Rooney on Human Desires），他質問為甚麼，我們要買更多的東西、吃更多的食物、看更多的電視、賺更多的錢以及想要很多算千的各種各樣的其他東西（thousand other things），超過我們需要量。他對自己到樓下自助餐廳買了兩塊甜餅（cookie）是他

想吃的東西，不是必要的，若有一天有反欲望「Antidesire」的藥品問世，他一定會服該種藥，他就不會星期六晚上看過多的電視。

最近將「最快樂的人並不是一切東西都是最好的，但他們會充分享受自己已有的東西。」當成我的座右銘，似乎改進我對慾望無窮的缺點，譬如想搬到波士頓退休，大女兒買下一棟樓房的第二樓及第三樓，我是多麼渴望能買到第一樓，但房價太高，本來我設法籌借，但現在我已不再那麼渴求，能買到是謝天謝地，否則真正要退休再說，我該享受住鄉下的幽靜、鳥語花香。看到顧客群為孩子們的教育費傷腦筋，我也該慶幸在學費沒高漲前，已完成三女一男的大學，甚至於專門人材的培育，使孩子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這些已成的事實，我該享受。

按照「心想事成」的原則，我心已邁向「做最快樂的人」的大道，至於「事成」並不容易，其或然率的大小，靠外界的影響及內在的修養，有時覺得遙不可及，有時覺得樂在其中，所以是模稜兩可，見仁見智。譬如八月三十一日到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做四天三夜的旅遊，有機會住威尼斯賭場寬敞的旅館又看到很多我不會玩過的吃角子老虎機(slot machines)，我覺得自己是最快樂的人。但屬於凡夫俗子的我，無法克服這種外在的誘惑力，在四天當中，「二十一點」(Blackjack) 賭桌的小勝，無法應付吃角子老虎機吃錢的速度，加上我又沒有「一擲千金」的閒錢。 當我揮別賭城時，已兩袖清風，到了機場時，外子諷刺性地指出懸掛天花板的標語：「在拉斯維加斯所發生的事，要它仍留此地」(What happens in Las Vegas, stay here)。使我哭笑不得。

教子無方

◎ 朴仔脚人

我被評論為不會教子的人，這評語有其真實性。我的三個女孩子於九年級就被掃地出門，唯一的男孩於七年級就離家，所有小孩全部被送到寄宿制的私立高中，我常自我解嘲，這好像雇用昂貴的保姆 (baby-sitting)。有人問我，為什麼他們沒讀同一個學校，我的答案是每况愈下。大女兒素亞是家中最喜歡啃書本的孩子，所以她被 Philips Exeter Academy (簡稱 PEA，是一所從九年級到十二年級，美國頂尖的私立高中學校) 錄取，其餘三個小孩兼承我愛玩的性格。唯一的男孩奧利佛玩性更重。當他讀幼稚園時，老師有兩道題目，第一題：「你喜歡在教室外面做什麼？」第二題：「你喜歡在教室內做什麼？」，奧利佛的答案都是在教室外遊玩 (play outside)。我不曾看他做功課，查詢結果，他是坐校車回家的路程就把功課做完。當他上六年級時，在老師和家長的座談會中，這位女老師非常感激奧利佛常常替她解決電腦上的問題，但她一直搖頭，她說他的二個姊姊素亞及糖亞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而奧利佛寫字草率，從不認真讀書，她勉勉強強給他乙等的成績。我私下擔心，若情況沒變，奧利佛九年級要進入私立學校一定有困難。就讀喬特羅斯瑪麗中學 (Choate Rosemary Hall) 的二女兒糖亞回家渡聖誕節，向我提起，有一家全男生的初中私立學校伊格爾布魯克學校 (Eaglebrook School)，送來要申請該校的男孩子，她當導遊時，這學校的男孩子都非常有禮貌的寫信向她道謝，我該讓奧利佛就讀該校。對我說是正中下懷，勸外子帶奧利佛去面試，奧利佛被錄取，有的親戚向我說，她一定嘸甘他那麼小就不在父母的身邊，她一定不會那麼做。對奧

利佛來說，這是他一生的轉捩點，因為該校課程包羅萬象，他在該校學會投資股票，讓他於大三發了一筆橫財，學會打高爾夫球，於高中暑假在一家電腦公司做事，除替該公司編手冊外，就是帶日本顧客去打高爾夫。他也很僥倖碰到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師，在該老師啓蒙下，他曾考慮是否在大學選英文系做主科 (major)，畢業時他也將它列為副科 (minor)。

對於小孩子，我除了鼓勵他們要享受人生 (enjoy life)，過著快樂的生活外，對他們別無所求，祇讓他們按照他們的嗜好，各取所愛。除了四個小孩全部受過大學音樂小提琴老師指導小提琴外，糖亞喜歡繪圖，小學二年級就拜師學畫，每週兩天放學後就到老師家受個別指導，直到該老師於她五年級被佛羅利達州的狄斯奈世界聘走。奧利佛喜愛電腦及火箭等太空及電動玩具，小學三年級就能看電腦手冊，自己玩電腦，當他就讀伊格爾布魯克學校，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家裡送來的新電腦都要請他安裝，畢業那年，被選為班上將來最成功的學生，有時翻閱那評語的紀念冊，他也自我沾沾自喜，認為到目前為止，他是不負眾望，是該校校友會金鷹俱樂部的會員 (Golden Eagle Club)。小女兒佩翠霞上五年級時，有天新血來潮，想要打網球，祇好陪她到網球場練習，撿球的時間多於打球的時間，覺得事倍功半，讓她受教於大學網球教練，該教練很想把她訓練成職業選手，外子認為壓力太大，不同意，佩翠霞於高三時，當了學校的網球隊隊長。糖亞的藝術課一直列入前茅，她上塔虎特大學 (Tufts University) 時，藝術教授鼓勵她主修藝術，大三留學法國，在巴黎博物館當導遊，她是法文系的畢業生。有一陣子，她想當藝術家，外子堅決反對，我安慰她，有一天她能做她想做的事，她才勉強選牙科。如今她是波士頓慈善機構的募款專家，因為她能一手包辦，從設計請帖到佈

置會場，招來樂捐者。2010年十一月，她和專門設計她的晚禮服的麥克 (Michael De Paulo) 合伙，創設“MIKE & TON”牌名的婦女便裝，婦女能穿它到辦公室也可以下班後穿該裝就可去赴宴會，最近常舉辦時裝秀替癌症基金會、波士頓交響樂團募款。波士頓的當地電視台也讓她主持介紹時尚的小節目，今年偕夫同行，參加於二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八十三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算是走她自己想走的路。

大女兒素亞生性害羞及對自己沒信心，當她讀高中時，我就鼓勵她交男朋友，從她的交友，我察覺到她很喜歡帥哥。當她被紐約大學牙科系錄取時，彼得也向她求婚，她選擇結婚之路，外子覺得她放棄當牙醫的機會，很可惜，力勸素亞先訂婚，等牙科畢業後才結婚。但這位曾當過模特兒的年輕瀟灑風流的醫生，很多美國女孩子對他虎視眈眈，所以素亞下定決心非馬上嫁他不可。況且素亞告訴我，她祇想當賢妻良母，而彼得的手相，是對自己很有自信的人，這可彌補素亞的缺陷，同時按照生肖的配合（兔、狗）是100分，所以我覺得這宗婚事一定要湊成，也算成全她的願望，所以鼓勵外子答應該婚事，當然外子也認為我教女無方，沒讓她拿到職業執照。

我的泰國朋友曾笑我說，我的投資很對，讓女兒們上好學校，所以她們能找到好丈夫。我向她解釋，這完全是外子的理念，他認為身居異鄉，無論男女都要有一技之長，才能減低成家立業的困難度，至於找對象，是女兒們運氣不錯，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是「無心栽柳，柳成蔭」的副產品。對於孩子們，我一向採自由放任政策，從不計較他們的學業成績，也不以「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為己任，是隨遇而安的族群。爲了讓小孩能享受人生，通常他們於十八歲時，我就要外子給他們信用卡，每當外子察看信用卡的報表，孩子們的開支高過他

的生意費用，就氣得火冒三丈。等他安靜下來，我告訴他，將來孩子們能賺錢，也就不需要他的臭錢，他很狠毒的罵不絕口，都是我教子無方，讓他的錢袋遭殃。反觀自認教子有方的父母，當子女沒達到他們的期望時，就垂頭喪氣。我想人生對他們是不公平，但他們居然已盡力而為，應該別拿自己的人生與他人比較，因為他們根本不清楚他人的人生是怎麼一回事。

回首來時路——初來美國

◎ 陳春帆

六十年代，台灣留美學生尙少。當時很多學生都嚮往留美深造，不僅可在學術界出人頭地，也可大大提升生活水準，更可光耀門庭。

隨著流學風潮，學生們千辛萬苦來到美國。有的搭乘輪船，經數週的洶湧浪濤顛簸的船旅，才到達美國，而較幸運者得以乘飛機來美國。我有幸搭飛機到舊金山，抵達時一片茫然，對美國風俗習慣幾乎一無所知，一切都得從頭學習適應。從舊金山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UM），連坐了三天的灰狗巴士，吃喝拉撒，連睡覺都在灰狗站內或車上。還記得到達 Ann Arbor 時，是星期五下午四點半。因為不知何時會到達，所以也沒有通知系裡的人。此時舉目無親，惶恐萬分，只能坐在行李箱上，束手無策地呆在路旁，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靈光乍現，心想 UM 乃是外國留學生較多之校，必有一些台灣來的留學生。若是遇到鄉親，可有救了！我開始「察顏觀色」，認真細看過路人。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相」上了一位同鄉。他熱誠地問我情況後，說：「你未免太冒險了，真是不知死活。孤家寡人在異地，若有個三長兩短，恐怕沒人給你收屍！」。當夜他收留了我，並對我說明一些在此生活必備的要事。隔天他帶我找到租房後，再去超級市場買了一些食物及日用品。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超市，井然有序且清潔高雅，標價清楚而絕不議價。比起當時一般的台灣市場，髒亂且又得講價，美國的購物實在效率高又公平。當時台灣尙無超市，實在讓我大開眼界！付錢時，出納小姐竟然也是來自台灣，對我們很親切。她和我們聊了一下，就說：「你

們下次來時，不必跟我打招呼，只要看我一下，我會給你們一些折扣。」同鄉們的熱誠，互相照顧之情，使我在舉目無親的異域，深覺三生有幸而感到滿心的溫暖。這一位好心熱誠地幫助我開始異國生活的救命恩人，更令我終身難忘！

早期留學生，多有貸款，甚至東拼西湊才能付旅費與生活費，而這些欠款總得想法早日還清。在UM，我白天修課，並幫忙教授作研究工作。晚上也想賺點外快，就去找博物館館長求些工作。經過他的好意安排，讓我整理地下室的動物標本。爲了配合我的時間，他也特別通融准許我在晚上單獨工作。我的工作包括釘製木箱，整理動物標本，安置於木箱，並分類安排。我的工作沒人督導，每晚工作三、四小時，工作時間由我自報。我每晚與萬千屍體（動物標本）爲伍，巨大的地下室毫無他人，寂靜無聲，實在非常陰森恐怖，連自己腳步聲的回響，都會引來幽靈的幻想，真令人毛骨悚然！我爲了多賺一點小錢，只好把恐怖感拋出腦外而讓其漂浮在上空。只有專心極力工作，才能拋開恐怖感而避免鬼魂之念。在這有著許多恐怖屍體的地下貯藏室，我練得一身是膽，再也不怕陰魂鬼怪了！以後的大體（人體）解剖，我一點也不害怕。記得某夜下大雪，我照常工作，當時博物館地下標本貯藏室顯得特別陰森恐怖。有一警衛來查巡，問我：「下這麼大雪，你有何急事？」我開玩笑地說：「正在趕工爲屍體做棺材！」他顯然非常驚訝，以爲碰到了鬼，遲遲說不出話。略爲鎮靜後，才緩緩問我：「你…你…莫非是鬼吧？」我回答：「我是研究生，在這裡整理標本。」他才鬆一口氣，開始與我聊天並告訴我有關博物館的一些趣事。隔天，他告訴同事說，他見了活鬼又聊天，人家笑他見鬼說鬼話。

那一段工讀期間，每天早晨，博物館管理員都會來查看我的

成果。他曾對館長報告，說：「這個學生，個子雖小，工作效率卻高。新釘的木箱美觀，標本整齊無誤。如能長久留他在這裡工作，博物館可受益不小！」館長與我的教授老闆是好友，有一次，談話中無意間提到我在博物館的夜間工作。我的教授似乎有些不悅，他看我生活節儉，不亂花錢，就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他付我太少，不夠生活費。我尷尬地告訴他，我只想早日償還貸款。之後，他就再給予我另一個新獎學金，令我感激涕零。想當年，即使匯寄幾十元美金給父母，雖然數目小，（我在台大當助教時，月薪約值美金 20 元），但是家人都覺得非常有面子，可在親友面前誇讚孩子在美國的能力。許多留學生即使「儉腸縮肚」，再辛苦也得忍下去，存一點錢孝敬父母，令他們感到養育孩子的回報，臉上貼金並能光耀祖宗。

當時在 Ann Arbor 的同鄉們，大家都互相關懷照顧，形成一大家庭。節日喜慶，大家一起歡樂。我們在 Ann Arbor 結婚時，雙方家長都不能來參加（當時出國很難，限制很多。），全賴同鄉們同心協力共同幫忙。結婚禮堂的佈置，新娘的婚紗、化妝、做頭髮、婚照與婚禮後的招待餐會均由鄉親們包辦。他們做得很像專業，使得婚禮雖簡單卻隆重完美。雖然沒有大排場，大家一起歡樂，其樂真不亞於現代的豪華婚宴。只是我自覺未能給太太排場講究的婚禮（是少女們的最大願望吧！），一直深感內疚。如今想風風光光補行婚禮，太太卻覺得不必多此一舉，七老八老辦個豪華的婚禮，也只能讓大家評頭論足看「老新娘」罷了！與其成為眾人的笑話，不如平平淡淡地過著舒適的日子。回顧當時校園生活，宛如非常和睦的快樂大家庭，令我們經常回味無窮，一切在念念中……

猴囡仔

◎ 吳明美

我們陳家有三隻小猴子：六歲可愛帥哥的凱爾，五歲中規中矩的小紳士卓納與四歲嬌柔可人又愛美的凱柔。他們正處於蹦蹦跳跳、天真活潑的階段，玩起來真像小猴子，使我不得不相信人類是由猴類演變而來的。

吾家二女，婚後不改姓，生孩子也都從母姓。因此，三個孫子都姓我的夫姓「陳」。別人誤以為我「教導有方」，其實我曾經勸阻她們，切勿如此做。事實上，在她們的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革命性，認為女人懷孕生子和養育孩子很辛苦，孩子從母姓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幸好，她們的洋公公婆婆從未開口提及，看他們抱著孫子，甘之如飴，我們也就心安理得了。

值此夏日炎炎，我們從美國的邊陲地區最東南角邁阿密，千里迢迢飛往美國最西北角西雅圖，又開車二、三小時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去避暑並探望朝思暮想的二女三孫。清晨應該起飛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飛機，臨飛前才發現輪胎破洞漏氣。購買輪胎並找技術人員裝胎，延誤了四小時半。當我們抵達西雅圖小女兒家時，我已精疲力竭了。女兒與孫子凱爾、凱柔在前院玩耍等我們。一看到他們，我的全身疲憊就一掃而光，竟然變得精神奕奕了。凱柔遠遠看到我們，趕緊通知她哥哥，自己卻轉頭過去，害羞不認人。我們就使出「騙」孫子的一貫技倆：先拿出小玩具給她，並告訴她，明天將帶她與哥哥到玩具店“Toys R Us”去買她想要的大玩具，氣氛才漸漸緩和。由於祖孫空間距離遙遠，每年才見一、二次面。她的害羞不認親，是難免的。比起上次見面的她，已進步很多了。

阿公阿嬤在他們的心目中，有如聖誕老公公，因為他們往

往能夠如願得到他們所引頸企盼的大玩具。我們也順便買了一些他們沒提起的有趣小玩具，風箏是其中之一。我一輩子沒放過風箏，但是我想放風箏須兩人合作：一人牽著繩子跑，另一人拿著風箏，於適當的時候放開它，以讓它往上飛。因此，我隨手只買一個。不料，這個風箏竟成兄妹兩人爭吵的焦點。他們從未曾放過風箏，所以非常興奮。首先他們爭吵著誰應擁有這個風箏，雖然我告訴他們一起玩分享。凱柔站上小凳子要刷牙，突然衝到樓梯邊與大她兩歲的哥哥爭吵。平日甜蜜愛撒嬌的她，吵起架來竟成伶牙俐齒的「赤查某」。我們家似乎沒有「赤查某」的基因，實在讓我大開眼界。她連續從小凳子下來爭吵四次，終於，凱爾不堪其擾，告訴她：「我已把妳的名字寫在風箏上了，不要再爭吵了！」其實，凱爾是寫他自己的名字。凱柔不疑有他，偃旗息鼓，停止爭吵而回去把牙刷完。接著，兩人爭吵著誰應是第一個開始玩。才玩了約兩分鐘，妹妹又據理力爭，滔滔雄辯，說哥哥把掉在地上的風箏拖拉，有損風箏，不應有輪番放風箏的權利。啊！這個小辣椒真不是好惹的！結果，兩兄妹花費大部份時間在爭吵，玩風箏的時間可想而知了。

老伴平日在家，閒來無事就在沙發上打瞌睡，好像瞌睡從不嫌少。如今和孫子玩，時時裝瘋賣傻，樂不可支。幾天來，睡蟲遠離他而去，天天氣活神現，判若兩人。玩追逐遊戲時，他更使出渾身解數，彎來轉去，活像「呼溜」（泥鰍）。凱爾使詐，停止不抓，卻忽又伸手一抓。阿公心存戒備，凱爾抓不到，就更有挑戰性了。至於我，運動神經不發達，一下子就被逮到了，不得不認老服輸。老伴一直和孫子玩風箏，當他進屋時，由我代勞，我放的風箏卻飛不起來。凱柔雖然在前奔跑，眼底眉尖，看出我的缺點。告訴我，風箏不要太早放開，而且不要跳高（我

爲了要風箏飛高)。四歲的小孫女居然指示阿嬤如何放風箏，讓我五味雜陳，感慨萬千。

溫哥華大女兒家是完全不同的天地，那是個禮儀之家。五歲的卓納，溫文有禮，常常安靜地看書或玩他的最愛 -- Lego。也許他因沒有小兄弟姐妹一起玩，而沒有爭吵的機會。每當我看到凱爾與凱柔同樂樂，就爲卓納的孤獨無伴而惋惜。然而，當凱爾與凱柔爭得面紅耳赤而不肯罷休時，我就爲卓納的獨樂樂而慶幸。卓納在家舉止斯文，但是一到運動場或遊樂場，無論吊單槓，爬梯子或玩球等，敏捷而膽大，也活像一隻小猴子。不過，他似乎是一隻較無野性的小猴子。

當我們初抵大女兒家時，卓納剛從夏令營回來。他縱身一躍，熱情地擁抱我。我驚喜交加，窩心極了！上次見面時，他還偏轉頭，害羞了一陣子。每次看到孫子們身心的成長，使我們感到非常欣慰。當卓納看到我們爲他買的 Lego 時，欣喜若狂地說：「這正是我所要的！這確是我所要的！」其實，我們事先已和女兒溝通好了，知道他想要的東西。他已組合幾個以他的年紀而言，是高難度的 Atlantis 太空船之類的 Lego，適合 7-14 歲程度。現在這個正是他要的 Atlantis Exploration HQ，473 塊，也是 7-14 歲程度。他迫不及待地全神貫注於組合太空船，不要任何指示或幫助，只有在小指頭無力按下時才求助。他看著圖，有頭緒地一步一步進行。有一長塊，他按下一邊，另一邊卻按不下。我試著幫他，卯足全力也按不下。他想了一想，拔掉已按下的一邊，改從另一邊先做而解決了問題，我是心服了。隔天，有一塊裝反了，無法拔出。他的教授爸爸與教授阿公想用鉗子夾出那塊，他沈思一下，決定不用鉗子而從反方向輕易取出。我隨口開玩笑，誇他是 "Engineer of the Year"。他默不作聲，我心想他大概

專注於 Lego 或不懂其義。當他完成那太空船時，女兒為他做最後檢查，以糾正不當之處。女婿不禁脫口而出：「媽媽真是 Engineer of the Year！」卓納急著說：「是我！」這猴囡仔居然與他的媽媽爭頭銜！我安撫他：「媽媽是 Senior Engineer，你是 Junior Engineer，好吧！？」

卓納熱愛 Lego，視之如命。有一塊 Lego 鬆掉，我拿給他看。他臉色一變，說：「是阿嬤弄掉的！」我告訴他，我一摸就掉了。他生氣地說：「是妳弄掉的！」我惕然一驚，原本是宜人的涼風，卻瞬間成了一陣襲人的龍捲風。女兒扳起臉孔，說：「卓納，不許你如此對阿嬤說話！」他自動默默無言地拿著他心愛的玩具狗到屋角撫摸，自省兩分鐘，又出來繼續玩他的 Lego。女兒一向對這個獨子寵愛有加，講話細聲溫柔。「請」，「謝謝」和「對不起」時常掛在口邊。五年來，我首次聽到她對卓納說重話。我不禁為女兒是非分明，沒有寵壞兒子而感到欣慰。

西雅圖與溫哥華，依山傍海，構成山與海的美麗景象。七、八月的天空，萬里無雲，蔚藍得令人陶醉。不禁使我想起邁阿密，正是天天雷雨交加的颱風季節。我們也不忘再訪久負盛名的 Vancouver Island（通稱 Victoria Island），陶醉在令人驚艷的 The Butchart Gardens，處處群花大放異彩，精巧設計的無數的花園構成一片浩瀚的花海，五彩繽紛，美不勝收，令人心醉神往而留下讚嘆之聲。真是個令人心曠神怡的世外桃源，為我們這次的旅行添上完美的一筆。與兒孫享受真情至性，真是感恩惜福。看著孫子的成長，有了豐盛的精神享受，帶著滿腦的快樂回憶與滿懷的溫馨滿足回家。享盡了天倫之樂，夫復何求？

好狗命

◎ 吳明美

清晨打開報紙，驟然看到整頁廣告「狗假牙」，圖片是一幅狗上半身照片。這一隻狗快樂的微笑，露出了假牙，真是見所未見。心想人們種植一顆牙齒，須花費數千美元，忍不住「哎喲！哎喲！…」叫了幾聲。老伴應聲而來，忙問道：「跌倒了？生病嗎？哪裡痛？」我一直搖頭。可能是太激動了，說不出話來。我雖然沒有養狗，但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遂忍不住略讀一下廣告。原來是向養狗者推薦：當人們為狗刷牙時，請用「Dentastix」，以防齒石(Tartar)。真是廣告的好噱頭！狗居然裝了假牙，令人必定多看一眼，廣告就達到目的了。

「好狗命」是小時候學話時，就學來的家喻戶曉的台灣話。其實，那時候的狗並不好命，吃的是主人的剩飯剩菜。不像現在的狗，吃的超市買的有營養的罐頭、乾糧或特製料理的狗食物，甚至聽說有狗餐館。狗餐館只在電視上看過，我尚未實地親眼見過。從前的狗是在外看家，風吹雨打，遭受嚴寒酷熱，而現在的狗居於室內，享受冷暖氣空調。被全家人疼愛有加，主人還得天天陪伴愛犬溜溜跑跑，真是全家人的寵物。相形之下，從前的狗，何來好命？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1950年代，在台灣嘉義的老家，我們養了一隻黑狗叫小黑，住的是樹蔭下為牠特建的小屋，陪伴牠的是草木蒼蒼和五花十色的花卉，是老爸精心設計頗為心曠神怡的美麗庭院。白天小黑乖乖地被鐵鍊栓住，晚上牠可以在前後院自由行動。小黑很有靈性，從不踐踏花草，所以全家大小都寵愛牠。有一天，爸爸心血來潮，請人在狗屋旁建了一個鼈池，養了一些小鼈（類似龜，是營養價值特高的補品），讓小黑看守。記得小鼈是

以每尾 20 元台幣之高價購得，當時教師的薪水只不過每月七、八百元而已。我們每天要喂小鼈吃小魚，是一項昂貴的支出，但是老爸就是喜歡搞新鮮事為樂。有一天，生龍活虎的小黑突然暴斃了，狀似毒藥發作，全家人都很痛心，久久難以釋懷。小黑之慘死，造成我日後因噎廢食，再也沒勇氣養寵物了。這隻我一生中唯一的狗和當時其他人家的狗 - - 看家的畜生，相形之下，應該是「好狗命」，可惜小黑沒福氣而「英年早逝」。後來我們清除鼈池，想大大豐收昂貴的大鼈時，才知道寶貴的鼈都已被偷光。此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小偷為了偷鼈而先毒死小黑，於半夜悄然下手竊取。無辜的小黑，不幸被毒害，實在令人憤恨不已！

1960 年代，隻身來美入研究所求學。第一學期毫無選擇地住進了宿舍，搭餐廳伙食。等熟習環境後，第二學期在校外租屋而居，伙食自理，以節省開支。房東是一位老小姐，養了一隻小狗「瑪麗」，說是名門出生，視如掌上明珠。房東每日抱著小狗睡覺，耳鬢斯磨，輕撫依偎，娓娓細語，自我呢喃。她自己生病時，常不去看醫生而勉強上班。瑪麗生病時，她憂心忡忡，請假帶牠去看獸醫。她看電視或睡覺時，常抱著瑪麗，似乎在享天倫之樂。有時瑪麗卻不領情，一不高興就抓她頸部或手臂，造成傷痕纍纍，她卻甘之如飴，真是何苦來哉？

1970 年代，我們搬來 Miami。對面一戶白人古帕夫婦有五個稚齡兒女，很快就與我們打成一片，雖然當時我們的長女才一歲多。古帕家養了一隻長毛的小狗「飛飛」，定期送去狗美容院梳洗、塗腳趾甲油並在頭上插了小緞帶花，風風光光地回家，非常賞心悅目，集全家人的寵愛於一身。我常常納悶不解，我有一個幼女，就夠忙了，而他們有五個稚子，還自討苦吃來養狗，真是勞碌命。等到我看到孩子們與狗玩樂，笑聲不斷，

樂趣滿室飛，似乎人狗盡歡，把狗當成家庭一員，我才完全瞭解何以他們百忙中，還要撥出時間與挪出精力來照顧小狗，而且還照顧得那麼周到完美。但是，我還是不瞭解，他們似乎花費在小狗的時間遠比用在他們父母的時間多多，因為我很少看到他們的父母來訪或去拜訪父母親。這似乎也是現今一般美國家庭的問題：我看過不少美國人，花了很多時間，養了二、三隻甚至更多的狗，卻不肯撥出些時間去探望在養老院的父母或祖父母。還是狗比人命好，真是「好狗命」！狗不但是小孩的喜樂玩伴，也是老年人、單身貴族的孤獨良伴。難怪有些預算緊、捉襟見肘的人，仍然節衣縮食地要養狗為伴。至於對人類幫助極大的警犬與導盲犬，更應受人類的照顧與寵愛。

從古帕夫婦那裡我得知狗美容院的內幕。狗美容院的工作人員都經專業訓練並須具備有愛狗之心，那是無庸置疑的。他們為狗梳毛、剪毛、清耳朵、拔耳毛、剪腳趾甲、甚至塗腳趾甲油、頭上插小花等包羅萬象，把狗狗扮得人見人愛。當狗生病時，有狗醫院，舉凡狗牙科、內科、外科、皮膚科等都能迎刃而解，也有急診醫院提供每日 24 小時的服務。當主人無法照顧他們的狗時，可托付給專業狗舍 (Kennel)，有些狗舍甚至有游泳池。有白天 Day Care，也有晚上住夜 (Boarding)，可按日或按月付錢。真是「好狗命」呀！

1980 年代，我首次回台，在台北市看到了「狗旅社」和「狗美容院」。不勝驚訝！台灣的經濟起飛，也使狗好命了！實在不由得令人刮目相看，而且以貓狗為寵物的人愈來愈多了。

隨著時移事易，聽說台灣現在也像美國一樣有愛護動物社團 -- Animal Humane Society，讓無法受到照顧的貓狗等小動物，有托管照顧之處，不至於讓牠們流落街頭。該社團收養各種小動物，柔順、剽悍、大大、小小、各品種，應有盡有而讓

有意要領養小動物者，可擇其所好。必要時，也能仁愛地讓牠們安樂死。這一切的一切，正顯示了現在台灣的狗，是真正的「好狗命」了！



心事誰人知

◎ 李月英

心事若無講出來，有誰人會知。有時真想要訴出滿腹的悲哀……。這首曲子是由蔡振南作曲的1980年代老歌，它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呼喚！

長久以來，我很想表達我內心的哀傷，心中一直不平的吶喊，也換不回原來的美好的人生。人生活在「糊里糊塗」的境遇裡，加上大條的神經系統以及「唯唯是諾」的態度，沒有私毫的自我，說的好聽些「三從四德」的古早女人的心態，造成今日我有不可為人知的「內缺陷」。在別人的眼中，我是健康的，隨着外表，談吐的美好，人家認為我是快樂的，可是「心事誰人知」啊！

身體上有殘疾的人，可以見到殘缺，根本不用說也不能掩飾，但是身有暗疾的人，只能默默的承受，表面上還得裝得像正常人一般的沒事！沒事！這樣的感受是相當痛苦的。

已經十幾年了，我曾經歷了人生最殘酷的病變。發病的原因，只是覺得有便血的現象，心想大概是痔瘡吧。這是很普遍的疾病，當時我並沒把它放在心上。漸漸地，內部的一點小腸子會漏到肛門外，每次我試著把那外露的腸子擠回肛門內，但是沒多久又一再重復發生。雖然我們有健康保險，但是心裡真的不喜歡看醫生。老伴說他也有痔瘡，也有同樣的現象，所以也不以為意。這樣經過了一兩年，實在越來越覺得不對勁，心想常常流血也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事，於是就去看肛門科醫生，他說需要做電療。我們立即安排去佳嘉爾醫院 Garfield Hospital 做電療手術，並取出細胞樣本做化驗。結果證明是有癌細胞的惡性腫瘤，當時我們都嚇呆了，先是驚慌，接著開

始否認以及逃避。但是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這些腫瘤癌細胞，自己既不會死，也不會消失，如果我們不去面對它，也許會是致命的後果。於是我們做了一個攸關生死的正確決定，經由在 U.C.L.A. 服務的朋友，盧桂雄教授的介紹，去看那個學校有名的腫瘤外科醫生 Dr.Howard A. Robert 及腸胃科 (gastroenterology) 醫生 Dr. Andrew F. Ippoliti。他們都認為開刀切除是最好的解決方法。這個決定延續了我的生命，也鑄定了我下半輩子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與命運。沒想到「人工造口」（人工肛門）的開刀，會使我失去了肛門的正常功能後，帶來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我想我還年輕，相信我可以克服這一切的未來命運。

手術之後，肛門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必須仰賴「人工肛門」來運作。所謂「造口」(stoma) 的手術，就是利用自身的腸器官在肚子的下方做一個排泄出口，代替自然的肛門，以使體內的排泄物排出體外。而「造口」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某些疾病影響到器官之生理機能，為了治療上的需要必須將腸道的某一部分外置於腹面上，以供糞便或尿液的排泄。

一般而言，下列的情況必須施行人工肛門手術，如大腸，直腸癌，大腸或直腸阻塞，大腸或肛門先天性的畸形，結腸，直腸，肛門等外傷性穿孔，末端結腸膿傷等，其中尤以大腸，直腸癌患者為最多數。「腸造口」，一般可以分為結腸造口（人工肛門）與尿道造口（人工膀胱），它是於身體上某些疾病影響，甚至危害到身體機能上的功能，為了保護生命免受損害所作的一種開刀治療手術。

在人工肛門手術方面，常因癌症腫瘤太近於肛門的地方，為了除去癌細胞，割去之後會影響肛門的收縮功能，需要再做一個「排泄口」來代替，所做的措施。將一段腸子引到腹部的左

側，開一個「人工造口」使它可以排泄糞便，代替肛門的功能。

有位患直腸癌的朋友，人工肛門手術後，他每天定時用灌腸的方法洗腸，就像正常人按時去排便。所以他只須帶小型式的袋子即可保護人工肛門的「口」，防止意外排泄物的外洩。如果沒有用灌腸的方法洗腸，就得用較大型的袋子，讓它自由的排泄，等到袋子滿三分之一時，就要去廁所處理，把袋子內的糞便擠入廁所內。保護人工肛門的大袋子，有時會因吃「有氣」的食物，例如 cheese，芹菜，洋蔥，堅果及 cabbage family 而膨脹，容易造成氣漲，這時候就須要適時的「放氣」以免漏氣或腹部凸出，引起別人的好奇。

老天爺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從小學開始鼻子就不好，鼻竇炎一直相隨甚至有時難以呼吸，須半身側睡，漸漸的失去嗅覺。來美國還開了二次鼻竇炎的刀，居然還讓我得「大腸癌」(colon cancer)。既然要我有這特殊的人造肛門(stoma)，爲什麼還讓我的鼻子的功能失靈，而久聞不知其臭。每次解便或放氣時，總是讓老爺子說「其臭無比」而我卻完全不自知。自從有了人造肛門之後，家裡的浴室窗子上增加了抽風機的設備，要將臭氣薰天的味道抽出室外，或者在放氣之前，先噴「香水」以便淡化空氣中的臭味，或者在袋子裡放幾滴除臭劑。有位朋友，她每天吃(Devron)除臭口服藥丸，以減低臭氣。在我們舞蹈團隊裡，我的舞蹈老師，常常要我縮腹，我真的「有口難言」啊！當我們大家在練舞的時候，有一些團員常不經意地放個「響屁」，然後笑著說：「對不起啊」，我還真羨慕，她們那麼自由自在的放。反觀我自己，除了不時要注意袋子是否凸出之外，也要不時地看著自己的腹部有沒有漲了，而得找適當的機會去放「氣」。有了人造肛門之後，確實有很多不便，出門的時候，就得想到這「人造口」是否會因排泄物而鬆脫，

尤其已貼了一，二日之後。有時寧願換一個新的袋子可以安心的打球。出外旅遊時，前一天要先更換新的袋子，且要拿比平常時用的份量多，且要隨身攜帶 (carry-on)，碰到找不到適當放氣的地方，那種心急的情形，我總是免不了求神拜佛地，或祈禱上帝地，希望能夠早一點抵達家門。

踏入癌症界，是我不應該，如今想反悔，誰人肯諒解。心愛的您，若有了解請您著忍耐 ……………。

看完一本《身心整體健康》的書後，開始使我感到為什麼更年期會有許多病症的出現，是由於個人對人，對事的看法，加上心理有異樣的積壓，自己不會將心中不滿不愉快的心情發洩出來。只會悶在內心的深處，也就是病源之一。心情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它看不到，也摸不著，但情緒的好壞，却實際影響着人體的健康。「開心」是健康幸福的自然來源。本想，人到了更年期以後會有更好的生活空間，環境。不用擔心受孕，孩子也大，更有機會遊山玩水，享受人生的幸福。

我自認為很偉大，多活了十幾年。有時也很慶幸，在寒冷的夜晚，碰到拉肚子時，我還可以躺在床上，不用急忙的跑去廁所。它提醒我多幸運呀！有這麼第二次機會活下來。當每天來臨時，我告訴我自己，我又活下來啦！有些人非常排斥這種人造肛門的不方便，因而憂鬱，逃避現實。人生每一天都可以是一個新的開始。充滿著光明與希望。如果心中有不滿，不妨來個「除舊佈新」。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把它發洩完。「失去了才知道得到的可貴」是人的天性。而當事物唾手可得時，人往往不知加以珍惜。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沒有切身體驗時，往往就忽略了。可是有些東西失去的代價是慘痛的，不可逆轉的，例如失去至親，健康，和自由。所以看完這本書，讓我覺醒，也鼓勵我「退一步海闊天空」以及「既來之則安之」的道

理，既然碰到了，就得承擔未來的命運。快快樂樂是一天，愁眉苦臉也是一天。何不來個正面的想法，好好的活下來！不是很圓滿嗎？Life is too short!!



瑞鳳園

◎ 阿咪悅

(一) 前言

記得 1991 年秋高氣爽的十月，做了一趟難忘的日本旅遊，路過京都，所投宿的三個旅館都很不錯，唯獨鍾情京都的旅館，驚訝其給我銘記在心的感受，實在難以言喻。自那一天開始，對日本花園之自然景觀深為著迷。以下是當年日記裡的一則記事：

京都 Kyoto(1991/10/16~10/17)

我們在這個美麗、純潔的古都住宿兩夜。被分配到的房間真是恰到好處，那是日本傳統舊式一樓花園的環境。好美的設計，很像是個世外桃源！

頓時，心裡萌生起無限的惋惜，是不是只有我這個樣子觸景生情呢？不知何時何地，能夠再找到這種世外桃源的花園環境？

毛毛細雨阻擋不了我漫步於羊腸小徑。沒有目的地的欣賞這種詩情畫意的美景，讓我有又癡又疑的心思，是糊塗？或是也傻住了！

光陰似箭，沒想到，十六年前之觸景生情的感慨：「不知何時何地，能夠再找到這種世外桃源的花園環境？」於 2007 年十月中旬，毫無預警地，在三義鄉下的一個小巷裡，找到一棟十七年舊的民房，竟然有日式的花園造景，鬧中取靜的世外桃源就在眼前！冥冥之中，有一種「心想事成」的感覺，真是讓人又驚又喜呀！



▲在巷口的大門，看到一座台灣地型的巨石，右邊是人造水景。



▲從池塘後邊的步道，眺望大門。前有休閒的場地，住家在右手邊。

(二) 瑞鳳園

座落在八股頭的一個窄小巷子裡的瑞鳳園，距離三義交流道大約有兩公里多。這條很古舊的小巷子，隨著新建的街道之介入，住家的門牌號碼，也就無法依序排列，所以，不容易被外地人找到，即使有衛星導航也是會迷路。

從大門前面的小巷，往左五十公尺就是大馬路，亦即縱貫公路，馬路兩邊都有毗連的三層樓的住家，有些一樓是商店、辦公室或小吃店；往右五十公尺就變成南北向的山腰小道。小道往左走，可以通到慈濟山的有機茶園的步道。若往右走一百公尺，抬頭一望，三義國中的操場就在山坡上；繼往北向，走著稍為斜下坡的地段，其間散落著一些民房、農園、菜園、竹園以及茶園，然後，經過小學校園的外牆，急左彎的上坡小路，又是慈濟山有機茶園的步道之一；續右走，下個大坡，再左轉個小彎，市區中心就在眼前，計時慢走的時間約三十分鐘；若要去火車站，需要再走十多分鐘左右。

既聽不到馬路交通的吵雜，也遠離市區的喧嘩，又有慈濟山

茶園近在咫尺，佔地面積約三百多坪的瑞鳳園，確實持有鬧中取靜的環境。住家的外貌似是日式民房，座北朝南，東南向都有大片的窗戶，因而，在屋裡可環視全部的花園景緻。面對巷子的紅瓦大門，是十五尺的寬大捲鋁門，門柱及其稍許凸出彎曲的緊鄰牆面，是採用炭窯的彩色磚塊；因為積年累月的燒炭窯，以至於其磚塊具有特殊的色彩，看起來有古董的意味。主要的外圍隔牆分內外兩層，外層用預製水泥板塊，內層是竹籬笆。

從大門向內張望，立即著眼的是日式風格的花園造景。彎曲走道之右是一系列的人造水景：小瀑布、彎曲小溪、小橋流水、池塘，蓮花出現在池塘以及小瀑布之下的水溪；然後有四季開花的花圃、灌木、芭樂、柑桔、五葉松、楓樹、桂花、含笑花、杜鵑花及茶花等穿梭其間；池塘之前有坐椅休閒的場地。走道之左是寬闊的前院及兩層樓的住家；前院有五葉松、龍眼樹、芭蕉、樟樹、竹林、杜鵑花、蘭花、茶花與數不清的盆景。最特殊的是在走道的轉角，豎立著一座高大的巨石，驚訝其形狀如同台灣的地理造型。住家門廊前的庭院，有石圓桌及石凳；在側邊五葉松之下，有母子親情與女孩俯地看書的兩尊石雕。

在池塘前的寬敞場地，擺設著三套木製的方桌與長板椅座，有一個遮陽傘；有灰色的石圓桌與小石凳；可以隨意懶散地坐下來，聽鳥語、聞花香、觀景致、望藍天；也可以隨心所欲，喝杯咖啡來看書，有伴時飲杯茶聊聊天。真的，這可不就是十幾年來，夢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三) 室內戶外的裝修

房子的原主是做景觀的生意人，十七年前全靠自己與助手的勞力蓋起來的。爲了要符合目前電線管道的安全規格，也要配

合生活習慣，室內必需作全面的裝修，以刪繁就簡為主軸。當時，希望能夠用心抓住一些細節，來點綴出專業的格調；之後，更是期望，會有「表裡如一」的意境；如此，才能名副其實的來標榜，瑞鳳園是日式花園的住家。

陽台全面都裝上暗色的玻璃窗及紗窗之後，也就自然地形成可愛的棧道；沒想到，不僅可以防止大雨傾盆的漏水問題，也有隔音的功能，又成為氣溫的緩衝地帶。如今，住家的外表已經完全改觀，呈現出獨一無二的設計，看起來非常的別緻，也很優雅大方。

通常，最愛坐在小玄關的椅板凳，慢活地喝杯咖啡、望花園，觀鳥、聽音樂，或者看書。為了方便脫鞋後才進入屋裡，就加蓋寬敞的門廊，另外兩側邊也安裝落地的玻璃窗，如此，即可遮風也能擋雨，當豔陽高照時，就有另外可以閒坐、乘涼、觀景的好地方。

原在屋內之巨大的鐘乳石，起先是搬到前院；現在，必須用吊車將它移到靠近瀑布水景的東側邊。注意到鐘乳石的許多人工造景，有小屋、山亭、階梯、坡道、茶具、象棋以及古裝的塑膠人像；剎那間，時光倒流，當想像到古代山居的隱士們，在喝茶、下棋、聊天的意境，應該會給予你莞爾一笑的表情吧。

以前的花園有參差不齊的自然，是很不錯，但密密麻麻，令人裹足不前花園的後段賞景。現在，整理過的花園已不再擁擠，變成稀疏而簡單，景觀看起來很乾淨俐落，蚊蠅蟲隻也大量地減少，一時會有往步道走一圈的好心情，比較像是一個典型的日式花園。所謂典型的日式花園是那麼說：簡單最好，簡單就是美麗；自然最好，自然代表純潔。

(四) 世外桃源

在水景東側全部鋪上碎石後，就自然地形成乾淨的步道，順暢地圍繞著瀑布、小溪及池塘。現在，可以隨意走到庭院花園的各個角落。又特意安排成雙的圓筒凳，散置於前院與走道，如此，也可以任意坐下，有伴來聊天，無伴就看盆景、聞花香、餵魚群、聽瀑布聲，或發呆、尋思找靈感。

碧海青天，不時看到紫色黃斑的蝴蝶，或嘖嘖喳喳的鳥兒，成群結伴快樂地在追逐遊戲，飛來又飛去；甚至於也有白鷺鷥飛來，在水景旁著地棲息一下就飛走。夜晚時分，在庭院可以遙望多情害羞的月娘，隱約地與屋裡的燈光相映，別有一番想像的空間在心頭：是幽雅、情愁、詩情、畫意，思念、懷舊或無題？任君選擇。

是的，瑞鳳園就是夢寐以求的世外桃源。的確，能夠詮釋「真善美」之極致者，實非「自然」莫屬。於此，順便分享兩首清新自然的白話詩（可惜作者未詳）：

抬頭日日見青山
青山日日不改顏
我問青山何時老
青山問我何時閒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五) 感恩與惜福

環遊世界，到處都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居所，但是，仍舊是

個漂泊的心。離開台灣四十多年，身在美國，心也慢慢紮實下來而落地生根。然而，退休後的心，卻多多少少放在台灣，因為故鄉留給我們難以忘懷的記憶，而這些記憶是跟著土地牽絆在一起。假如，家鄉的環境沒有太大的變化，故鄉情還是會依戀在心懷裡。

築夢可曾是生活的起點？退休後又置產，是否可以滿足這個生活的起點？希望，尚能承擔長途旅行的勞累之下，把握時間，身體力行，進一步來認識故鄉及享受鄉情，瑞鳳園正是給予這麼美好的機會。

去年(2010)八月下旬，年輕的佳錦小姐帶著她的兩位女友，其中一位是剛好從東京來台度假的金井千繪小姐，一行三人特地從台北開車來拜訪，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之後，由佳錦開車到一公里外的居鳩堂庭園茶室，享用客家特色的午餐，賓主盡歡。千繪說，這次來台灣度假，竟然能夠參觀到日式的花園，也很喜歡室內的簡單無華，令她欣喜若狂，雀躍有這麼難得的「瑞鳳園」的奇緣。

想到在有生之年，能夠定期返鄉，在鬧中取靜的瑞鳳園過著平淡的鄉居生活，不僅重溫故鄉情，也來認識好山好水的景緻，更加令人感恩及惜福。

如是我聞

◎ 阿土

每個人的一生中，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故事，有的很平凡，有的則有些戲劇性，人生難免起起落落，咱導遊曾經營過電動玩具，所以他警告大家絕對不要碰電動賭博，在二十幾年前就可以操控了，現在甚至用手機就可操控，他也協助過跑單幫，當導遊而賺了不少錢，算是個「富野人」，改行開餐廳卻賠了四千多萬日幣，被迫宣告破產，又回來當導遊，唉！一切都是命，這也就是人生吧！



▲沖繩孔子廟，他們稱「至聖廟」

遊覽巴士忽然經過一棟頗大的建築物，導遊要大家算算那建物有幾隻裝飾用獅子，他說這建物は縣政府（可能是州政府或市政府我忘了），剛建成完工時，它轄下的每一單位都會送一對獅子共襄盛舉，總共大概五十六隻，因為獅子是琉球這地方的吉祥物，通常是一對對的，一隻開著口，一隻閉著嘴，開口的是公的，而閉嘴當然是母的啦，這也顯示日本的大男人社會，男的在家發號施令，女的只能閉嘴做事。目前有許多民宅的屋頂都立有公獅子，屋內有母獅子，象徵著男主外賺錢，而女主內，守住錢的意思。

導遊接著報告今天的行程，早上要參觀「波之上神宮」和日本孔廟，他說日本的廟宇分神宮、寺廟和神社三種，主祭皇室

的神是神宮，寺廟拜的是進口神，如釋迦牟尼佛等，而神社供奉的則是對社會民族有貢獻的名人，這時巴士已停在孔子廟門前了。

原來琉球王國向當時的明朝稱臣進貢後，明朝皇帝派了一個使團稱閩南 36 姓來琉球，教導琉球人民的捕魚、農耕技術，教他們讀書識字知禮儀，後來這閩南 36 姓就在琉球長住，而琉球百姓在感恩載德之餘，就蓋這個孔廟來朝拜了。

孔子廟當然以孔子為主奉神，正對大門，因當地人不知神的位階高低，反把天尊廟和天妃廟放在旁邊陪襯，他們拜祭時，供品通常是米、鹽、麻薯、酒和水果而已，也用香，不過他們的香是片狀的，供品中的米、鹽是避邪用，麻薯是給土地公吃的，因他們認為土地公沒牙齒，而酒和水果是給祖先用的，記得咱剛和老妻結婚後，台南的風俗，每逢拜祭祖先時，岳母要足足忙兩天，從廚房端出十二碗菜，非常豐盛，更好玩的是煎魚原是用盤子盛，祭拜時要用「碗」墊著，否則就不算一碗，看起來琉球就簡樸多了，有團員問，為什麼日本人要拜神時，要用手先拍兩下，導遊戲說「可能日本人較奉公守法，要求不多，神明都打瞌睡了，要先叫醒祂吧。」雖然是戲言，卻值得吾人深思呢。

日本人遇婚喪等紅白事也要送儀禮的，婚事或喜慶事要送賀禮，而喪事要送奠儀，送賀禮時卻不用紅色袋子，只用白色袋，禮金的紙票數要雙數，表示祝福對方喜事重重，而鈔票的人頭面要向上，因日本鈔票上的人頭，都是對百姓社會有很大貢獻，被多數人尊敬而票選出來的，也祝福你像鈔票人頭那樣受人喜愛和尊敬的意思，如果是奠儀，則只能放一張鈔票，如果因某種原因，您包兩張以上鈔票的話，則當事人可能會打電話責問「您想讓我家常死人嗎？」

每個來日本的旅遊團，大概都會被安排至少一次的逛大賣場，或免稅店之類，聽說導遊就有機會拿些介紹費之類的外快，咱導遊不鼓勵大家亂買，他說咱台灣製造業已經很先進，許多電氣用品的品質



▲波之上神宮，廟前一景。

都很有水準，又物美價廉，像他家的大同電鍋，用了三、四十年還很好用，如來日本買這些東西，實在有點得不償失，但如買台灣外銷來的物品就比較值得，因台灣人的習慣是把最好的產品外銷，而次級品留下自己用，有所謂的「賣陶者吃破碗」，日本人的作風與台灣人相反，一級品留下自用，次級品才外銷，如把在日本買的「中將湯」與在台灣買到的日本「中將湯」，沖泡後會發現兩者的顏色和味道都不相同，在日本買的中將湯味道好很多，所以來日本要買台灣沒有的東西，或已外銷到台灣的日本藥品之類，哈！又多了點見識了。

咱巴士行進間，有兩年輕人分騎一部機車，邊騎邊談，咱司機忍不住「叭」他一下，大家忽然談起咱台灣的交通，對台灣的紊亂交通都感慨萬千，對於日本司機的守法精神都很佩服，因為在這些日子裡，幾乎沒聽到汽車的喇叭聲，導遊說，日本人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車，一定要有住家的「駐車證」（也就是停車位證明），車行才會賣車給他，而且日本對開車違規的罰則非常的嚴，他自己曾一次不小心違規停車，陰差陽錯之下，竟花了台幣三萬元，如闖紅燈的話，可能要罰到台幣二、

三十萬，如酒駕撞死人，剛好又沒保險，則一家三代長子、長孫可能要去自殺了，三命賠一命，因日本有父債子還，子債孫還的規定，所以開車的人，不敢不遵守法規了，真正是亂世用重典，咱台灣有關單位，也許可以認真的參考一下吧。(2011. 01. 16)



信手捻人生

◎ 和弦

如果一個人的平均年齡是八十歲，那麼人生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夏、秋、冬。或者可比喻成交響樂的四個樂章。每一個人的生活故事，也都是一本書，有它的起、承、轉、合。

* * * * *

像大多數人一樣，今天的我駐足在這定點上，並非少年輕狂時想像或計劃走的一條路。這一路走來充滿了機緣與變數，有歡笑、有眼淚、有感恩、有憤怒、有期待、有順服。

二十歲時仍舊青澀，時而渾沌的過日，文學、音樂、藝術、電影是我生活的全部，大學教科書只是在考試前夕拼命背記，那個時代的教學教法實在無法引起我的興趣，仍有不少教授要求抄寫黑板上滿滿的中文字，我因不耐枯燥的教材與教法而多次曠課與同學去碧潭划船。

十歲左右看盡了所有能買得到的「安徒生童話集」和「格林童話集」，母親見我酷愛少年文學書，訂了「國語日報」和許多少年文集送我。一篇篇的投稿相繼刊出，也奠定我寫作的興趣與根基。最高興莫過於由報社轉寄來想和我做筆友的同儕小朋友的信。

記得一次「新生報」舉辦徵文比賽，題目是「我的讀書方法」，我毫不膽卻的捏造一大堆我想像中的方法，就投稿了出去，一個月後的一個清晨，聽見母親尖叫，「妳得了比賽第一名！」，我嘖嘖心跳的搶過報紙一看，果真是我，因有照片為證，但卻心虛的坦白，我從來也沒用過這些讀書方法，父親不給面子的回答，「當然，否則妳每次考試不都拿第一了！」記

憶更深刻的反而是半世紀前那台幣 100 元的獎金。

高中時代的嘉義仍是閉索的小城，除了從課外書裡看世界，就是從好萊塢與日本電影裡體會觀察我小小世界外的人生。一部「環遊世界八十天」讓我決心有錢就要旅行，至今雖未能如願的隨心所欲，卻也走進了不少書上、雜誌上點擊的名勝古蹟。

高二那年，意外的成績不錯，導師說我可以申請省政府獎學金，雖然金額不多，家裡也不缺我的學費，但畢竟是一項榮譽，所以順理成章的填了表。數天後，導師找我面談，說是如果入黨比較容易申請，就這樣，毫無政治意識的我，在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民黨」的情況下，爲了台幣 120 元的獎學金入了黨，也造成了後來在美國對國民黨欺騙無知幼稚學生的反感，進而成了九〇年代初期黑名單中的一員。

不是活潑外向，也非害羞自閉的我，這段青少年期總是低調的活在自己塑造的象牙塔裡，上課中經常「魂」不守舍的飛到窗外的藍天白雲裡，偶而會被老師高昂的音調驚嚇，才回神過來。

除了文藝書籍，我也閱讀不少古典歐美文集，甚至鈴木大拙的禪學。同學們都覺得我有超乎年齡的老成，這是我人生歲月中的「春」，生命裡的第一樂章。

* * * * *

交響樂裡，主題總是在第二樂章出現，美妙、精彩、興奮、刺激。在四十歲時的回顧裡，這一段歲月是人生的大轉變，尤其是對女人而言。結婚、生子，帶來的角色扮演真夠繁瑣，從單純的父母的兒女，成爲人妻、人媳、人母。沒有充份的心理準備或資訊可供參考就很難應付得體。

從沒有被父母責罵過的我，一句丈夫的風涼話就會悶氣半

天，一個婆婆狐疑的眼神也會錯愕驚嚇，一回嬰兒的哭啼也會不知所措，而我竟在 26 歲的年輕期就生了三個孩子，在美國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異國裡。

生活的轉折，完全改變我原來的計劃和母親的期待，她一直希望我做個職業婦女，尤其是教書這個幾乎是她幫我選擇的職業，只可惜粉筆生涯兩年我就遠渡太平洋，而難以返鄉。也因為大兒子天生腦性麻痺，只得在此接受特殊教育，人生著實有著太多變數，無常都不知道何時來到。

事實上，我也安之若素，甘之如飴的養育三個年齡相近的兒子，待他們上課時，偷得閒暇去成人大學圓了些年幼時的藝術家之夢。興趣歸興趣，如果沒有天份，也不夠努力，瓶頸則是重重障礙。多年下來，除了幾次學生展拿了佳作，絕大部份的嘔心瀝血作品都被我丟在地下室的陰暗角落裡。一向胸無大志的我，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如此而已。

這個 70-90 的年代，台灣也翻天覆地的發生社會變革，我忽然關心起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在 78 年初次返台探親中，我看見了 72 年離台時不一樣的社會，民主風潮席捲全台，動輒數萬人的集會聆聽所謂的「黨外」聲音。熱情、激動、憤怒、悲哀，寫在不同年紀，各樣職業的男女臉上，我有著不一樣的文化驚嚇。陌生的變化，讓我在自己的土地成了異鄉人，許許多多的親人朋友在這歷史的波動裡勇往向前，我卻是自己蟄居於驚淘駭浪的底流裡。

返美後，讀遍搜購的黨外雜誌，和台灣近代史，也才瞭解台灣的悲歌，哭調般的多數民謠是其來有自。

此後，凡來自台灣的政治家、政治犯、本土意識的藝術家、文學家……我一概接待。也是在這段時間讓自己與隔離多時的故鄉再度接軌。

重新認識的台灣，逐漸從一家專制走向開放民主，原來這些訪客們個個扮演著不同層面的輕重角色。我慶幸自己在舞台外也軋了一角。

記得那天是九月二十八日，在家接到一個來自台北圓山飯店的電話，是朋友賁馨儀，她氣急敗壞的告訴我「有一重大事情發生，我找不到廖教授，妳趕快將消息傳出去，黨外重要幹部今天在此成立『民主進步黨』，快傳出去，妳是海外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

這是我人生階段性的「夏」，也是大自然循序中我最鍾愛的季節。

* * * * *

人有悲歡離合，就如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婚姻如果是一艘擺渡的小船，在人生的長河中搖搖晃晃，也是稀鬆平常。但，如果擱淺又逢船底破洞，那可會令船夫船客束手無策。我的船觸礁了！在天黑風高的夜裡，我選擇獨自上岸，孑孓獨行。以一貫的自信與勇氣也居然一步一腳印的走到加州的陽光道上。

我以為生命中的入秋或者是秋收的季節，應是果實纍纍，沒想到第三樂章竟是變奏曲，我得重新甚至重頭耕種。沒有預期的恐慌，如千金重鼎擔在肩上，我只能選擇面對陽光繼續行進，因為一回頭馬上就見陰影。

說沒有跌撞是騙人的，說沒有哭泣是假的。總之，我走到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我安居於此，樂業於斯。人如果懂得把自己當成一個圓，也就不須要另一半。人如果懂得享受孤獨，寂寞也就不存在。

極其喜愛的一部電影「飄」，相信和我一樣嬰兒潮出世的人都看過。二十歲看它時，專注的是俊美的男女主角，豪華的衣

飾、精美的住宅、狂歡的派對，或一望無際的美國鄉村風光。四十歲看它時，偉大的愛情故事怎麼變成是外遇的情節。人性的貪婪、懦弱在對白中表露無遺。然後，看得懂各個角色的演技，導演手法的高明，鏡頭的角度和運用。六十歲看它時，時代背景卻成了興趣所在，白人富農與黑人奴隸的互相依存與糾葛，南北戰爭的殘酷，人道人權的啓示成了我這段年齡的關注。是個性成熟了嗎？是年紀大了罷！

耳順之年，我要求三個兒子各寫一篇「我的母親」送我，當年多少作文課，我們寫了這種親情文章，怎麼從沒看過這些美國兒子寫上一篇，我特別囑咐，好的壞的感覺都寫給我，我很想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一位母親。生日那天果真都交卷到我的電郵箱來，除了感動流淚，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 * * * *

已到「入冬」時節，這生命第四樂章，我只期待每天平安與喜樂。小時候給同學寫信，最後不是一定要寫著「健康、快樂」嗎？這個年紀才真正了解這幾個字的重大意義，多少親友罹病、憂鬱、孤獨、焦慮，多少認識的周邊人一個個逝去。像坐長程巴士，有人中途離站下車，有人在終點站安享天年，福禍不一。

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選擇記憶那歡樂的一二，願與讀者共勉之。

麻里沫之歌

◎ 陳國洸

麻里沫（日語 まりも 毬藻，英語 Marimo）是淡水性的一種綠色球藻，毬藻是日語的漢字，音譯名為麻里沫。顧名思義，它的形體如球狀，大小變化不一，小者如棒球，大者如足球，甚或如籃球。這種毬藻生存於淡水或淡水及海水的交界處，可單一存在抑或群體聚落，目前被發現分佈於日本北海道、冰島、愛爾蘭及愛沙尼亞等高緯度的北半球。

麻里沫是具有生命的一個有機體，其植物細胞生長點從中心輻射向外發展，而成為一個獨立的球體。麻里沫非常怕熱，耐熱極限約攝氏 35 度。一般的麻里沫沉在水底，但隨著光合作用的進行，氧氣泡附著在球體上，有可能使之浮上水面，再藉由風力的攪動，它也有可能飄流到生存水域的各個角落。

麻里沫有潔癖，它只能生存於沒有污染的水域中。在日本北海道的阿寒湖，人們投下相當大的心力與資金，來保護這種特殊的綠色球藻，該保護措施被視為環保教育的一環。麻里沫球體的生長速度一年約為 5 毫米，在阿寒湖的麻里沫，曾報導直徑高達 30 公分的紀錄。

麻里沫的生長壽命可達百年；若人工飼養，有代代相傳的家庭人倫與文化的價值。傳說，只要妥善照顧麻里沫，祈願求福能成真。在阿寒湖地區也有愛情故事的流傳。筆者於 2002 年參觀阿寒湖水生植物博物館，取得麻里沫之歌詞；年餘，經日籍友人告知筆者所取得的該歌詞遺漏了第三節。今特別將日語並列，於此完整意譯漢文如下：

毬藻（まりも）の歌

麻里沫之歌

1952 作詞：いわせひろし 岩瀬 Hiroshi

2002/2011 漢譯：陳國洸

水面をわたる 風さみし	在阿寒山及阿寒湖
阿寒の山の 湖に	徐風吹過 寂寞的水面
浮かぶマリモよ 何思う	飄呀 浮呀 麻里沫 妳在想什麼？
マリモよマリモ 緑のマリモ	麻里沫 麻里沫 綠色的麻里沫
晴れば浮かぶ 水の上	晴天 妳浮在水面
曇れば沈む 水の底	陰天 妳沉落在水底
恋は悲しと 嘆きあう	戀情相隨 有悲傷及嘆息
マリモよマリモ 涙のマリモ	麻里沫 麻里沫 流淚的麻里沫
アイヌの村に 今もなお	如今 在阿寒山莊
悲しく残る ロマンスを	戀情 仍舊悲傷
歌うマリモの 影淋し	麻里沫之歌 唱出傷心的陰影
マリもよマリモ 緑のマリモ	麻里沫 麻里沫 綠色的麻里沫

急診記

◎ 李彥輝

2011年5月1日晚上十點，我忘了是爲了什麼，從另棟房看Dish Network的地方到Living room去，走到小方塊地毯時，叫了一聲，解開黑襪子一看，不得了，血開始從左腳底流出來，仔細拭乾後，更吃了驚，原來被竹牙籤刺進去，且1/3斷在裡面，但還可見到斷頭。

妻在電腦房間聽到我的大喊，問說怎麼一回事，我答說：「不知誰掉落一根竹牙籤在地毯上，我走過去時，因我一踏上豎立起來，所以刺進去。」

妻：平時不運動，反應不靈敏，縮腿未及時，假如是我，不會如此。

雖如此埋怨，但妻問我怎麼辦？我說趕快上樓去找小鑷子來。手忙腳亂中，我移步到廚房找到了小鉗子來試試是否可拔出來，沒想到，妻找到小鑷子拿給我時，斷竹籤頭已沒入腳底內，心想非去急診室取出不可，不然不只會痛，沒法走路，或會感染。

妻：到那家醫院？Bryn Mawr Hospital?

我回答說：記憶中我們的保險Bravo所有Jefferson Hospital System的醫院都不收，趕快拿保險公司資料來看。

妻取出Bravo Directory問我怎麼查，我說看Hospital頁，記得DCMH(Delaware County Memorial Hospital)收Bravo。

妻：找到了，DCMH列有，但稍遠了些，急診時Bryn Mawr雖沒加入Bravo，但保險公司也會付才對。

我答說：雖或會如此，但到時保險公司會認爲並非有生命危險而拒付，那就虧大了，還是去DCMH好些。

妻：要不要打 911 叫救護車？

我答說：笑話，根據我行醫的經驗，除非有生命危險，保險公司是不會付救護車費的，我們還是準備去 DCMH 吧，拿卷繃帶來包傷口吧！

妻：DCMH 在那？

我答說：我記得在 3 號公路出口下來，往左轉開 3 哩會有 “H” Sign 右轉，Darby 進去，醫院就在左側，我過去 Colonoscopy 就在那，但最好寫下 DCMH 院址輸入於 GPS，免得找不著。

妻：要不要拐杖？

我答說：好吧，妻乃開出私家車我進入車內，心想若妻不在家，我怎麼去醫院？不能叫 Ambulance，只好打電話找鄰居幫忙。

所幸家離 highway 476 不遠，很快就上路往 Chester 方向走。眼見妻就快開過第 9 號出口 (Highway 3)，我說不對。

妻：我知道在那兒，我想起上次看牙醫時，我看到 DCMH 就在 Swarthmore 附近。

我答說：妳說的不對，還是聽 GPS 吧，下一出口（後來方知妻所說的地方也對，是 DCMH 的另一分院，也有急診處）。車也就依 GPS 指示，Exit 9 下去往東（左轉）3 哩於 Darby Rd. 右轉不久就見到 DCMH 在左側。

妻：急診處在那？在那裡停車？

我答說：我也不知道，先開進醫院去再找吧。

妻：看到了 Emergency 入口，但在那裡停車？

我答說：急診處前應該可以停吧，況且夜深人靜。

沒料到開到 Emergency 入口處，一問之下，說 Parking lot 全滿，要繞到後方醫院內去停。

我說只好如此吧，只不過先放下我，讓我進去等。

妻：要不要輪椅？

我說不必吧，我可以單腳半跳半走，那妳就費心去院內找停車場吧。

我在等待時，只見四、五個人在那，似乎沒見嚴重病人，沒見呼吸困難，血流滿面，哭哭啼啼哀鳴，或撐拐杖坐輪椅的，簡直不像是急診的（後來方知這些乃家屬陪病人來），不久警車到來，兩位獄警押著一位手銬犯人來，馬上進去。等待中，不久被登記人員叫去填看診資料，填好後，被叫回原處等護士，約三十分鐘，一位醫護人員（男護士）出來喊我名，妻問說，可不可以也進去，他答應了。

進去後，大吃一驚，診療室約二十間，但空空如也，很是明亮乾淨。護士量了體溫、血壓、體重，簡單問了病歷後，帶到X光室等待，等待是很無聊，未見醫師到來，乃趁上廁所小便經過時瀏覽了一下，急診處似乎一應俱全，有X光等設備，沒見到有什麼病人，連那犯人也不知在那？左等右等，才知道過去行醫師，叫病人等待之滋味，真不好受。

終於來了一位白人醫師，他自我介紹他不是醫師，乃醫師助理（醫助）Physician Assistant，問明病史後。

醫助：我要給你局部麻醉，會有點疼。

我答說：go ahead。

等了十分鐘，他取出探針、手術刀、鑷子，不先用酒精或betadine消毒傷口附近，也沒蓋上開小口處消毒布，就開始操作，心想這太草率了，我和過去處理病人傷口大不同，但不想去質問。

此時妻怕見到小手術乃走開，經過十五分鐘左右。

醫助：我怎麼探，怎麼探，甚至手摸也找不到，莫非自行掉

出？

我答說：不可能，至少 1/3 斷入在內（出示留下的竹牙籤），請再找吧！

他乃再找探五分鐘後，說，讓我去請我的上級—急診醫師來（後來方知該晚如此大之急診處只有一位醫師及一位醫助）。不久進來一位白人醫師自我介紹後，說讓試看，若仍沒法找到取出，那只好另請高明—腳科醫師。

我說只好如此，他也就開始操作，仍找不到，看不到，他問我想怎辦？我答說爲了證明斷牙籤仍在內，可不可用超音波 ultrasound 來查查？

過不久，他和醫助推來手推式超音波機，果然照出約 1.5 公分長的陰影異物來。醫師乃又重拾信心，依 ultrasound 顯示出 shadow 處，細心去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取出斷竹牙籤來。

醫師：恭喜你，不必去找腳專科了，約 1.5 公分長，如你所說，我放入小瓶中給你留念。

我答說：謝謝您耐心去找，我沒說錯吧。

醫師（笑）：要不要打破傷風，通常五年內，但險保三年。

我答說：上次打似乎在我退休前，至少三年以上，那就打吧。（沒想到，帳單寄來，此針、材料費美金 636 元，手續費 237 元，質詢之餘，意說保險公司答應支付此項，通常對此 TAT，我診所只索美金十元而已）。

醫師：要不要口服抗生素。

我心想，雖然沒此必要，但看到操作時，沒注意消毒，乃說請吧。

醫師離開後，醫助送來他開具之處方單：Augmentin-850
1tab. Bid X7 days。

時已近午夜時分，妻回來，我出示取出來放入小瓶中折騰我近兩小時的竹牙籤給妻看，慶幸「大」功告成。我們乃沿原途回家，結束了我第一次（但盼不會有第二次）急診之行，謝謝有愛妻之陪伴。

後語：

五月一日急診 (DCHM) 帳單：

Emergency Room	\$874
Pharmacy	\$636 (for TAT shot)
IV Therapy	\$237
Total	\$1747
Bravo Pay	\$1008.75
co-pay	\$50.00

緣面大溪地

◎ 李淑櫻

自 40 幾年前從西洋繪畫史上認識後期印象派的畫家高更，就一直有一個未圓的夢，並下定決心，有一天，別的地方可以省略不去，大溪地嘛，一定要去看看、探討一下，是什麼樣的吸引力，讓高更落腳大溪地後，就一直住在那裡，並在那裡畫到老死？



Nami Yang Tahiti Women Oil 30" x40" 2009

好朋友們都知道筆者的決心，子女們也常聽到筆者不厭其煩的叨叨念，特別是住在同一屋頂下的女兒，想必是被唸煩了，終於決定在感恩節的時候到大溪地渡假。從出發前一個月，筆者就興奮得睡不著覺，還聽說那裡的氣溫從早到晚都維持在華氏 75~85 度，又驗證高更筆下的女人，大都一絲不掛，就隨手丟進簡便的夏裝入箱。又從網站上得知下榻的旅館房間是蓋在海面上的獨立房，每間有 600 平方呎，屋內有玻璃桌可以看到游來游去的魚、屋外並有陽台加一個沖水設備。

從 LAX 直飛到大溪地約 8 個小時又 15 分鐘，時差慢兩小時，一早抵達大溪地，把行李寄存在機場，算算還可利用的時間一共有 7 小時，第一個想去的當然是高更的美術館啦，一問之下才知坐公車距機場有 3 小時之路程，若自行開車則只需一個半小時，雖然心中很想去，卻怕萬一趕不回來麻煩就大了，退而求其次，就坐公車到手工藝博物館。工博館距車站約 20 分的車程，一路上看到許多不同的植物，後來以照片查詢才知那種

長在大綠葉中的綠色大果子是麵包樹，既然叫麵包樹就表示能吃嘍，當地人的吃法是這樣的，將成熟的果子摘下後，放入火中燒烤，等到外皮烤成深咖啡色以後，剝開，吃裡面的果肉，聽完之後筆者那份好奇新被撩起，就很想嘗試，那會是啥滋味？終於在吉普車之旅中嚐到了，果肉不管看著或吃著都有點像小芋頭，香香的，很好吃。另外，有一種也在葉群中心長出小花又結果的怪植物，成熟前呈綠色的橢圓形，上面還長滿青春痘，又有點像釋迦果，成熟後，外皮轉成灰白色，很像煮熟的馬鈴薯，懷著好奇，一腳踩下去，啊！就像被搗爛的馬鈴薯，各位看官，原來它是目前被推薦為有效的治癌植物 -Noni。放眼望去，幾乎各家庭院都種有芒果、木瓜、香蕉及用來做頭飾與胸飾花圈的各色花朵了。其中有一樣最讓人飄然的莫過於他們的國花 -Tiera，散發著陣陣撲鼻清香，還真被說中了，花不迷人人自迷。而工博館內最讓小女驚訝的是所有船隻都用草繩穿洞結綁，整齊的像衣服的縫線一般。在那裡還看到 19 世紀中期在大溪地印刷的第一本摩門經，那是傳教士帶過去的印刷機印出來的。原本當地居民生活都非常簡易，直到傳教士坐船進來，帶來宗教信仰，也帶來學校教育，如今終於在大溪地擁有一間醫學院。

一直聽說大溪地盛產黑珍珠，也聽說好不到哪裡去，筆者常在演說中提及我們的眼睛看到的常常是不準確的，我們特地到大溪地最大的王氏珍珠博物館去參觀，未去前，就有朋友慫恿著買顆黑珍珠回來，懷著好奇去看，原來珍珠的產生是人類的惡作劇，人們為了想要一顆漂亮的珍珠，也沒問牡蠣的意願，就將一小塊 shell 置入牡蠣的體內，這樣的刺激讓牡蠣因為不舒服而產生一種潤液，磨得越圓越大越厚重，越亮麗者為最上乘，色彩反而不是決定性的關鍵，那些看得上的黑珍

珠，都是天文數字，只能看著流口水，卻不敢去摸它，真的是眼睛吃冰淇淋，看官啊！在這裡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喔！爲了保住筆者的頭顱，請別大聲嚷嚷，大溪地的黑珍珠其實都是泊來品，因爲那裡爲了環保，爲了保持廣告照片上清澈誘人的海水，是不准設置珍珠養殖場的。那就狠下心，讓眼睛吃足了冰淇淋，大大的曝食一番，就算是心滿意足嘍。

由大溪地坐小飛機到 Bora Bora，約 30 分鐘，再坐船到水上旅館，進入房間才知道草屋頂漏水，通知旅館後，派來一輛三輪車幫忙搬行李換房間，筆者保證絕對是貨真價實的三輪車，11 月是當地的雨季，那雨像極了台灣的西北陣雨，無預警的斜下著大雨，母女倆人披著套身雨衣坐在無遮的三輪車上，該不是淚水吧！兩人相對無言淚好幾行。晚上烏漆抹黑的，加上累了一整天，洗完澡倒頭就呼呼大睡了。不料，一早醒來，卻又發現太靠近民房，總覺得哪裡隱藏著怪眼在窺視著，令人不安，欠缺隱私，再度發難更房，就這樣換住了三間，還真應驗了無三不成禮呢！這間，哎！不說也罷了，居然是廁所屋頂漏水，還好，是小漏，（事後得知，這裡的水上屋的屋頂用當地的樹葉蓋的，以層疊交叉形式蓋成，因樹葉總是會破損、爛掉，接著就會漏水，因此，就必須每 10~13、4 年換新的葉子以確保不漏水）稍稍跟經理嘮叨一番，也不想再勞師動眾，將就住下了，傻人有傻福，旅館經理覺得如此待客甚覺虧欠不妥，三番四次前來道歉，最後宴請一頓豐盛的龍蝦海鮮大餐以茲謝罪。大餐之後爲了表示我們是台灣來的泱泱大國氣度，就點了餐廳內最貴的冰淇淋，吃了。這讓我想起 2002 年與洛杉磯長老教會的朋友們坐遊輪到阿拉斯加的一個有趣的經歷。那天抵安克治之後，在上巴士前，明明就看到行李箱是與大家擺放一起的，卻在上了遊船之後，一直到清晨 3 點多了，

都還未看到行李，連跑了三次詢問站，最後經理出了下策，說，這樣吧！明天艦長的歡迎晚宴，我們送你一套晚禮服、鞋子、還有盥洗用具等，我問，船上有無內衣店？我總不能穿這身裝一個禮拜吧！她顯出一臉的抱歉說：“沒有”，我當時很為難的問：“那……怎麼辦才好？”她想了一下說：“啊！有了，我寫個紙條讓工人每天到你房間拿換洗的衣服，洗好後馬上送回去給你。”乍聽起來好像是個不錯的主意，我猶豫了一下告訴她我的擔心，說：“如果她把我最後僅有的，不小心也弄丟了，那我????”，擔心的話還未講完，接到室友打電話來說，行李終於送到了，呼！好險！趕緊回房洗澡睡覺去。第二天艦長晚宴後回到房間，赫然看到經理特地送來的一大盒足夠我們這一團人吃的新鮮可口的草莓巧克力，上附一紙條，寫著抱歉、請罪的話語，看官可知道，在臥房等行李的時間，筆者曾不經意的指著船上印著漂亮甜點的訂單，說，看哪！這個草莓巧克力看來好好吃喔！真希望能吃吃看。是上天要我經歷一個有驚無險的小轉折，再讓我幸運的得到那盒好吃的甜點？後來每次坐遊輪旅遊時一想到這個特殊的經歷，就禁不住要捧腹。

雖然沒能參觀高更的美術館，到底還是能少許體驗到大溪地之美，及大溪地的美女，讓我畫出“大溪地之女”第三天我們參加了坐吉普車環島的一日遊，最奇特的民俗風情大概就是每個住屋的前院，都安置有一個很大的家族墓，導遊說，這是為了讓往者與生者都覺得永不分離的安心。從山上瞭望，哇，真美，雖然下著毛毛雨，還是一片擁有 Emerald 及 Phthalo Turquoise Blue 的清澈海水，嚇死人的美，海中點綴著一個個的孤立小島，據說，是來自好萊塢的明星們置產的渡假屋。最後，那位也是來自加州的美籍導遊，不停的替 Bora Bora 的

原住民鞠躬道謝，因為他們最近蓋了一個新的世界頂級足球場，那是加州去的遊客們慷慨的加持結果，這番話引得遊客門面露溫馨的微笑，啊！也有份於善行哪！

大溪地最有趣的莫過於混水摸魚的經驗了。看官你說，旱鴨子的我，泡泡溫泉假裝不怕水還情有可原，要下到海底去混水摸魚，媽媽迷喔！打死都不去，經過小女一再的保證，絕對不妨害呼吸，絕對超好玩，絕對超新鮮的經驗，錯過了這個經驗，絕對會後悔，就這麼掙扎了一晚，真沒用被絕對超新鮮與錯過了絕對會後悔給打動了，啊！果真如小女所說的超值海底經驗，勸說讀者，如果去大溪地，一定要去經驗一下喔！那個經驗激勵我畫出那幅光與水流傳射的“流動”。這些繪畫經驗，讓我韻釀出抓住刹那動態的表達意境，而導引出後來的“傳動”——表達水鳥震翅而飛的畫面及百號大幅畫“蜂鳥”等，當這些畫去年底在紐約展出時，被紐約的畫評家論為“……越過傳統的訓練、集結，並伴隨著音樂的律動、在畫面上凝結霎那於永恆的特殊表達，讓觀賞者為之怦然心動……”。

結果還是沒看到高更在大溪地的美術館藏，啊！夢難圓，好吧！或許可以作為再去大溪地的要脅吧！哈！有小女的信誓旦旦……可也很難說嘍！如果她的另一半有意見怎辦？那就再說嘍！

被遺忘的台灣文化

◎ 趙珠蘭

回台灣是會上癮的。

雖然在出發前，內心充塞麻煩和不得已的感覺，接著又要忍受十四個半小時的飛行煎熬，然後得適應令人垂頭喪氣的天氣，更別說還要與吵雜及髒亂奮鬥。但是，一個禮拜之後，這些抱怨就奇蹟似的消失。

「這次的台灣之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看我高興的樣子，喬禁不住問。

「這一次，我深深體會到了那囤積深厚的文化氣息，還真想把那些爭辯台灣沒有文化的人，揪出來打一頓屁股。」我半開玩笑，卻心裡有愧，因為我曾經也是這種類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毫無自知之明，而仰慕西洋的物質技術，或崇拜那些掠奪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

逛路邊攤及傳統市場，是我每次回台灣必執行的例行公事。「大俗賣啦，機會難得，在百貨公司至少賣一千元，今天每件通通一百元…」最有趣的是看小販的叫賣花招，有時連顧客要付錢都有看沒有到，只自得其樂於招攬生意的激情。「一斤八多，73元，拿你70就好。」他們的算術能力，走遍天下無敵手，而自動少收錢，更是僅此一處，它國沒有。在這些小生意人身上，我感受到這塊土地上最基層的生命力，那種單純、關聯、活力、善良的能量，是每個台灣人心靈的原始振動。

吃的文化也是回台灣最大的享受之一，那小島上蔬果種類之豐富，菜色花樣之多變化，絕對會讓任何泱泱大國相形失色。

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最容易表現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台灣人花在飲食上的時間及心思，充分反映其平和與安然的天然性，

食物不只要新鮮原味，還要滋補養顏、延年益壽，並能祭祖拜神、以吃會友、表達感情；相對的，老美吃的文化簡單蒼白，龐大的超市裡，絕大部分是加工食品，遼闊的新大陸，遍佈相同口味的速食店，他們與食物的關係，僅限於填飽肚子、紓解情緒、或減肥。

然而，這次最大的收穫，是遊歷紫雲巖。在那個日暖風清的星期六，我獨自逛到清水去，想親自體驗林明華先生筆下的，台灣最偉大的神學殿宇（註）。因為沒有朋友做陪，有種探險又自得其樂的感覺。雖然明知自己才疏學淺，沒有林先生的神學素養，但是一進到廟內，就無法不立即感受到那厚重的文化沉澱。

這不只是一間台灣廟，也是詮釋古埃及神學的廟。那許多被供奉神像，讓我想起古埃及的的創始論，每一位主要的神（佛），代表著一個創造的重要原則；那些飛龍雕飾，象徵萬事萬物發生及存在的潛在能量，每個人都具備有，所以台語的‘龍’與‘靈’同音；雙龍盤柱，與現代象徵醫術標幟的圖形（caduceus），有相同的原始意義，古埃及用兩條盤繞的蟒蛇表徵。

河洛人和古埃及人一樣，崇尚慎終追遠，並敬拜許多神明，因而被西洋人誤認為是多神教，但其實是他們無法理解‘存在’有許多層次。在西洋人的文化裡，God 與 human 之間，只有天使一種 being 存在，而古老文化如河洛人及古埃及人，對存在則有更深的體認，在最高主宰與人之間，還有佛、菩薩、神、仙、靈、魂、魄、鬼等等 beings 的存在。並且，人能夠向這些較高層次的 beings 請益解惑，不必亦不能直接麻煩上帝（天公；最高主宰）。

看到紫雲巖裡香火鼎盛，各種階層、各種年齡的善男信女絡

繹不絕，我感受到那古老文化的智慧，厚厚重重的堆積在人們的集體潛意識內，即使再高超的科技，也很難推翻它。

註：參閱：林明華，“清水・紫雲巖——台灣最偉大的神學殿宇，依古埃及象形圖文、易經原理所建”，以及其二十餘本巨著。



國殤紀念日的省思

◎ 思理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已經得了很嚴重的集體失憶症。因為這種病症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我們都不知道已經染病在身，也就因此沒有及早延醫治療，病況一個年代比一個年代嚴重。請原諒我們。

雖然我們還記得有這麼一個唯一屬於你們的日子，可是我們似乎只記得這個日子的名稱，這個訂在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一，因此週末多出一天來的日子。這一天，如果沒有各種媒體播報紀念活動的實況，提醒我們爲了要紀念捐軀的你們，我們才有這多出一天的假日，要不然，說句真心話，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真的忘了，忘了這是個什麼性質的節日了。我們哪個不是早早就爲這個長週末，排滿休閒活動？遠行的近郊的旅遊，家族的友朋的聚會。長週末開始的前一天，我們不都互道“假日愉快”嗎？

愉快？！這種日子我們竟然也說得出“愉快”這兩個字，而且逢人便說，深怕沒說沒搶著說，就顯得自己好像是個異族別類或者沒見識似的，也都說得跟說“你好”“再見”那麼地自然。過完假回來，見了面不都要問，長週末過得愉快嗎？從來沒有人會問，長週末過得有意義嗎？不都要炫耀一下曬黑，或者因爲忘了抹防曬油而灼傷的皮膚，評論一下哪間餐館的菜餚如何，服務生的態度如何？不都要詳細敘述長途或短程的旅遊經驗，佐以已經上載在電腦上或印出來的頁頁相片？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以如此荒謬近乎可恥的方式，來過這個稱之爲國殤紀念日的日子。我們真的忘了，我們忘了這不是一個可以用一般節慶的方式過的日子。在這個國定假日裡，烤

肉已成不成文的時尚，然而，烤肉跟你們陣亡異地他鄉有什麼關係？湖水浴場正式在這一天啓用，開始可以游泳曬太陽的季節，這跟你們搶灘喪生又有什麼關係？也許，也許同樣的是攻城掠地罷！在公園在郊外烤肉，不都要搶烤架佔據涼亭野餐桌椅？在沙灘曬太陽堆沙城，不都得及早佔好位置？

我們爲這個長週末所做的準備，以及在這三天裡的四處奔波，跟你們戰死沙場又可能有什麼關聯？也許我們可以勉強地說，假日前，超級市場搶購飲料食品的人潮，人手一紙長長的採買單，張張看起來就像攻城滅敵的計劃。也許我們可以赧顏地說，公路上日夜兼程的車水馬龍，輛輛就好像在搶攻特定的橋頭堡。也許我們可以狡辯地說，水面上飛馳的快艇，艘艘就彷彿在追擊雷達中的敵艦。也許我們可以極端諷刺地說，天空中穿梭不停的飛機，架架好像在追逐前方不遠的敵機。這樣的強詞，這樣的奪理，其實在在透露了我們的心虛，在在洩露了我們心靈底處的不安。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說我們不曾爲這個紀念日有所感傷，雖然這種感傷詳究起來，都略顯被動，都相當短促，都非常粗淺。電視播出紀念日各地活動實況時，看到幾處有名的戰場和墓園裡齊整的十字墓碑，一排一排立正到天邊，聽見戎裝小喇叭手吹出安魂曲，一個音符哀傷過一個音符時，我們也曾爲之動容。看到紀念碑上銘刻的名字，插著一朵懷念的玫瑰，掛著一串祈禱的唸珠，嵌著一首悼念的詩，貼著一隻撫碑的手，印著一個思念的吻時，我們也曾爲之長嘆。看到墓碑上的生辰忌日，不小心算出你們在世極其短暫的年歲時，我們也曾爲之扼腕嘆息。

年紀輕輕的你們，是怎樣踏上歸期難卜的征途呢？當你們揮別家人故土時，你們是否曾經想到過“自古征戰幾人還”這類

的詩句呢？你們瞭解出征作戰的真正意義和目的嗎？當面對與你們同齡同樣青澀的敵人，你們必須舉起武器殲滅對方確保自身的安全時，你們的眼神透露著什麼？是兇狠？是無奈嗎？是對人類本性中宣洩無遺的殘忍，發出的憎惡嗎？你們扣板機的手是否猶豫是否顫抖？你們能夠在幾番出生入死的歷練之後，仍然把持著從戎投伍最原先的崇高信念嗎？當戰事膠著不前，攻城掠地的策略遭到質疑時，你們是否仍然記得而且深信出征的主要原因？

仰望異域的天空時，你們是否曾經思索過戰爭的意義？在硝煙四起的戰場，你們是否還堅守出征的理由？翻閱史冊，多少久戰的士兵們，因不知或不再相信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而困惑不已。多少戰後的分析，證明主戰並非上策，證明解決國與國之間族與族之間的糾紛另有途徑。可惜，可惜你們再也聽不到，再也無從印證了。或許你們初踏征途之際，就已經知道了，只是服膺“服從”乃軍人天職的宗旨，你們都努力抑住內心的掙扎，都成功地掩飾住困惑的眼神，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在你們犧牲之後，如此懷疑你們忠貞愛國的情操，如此低估你們維護世界和平宣揚自由民主的勇氣。或許，因為我們有汗牛充棟的史料可以耙梳，有難以數計的即時訊息可以分析，對過往的事蹟和正在進行的戰事，能夠從各種角度來探討，也因此我們開始無法苟同看似崇高其實充滿愚昧自私一錯再錯的決策，進而直覺地認為，你們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想法。可是，我們又怎能如此要求你們呢？怎能要求你們在困惑在心理掙扎中繼續打仗，甚至於喪失性命呢？

我們比較熟悉的二十世紀，是個大規模戰役不停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加上韓戰和越戰。只是，回溯人類歷史的長河，我們應當發現，這條長河一直流淌著人類揮霍不止的鮮血。自古

以降，無論哪一個世紀，人類在研究和製造殺傷力毀滅性一代比一代強的武器上，消耗多少智慧、金錢和能源？如果能夠把這些智慧這些金錢這些能源，全用在經營民生造福人群上，烏托邦應該早就不是海市蜃樓了，我們都不會一再傳承殘忍嗜殺的 DNA，也不會一直背負著歷史的原罪了。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在最近的戰役裡，讓你們背上侵略者的惡名，讓你們去面對去處理，這次的侵略所帶來的仇恨、無從洗刷的罪名和無法消弭的後果。你們一定知道而且相信，這絕對不是你們遠赴沙場的初衷，也絕對不是你們的過錯。我們深深相信，如果能有選擇，你們絕對寧可不踏上那個迥然不同的國度，實踐摧殘殺戮的計畫。

文盲和無知是蘊釀恐怖份子的溫床。精良武器帶來的大規模傷害，只能加深當地人的仇恨，帶來永無止境的戰亂，對根除極端主義消除恐怖份子，沒有多大的助益。當極端份子以出產石油而獲得的龐大財源，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學校，傳播偏頗的教義理論，培訓一批批前仆後繼的恐怖份子的時候，一位可敬的人道主義者，正默默地以微乎其微的財力在那兒興學建校，希望能夠用正規的教育掃除文盲，進而抵擋恐怖主義的擴散。

可笑也可悲的是，我們都間接或直接地幫助了這兩種極端不同的學校的建設。我們一直大量依賴舶來的石油，一加侖一加侖間接地幫了極端份子的忙，幫他們蓋起培訓恐怖份子的學校。同時，我們也正紛紛慷慨解囊，響應在戰地偏遠地區建校的捐款活動，一分錢一分錢地堆積起來，幫助這位具有遠見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興辦學校，達到以教育來推展和平，一次一間學校，努力不懈的理想。

如果傳言屬實，你們的將領們已經或者正在研讀，推崇這種

以教育替代武器的理念的書。只是，在盤根錯節的政治軍事外交體系裡，這種理念會受到應有的重視和採用嗎？當理念與現實與自己的宦途自己的利益起衝突時，當這種理念的實現必須假以時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啊）當前線的景況十分緊迫的時候，這種理念最多也只能做個形而上的參考而已，無法取代立即可以看到成果的槍炮火箭了。

或許你們的將領們都深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出征之前，他們或許都曾經認真地研究，而且對征戰之地的人文地理瞭若指掌。或許，他們都曾如此認真過。或許，他們都一致認為憑藉精良的武器，就可以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了。記憶猶新，在熱帶林敗退過，在目前的岩脊石嶺膠著著。你們就是在這種認敵不清所訂的戰略下出征的，你們就是在這種過度自信導致傲慢的戰略下犧牲的。

我們不禁要問，你們這一代和前幾代的犧牲又換來了什麼？那面引領你們前仆後繼的旌旗上所標幟的自由民主和平，為何總是遭人唾棄？為何總是彈痕累累？以槍炮火箭宣傳自由，在不同宗教不同社會體系的地方強行推銷民主，行得通嗎？在民智未開軍閥割據的地方辦幾次投票選舉，就可以實現真正的民主嗎？也許，這些正是朝向理想的第一步，為了達到這個理想，我們必須有所犧牲，你們就是我們祭出的犧牲品。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這麼容易讓假相蒙蔽，讓假相誤導。也可以說，我們其實並沒有認真地去關心去探討真相。甚至於可以說，我們即使已經知道真相也只能束手無策。這些年裡，我們已經不再常常看到國旗覆棺返抵國門的鏡頭，也很少看到前線戰事的實況報導。因此，我們幾乎忘記，忘了在世界偏遠之處，仍然進行著一場尚未結束的戰爭。似乎，我們已經習慣安祥和樂的日子，腦海裡容不下一絲兒混亂，承受不了一點點

的驚嚇。因此，我們選擇遺忘，我們選擇麻木不仁。當降了一半的星條旗，偶爾闖入眼簾的時候，我們在倏然一驚，在忽然記起遠方還有一場戰爭之後，也只會百般無奈地在心裡嘀咕，仗還在打？到底要打到什麼時候才會打完！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得了這樣一種難以痊癒的集體失憶症。原諒我們只有在國殤紀念日這一天，看到電視轉播紀念活動實況的時候，才想起你們。

請原諒我們，原諒我們一直無法鑄造一個永世的太平，白白枉費了你們的犧牲。號角依然催響，硝煙依然瀰漫，十字墓碑仍將一一排列，排列在我們愧疚不已的心上。

註：文中所提之書乃 Greg Mortenson 所著的【三杯茶：一個人促進和平的使命……一次一所學校】(Three Cups of Tea: One Man's Mission to Promote Peace ... One School At A Time)

捉賊記

◎ 秋林

安靜的暑天正是所謂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時候，大人在午睡，還小的我大概才五、六歲吧！百般無聊不想睡，熱得連鳥都躲了起來，聽著外面的蟬叫，特別嘹亮，也特別擾人。隔鄰的中藥店傳來鉢錘打碎中藥相當調和悅耳的聲音外，對了，還有偶然遠處傳來幾下的狗吠聲。盯著天窗照在地上移動的日影，不敢出聲。特別恬靜的午後，若弄出一點聲音吵醒了大人的午睡，最少挨一頓又長又臭的罵，有時還可能會挨一頓打，這完全看大人當時的心情而定。

忽然聽到樓下有人進來的聲響，一咕碌翻身起床，大人也驚醒過來。原來是隔鄰賣中藥的阿姨跑來說，他們的藥被偷。家裡一下子熱鬧起來，家人出去，我也跟著出去。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大人已不再管我們小孩子，我們在大人群中鑽出鑽進，慢慢地多多少少聽來了整個故事的大概。

有一個中年人家裡的小孩生病，拿了一大疊中藥單來配藥，同時也買了許多貴重的補藥，其中包括幾條人參，有一條顏色特別深暗的，價錢較貴。正忙著配藥間，這賊說要去外面水溝小便。去了一陣子，藥都配好了，還不見人回來，放眼一看，才發現最貴重的一條人參已不翼而飛，搶到外面，四處一看，不見他的人影。

整條街立刻沸騰了起來，大人們聚在一起正在討論對策，小孩們也在大人群中像蒼蠅一樣，令人厭煩地湊熱鬧。我興奮的參與，但一點都不被重視。大人們最後決定分批去追，各處鄉間小路都涵蓋了。可是幾個鐘頭後，大家筋疲力盡，陸陸續續的回來。天也昏黑了，大部分的人都回家去料理晚餐，只有

當事人還有就近的鄰人還留著做那沒用的談話安慰。幾個女人們比較有耐性，也可以說不死心，到附近的公車站做最後的偵查。更鄉下的地方公車都由這裡進城。每十五到三十分鐘就有一部公車開來，每次車子一停，幾個女人就跟著站長蜂擁上車去檢查，不可思議的居然在一部遠地來的公車上，抓到了這個賊。

聽說，上車後看到有人猶豫。少不了抓到派出所內，先修理一頓、刑求一番，寫好報告後，轉到台北總部去報功領獎去了。

大家看著這賊終於被銬上手銬，垂頭喪氣地被當地的警察押走了。由車站回家的路上，大家都靜靜的沒有話，我心裡更是慘慘然，一方面痛恨這些大人們怎麼那麼精，另一方面心裡更是罵著，你這個死賊、臭賊、大臭賊！活該！居然跑掉了，怎麼又跑回來？晚飯時候，煮了一大桌，我一點胃口都沒有，媽媽擔心我病了，姐姐說大概是小孩子太興奮了！我生氣地頂了一句：「你又不是醫生，你知道什麼？」。

女瘋子

◎ 秋林

又是一個美麗的黃昏，很快地夕陽西下，暮色十合，遠近幾家燈火已經陸續出現。心裡正嘆息著美麗的一天又過去了，得回家去了。

跟我玩了一天的好友 -- 『阿清』忽然慌張地指著不遠的路上，走來了穿白衣、長頭髮的，還有那熟悉的聲音，是我們鄉裡有名的女瘋子。她在鄉裡是大家都熟悉的，是出了名有受過教育的美女，在台北第一流的高等女中畢業後，到日本留學。在日據時代與日本軍官戀愛結婚，二次大戰後丈夫被遣送回日，下落不明，失去了聯絡，慢慢的就精神亂了，瘋了。

眼見著她就快到了樓下，我們在這小學唯一的二層樓房，下樓只有一個樓梯，這下去可能就迎面碰上，決定暫時躲一躲，立刻跑進了教室，關好了門窗。我們孩子們最怕她，常常晚上幽靈似的出現，白色的長衣、披肩的長髮夜夜到處飄蕩，可能在懷念追尋往昔春日的花前，秋夜的月下吧！

媽媽一定不知道我被關在這裡來救我。等了又等，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阿清輕聲的對我耳語：『你去看看。』我反說：『你去看看。』倆人都害怕得不敢提到『怕』這個字。想划拳又都怕出聲，教室裡已相當暗，看來看去鬼影憧憧，時間似乎凍結，盡量控制調勻呼吸，反而覺得呼吸越來越重、越促、越快。遲了回家一定又會挨一頓打。天色越來越黑，教室裡又覺得有鬼。終於輕輕地做了手勢，決定還是划拳。我倒了十八輩子的霉，我又輸了，只好認了。

輕輕地從地上起來，慢慢地爬過去，沒有聲響地爬上桌子，身子慢慢輕輕的伸直靠近玻璃窗。底下兩片是毛玻璃，上面的

兩片才是透明的。輕輕的伸到第三片透明的玻璃窗，往外看，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一對慘綠的瞳孔正對著我的眼睛。我一下沒會過神來，她從外面墊著腳，她兩眼也剛好夠到這透明的玻璃，倆人正好上半個臉孔相對，眼睛相對，瞳孔正對。她眨了一下眼，我才意識過來，嚇得三魂出了七竅，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說時遲那時快兩腳一軟從桌子上摔了下來，連爬帶滾衝到角落。阿清壓著嗓子急切地問：『看到了沒有？看到了沒有？』我指一指窗戶，阿清大概也看到了什麼，他一定也嚇的糊塗了，觀世音菩薩保佑，他居然沒叫出聲。我倆趴在地上都不敢動，全身出冷汗，我連褲襠都濕了，腦袋空空的，只想一件事，女瘋子要是進來了怎麼辦？

不曉得過了多久，好像是永遠！黑暗的教室到處看來都是鬼。

小孩子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太大的耐性，偷偷地又爬回到窗戶底下，輕輕地打開了木頭的小門，沒有看到腳影，伸出頭再一看，也沒看到什麼，可能已經暗得什麼都看不見。像兔子一樣衝出去，一看四下無人、無鬼，一路上大吼大叫跑回家去。

回憶

◎ 秋林

拿起案上生理學筆記，自然而然又翻到了那一頁。雜亂的筆記當中祇有這一次記得最詳細整齊。時光倒流，我彷彿又回到了從前，往事新鮮地閃上心頭。

記得那一天是一個大雨滂沱的下午，我第一次跟班上女孩子坐在一起上課，是跟妳。也就是這一天，大概怕妳笑吧，這一天的筆記抄得最認真。當天的記憶我記得最清楚。後來不是因為下大雨、聽不清講課，方先生不是叫我們座位往前面靠嗎？我不敢跟妳坐在一起，我搬到妳前面。我還記得我跟妳撞了一下，其實我背後不長眼睛的，但我仍然向妳道歉，妳還笑了，甜甜地。是不？不敢與妳坐在一起，是緊張嗎？是羞澀嗎？都有一點，但那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我好幾天沒有洗澡了，不願意讓妳不愉快倒是真的，第一次對自己沒有洗澡感到後悔。

雨過天晴、涼風迎面吹來，無疑地對悶熱得混身是汗的身軀是清涼的，不過這時我有點抱怨風怎麼不從背後吹，甚至有些抱怨這勞什子的風了。

上完課後，我的書《文星》掉在地上，妳的書也掉了。我說，我幫妳撿起來好嗎？妳又笑了。”謝謝！”這句我又把它織入了這美麗的夢中。

歸家路上，同學都笑著說，我故意把書弄掉在地上的。其實，唉！不說算了，即使是真的又何妨？不是嗎？我獲得太多了，這些喧笑倒反顯得微不足道了。

妳大概會笑我，寫得像小孩子似的。說真的，浸潤在回憶的往事裏，我就像小孩子。

媽媽的故事

◎楊平猷

每個人都有一個媽媽的故事，我也不例外。關於媽媽的種種，其實都是些平凡不值得一提的雞毛蒜皮事。直到昨天，我才省悟到，是太平凡卻太實在，不能獨自擁有，而應該讓大家分享。

事情是這樣：

昨天晚上有一個小小的共修會。會後，大伙兒一起聊天。有一位戰師兄談起他侍候媽媽晚年的那段日子。他說，

「我買了一台最好的電視機，媽媽每天對著電視機打瞌睡。等我輕輕的把它關了，她就醒來。說，別關別關我還在看。」

我說：

「我媽剛好相反。我媽從學了佛以後，一直到八十幾歲，總是念念不忘；總是叮嚀我們：不要虛度光陰，我們要精進。而她自己除了睡覺與午休之外，都是非常清醒。」

這時，有一位叫 Andy 的同修說：

「他媽媽是修行人，他媽媽是個沒讀什麼書的鄉下老婦人，卻有許多奇蹟，死時還預知時日。」

有人問：

「你媽媽修什麼法門來的？」

「很難講。主要是頌經念佛，應該算是念佛法門。她最先是學〔普門品〕，之後也學了中國佛教的各種經懺，誦本上也有咒文，是含雜一切的中國傳統佛教，不算什麼法門。」

「念佛持誦也可以淨心得定。得定的行者，有預知時日的可能。」有人這樣說。

我媽體弱多病，也活了八十四歲。最後那幾年，反而比較平

健。

有一天，她對我弟媳婦說：「還有一個禮拜，你們不可以哭。」弟弟與他媳婦不知佛教的說法，不知道什麼意思。只看她比以前更精進，整天持頌〔金剛經〕。還把自己準備的壽衣及祭拜的相片拿出來，把兄弟供養她結餘的零用錢，撥一小部分留做手尾錢，其餘的分別佈施到清水鎮內的各寺廟。真的一個禮拜，非常慈祥的走了。

她不止知道自己，還預知許多別的事。

有一天晚上，她勾著我的臂膀到清水街上買東西。剛出門在巷子口，和鄰居嬸婆相閃身。打過招呼走過幾步後，就告訴我，大概再一個禮拜，她（嬸婆）就會倒腳。果然一個禮拜，這大嬸婆得了中風，真倒了腳。

另一天，我們到村子口雜貨店買東西。她悄悄的對我說，這老闆娘大概沒多久了。真的，不過幾天，他家就搭起師公壇來了。

又有一天，他提著念珠突然叫，「Tomi Tomi。你二姑媽可能不在了。」第二天，我三叔來報。（當時 1960 年代，我家還沒有電話機。）說二姑媽昨天死了。

1959 年，我準備報考台北師範。爲了節省到台北的火車費，我連絡了一家貨運行，商量好搭便車做一夜的臨時捆工。一切都準備好了，直到下午，她突然反對，不讓我出門。並不是不甘我做苦工，因爲這個捆工其實不必做什麼。不知道爲什麼，她就是不讓我出門。

後來我們決定博盃來決定。結果又被觀音媽否決了。既然菩薩也這樣的意思，只好放棄搭便車。

您說怪不怪。當夜十點突然天轉惡風，兩點變成暴風雨。當時還沒有氣象預報，捆工都露天睡在貨車帆布蓋上。那夜多虧

我媽阻擋我，否則就慘了。

「這是他心通還是天眼通？」有人這樣問，卻沒人回答。是特異功能吧

「有神通不一定有智慧。」又有人這樣說。因為佛教的重點是開智慧。

「他媽媽也有不少智慧的言語。像〔扮演輸的人…〕。Tomi你說給大家聽聽吧。」Andy 又說了。

過去，我每次和人有爭執，回家總會抱怨個不停。有一天，她看我一肚子火回來，就對我說：

「世間是公平的，聰明的或愚笨的，強的人或弱的人，繞來繞去走的路都是一樣長，最後得到的總是一樣多。」

「禮讓的人得到的不一定比較少。」她說：

「兩個人在一起總是會相爭。大家比來比去都想第一。爭來爭去天下就是不太平。既然爭到最後，不管是輸是贏結局總是一樣多。爲什麼我們要第一？爲什麼一定要爭贏？扮演輸比較簡單。有人認輸天下才會太平。我們就爭輸吧。」

懂嗎？我看有人一頭霧水。但，這一句話大大的影響我一生。

她的生命哲學其實很簡單。她把一切都看得很平常。

有一次，我三哥剛買了新車。從台北老遠開車回清水（1960年代台灣汽車還不太流行），想帶她去溪頭玩，她就是不去。她說：

「有什麼好看？看來看去不是樹仔就是人，再不然就是路啦厝啦。」

「你媽就是不懂得美感。」

「什麼不懂。你看我是什麼。我的美感根源就是她的遺傳。」

我外祖父家有非常優秀的藝術基因。外公和大舅還有幾個表弟，都能寫一手好字；我二舅還是日本時代清水街三大才子之一。詩書畫與音樂一概俱全。可惜清水大地震時（1940年？）震亡了。害我二舅媽守寡幾十年，今年九十幾。清水人都說她應該得貞潔牌坊。

「我看，她這樣就是如實觀。」有人這樣說。

「聽起來應屬於平等觀。」戰師兄這樣講。

「不止平等觀。她的因果觀更加特殊。」我說。

她常教訓我們：

「世間比來比去也吃來吃去。吃人的或被吃的都同樣要受果報。」

「打人殺人或被打被殺都要很用力。這個力量一定發生作用。一個作力向前擴散影響周遭甚至整個世間；一個向後反彈震向自己。打人或被打兩人都會痛，一個痛在肉一個痛在手。但兩人又同時痛在心。」

「殺人的人嗔恨心會發生作用。向前的作用加在被殺的人身上，一有機會被殺的人嗔恨心就生起報仇心，反過來殺他或更殺別人。向後的作用力反彈給自己，成為有毒的業心。等因緣一成熟，毒素發酵成為另一種果報，令自己墮入痛苦的深坑。」

「這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循環，因緣果報。」Andy如是說。

「被殺被害的人，怎麼也要受果報。」有人問

「被害者在被害的當下，一定會有內心的習性反應。這些習性反應也會成為不好的業心。一但因緣成熟，當然也會引發相應果報。除非他有修行，除非他安住不起習性反應。」戰師兄說

「害人的行為不要有，害人的心也不該生。」她常常這樣

說。

「說謊話；偷東西；佔人家小便宜，不要以為人家不注意沒關係，得了手以為人家不知道。不要慶幸，禍害像影子貼在你背後，隨時要現前。」

當時我們是錢少，但是她從來沒叫過窮，也不許我們喊窮。她說：

「不要自許惡願喊窮，不要自造口業。有錢沒錢只是一種感覺。手頭可以拮据，內心不必短缺。」

「自許惡願，自造的口業也會成為力量。錯縱累積，一但因緣成熟，惡業現前，自取其果。」

「這是唯心所造的思想。」

「不是思想而是她的體驗。」

「這要很大的心量才做得到啊。」有人這樣說。

「這是對的。身口意佈置了自身周遭的磁場，清淨的身口意營造清淨的磁場。我們要從善的身口意培育生命的正能量。五戒十善不只是人際間的生活規範而已，戒律應該有：營造生命品質的含意。」張肇源這樣說。

「你媽學佛學多久？」

有人這樣問，那我只好細說從前了。

我初中二年級吧？她四十幾歲，她說她乾淨了，可以學佛誦經了。

當年的婦女，營養較差，四十幾歲就更年。過了更年期，不再有經血的問題。在傳統觀念裏，經血是不淨物，所以更年之後的她就乾淨了。

最初她拜我姑婆為師，法名〔達守〕。

姑婆年輕喪偶。守寡後，即皈依埔里松柏坑她出家女兒正君師門下，卻在家帶髮修行。因（我）楊姓祖家當時族大還算可

以，女孩也能得到好的學養。姑婆讀過瓊林四書，佛經讀頌上也算很深入。

正君師早逝。往生前一夜，姑婆夢見師身著金色縷衣，菩薩來迎，由大殿升天而去。

我媽最先從〔普門品〕入學。因為原不識漢字，學起來很困難。姑婆教的是以漢文（即閩南官話）讀誦。

漢文也說成正音。與日常台語發音（即口語）有很大的差別，讓她產生許多疑問。爲了求正確，她常帶著誦本，到清水街上請教鎮上漢學耆老。但總是各有所別，最後回來，我就幫她查字典，作爲終結。

我用的是一本國民政府轉進來台前，上海商務出版社印的中華大字典，它的發音方式，以上下兩字的上下音來相切。適用於中國各地的正音，不論閩語粵語或湘語都很好用。也因為這樣我初二時，也讀過〔普門品〕。

同時，她又開始持戒。學習佛所教導的做人道理與行爲準則。經常拉著我去觀音廟亭（即清水紫雲巖）聽講經。

她學習的熱忱與對佛義精準認知的態度，頗爲當時清水學佛人所肯定。

我媽除了預感靈通外，還有些心想事成的奇蹟。

1956年我二哥彰化高工畢業。在政府主辦的就業考試得全省（國）第十五名，可以得到公務員的職業分發。那時我媽就開始祈求：二哥能派到一份坐車不要錢；早上出門晚上回家的工作。

結果分派在公路局台中保養場。位於南台中，可以在村子口搭公車直到保養場。二哥在保養場負責物料保管，一做幾十年，一生坐車不要錢。

妹妹畢業後，她就期望妹妹找到一個中午回家吃中飯的工

作。真巧，幾天後村口外面堂姐夫的成衣場就來問她去上班。真的中午在家吃中飯。

「她禮拜佛像嗎？」

當然。清水有兩間廟，一間觀音亭，一間媽祖間。兩廟各有後援組織。一有節慶，兩廟火拚。但平常全鎮五十三庄百姓則平等供奉。我家也不例外，每次我離鄉之前或返鄉之後，都要去辭行或報到。但她所最信的，還是我們自家所服侍的觀音。

說起來也好玩，這觀音像，只有一吋來高，加上竹林背景及一位合掌禮拜的小男生（紅孩兒-----封神榜），總共還不到三吋。原本是我們的玩具，是三哥從外面檢回來在地上打滾。因為家裏需要有神佛供奉，媽媽找到一塊香樟木，鋸個平口當台座。也沒開光儀式，就供在廳頭，拜將起來。

一拜，也很神，每次博盃，都很準。每有祈求也很靈。這觀音成為當年我家生活的明燈，困境的指導。

「觀音靈不靈，其實是看祈求的人內心的相應。」又有人這樣說。

「她受戒嗎？」

受戒。

從我姑婆學了幾年，很快就把各部經懺學完。唱誦沒問題，但佛理就不能滿足她的胸懷。從收音機聽到台中慈明寺有傳戒的公告。經過姑婆的同意後，就在聖印法師座下受五戒。隨後又持菩薩戒。

她持戒很嚴，幾乎是依教奉行。比如，她知道吉祥臥之後，睡姿只有側臥，從不翻身。（菲律賓）廣幻法師讚嘆她：「正念不斷。」

也可能長年側臥加上骨質疏鬆的緣故，脊椎骨打彎需要穿鐵架衣。醫師規勸她改變睡姿，她還是堅持不改。

她堅信，只要一個人成就，上三代下三代都能得救。

她對於應該做的作持或不該做的止持非常清楚。而且非常自信，持戒的功德非常明瞭。

過去我們也祭拜土地公，但有一次，我和她經過土地廟，我問她要不要進去。

她說：

「不可以。我一進去，土地神就要站起來。」

因為她精進；因為她的戒德；因為她慈悲，她不願勞動土地。說著慈悲也有一些小故事。

戰後，大部分的人都很窮。我家兄弟多，母親掌理生計困難，只得省吃儉用，經常炒塩攪稀飯。租塊小片地種菜。蘿菠乾醃瓜或白煮青菜都要分著吃。可以過得去，就是很辛苦。記得母親最後小產生個葡萄胎，也只能吃爛醃瓜坐月子。

她常說：

「世間還有很多人比我們更艱苦。我們算是有福報。」

村前的董阿伯公，三個媳婦輪流供食。以農曆日計算，每人供十天。農曆月有時只有二十九天，常常二十九的第二天，三媳婦說明天一號吃老大。大媳婦說老三那邊只吃九天還差一天。董阿伯公就得餓肚子，站在巷子口發抖。這時我媽就偷偷的掩一碗給他。有做忌日多一片肉，就請來多吃一餐當點心。也怕惹麻煩攪進糾葛裏，只能低調進行。

有乞丐或提著引罄誦經祝福的（日本式）行腳和尚，我媽的佈施從來沒吝嗇過。

有一次，在清水街上看到一個大男人指著托鉢的出家人的頭大罵，我媽就上前和顏招呼化解，並且向和尚佈施道歉。

這種佈施其實我也很樂意。但，等我對心的觀察有進一步的了解後，我發現在自己的慈悲角度裏，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染著

與慢心。是一種補賞心理。但我媽則沒有。她一切只是單純，滿足，理所當然。

「你媽為什麼會學佛？」

其實，我媽老早想出家，曾經離家出走過。當時跑到后里一家比盧寺，頭都快剃了，最後還是被我大舅帶回來。

「怎麼會這樣？」

「不能放下責任不管。」

講到這裡，可能要敘述他的一生了。

我媽姓〔謝〕，外祖父謝公，是清水街最勇的中醫師。二舅英年早逝。大舅三舅也都是繼承父業，同樣忠厚老實。大舅的醫術，更常被人讚揚。

我媽年少聰慧，聽說也很「水」（笑一笑）。

日本時代就讀公學校時（註一），曾代表學校，由我祖父帶隊，參加校際的演說比賽。就因為這樣，被我祖父看上，卻造就了我媽一生的命運。

我祖父，楊聯科。是當時公學校的教務主任，應該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清水街的人才。從他遺留在樓閣上面的文物與書籍，可以知道他在教育；文學；科學；醫學；星空；甚至航空方面的知識，都有深入的研究。

但從傳說中，及我幼年的記憶裏，可以臆測，他卻是一個呆板而嚴苛的人。

說起我祖父，應該是我三叔公。我父親其實是我二伯公楊聯汀（也是公學校的老師）所生。祖父原無所生，因為看上了我媽，把我父親領養過來，準備迎娶我媽。

我父親楊基三，聰明卻是清水著名的老實人。過繼之後，並沒有得到學識上的栽培，反而安插在小學醫務室裏打工。日本降服後，他也成為正式的校工。微薄的收入，也是日後我媽家

務艱難的因緣。家父 ----- 我多上，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力與數據觀念，對股票與期貨分析也有一套。偶而也提供清水投資者的顧問，賺些外快，貼補家用。但微量的數字，對家境起不了作用。

父親最後臥病期間，把他的那一套傳給二哥。二哥錢少保守，也賺了幾棟房子。在股票界中，是少有只賺不賠的例子。

日本時代的小學老師屬於官方分派，有官服肩飾配刀，社會地位高於中醫師很多。楊家戶大田多，祖父對謝家有絕對的優越感。加上他的呆板個性及所學到的嚴苛的日本教育與管理方式，母親過嫁之後及所育的子女，並沒有得到平等的待遇。是她看破世間的原因。也因為她在困境中所學到的生命至理，更培育出她獨特而高尚的生命品質。

祖父除了父親之外又領養了二叔及外姓的三叔。祖母疼愛三叔，家裏最好的都掩給他。

不過，祖父母倒是更疼愛他們的大孫 ----- 我大哥。

三叔娶妻後，加上一位年輕不經事的三叔姆，我媽所受到的是被歧視與幾乎是被虐待的命運。

詳細的情形恕我不應該敘述，但可以用兩件事來說明。

祖父辭世後不久，三叔積蓄用罄。耕者有其田的社會改革，祖父名下田園換來的股票，每年只能分到幾個碗碟配東。祖母多病，只好由台中三叔那裏搬回來與我們住。我媽並沒有因為過去，仍是盡其新婦的本分來侍奉，以好份的衣食來供養，冬天晚上怕她冷，要我和她睡。說，小孩子脚倉三斗火。幾年後，祖母過世之前的第二年，終於對我媽說，她對過去很後悔。

祖母去世後，三叔也搬回清水。這時三叔姆也是懂事的中年人了。有一天，母親和她談天，提到當年的故事。三叔姆也說，她很失禮，請求原諒。因為年輕不懂事，長輩這樣教她。

祖父看上我媽，應該是欣賞她，應該給予獎賞與鼓勵。爲什麼娶回來做新婦後，卻是這樣的對待？這是我至今不能理解的事，當然我可以猜測。但是我不敢，也沒有權力。這就是世間，我只能說這就是我媽的因緣，我媽的命運。

命運是這樣艱難，我媽卻沒有被命運所打倒。

當然，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是超越的生活方式，是從災難中建立起來的方式。還沒有入佛門，我媽卻早已是佛教徒，早已過著十度波羅密的生活。多少年來，忍辱持家，遠離憂淒苦惱，精進內省。

我六歲時，祖父去世。三叔與祖母搬去台中。人爲的精神壓力沒有了。

大哥師範學校畢業後，生活大有改善。二哥高工畢業後，家境的重擔漸輕。我媽也有餘力讀經學誦。

幾年後，三哥首先考上大學。得榜首台大數學系第一名，全鎮轟動，以爲清水出狀元。加上大哥服務地方的熱心，我媽的聲望在清水廣被稱讚。接著大哥屢敗屢戰，歷經五次應試，也考上政大。我師範學校畢業，服務三年後，考上國立藝專。二哥也從逢甲學院夜間部畢業。

1965年，清水鎮長吳清波，以我媽持家教子有方，報請台中縣政府，入選爲台中縣的模範母親，接受縣長的褒揚。

我結婚後，我媽的生活壓力因兄長的供養，更加豐裕而完全紓解。她修行更是精進，照樣幫忙家務，讀誦，念佛，聽經。

沒有看舞劇，沒有串門子，甚至寺廟或出家法師，除了供養也不攀緣。一切拜誦都是在家，甚至大部經懺，也一個人默默進行。除了精進還是精進。

她告訴我：

「一個家族，只要出了一位聖者阿羅漢，整個內外家族上下

三代，都能得救。」

1989年的某一天，她告知了我弟媳婦辭世預言後的第七天，12月14日，她做完了她這一生最後的一件事，離開了。

出殯的那一天，相送的親友，人數之多，為清水人所驚訝。也因為黃信介看到這樣的場面，徵召大哥，提名台中縣長選舉。

您知道嗎？很久以前，我媽就告訴我，大哥有縣長的‘資格’。

‘有資格’，就表示縣長不是他。一定會落選。媽媽的話，大哥也知道。

當時，台中縣地方勢力強大，國民黨的紅黑兩派輪流而治。黃信介的氣候還未形成，那裏是大哥所能插足。但是，當我問大哥為什麼要參選？他說：

「犧牲打。」

您說，除了我媽〔阿玉仔〕（註二）的兒子之外，誰會做這樣的犧牲打？

坦白講，大哥雖然讀政治，但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彭明敏那種民主運動者的粉絲而已。我們家也都慶幸他沒當選。

這就是我們的〔模範母親〕。

這裡有個小插曲，值得一笑：

我媽認為只有讀書上進才是子女的出路，也是她的任務。就是我弟弟，被老師（毒）打了之後，發誓不補習不升學。我媽說：

「不讀書將來要挑屎嗎？」

弟弟不說話，就到糞坑舀了一大桶大便，當著我媽面前，攪著給她看。

我媽說，「有志氣！」也就不再讓他補習了。

其實，我媽很放心。她曾告訴我：

「介猶仔以後會有很多朋友。」朋友多貴人多，他當然放心。

弟弟成年後，認真事業，也得到多項發明申請專利。現在還是清水鎮某一里的里長。他服務里民的熱誠，當然是我們的家傳。選里長只是他服務朋友的正名。

里民說：

「只要楊介猶要出來，就不可能有別人敢競選。要不是學歷限制，選鎮長都沒問題。」

我家門口每年總是貼著同樣的一對大舅寫的對聯：

『吉星高照平安宅 福曜常臨積善家』

這對聯表面是過年增加喜氣的紅聯，其實是舅舅給我家的安慰與鼓勵。母親常唸給我們聽，我們也這樣自奉自勉。當年我們是窮，但我們自信，我們得天獨厚，我們菩薩保佑，我們很感恩，我們很幸福。

記得祖父過世，三叔帶著風水師勘風水。神秘兮兮，不許我們插手。爸媽都閉著嘴不過問，連葬在哪裡也不知道。只隱約知道哪一天早上七點要破土。要準備三牲禮豬雞魚作敬。

那一天透早，大哥突然醒來對媽說，他夢見一個老歲仔正忙著檢石頭。那老人說：

「我得整好這塊地，三皮仔（清水人都這樣稱我父親）他要起新厝。」

我媽說：

「是土地公。七點要破土。阿-----，福地福人居。」

三叔怕我們風水佔便宜，不讓我們插手。

下葬那一天才知道，原來墓園葬地多石頭。爸媽帶著我們把墳上的石頭整一整，大家閉著嘴，心理都有數。大哥偷偷的笑。

特異神通和作夢這樣的事離佛教的根本思想太遠，不是我要倡導，也不是我們所相信。這裡提起來，只是一種狀況的類同。說著好玩，來說明母親生命的寫照。

這就是我們的佛教徒；我們的滋養；我們的信心；我們的模範母親。

〔註一〕：〔公學校〕是台灣人讀的國民小學。日本人則讀〔第一小學〕。

〔註二〕：〔阿玉仔〕是我媽的小名，她要我們這樣暱稱她。後來我才知道，外祖母有濃厚的鄒族血緣與習俗。外舅公捲髮灰眼；擅長收驚烏卦與放蠱。原住民直稱父母的名。漢族才喊爹娘，日本人則喊我多上或我喀上。

空襲近在咫尺

◎王泰澤

1944年，世界第二次大戰末期，有一顆炸彈落在離我家不到四百公尺的地方。那時我五歲。六十七年後，我還依稀記得，在那個夏日中午時分，炸彈擊中地面時的震天價響，來得十分突然，致使我家鄉的人（台灣屏東萬丹），飽受驚慌。

數個月來，每當美國敵機出現近處，派出所就發出警戒警報“keikai keihoo”，接著常常就聽到空襲警報“kushuu keihoo”。美國飛機幾乎每天空襲屏東軍用機場。萬丹不在機場附近，約離十公里，通常我們會聽到遠處隆隆的炸彈爆炸聲，地面也會震一兩下。發生時，父母親總會趕快叫家人躲入房子後院六尺深矩形的防空洞。在防空洞蓋上掩蓋之前，我們甚至有機會擡頭親眼目睹一些空戰（kuuchuusen），看到被創擊的飛機，帶著燃燒的煙尾巴，急劇螺旋墜落，也會看到飛行員賴以逃生的降落傘慢慢颯飄落。我們起先聽到的是，有美國飛機被擊落，飛行員跳傘被俘。但不到幾個月，日本空軍就已失去威力，少有日機上空攔截高空飛行的美國B-29轟炸機，即使日本炮兵從地面射擊大砲，也無法射中敵機。

這一次，美國炸彈剛好擊中了位在我故鄉有少數日本士兵駐紮的小兵營。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戰爭災害發生在我家附近。

像往常一樣，沒多久解除警報就響了，讓全鄉鎮的人知道，美國的飛機已經遠離。

慢慢地，我媽把我姐妹和我帶出了防空洞，見見陽光，呼吸新鮮空氣。這一次，媽媽看起來似乎由於極度擔心以致不知

所措，好久才恢復過來。她簡要地告訴我們，父親要去派出所加入救援隊伍，準備沿大街小巷逐戶探查，幫助受傷的人。他把我們和震壞的物品留在家裏，匆匆離開了。我們的二層樓房亂七八糟，桌上的物品大多掉落了，到處都看得見破碎的窗玻璃，連樓上樓下的日式紙門“shoji 障子”也脫軌掉落地上。

過了幾個小時，爸爸終於回來了。他從門口，經過前屋和天井走進住屋。從他與媽媽的緊促日語談話，姐姐和我都能感覺到已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媽媽開始有點遲疑，但後來決定用台灣話據實告訴我們，距離我家一條街的黃家漢藥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告訴我們，美國的炸彈首先擊中地面，沒有爆發，反彈越過街道，擊中了黃家的防空洞。全家人就這樣被活埋在防空洞裏。屍體從土堆裏挖掘出來，個個臉色蒼白，狀極恐怖。救援隊員看得心驚。在忙亂中，他們注意到沒有黃家長子的屍體，有人很快想了起來，他正在日本留學。這些悲慘情景，我至今未能忘記。

二次世界大戰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許多台灣青年學生去日本留學。爸爸和較年輕的黃家長子是我們鎮上少數留學生中的二個。由於父親認識在日本的台灣朋友，他們接到消息後，開始到處打聽，終於找到了小黃。此時戰爭仍在繼續。在戰爭期間，小黃花了好些時間才妥善安排從日本回到台灣。我記得一兩年後有一天，他來我家拜訪，爸爸似乎是在說明當時小鎮損害的情景給他聽。他認真聽著，淚水盈眶。

世態萬變，六十七年後有一天，我在美國辛辛那提路上開車，車前有許多戰後幫助日本經濟起飛的日本汽車，豐田，日產，本田。這時我回想到日本神風隊飛行員於1941年12月7日突襲太平洋美國屬地珍珠港，之後美國B-29轟炸機空炸日

本、台灣，其中一顆落在我家附近，埋葬了一家人。四年後，美國分別於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慘絕人寰的原子彈。昨日仇敵，今日盟友，在美國路上每天看到這麼多日本車輛，令我深深體會到，地面上其實沒有敵人，只有人類的暴行。



我的和平天使

◎ 林芸

女兒自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畢業後，順利地進入一家知名的癌症研究中心工作，我內心頗為欣喜，想說以後可以不再為她擔太多的心了，還高興地買了一部賓士車給她當畢業禮物，讓她興奮地說不出話來。沒想到過了一年，開始偶而聽她提起想換工作的念頭，我急著追問，總是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她只輕描淡寫地說，她一直跟一些和平使團 (Peace Corp.) 的人有些接觸，令她心有所動。她那顆驛動的心，開始讓我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起來。

晴天霹靂的決定

直到有一天，她在電話中躊躇猶豫了許久，才終於鼓起勇氣，輕聲又非常肯定地對我說，她已經加入了美國的和平使團，馬上就要到非洲的史瓦濟蘭去服務兩年。這個消息，有如晴天霹靂一般地令我震撼不已，我馬上理智地分析給她聽，一些正面與反面的看法。她從小就具有一顆善良的心，總是樂於幫助別人，即使委屈犧牲了自己，也義無反顧。我稱讚她的慈善之心，著實感人肺腑，然而幫助別人是可持續一生的工作，應該不用辭去一個好好的工作，只要利用業餘和週末時間，仍然能夠繼續幫助別人，何況想幫助人，有時也需要一些經費，如果她連自己都養不活，又如何有能力去幫助他人呢？此外，她正值年輕須要衝刺事業的時候，這一去就是兩年，等她回來之後，她會發現已經落後其他同學的腳步太多了，到時她一定會懊悔不已。她姐姐也心急如焚地勸說無效，又請來了一些朋友做說客，更提醒她有關她們在泰國共同認識的一位同

學，就因為那位同學的雙親，都加入了和平使團，攜家帶眷地跑到泰國去服務，回到美國以後，又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害得全家多年流離失所，生活相當困苦無助，這個活生生的例子，著實夠令人憂心忡忡的了。結果不論我們怎麼說、怎麼勸，她不僅無動於衷，還惱怒地說道，要是我們再繼續找人來力圖勸阻，她就暫時不回家了。

發覺理性的勸導無效，我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訴說作為母親的憂心如焚，何況她自小沒吃過半點苦，一直在我們用心的呵護下長大，可以說幾近於「不食人間煙火」，如今孤家寡人地要到非洲不說，還是非洲幾乎是最小、最窮困、最落後的國家史瓦濟蘭，真的不知她將如何生活，和面對那全然陌生的人與地，說著說著，一顆愛子之心，令我幾度痛哭流涕，甚至還搬出「父母年長不出遠門」的道理來勸說……結果一向怯懦的她，卻以堅定無比的口氣說道，「對不起，媽咪，這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妳一定要讓我試試看，不然我會後悔一輩子的！反正兩年一到，我就回來了。」

初生之犢不畏虎

就這麼的，她從容不迫地賣掉了一樣樣的家當，再將剩餘的私人物品存放於家裡的車庫裡，在我們的淚眼滂沱中，她也噙著淚水，卻帶著堅毅的神情，隻身踏上了那完全陌生的路途，我卻深刻地感覺到，那好比心頭的肉，狠狠地被割去了一大塊的苦楚與疼痛。

她先到費城去接受一個禮拜的訓練，我們通話了幾次，最後她離開美國本土時，也曾打了一通過來，我卻沒有接到，聽到她的電話留言，我自己又忍不住痛哭失聲，所有的擔憂、心疼與掛念，全都隨著淚水，溼透了整個衣襟。我將她的留言，貯

存於我的手機裡，她不在的這兩年，我一想念她，就重新聽聽她那甜美的聲音，聊以慰藉這顆強烈的思女之心。

事後我自己回想，以她一向怯懦柔弱的個性，這種坦然面對艱困未來的勇氣，要不是有好友相陪，就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後來證實，這全然是理想主義使然。想想自己也曾年輕過，那種勇氣十足、不知天高地厚，傻乎乎地將理想夢想頂在頭上的年代，我們也曾經歷過，領悟到這一點後，我自己也就漸漸地釋懷了。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那種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衝勁，有多少次罔顧父母事先的勸告警語，仍然勇往直前，硬是踢到鐵板的經驗。我總是在無可奈何中，仍諄諄告誡著孩子，人生中可能犯下的錯誤有兩種，一種是可以亡羊補牢的錯誤，另一種是無法彌補的錯失，你們須要於事前正確判斷的，就是要以避開那種造成「無法彌補之錯失」的可能為原則。話雖是這麼說，我仍隱瞞著，那種講了也沒用，既無法自我控制，而是操縱於命運手裡的另一種可能，這也是身為父母者，一輩子無法擺脫的隱憂了。

輾轉到了史瓦濟蘭，女兒被分發到離熱鬧城市千里之外的小村莊，寄住於當地贊助者家庭一間小小的房間裡，剛開始連洗澡的熱水，或自我煮飯的設施都沒有，她生活的貧簡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她才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買來了個小火爐，才得以有熱水洗澡，和煮個簡單的飯吃。根據她的描述，那裡是沒有澡缸的，所以她得用熱水潑著洗澡，就像幾十年前我們小時候在台灣一般，不過有了熱水，對她來說已是相當奢侈的享受了。

我不是個「輕易放棄者」

爲了可以與十萬八千里外的女兒通話，出發前特地爲她買了隻適用於當地的新手機，這也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連接妥當。

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之時，擔心、掛心、憂慮，加上想念，我自己都忍不住百感交集地哭了出來。這兩年，這顆忐忑不安的心，令我想聽到她的聲音，又怕聽到任何不好的消息般地，總是驚慌心惶地沒有半刻的安穩踏實。也不知到了那裡，吃過了萬般苦頭之後，她是否曾經後悔過。我曾明示暗示地勸過她，要是撐不下去，不妨提早回美國，也不會有人責怪她的。她說已經有三、四位同袍放棄而打道回府，但她不是個輕易放棄者〔easy quitter〕，她會信守承諾作完這兩年，聽她這麼說，也許我該稱讚她堅毅的決心，但我的內心卻失望到抽痛了好幾次。

愛滋病最猖獗的國家

史瓦濟蘭是在南非旁的小國之一，但卻幾乎是全世界愛滋病最猖獗的國家。她被派到那裡最主要的任務，是去教育當地人民，有關愛滋病的可怕，以及防範的方法。她每天得由住所一個人徒步走上一個小時，才能到達醫院裡去幫忙，晚上再徒步走回來，我總勸她提早回家，以策安全，相信有時候碰到天黑了，她的內心也難免有所恐懼，只是她不願跟我明講而已。有一次，她興高采烈地跟我說，她被邀請參與當地的選美比賽，也趁機教育參選小姐有關愛滋病的恐怖。史瓦濟蘭還是國王制，這麼貧窮的國家，大部分的財富均掌握在國王及一些與國王關係良好的富紳手裡，一般人民窮徒四壁，聊無生計，只要有人以任何大小奢侈物質為誘餌，女孩子為此赴湯蹈火都在所不惜，這也是為什麼愛滋病在史瓦濟蘭如此猖獗普遍之因。結果在選美會上，女兒特意戳破這些富豪動機不良的狼爪之心，卻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舉手抗議道，「他送給我的東西，正是我一輩子都不曾擁有過的，那我為什麼要拒絕他呢？」女兒事後問我，碰到這種情形該怎麼回答，我說，「我會跟她們

說，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爲此而丟掉了寶貴的生命，值得嗎？」她說，她也是類似如此地回答，但卻絲毫也動搖不了她們追求物質的虛榮心，爲此她感到非常的氣餒無奈。連史瓦濟蘭的國王本人，也是每一兩年就娶一個十來歲的妾，目前已擁有十四個妾妃，這些妾常常拿了國王的信用卡，到國外大肆揮霍而面不改色，甚至還鬧出其中的一個妾妃與某部長有染的醜聞，真個遺笑世人。

爾後，女兒也很深入地跟我談到國王的獨裁霸道，與慘不忍睹的斂財歪行，才導致國家的一窮二貧。私底下，她聽到的抱怨不計其數，我則對她說，台灣早期也是如出一轍，走向民主制度以後，才得以逐步校正，史瓦濟蘭還有一條相當長遠的路要走；我勸她說，她可以跟他們解釋美國民主制度的原貌，但千萬不要介入任何地下活動，以免招來無妄之災，影響到她回美的行程。她說和平使團也是嚴禁他們美國人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所以她自己也小心翼翼，以免跨越了界線。

可佩的「美國和平使團」

美國和平使團的宗旨與善行，其實是相當令人感動的，它每年能招攬這麼多仁人志士來參與其事，跑遍全世界各個角落，也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位和平使者，每個月收到的也只有足夠吃得飽的生活費而已，作滿兩年後回到美國，也才能拿到六、七千元的初期生活補助款，這種有如苦僧隱士般的生活，除非具有莫大的善心、毅力與決心，是絕對走不完全程的。女兒自小慈悲爲懷，樂善好施，講話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傷到任何一顆心，我自己後來也領會到，也許女兒是在替我們全家累積善德，我們應該對她心存感激才是。我把這個體會告訴了女兒，她的笑聲開朗暢懷，好像對這個詮釋心生喜悅，更爲她的

堅持終於得到了家人的認同而心滿意足。我說，也許我也該加入和平使團，跟她到同一個地方服務，她笑著說道，「媽咪，這個苦，恐怕連您都吃不消，還是由我一個人來承受就好！」後來，史瓦濟蘭王后舉行茶會，表彰境內所有和平使團的工作者，女兒有幸被推為代表致詞，照片都登載在當地報紙上，她將剪報寄回家來，看了令我心感慰藉、與有榮焉。

在史瓦濟蘭，女兒最想念的，除了親人朋友之外，應該是她過去喜歡吃的一些食物了，我們於是三番兩次地由美國寄一些食品給她，如肉干、鱈魚絲、台灣餅乾、酸梅、生力麵、真空包裝的油飯等等，她姐姐還心疼她無法回家過聖誕節，特地寄上一棵迷你聖誕樹給她，加上一些聖誕燈飾，害得女兒接到時感動得淚流滿面，很高興地與當地人分享。聽說她的聖誕節，是在美國駐史瓦濟蘭大使家中度過的，享有火雞大餐，讓我聊覺安慰，「每逢佳節倍思親」，至少她不會感到佳節形單影隻的孤獨。

史瓦濟蘭也有台灣面孔

往後，女兒才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對我說，她在史瓦濟蘭居然發現有台灣人開的商店，販賣有很多台灣物品，當地還住有很多台灣人。我這才恍然大悟，是呀，台灣多年來派有農耕隊在史瓦濟蘭，又有一些台灣人到那裡開工廠的，我鼓勵她去跟他們接觸，她卻羞怯她的台語不夠靈光，一直跨不出這個門檻。

過了一年，女兒被邀請做為好朋友婚禮上的伴娘，就心心念念地想回來一趟美國，她在台灣的三姨，自小把她當做自己的親生女兒看待，就答應幫她出來回機票，她就興高采烈地回到了美國。這次額外的相聚，多少舒緩了分離的焦慮。一回到洛杉磯，女兒早已計畫好，也寫好了一張琳瑯滿目的菜單，有美

國菜，也有台灣菜，我看了真是覺得又好笑又心疼，可想像得到她這一年嘴饞的痛苦了。我們於是帶著她一樣樣地去品嚐，她興奮地將每盤菜拍照留念，說回去後想介紹給當地人聽的時候，有圖為證可容易多了。走之前，我們又為她買了一大堆她喜愛的食物，把她的箱子塞得滿滿的。如此，在我們淚眼矇矓中，她又踏上了遙遠的路途。送走了她，我自個開車回家，在車上聽到 iPOD 上播放著一首英文歌，敘述著佳節感念母親的心情，我一聽，有如破堤的海水般地痛哭起來。離開前，我曾要求女兒自網路上為我錄些法文歌曲來聽，想這首歌就是她偷偷地放了上去，特意要放給我聽的，女兒的貼心，就這麼讓我一面開車，一路哭到家裡。

是誰「不食人間煙火」

在她出發到史瓦濟蘭之前，她姐姐就曾跟她開玩笑說，可別兩年後回來時，順便帶了個黑皮膚的男朋友回來，那麼媽咪可能要心臟病發了。當電話中，她嘀嘀咕咕地想跟我說她已經交了一個男朋友之時，我馬上假設那是個當地人，簡直快震驚昏倒於地。事後她才老實對我吐露，本來她跟她姐姐事先講好，打算先唬唬我說交了個非洲男友，看我的反應如何，但是她又擔心我承受不了，不忍心開這個玩笑，才趕緊跟我說，男朋友是個在佛州長大的華人，因公出差到史瓦濟蘭，做環境公共衛生的研究考察，在因緣際會之下，倆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等他回到佛州之後，也就很認真地交往起來。男友已申請好於半年後進入醫學院繼續深造，也激發了她想走這條路的念頭，我極力地鼓勵她，也希望她能再靠著參加和平使團的特有毅力，勇敢地往這方向努力。我忍不住提出建議，走那一門醫科比較前途無量，女兒卻一把切斷了我的談話說道，「媽咪，即

使將來我當了醫生，我的目的絕對不是爲了賺大錢，而是爲了能更有能力去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這個時候，如果再說她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孩」，也許真正不食人間煙火的，反而是我們自己了。

難能可貴的「和平水壩」

時光荏苒，兩年的時間總算步入了尾聲，女兒跟我說，可能會延遲回美的日期，原因是當地水源的供給一向困難重重，通常只靠著時有時無的水井供應著。在她離開之前，她已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認真地找出可能出資幫助建造一個小水壩的機構，一個由和平使團退職人員所組成的慈善機構，已應允了大部份的贊助金額，剩下的差額，她則努力地送電郵回美國，請求親朋好友的慷慨解囊。果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所需的資金，總算在她離開前全部到位，她必須將所有進行的步驟交代清楚，才能放心地離開。雖然來不及看到這個「和平水壩」的完成，似乎頗引以爲憾，不過她說，有一天，她還是會回來親眼目睹的。

天公疼憨人

當我再度將女兒擁抱於懷之時，熱淚盈眶的我，才感覺到心頭曾經被切走的那塊肉，總算又回到了原位。女兒堅毅的神情，雖多了幾絲遊子疲憊，但更多出來的，是那無法抹煞的一份成熟，與綻放著光彩的自信。我感謝老天，讓她平安地回到我身邊，當初我雖極力反對她的決定，但是於我內心，著實爲我們家這位美麗可愛的「和平天使」，感到無比的驕傲與安慰。「天公疼憨人」，何況是如此一位具有美好善心的憨查某仔阿，天公一定會加倍疼愛她，保底她回來後萬事順利，有個幸福美好的未來。

時間的碎片

◎ 鄭炳全

日本大地震之後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海岸發生9.0級大地震並引發15公尺高的Tsunami海嘯，死亡失蹤人數超過二萬，房屋建築損毀13萬棟，數百萬居民地區停電斷水。時值冬末仍下雪，連日電視畫面報導數十萬災民流離失所，仍安靜地排隊領日用品食物，或等用公共電話，日本各地救災的系統化及國民的高度公共道德再次被世界肯定。仙台附近有些房子建在臨時填土的地面，因餘震而地表下陷成危屋或漲潮時海水倒灌。細想起來，1930年代日本軍閥發動侵華及太平洋戰爭，其危害之慘烈深遠百倍於大地震。

餘震甫定時，發現福島核一廠因斷電而爐溫持續高漲，導致外殼爆炸，輻射線外洩，數萬居民被迫遷散，鄰近國家擔心核爐熔化，中國有人搶購鹽，加州政府也密切測偵沿岸輻射值，我應邀3月18日到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演講，臨時加請核電專家鄭德昌講解核輻射，讓大家瞭解安心。接著慈濟在洛杉磯僑教中心舉辦震災防備講習，內人難得去參加，買回一精心設計的急救包，又去買安全帽，兩個大蓄水桶，以防加州大地震，幸而至今六個月那兩大桶水都沒動，先用來澆花草。

四月初舉家帶兩個孫子去夏威夷度假，在醫院工作的媳婦還帶一具輕便的蓋格測器，結果離日本最近的Kauai花園之島四周海岸平靜如常。她曾憂慮家裡鋪的大理石板來自中國，可能會含有輻射，經長期測試後也無事。以往她常羨慕朋友住海邊，日本海嘯之後也不再提了。年初內人訂了ipad2直等到3

月中才接到，上面有刻印她的姓名及出貨日期 3 月 11 日 2011 年，情像抱個孫女那樣，每天早晚玩賞出門也都帶著。

GPS 之利弊

車內裝 GPS 確實方便外出，只要將要去的地址輸入，它會很快提供不同路線讓你決定，省去翻查地圖做筆記，這六七年來減免不少夫妻因走錯路而在車上吵嘴。

就是太過信賴 GPS，有幾次欲速則不達，多繞一大圈。例如對方家住山頂特別區，有幾個守門的關卡，如出發前沒問清楚，GPS 往往選最近的路，結果此路不通被鐵門擋住，只好電話求救。又有一回下班後趕去海邊赴宴，GPS 顯示最短的路是穿過市中心，慢了半個多鐘頭才到，地點卻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處附近。

一年前到 Lexus 車代理商問要新版 GPS，因有些新開發街路不在內，索價二千美元，實在離譜，市面功能極佳的 GPS 不過二百元，最近新型手機也有附 GPS 更方便，聽說另有路面交通實況顯示，叫你改道避開塞車。

原本是軍事用的 GPS 於 1970 年代先開放給航海航空，現時又從車輛進而手機，對人類的行動影響甚巨，再隔二十年任何一個人在地球上的位置，均可精確顯示，屆時大概沒有孤單的人，更無隱私了吧？

E-mail 伊妹兒的愛與恨

對個人電腦 PC 我一向排斥，直到五年多前 2006 才擁有一台可上網的 PC，主要原因是從 1970 進密西西比大學藥學院做研究之後，工作幾乎離不開電腦，後來改行開業藥局，依賴電腦的操作年甚一年，上班時間八九小時被電腦纏住，回家就累了。

直到 2006 有退休的心情，想參加部落格寫些回憶，兒子聽說我需要一部電腦，就從他辦公處將舊的電腦拼裝一套給我，三年前賣掉藥局，又隔一年完全退休，跟 PC 更加日夜形影不離。內人在上世紀末就有一台手提電腦，早就把我另擺一邊了。

上網看新聞查資料外，設 E-mail 信箱跟親友連繫互通，真的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每日查信箱成例行工作，所參加的社團逐漸以伊妹兒連繫，出國旅遊也可抽空查信。二月底 Yahoo 要我填寄信箱私人資料，一時不察不疑有他，被 Fishing 了，隔兩天近百親友都接到我在倫敦蒙難的伊妹兒，就有幾位真的跑去銀行要匯款救友，幸好銀行員告係所謂”Nigeria Scandal”，除電話澄清感謝關心外，恢復信箱後又一一致歉，兩個月來家人非難為交友不慎，亂開信箱。

E-mail 比電話更不能隱私，二三十年前連絡得寫信打電話或傳真，現在伊妹兒或電腦通話即可，只是所有信件來往都可能被有心人 copy 存檔，尤其公職人員更得小心。

比伊妹兒更新更方便的 Face Book 臉書我尚未加入，就讓年輕人去時髦吧，一個伊妹兒已經夠我忙了。

陳景容美術館

「台灣國寶級全方位美術家陳景容教授日前由台灣來到洛杉磯作特展，台美畫會，新藝畫會，台美人筆會特別聯合舉行一場座談會，邀請陳教授談他的藝術世界。」

接到筆會會長林文政的通知我當然有興趣參加，也約請藝術家蔡金發同車前往 Los Alamitos 在 Katella Ave 旁的陳景容美術館。

近十年我大約參觀過五次，以前只是樓上一層，今年樓下也

空出來，五千多呎的空間掛滿陳教授大大小小的新舊作品，一半以上是不曾見過的，尤其是鑲嵌馬賽克 Mosaic 畫作，台灣夜市系列，濕壁畫及磁瓶彩繪。

正值宏觀電視記者訪問，我們就在旁聽陳教授對自己作品的一一解說，方知每一幅畫都先有素描底稿再經深思熟慮才展現出，而他素描的功夫，在場藝術家劉白回憶他的拜師經過，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畫布上每一人物建築場景都是寫實，卻有弦外之音或令人深思聯想的空間，難怪他曾被稱為台灣超現實畫派的先鋒。

廿來位藝術愛好者觀看他在台灣大型馬賽克壁畫「樹蔭下的即興演奏，人間樂章」，國家音樂廳的「樂滿人間」以及獻給教廷的「聖家畫」的 DVD，年近八十猶日日繪筆不離身的陳教授坐下稍為休息，接著回答問題。我就不猶豫地將存疑十年的問題提出：為何數十年來陳教授偏用灰藍黑沈鬱的色調來表現？

陳教授說，一般觀賞民眾容易接受花花綠綠漂亮的畫，1990 前後他賣了一批搶手的華麗小品，到巴黎河邊買了一間大畫室。他說，我們都經歷戰爭的恐怖，戰後吃番薯簽的苦日子，唸書時有些同學半夜被捉一去不回。在日本工讀時跟著張義雄前輩在東京街頭替人畫像，換來隔日的便當錢。學成返台在藝專教美術，跟新婚的美嬌娘住進不到六坪的空宿舍，只有一張小桌和木板床。他雖年盛力強，（在戒嚴法高壓下）只能用顏色表現內心（的苦悶），其實灰暗中才能看透人生，他的作品大多需用頭腦才懂得欣賞，不是單純的眼睛看。

六角亭藥草園

五月初參加新墨西哥州精彩豪華遊，行前大舅子以森兄告知

欲在後院築六角涼亭，返家後他已鋪好地基放上石桌石椅，接下來兩個月我幫他買材料一起建亭，並趁機重新規劃雜亂的後院，還邀請黃富助退休藥師幫我油漆，重鋪圍磚及走道。經常一天在陽光下忙五六小時，太累了，休息兩三天又再繼續，將花草去蕪存菁，並訪數位園藝好友或園藝店物色品種，半數種在大盆中以免被大樟樹根困住，到八月初完成「有用植物」目錄，連前後庭現有的樹種，將近七十種，勞苦之後總算有成果了，才答應電視台的採訪。

今夏新增的種類計有甜菊 stevia，辣木 moringa，馬蘭 kalimeris，菊花腦，山椒，大黃，藍莓，虎耳草，魚腥草，金香草 golden sage，菊芋，麝香草，啤酒花 hops，蚶殼草 gotu kola，大（綠）葉紫蘇，木賊，歐當歸，數種薄荷及薰衣草等。

藥用植物學研究所畢業後任北醫講師，曾負責開創藥草園，到密西西比大學攻讀時也在藥草園工作過兩三年。退休後整理庭園，以藥草為主題似乎順理成章，盡可能種多年生草本，以免每年春天忙播種。經 LA TV18 台報導後不少鄉親來電話請教，或有興趣來參觀。

天生萬物供我用，藥草含特殊成分可治病或有助營養健康，藥也是毒，如不明白用法，而輕易聽信偏方，使用過量或過久，中草藥也是有副作用的。

欲查「有用植物目錄」可從 taiwanenews.com 點 鄭炳全奇摩部落格。

每人頭上皆有一片天

◎ 林資深

父親有六兄一弟三妹。每一房（除了大姑早逝）至少有二個男孩子。我十六歲以前，父親這一房只有我是唯一的老大男孩子。因此，母親管教我很嚴格，動不動皆以竹梢等我，什麼地方也都不能去，只怕我失蹤或不見。可是我仍然頑皮如故又很倔強反叛，母親知道我將來是一顆打出去的子彈，只好下軟教育我。常常以「每人頭上三尺有神明在看」，或「做好事，有好報」；等我稍為長大後，常常給我機會教育，如「一枝草，一點露」，「寧為雞頭，勿做牛尾」。我十六歲時，那一年小弟出生，我才開始海闊天空，自由多了。

1965年，我來美留學。翌年八月初，未婚妻來美。八月二十七日在我就讀的山城 Las Vegas, NV 結婚。當時我就誓願，今後若有兒女，教育他們絕不體罰，只有言教。當兒子和女兒在高中第一年的時候，我知道他們號稱自己是無神論者，他們認為我天天上香膜拜（父母過逝前，將他們信仰的不同的神社之名交給我），並不以為然，而我的解釋為什麼天天上香膜拜，也沒有得到他們的認同。我為了激勵他們，我只好將母親對我講的話「每人頭上三尺有神明在看」，跟他們各別改講成爲「每人頭上皆有一片天，Do your best until you finish your goals」。但是，當時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了解這句話。

兒子高中畢業那一年（1987），我帶全家回台灣探親，在回美途中的飛機上，他突然跟我講他要讀醫學院當醫生，我跟他說，等你大學畢業以後，我會1000%的支持你的夢想，他聽了非常高興，千萬叫我絕對不要食言。他在康乃爾大學時

候是讀電機系，他常常利用 Semester' s Break，補修醫預科的課程，甚少回家度假，考 MCAT。畢業後，就順利地上了 New York Mount Sinai Medical School。當他畢業前選擇了 Orthopedic Surgeon 做他的主治工作，在他完成了六年實習工作後，於他的系主任例行主辦的 Farewell Party 上，他以「每人頭上皆有一片天」做為他的感謝演講詞，來謝謝系主任及父母的栽培並鼓勵下輩同僚的工作方針。2000 年他帶全家到 Memphis, TN 接受他一年小兒骨科手術的專科訓練。2008 年及 2009 年，他被遴選為新澤西州 Best Doctors 之一。

女兒在她哥哥的影響下，在賓州大學 (U. Penn) 生化系畢業後，也選擇了醫學，做她的主要職業夢想，我們夫婦也 1000% 的支持她。1995 年她以不懂希伯來文的語言隻身到以色列 Tel Aviv 大學的 Sackler 醫學院讀醫學。因為，美國紐約州政府委託 Sackler 醫學院全權辦理 New York Medical Program，接受美國有志讀醫的畢業大學生。她以第一位台裔美國人在那裡求學，第二年後引起了很多美國的少數民族學生紛紛地跟進到以色列讀醫學院。

因為，我從來就相信「每人頭上皆有一片天」，人人應該好好地各自為之，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堅持下去。這樣，他一生來到這個世界上才不會後悔空手而去。

M and P

◎ 謝慶雲

「聽講英語 Coffee，源自衣索比亞語 Kaffa？」

Maria 點頭：「Kaffa 也是地名，Ethiopia 的一個 province。」

「咖啡省！高原上的 coffee plantations。」

「農場種的咖啡，銷售國外。衣索比亞人飲 (lim) 的，採自野生的咖啡樹。」Maria 看著王博士面前的咖啡：「1976 年新採收、原野的咖啡。」

「野生的 ka pi，」王博士問：「生長在路邊？」

「在森林，」Maria 回答：「當 coffee cherries 成熟時、由綠色變紅。去除果皮、果肉，就是咖啡豆。」

「然後烤 coffee beans，用 coffee roaster？」

「Roasting machines 是日本人 (jit pun lang)、美國人的工具。我們 Ethiopian 用鼎炒 (chha)。」Maria 指王博士啣飲的咖啡：「今日的咖啡豆、早起上班前才手炒的。」

「然後 crush with grinding machine？」

「No，用手槌 (tui)、with M and P。」

「M and P？」

「Mortar and pestle，」

「乳鉢 (にゅうばち、neubachi) 與乳棒 (にゅうぼう、neubo)，日本話。」

「Neu 是牛乳 (ぎうにゅう) 的乳？」Maria 修過二年日本文、見王博士點頭，又說：

「乳鉢和乳棒，milk bowl and milk rod？但是 Mortar and pestle 不是用來倒牛乳 (tou gu leng)、mix 牛乳水。」

飲一口咖啡，王博士笑 (chhio) 說：「對這個乳的解說 (kai se) 比較複雜；給還咧吃乳的嬰仔固体食物，用乳鉢和乳棒粉碎之。」

想起台北醫學院的實驗室，師生都講日本話，顏焜熒先生 (sen sei) 說明了乳鉢和乳棒之語源。另一位生藥學教授那琦先生畢業於滿州醫學院，也講日本話。

想著台北的學生時代，王博士說：

「英語 Mortar and pestle，我來美國、在密西西比大學的實驗室學的。」

「也為粉碎固体食物？」

王博士搖頭：「搥 marijuana (大麻、學名：Cannabis)。」

Maria 驚奇的問：「做什麼？」

「做實驗，我的畢業論文寫 marijuana 的藥效。但是一邊做實驗，寫了一本詩集。」

「Dr. Ong，還咧寫詩？」

「畢業後便寫不出來，」王博士繼續講：「我懷疑當時寫詩、是藉 marijuana 之助，在實驗室無意中吸入了 marijuana。」

「哈哈，Dr. Ong，」Maria 講：「假使是我，我要回去密西西比當實驗室的助教，寫第二本詩集。」

心郊

◎ 劉白

都把草莓洒落
在遙遠的邊地沒有狂歡的節日
山風帶著霧來
我們把凌駕著神聖的靈驅走
咆哮著的群鴉叫囂著虛空
於是雲使夢和男孩拋向馬背
在畫裝帥的腳下死亡 葬
在那一條神秘河流叉口
不是冬天或春天被否定
舞台上
變奏的光輝
荒山中尋視著掘不出水的古井
悲哀終於成熟

夢

◎劉白

自然的衝激於夢中
無限之悲戚感染
不及待得渴望
啊！ 向著黑色死亡的洞窟
再度復述緊縮著的裸體
根本是心魔的謀殺
未死透的掙扎
雖說愛怎麼就怎麼
終久是按捺不住的泯滅
驚醒！

心畫組曲（二）

◎ 劉白

有一陣風從地中之海吹過
煉獄之前
浩瀚與微渺構成一頁煽動
面具逐被帶起
河，冰涸的河又被憶想
當老得可以
開始享受所謂的完美
成果必是凋了的長春藤
弄蛇者胸中生長舍利子
把那種萬一減到最少
在心房生根開芽，陽光成海誓
又是一個沒有詩

沒有畫的季節

含一粒滾燙的沙粒
嘴唇成一道銘刻
想站起來卻瘦不成性感
隸屬扼殺在頸際
釣魚去也好
池邊一條泫然的清曲
鈍劍置在路的盡頭
飛翔之後天使掉在浣衣溪邊
呵一口氣導火線披上了羽衣

遲

◎ 思理

退下歷史的踏板
將黑水溝幾世紀的風浪
留給最原初的島嶼
諸朝列代的長袖
便揮甩不過峽灣海岸
青山仍將是青山
綠水仍將是綠水
萼路藍縷終將成爲
絕跡的修辭
而，船笛已響起
催命的長短音

另一種國殤

◎ 思理

陣亡的 DNA 畫在
一面面爭執不已的國旗上
齊整的色彩符號
標誌著世代的愚蠢
等距離揮舞在極端諷刺的空間
無知的風煽起的謠言裡
拋頭顱灑熱血的信念
已經讓將帥錯誤的指揮刀
切割成另一個紀元的貢品
陣亡的 DNA 刻畫在
錯愕不已的大地
龜裂的紋路裡
盡是先祖們歷代的嘆息
盡是命運乖舛的烙印
曾經甦醒的意識
認知的胸膛
一再傳承
猜疑糾纏的情結
陣亡的 DNA
在不斷刪改的存檔中
失去最原先的記號

唱不出口的國歌

◎ 思理

實在很難過
你們萬里迢迢來打球
開幕典禮演奏的
卻不是我們的國歌
是因為隊名叫 Chinese Taipei
所以必須演奏中國的
義勇軍進行曲嗎
實在很慚愧
因為大人沒有維護
國家應有的尊嚴
你們才要扛著一面
沒有國家意義的旗子
還要錯愕地脫帽
向不是我們的國歌致敬
啞口唱不出一個字來
實在很不好意思
我們再怎麼大聲喊加油
我們再怎麼用力揮舞旗子
也挽不回這一次
我們一起丟失的顏面

稻子即將成熟時

◎ 思理

稻浪裡傳來
即將豐收的消息
傳說中的厄運
都只當作
一則不實的謠言
每一束稻穗
每一粒種籽
都天真地相信
她們的命脈
會在熟悉的土地
傳續下去
沒人理會那些
玩弄土地的把戲
直到那一夜
一隻隻怪手伸進
酣睡中的田地
來不及驚醒的稻穗
都紛紛身首異處
她們的魂魄
無處可歸
她們的哀怨
無處可訴

陳國洸的情詩

〈初戀情〉

想妳 念妳
又不知從何講起
納悶著
期望夜趕緊走開 盼望趕緊天亮
擁有一份強烈思念
想妳 念妳
又不知從何談起
幽怨淡愁中
揮不去 冷枕孤稀
聽不到 黎明雞啼聲
擁有一份不安的焦慮
想妳 念妳
又 不知從何講起
納悶著
只好等待冬天快離去
企望 春天儘早來臨
一份盼望 妳我成親
想妳 念妳
又 不知從何談起
倉惶又失驚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妄想著 可曾擁有
一份期待 永久的期待？

陳國洸（2002/02/18 東台灣之旅）

陳國洸的情詩

〈出外遠行〉

一滴滴情
一夜夜思念
只因為妳是我的情人
夢想著比肩扶腰
漫步散心
牽手也牽著妳的心
一滴滴情
一夜夜思念
只因為妳是我的姑娘
幻想著解衣脫衫
愛撫著妳的乳房
熱情擁抱 用心印在妳心上
一滴滴情
一夜夜思念
只因為妳是我孩子的母親
嘯嚶往來於擁擠人潮 忙碌奔波
一站又一站 一國又一國
帶著焦急的心情
只想儘快回家 回到妳身旁

陳國洸 (1992/04/18 凌晨寫於 Hyatt Hotel, Kuala Lumpur, Malaysia)

** Fax to Amy through Lee Fu office 高雄, 立富

** 行程: Dallas (4/10/92) - San Francisco - Hong Kong - Beijing - 佛山
- 廣州 Guangzhou Furniture Market - Hong Kong - Singapore - KL, Malaysia -
Taiwan, Kaoshiung 高雄 (4/20/92)

陳國洸的情詩

〈期盼〉

一覺醒來
歡喜看到妳在身旁
會輕輕下床
沖洗一個澡
打一杯果菜汁
做出今天的出發
一覺醒來
歡喜看到妳在身旁
會翻身擁抱妳的存在
重溫昨夜留下的溫存
帶著昨晚的夢
重組今天的步伐
一覺醒來
歡喜看到妳在身旁
渴望著雨霧風吹及陽光
站穩今天的腳步
又直衝向前
追求明天要實現的目標及理想

陳國洸 (2007/05/16 於越南胡志明市)

從勤耕與鼓舞中建立

◎ 楊平猷

儘管 半世紀前的 十八歲
 曾以 夢與色彩 的專論 張貼在 高高的 中央日報
 儘管 環保意識的 初期
 再以 藍色基隆河 的哀鳴 哭訴於 遙遠的 自由早報
 更有 歸台小住的 機緣
 得以 品嚐呼吸美感 的呼籲 展示在 陌生的 苗栗縣文化中心
 始終 膽怯 始終 懷疑
 真的 始終 不敢 自認可以

要不是 一萬字的 長篇鞭策
 從三界四食的角度來欣賞先師楊英風教授 發表在 交通大學的 國際會議
 要不是 突如其來的 專訪提升
 楊平猷心中的兩件事 刊印在 南加州報的 封面
 要不是 暖化地球的 共鳴相許
 熊嚙北冰國 肯定在 太平洋時報的 編輯室
 逐步 努力 逐步 精進
 確切 逐步 勤耕 長養自信

更重要的是 讀者朋友 音聲的 迴響
 更重要的是 筆會同仁 字句的 鼓舞
 原來 筆墨疆土 從勤耕與鼓舞中 得以建立

綠色的悻悻

◎ 楊平猷

前年仲夏 拾回一枝帶鬚的荷葉
 小心供養在木造的蓮池裡

第一年的等待 呵護出
 幾頁亭亭的綠意
 一滿半大不小的遐想

又是一年的期待 第一苗荷包
 引頸於水波

每天早晨 總是楞望 計算
 前天清早 粉紫紅色的花瓣

掙開青澀的下巴 微張的花托 輕露出蓬蓬鮮橘
 艷麗的彩度 幻化成絲絲群蕊

彷彿 小仙女微笑 展翅迎向
 放光的菩薩

昨日晨曦 一覺睏到天明的葉鬚
 任由畫不來的清爽 倘佯

在一片 綠湖 輕展得紫紅婀娜

今早
 花色轉淡
 一襲風來 紛紛飄落
 掩不住 滿池綠色的 悻悻

1987年8月 新雨月刊

2010年4月 修訂

2011年9月 重新命名

起

◎ 楊平猷



起 起成這個樣樣 這 就是超越
 我的心 時常超越
 超越了 地平線
 起 起成這個樣樣 這 就是遠離
 我的心 時常遠離
 遠離了 思善又思惡
 甚麼是 地平線 甚麼是 思善惡
 一個慾望的世間 一個利害的執取
 一個 日復一日 生復一生 反覆地 自我拷貝的
 生命模式
 看我 這女性的胴體
 是我 心中的寫照
 胴體就是胴體 沒有頭殼 也沒有手腳
 找不到 善惡 找不到 慾望
 卻 離不開 枝架構成的 平衡與 美感

看這 女性的胴體
 是我 生命的寫照
 胴體 可以不必是胴體 不必有頭殼 也不必有手腳
 雖然 有著喜悅 雖然 有著安穩
 但還 離不開 那兩點的支撐
 平衡 要支撐 美感 也需要支撐
 喜悅 要支撐 安穩 還是要支撐
 超越 需要再超越 然後
 還是再超越
 起 還是 一再 起
 但 您知道嗎
 您也可以 老老實實地 就此放下 不必起

早晨的路易絲湖

◎ 錦兒

看不見那個指揮家
 卻見到他的指揮棒
 點到之處
 音樂的流洩
 或溫柔
 或雄壯
 或激昂
 或神秘
 或鏘亮
 在田園交響曲的柔波裡
 祂引領我到
 一個炊烟嫋嫋的小村莊
 記憶裡童年的故鄉
 我隱約見到牧童
 在牛背上清唱
 霧在塘上輕輕地飄
 一畦畦整齊的稻田
 散發著淡淡的稻香
 當陽光移動時

命運交響曲的震撼
 將我拋上白雪紛飛的頂峯
 讓我徜徉於萬年的冰原上
 臥上永不消融的冰床
 仰望清澄的穹蒼
 正在讚嘆造物主的神奇之際
 莊嚴的合唱響起
 一條雪白皓亮的大道
 赫然擺在眼前
 大道的盡頭是一級又一級
 鋪上白雪的階梯
 階梯與天交接處
 一道陽光射入
 煞時
 哈利路亞的雄偉歌聲
 響徹大地
 我彷彿找到了
 通往天堂的道路

Sep 1st, 2011

晚鏡

◎ 錦兒

像野獸的哀嚎
自喉嚨振出的鼾聲
驚醒了我
未睜開的眼裡
浮現一個蒼老熟悉的臉龐
像破舊鬆垮了的百葉窗
眼簾已垂到
剩一點可窺望的縫隙
嘴角兩邊是兩條下探的
深深的鴻溝
鼻翼眼角邊也同樣是
延伸排比的溝渠
流淌著歲月的痕跡
稀疏乾枯的髮絲
頭頂上不停慄動著
宛如埋入地下前
滅頂的掙扎
努力睜開眼睛
微光中
床邊的鏡壁裡
這熟悉的臉龐
正癡癡地與我對望

無言的對白

◎ 錦兒

「別再提過去吧！」
他卻望着夕陽
讓焦紅的晚霞
燒出熱騰騰的淚水
如果時光像時針
可以往回撥
如果有六度空間
可以回到那段日子
「不要想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吧」
爲什麼
懊悔總是在來不及之後

Ayers Rock 的獨白

Australia

◎ 何康隆

不要問我爲何孤立於空曠的荒野
不要問我關於……
偉大，渺小，神聖，單純，永恆…的問題
如有必要， 就去問
紅土沙岩上日夜吹拂的野風
夕陽殘照下的霞光暮色
或是， 深夜裡閃爍的群星
也許你想起了什麼
那就繼續地想吧
一支從遙遠年代傳來的歌
飄盪在無垠的荒野
你聽見嗎？
有誰能把
平凡轉化成傳奇
傳奇回歸成平凡
也許你正進入一種境界
像古老的傳說……
在信仰之外
在想像之外
在記憶之外
既然

一切比喻都來不及比喻
一切象徵都來不及象徵



那麼就把 那份迷惘
那份感動 那份許諾
攜帶著
在通往未知的漫漫旅程上

Ayers Rock (Uluru) i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natural formations in Australia. This huge mass of red sandstone, the largest monolith in the world, 1142 ft (335 m) high, stands solitarily in the middle of a wide, flat desert. It is the holy land of the aborigines.



夜宿隱者客棧

South Island, New Zealand

◎ 何康隆

山路深處
夕照餘暉
群峰隱去
樹影隱去
寒涼孤寂
浸潤四野
寺院隱去
鐘聲隱去
弦月一抹
橫斜夜色
隱者不在
言在

自 Christchurch 到 Mt. Cook 國家公園數百里，車行漫漫，沿途丘嶺延綿，青翠欲滴。白色綿羊、映照藍天、群山隨行、湖水點綴。黃昏時份抵達隱者客棧 (Hermitage Inn)，暮色蒼茫中，環顧山影，但見弦月孤懸，清寂寒涼，不禁有「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蒼然。

雨中看企鵝回家

Phillip Island, Australia

◎何康隆

是時候了
 趁著暗夜 趁著漲潮
 自六湮外波浪起伏的海中
 回到今早離開的岸邊沙灘
 我們的腳步是小的
 我們的步履蹣跚
 黑白身影搖幌不穩
 可是，在草叢中，碎岩上
 我們畢竟走出一條平坦的路來
 誰說只有人類才能如此？
 不必向我們述說
 鮭魚還鄉之路如何艱難
 毅力如何堅忍
 畢竟他們在深海逍遙一世
 回家就祇是一生一次
 而我們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日升月落 潮來潮去
 終生在海中奮游

跋涉於沙灘、草叢、碎岩
 無視於波濤險惡，風疾雨寒
 無視於人類的驚嘆，呼喊
 我們心連心，影形相隨
 用祖先千萬年積存的血脈
 走自己的路
 守自己的家園
 承諾我們的後代

The Little Penguin (Eudyptula Minor) is only found in Southern Australian waters with the largest existing colony at Phillip Island. At 33 cm the ink-blue little bird is the smallest of all the 18 known species of penguin and is unique in that it waits until sunset before coming ashore from the ocean.

一個永遠的等待

◎ 噶瑪蘭

遙遠

望着你

你永遠是那麼神秘

你不曾開口

不曾回頭

每次

在車軌的節奏中

不斷地望著你的背影

你只是慢慢斯文地轉身

從未轉過頭來

交換一個

會心的微笑

每天

你靜靜坐在天藍的地毯上

無論風多強雨多大

你依然

無語面對著風浪

等待著

你像一隻自由的浮舟

但從未漂離我倆相望的海灘

你似曾許願

一個永遠的盼望

等著

一個流浪者的歸來

每次我歸來

故鄉只有你沒有變

你仍然無語地擁抱著我

我只能依然

用眼睛告訴你

其實

我的心從未離開過你

註：「龜山島」位於蘭陽平原東面的太平洋上一座火山島。離頭城烏石港約 10 公里。從南方澳看，龜山頭是向右，在羅東、五結觀看，只看到背影。從石城、大溪一帶觀看，則龜山頭轉向左。因為蘭陽平原海岸線呈現弧形，北上火車的視線可環繞住龜山島，因而宜蘭人北上南下都看著「龜山轉頭」的景色，印象極深。

一葉扁舟

◎ 林芸

一葉扁舟
形單影隻
漂駛於汲汲人海
穿過寬闊草原
奮越荆棘叢林
時而一帆風順
時而載浮載沈
歷經狂風暴雨
倘佯於亮麗雲端
人來人往
歡顏淚流
乳燕棲息
終究揚翅飛離
修修補補
蹣跚踉蹌續航
一葉扁舟的人生
孤獨地來
終是孤獨地走

感謝		
王文隆		\$20.00
陳富美		\$50.00
沈麗華		\$50.00
黃娟		\$50.00
李淑櫻		\$50.00
廖碧玉		\$80.00
陳東榮李芬芬		\$100.00
潘魁民		\$100.00
林資深		\$100.00
賴慧娜		\$100.00
余忠村		\$100.00
李月英		\$100.00
楊平猷		\$100.00
張錦惠		\$100.00
鄭炳全		\$100.00
葉思雅		\$100.00
李學圖		\$100.00
陳美麗		\$100.00
秦雪華		\$100.00
陳春帆		\$200.00
吳明美		\$200.00
林西薔		\$200.00
李彥貞		\$200.00
楊遠薰		\$300.00
林文政		\$300.00
黃哲陽		\$300.00
賴寅雄		\$300.00
一會員		\$500.00
朱耀源		\$600.00
合計		\$4,700.00